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三五冊

全宋文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韻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三五册



目錄

全宋文卷七四六一

陳元晉 一

乞差甲首催科劄子

乞換零都武尉劄子

代奏事劄子

代奏劄

賀皇帝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太后加上尊號表

賀皇帝册后表

賀皇后受册表

賀皇后上尊號表

.....

.....

.....

.....

.....

.....

.....

.....

.....

.....

.....

一 二 三 五 六 七 七 八 八 九 九

賀誕皇孫表 一〇

賀皇后誕皇孫表 一〇

明堂慶成表 一 一一

明堂慶成表 二 一一

鈐轄司賀壽表 一二

瑞慶節提刑賀表 一二

贛州賀表 一三

謝轉官表 一三

廣東經略到任謝表 一四

廣州謝賜曆日表 一五

南安知軍到任謝表 一五

申措置南安山前事宜狀 一六

申省措置峒寇狀 一九

全宋文卷七四六二

陳元晉 二

上魏左史了翁啓 二三

上廣東何憲使啓	二四
通交代黃縣丞啓	二五
通史尚書啓	二六
見檢正余侍郎啓	二七
見鄭參政啓	二八
通知潭州李參政啓	三〇
通安樞帥啓	三一
通柴大監啓	三二
通慶元齊守啓	三三
通雩都徐宰啓	三三
通崇仁舒宰啓	三四
通崇仁舒宰啓	三五
通應經略純之啓	三五
通沈提幹啓	三六
賀節齋除漕啓	三七
賀趙大使尚書啓	三八

賀高中書帥湖南啓 三九

全宋文卷七四六三

陳元晉 三

賀真舍人啓 四〇

賀董正言居誼啓 四一

謝陳工部特薦啓 四二

謝張漕舉文華科啓 四三

謝留經略辟增城丞啓 四三

回程虎卿勞還啓 四五

回張司法啓 四五

回鄭司法啓 四六

回交代楊鹽幹啓 四七

回范宰午之謝修橋啓 四七

回石知縣啓 四八

回高安趙知縣啓 四九

回林縣尉啓 四九

回史貢元啓 五〇

上曾知院書 五〇

全宋文卷七四六四

陳元晉 四

送袁明仲入京序 五六

贈易數胡一鑑序 五七

跋章少機詩 五八

跋裘元量竹齋漫存詩 五八

跋吳士剛詩 五九

跋楊伯傳詩後 五九

跋趙寺丞公茂詩 六〇

跋宋常父詩後 六〇

跋石溪漫志 六〇

跋李梅亭浮香亭說 六一

跋胡剛簡公祠誥記 六一

潭州州學先賢堂記 六二

廣州州學序賢亭記	六四
汀州卧龍書院記	六五
翁源縣令廳壁記	六七
崇安衢川橋記	六八
贛州清平堂記	六九
牧齋程伯強遷墓記	七二

全宋文卷七四六五

陳元晉 五

硯屏銘爲曾幾伯作	七三
安分齋銘	七三
息軒銘	七四
文溪先生致仕大夫陳公夫人黃氏墓碣	七四
節幹迪功陳公墓誌銘	七六
致政司法樂公墓誌銘	七八
廣東主管帳司元公墓誌銘	七九
黃彥遠墓誌銘	八一

吳文瑞墓誌銘	八三
吳公墓誌銘	八四
祭雷知院孝友文	八五
祭孫提刑文	八六
祭何尚書異文	八七

全宋文卷七四六六

金允中

上清靈寶大法總序	八八
書元應太皇府玉冊後	九四
書五元正法圖序後	九五

柳孟仁

柳惠叔壙記	九七

釋法照

陳了翁有門頌跋	九八
曇華亭記	九九
天目禪師祭文	一〇〇

彭義斌

與趙善湘書

釋祖廬

長生東庫碑

吳英

申增顧逕水軍利便狀

曾櫟

通天巖題名

饒端學

昭烈廟記

全宋文卷七四六七

羅櫟

進士公田碑記

羅有中

普成縣增脩靈濟廟記

羅幼明

一〇八

一〇六

一〇四

一〇三

一〇二

一〇一

一〇一

胡夢昱哀詞		一〇九
羅居易		
祭胡公夢昱文		一一一
沈震孫		
大漢典籍著作如何論		一二二
胡剛中		
乞嚴禁夾袋奏		一二五
定海縣重修學記		一二五
謝挺之		
狄公廟碑陰識		一二七
康民獻		
胡夢昱水石圖贊		一二八
鄒師正		
羅浮指掌圖記		一二九
羅浮指掌圖贊		一二二
杜東		

登春館記 一二二

季晞顏

武進縣尉廳壁記 一二三

趙時僑

嘉惠廟題記 一二五

戴 相

許浦增置左軍記略 一二六

左 謩

言黃州火災事奏 一二七

全宋文卷七四六八

戴 桷

高郵軍紹興三鉅公祠記 一二九

使華堂記 一三〇

趙大忠

南陽集序 一三二

丁 椿

尊經閣賦	有序	……	一三三
葉筠			
延平勸農文	……	……	一三五
石林先生春秋傳後序	……	……	一三六
鄧文舉			
上元縣廳壁續題名記	……	……	一三七
建康軍簽判廳續題名記	……	……	一三八
孫汝器			
有宋周氏孺人壙記	……	……	一三九
孟秋綽			
晉王廟史氏捨田碑	……	……	一四〇
趙范			
與史彌遠書	一	……	一四一
與史彌遠書	二	……	一四二
與史彌遠書	三	……	一四三
與制置使趙善湘書	一	……	一四四

與制置使趙善湘書 二 一四四

與制置使趙善湘書 三 一四五

告廟堂書 一四五

貴池齊山壽字巖題名 一四六

全宋文卷七四六九

趙必愿

乞勿大權下移疏 一四七

以火災應詔上封事 一四八

轉對乞勤於咨訪奏 一四九

轉對乞側身修行奏 一四九

以大水上封事 一五〇

乞勿輕施妄用財物奏 一五〇

邊急應詔上疏 一五一

乞寢陳洵益贈節使繳奏 一五一

乞不弛戒心疏 一五二

乞覈戶部收支數目奏 一五二

方是閒居士小稿序	一五三
養濟院創置修復本末序	一五四
浯溪題名	一五五
葉某	
潘公可叔及夫人陳氏墓志銘	一五五
耐得翁	
都城紀勝序	一五八
祝穆	
方輿勝覽跋	一五九
竹坡類稿後序	一六〇
古今事文類聚序	一六〇
朱文公易簣私識	一六二
南溪樟隱記	一六三
武夷山記	一六四
朱文公祠上梁文	一六六

全宋文卷七四七〇

宋 慈

巡檢因究實取乞判……………一六八

都吏輔助貪守罪惡滔天判……………一七〇

辦公吏攤親隨受賂判……………一七一

與貪令拊撫鄉里私事用配軍爲爪牙豐殖歸己判……………一七三

斷罪判……………一七四

結托州縣蓄養罷吏配軍奪人之產罪惡貫盈判 一……………一七五

結托州縣蓄養罷吏配軍奪人之產罪惡貫盈判 二……………一七五

斷罪判……………一七六

舉人豪橫虐民取財判……………一七七

斷案判……………一七七

把持公事欺騙良民過惡山積判……………一七七

斷唐梓罪判……………一七八

洗冤集錄序……………一七八

葉應輔

太上感應篇至言詳解跋……………一八〇

許子良

與南康游太守劄

.....

一八一

李瑞

石魚題名一

.....

一八二

石魚題名二

.....

一八三

薛師旦

浪語集跋

.....

一八三

李衍

宋景文筆記跋

.....

一八五

全宋文卷七四七一

張即之

衰病帖

.....

一八六

引年得謝帖

.....

一八七

從者來歸帖

.....

一八七

隸茗帖

.....

一八八

溪莊帖

.....

一八八

上問帖	……	一八八
與人書	……	一八九
爲母夫人書金剛經跋	……	一九〇
書遺志覺上人金剛經跋	……	一九〇
息心銘	……	一九〇
祭笑翁和尚文	……	一九二
羅 裳		
爾雅翼後記	……	一九三
余道元		
齊雲山佑聖真武祠記	……	一九四
鄭起沃		
題名 一	……	一九五
題名 二	……	一九五
黎子予		
重修安平院記	……	一九六
衛 湜		

進禮記集說表	一九八
禮記集說序	一九九
禮記集說後序 一	二〇〇
禮記集說後序 二	二〇一
王 似	
刊朱子語續類序	二〇二
儀禮經傳通解續序	二〇三

全宋文卷七四七二

張國均	
宋故楊氏夫人墓誌銘	二〇五
趙子肅	
七星巖題名	二〇六
蕭應叟	
上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內義表	二〇七
趙 葵	
請誅鋤李全奏	二〇九

乞追服終制奏 一 二〇九

乞追服終制奏 二 二一〇

請爲官擇人奏 二一〇

乞與宰臣條畫安危治亂大計奏 二一一

請創游擊軍以備緩急奏 二一一

辨謗疏 二一一

兼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到任謝表 二一二

督府乞行結局奏 一 二一三

督府乞行結局奏 二 二一四

督府乞行結局奏 三 二一四

督府乞行結局奏 四 二一五

督府乞行結局奏 五 二一五

辭免轉官表 二一六

乞申溧陽居止之命疏 二一七

上丞相史彌遠書 一 二一七

上丞相史彌遠書 二 二一八

江千里

句容五瑞圖跋……………二一九

高尚午

鮮于天一墓誌銘……………二二〇

趙希邁

瓜廬詩後序……………二二一

提幹廳重建蘇州超然堂記……………二二二

全宋文卷七四七三

程伯雄

新建博濟廟博濟橋記……………二二四

王圭

祭鄒道鄉公墓文……………二二六

王胄

羅浮圖誌後跋……………二二七

湯武仁義禮樂如何論……………二二八

郭山廟記……………二三〇

獅子庵記 一二三二

指掌圖贊 一二三三

雷應春

賀瑞守游寺丞冬 一二三四

連山祠記 一二三五

義學田碑記 一二三六

趙善潛

乞抵替善拊名闕奏 一二三八

全宋文卷七四七四

黃必昌

道德真經集解序 一二三九

蘇穎濱先生祠記 一二四〇

祭北溪先生文 一二四一

蔡 模

乞將白鹿洞書院學規御書立石劄子 一二四三

再乞將白鹿洞書院學規御書立石劄子 一二四四

與二弟論四象大旨篇	二四五
文公朱先生感興詩注序	二四六
馬伏劉氏譜系序	二四七
書朱文公年譜大略	二四八
威懷廟門碑記	二四九
贊梅村劉仲撫	二五〇
張宏	
重刻禪林僧寶傳序	二五〇
尹煥	
乞召四方通曆算者至都奏	二五一
習池館記	二五二
王九萬	
黃帝陰符經講義圖說後序	二五四
全宋文卷七四七五	
魏峴	
請加封善政侯申府列銜狀	二五六

魏氏家藏方自序 二五七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序 二五八

它山歌詩跋 二五九

王侯置湖辨 二五九

四明重建烏金竭記 二六〇

誠應廟記 二六二

史 鑄

會稽三賦序 二六三

百菊集譜序 二六五

百菊集譜續添卷五序 二六六

百菊集譜跋 二六六

百菊集譜補遺序 二六七

鄭 寅

重修濠塘泄記 二六八

倪祖義

石屏詩集跋 一 二六九

石屏詩集跋	二	二七〇
跋竹齋遺稿	· · · · · ·	二七〇

孫叔謹

乞責實政實功奏	· · · · · ·	二七一
乞禁止廣郡高價折納苗米奏	· · · · · ·	二七一
乞修明君德奏	· · · · · ·	二七二

全宋文卷七四七六

方實孫

淙山讀周易序	· · · · · ·	二七三
淙山讀周易後序	· · · · · ·	二七六

朱景彝

宋南外宗教朱公壙誌	· · · · · ·	二八二

徐清叟

乞赦巴陵公書	· · · · · ·	二八三
乞禁止臣下專殺盜賊奏	· · · · · ·	二八四
皇后喪服別置大袖事乞宣付史館奏	· · · · · ·	二八四

論時政疏……………二八五

乞收回余晦帥蜀內批奏……………二八五

乞蠲除嚴州田租奏……………二八六

六部架閣續題名記……………二八六

祭孫夢觀文……………二八七

祖大武

廣嚴寺記……………二八八

錢 璧

東安縣增置學糧田記……………二八九

桂如虎

跋陳少陽遺藁……………二九一

全宋文卷七四七七

陽 枋 一

冬至表……………二九二

謝賜憲書表……………二九三

正旦表……………二九三

天基節表 一 二九四

天基節表 二 二九四

代王敬伯使君謝到任表 二九五

紹慶府勸農文 二九六

十一年二月勸農文 二九六

大寧監勸農文 二九七

夔州勸農文 二九八

廣安早代趙守榜文 二九九

上魏鶴山了翁論時政書 三〇二

上洪中書論時政書 三〇三

上宣諭余樵隱書 三〇六

與約齋李守論時政書 三一〇

全宋文卷七四七八

陽 枋 二

答趙傳之論夏時書 三一二

上淮閩趙信菴論時政書 三一三

上淮西帥黃州楊伯洪論時政書……………三二四

代上游相國論時政書……………三一五

代上程內翰論時政書……………三一八

代上劉察院論時政書……………三一九

代上謝司諫論時政書……………三二〇

與劉左史論時政書……………三二一

上蜀閬余樵隱論時政書……………三二四

與文活庵論時政書……………三二六

與南疇王使君論時政書……………三二七

全宋文卷七四七九

陽 枋 三

與李和甫使君論時政書……………三二九

與李和甫使君論時政書……………三三〇

與南疇王使君論時政書……………三三二

與紹慶太守論時政書……………三三三

與趙大寧書……………三三三

與趙大寧書	二	三三四
與趙大寧書	三	三三五
與趙大寧書	四	三三六
答御史李樓山書		三三六
答門人王復孫教授書	一	三三七
答門人王復孫教授書	二	三三八
答門人王復孫教授書	三	三三九
與黃循齋書		三三九
與宋東山書		三四〇
答宋東山書		三四〇
與蘇坤珍書		三四一
與袁峽州書		三四二
與趙明遠書		三四三
與族孫恪書		三四三
答伯強姪孫恪書		三四四
與文活菴書		三四五

全宋文卷七四八〇

陽 枋 四

與黃循齋書 三四七

與宋東山書 三四八

與東山宋壽卿書 三四九

與文活庵書 三五〇

與袁泰之書 三五〇

與黎世英書 三五〇

與子姪言浩氣章 三五二

與黃循齋書 三五三

與教授王復孫書 三五四

與前人書 三五四

與族孫恪書 三五五

語門人王三應書 三五六

誨炎卯 三五七

誨誼儒姪書 三五七

誨少箕炎卯侄昂	三五九
與誼儒姪昂書	三六一
與袁峽州書	三六二
與袁峽州書	三六三

全宋文卷七四八一

陽 枋 五

辭平舟聘禮書	三六五
辭余古愚聘禮書	三六六
與文活庵書	三六六
與蹇晉堂書	三六七
與宋東山書	三六八
寄示誼儒姪昂	三六八
與宋東山書	三六九
與誼儒姪昂書	三七二
與誼儒姪昂書	三七二
與誼儒姪昂書	三七三

答誼儒姪昂書 一 三七四

答誼儒姪昂書 二 三七四

貽炎卯書 三七五

答王三之書 三七六

寄誼儒姪昂書 三七六

與前人書 三七七

與誼儒姪昂書 一 三七八

與誼儒姪昂書 二 三七九

示姪昂書 三八〇

與宋東山書 三八二

全宋文卷七四八二

陽 枋 六

與黃循齋書 三八三

與趙傳之書 三八四

與趙明遠書 一 三八五

與趙明遠書 二 三八六

全宋文卷七四八三

陽 枋 七

與黃循齋劄子 四〇一

答前人劄子 四〇二

乞解職劄子 四〇三

回涪州士友爲予父子設宴劄 四〇三

通新紹慶守王座主劄 四〇四

代紹慶王守上余制置軍前劄 四〇五

通紹慶守劄 一 四〇五

通紹慶守劄 二 四〇六

通紹慶守劄 三 四〇六

通紹慶守劄 四 四〇六

通紹慶守劄 五 四〇七

通紹慶守劄 六 四〇七

賀趙守劄 一 四〇七

賀趙守劄 二 四〇八

送太守壽儀劄	四〇九
又稟	四〇九
稟王守錢其長子出江劄	四一〇
謝送生日劄 一	四一〇
謝送生日劄 二	四一〇
回巫山李宰劄	四一一
回黃州劄子	四一一
答黃循齋劄子	四一三
王使君新亭初架詔寮屬尋太史孟嘉之樂劄	四一四
與王希尹劄子	四一四
代通包撫機劄子	四一五
答晏重三丈劄子	四一五
代上劉察院劄子	四一六
與台州知府趙德父秘書劄子	四一七
辭權倖公申劄子	四一八
與趙侍講劄子	四一八

代羅從周通前人劄子 一 四一九

代羅從周通前人劄子 二 四二〇

代羅從周通前人劄子 三 四二〇

全宋文卷七四八四

陽 枋 八

代賀朱撫機劄子 四二一

紹慶乞申免和羅公劄 四二二

辭蒲常齋俸粟劄子 四二二

與王禹錫知府劄子 四二三

通任知府啓 四二四

謁胡漕使啓 四二四

與季兒定蹇用家姻啓 四二五

又爲開二姪定趙守宅姻啓 四二六

通紹慶倅李節父邁性啓 一 四二六

通紹慶倅李節父邁性啓 二 四二七

通紹慶倅李節父邁性啓 三 四二七

贄李倅啓	四二七
贄王倅啓	四二八
袁貢玉兄弟啓	四二八
馬學正啓	四二九
祝說書啓	四二九
謝交割啓	四二九
代趙大寧上游丞相劄子 一	四三〇
代趙大寧上游丞相劄子 二	四三〇
代趙大寧上游丞相劄子 三	四三一
送張都統序	四三一
送王使君序	四三二
家忌圖序	四三三
晦庵詩續序	四三四
跋青城趙日休居士文	四三四
趙使君汝廩刊易學啓蒙於涪屬予爲跋	四三五
題周易先天參伍錯綜數	四三六

跋譜繫圖	四三六
論釋氏寂滅輪回	四三七
論顏淵喟然嘆章	四三七
四經歸極說	四三九
姪曾孫尚字志孟說	四四〇
損姪字說	四四〇
趙存禮長子字說	四四一
存禮次子仲防字說	四四二
編類錢氏小兒方證說	四四三
壽蹇從叔總幹姻家說	四四三

全宋文卷七四八五

陽 枋 九

策問 一	四四五
策問 二	四四六
策問 三	四四八
策問 四	四五〇

策問 五		四五
策問 六		四五
策問 七		四五
仁人用國日明論		四五
對策 一		四五
對策 二		四五
解惑		四五
辨六尊之名物		四六

全宋文卷七四六一

陳元晉一

陳元晉（一一八六——？），字明父，撫州崇仁（今江西崇仁）人。嘉定四年第進士，授雩都尉。歷雩都主簿、廣州增城縣丞。理宗初，知慶元府奉化縣。嘉熙中知融州。又嘗知南安軍。累官邕管安撫使。元晉嗜學好義，歷官有政績。曾建漁墅書院，因名其詩文集爲《漁墅類稿》。事迹略見所撰《文溪先生致仕大夫陳公夫人黃氏墓碣》、《廣東主管帳司元公墓碣銘》，嘉靖《贛州府志》卷七，《南宋文範作者考》卷下。據焦竑《國史經籍志》，《漁墅類稿》十卷，已佚。清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中輯出其詩文，編爲八卷。今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校以清翰林院抄本，釐爲五卷。

乞差甲首催科劄子

臣竊觀江西差役之弊，中產之家以戶長破家者相踵。蓋里正號爲大役而易，戶長號爲小役而難。名大而實易，則以盜賊煙火之事不常有；名小而實難，則以催科督迫之擾頃刻不得免也。易者任之大

家，難者任之中產。甚者，狹鄉之中有不贏百錢之稅而應充者，有不滿兩三年而再及者。其人丁少，則耕殖荒于奔命之勤；其氣勢輕，則追呼不能以令豪強之族。展限代輸，費用亡藝；比較筭筆，怨嗟流聞。蓋執役既畢，其資產亦與之俱罄矣。不急掇之，更十數年，冰消火燎，豈復有可全之下戶哉？臣愚嘗思所以掇之之術，惟曩者浙東提舉袁說友已行之策，有當推行于江之西者。其法攢聚一鄉之稅數，上者二十戶，下者三十戶，隨輸送之相等，居止之附近，以類相從，各爲一籍，分爲甲首，責以拘催。若其本名合輸之數，如限納足，則從甲而乙，遞相授受，至籍尾而止。其承籍之家，惟恐舍去之不亟，則必以時輸納，故期限易了，而胥吏無所誅求，賦租易集，而官府免于比較。無爭役之訟，無執役之擾，官民兩便，未有易此。臣愚欲望睿慈降付都省參詳，行下江西提舉司，照臣所請施行。若其委蛇曲折，窒民姦、求民便者，俾之從長劑量。第向來浙東不無小弊，則以逃亡死絕、產去稅存之戶無所追索，官司不爲從實銷豁，一例籍之，人不免代輸，胥吏常以此爲邀賂之地。合委監司檢察，若有此等，許令越訴，官吏並以違制論，懲一足以戒百矣。是法苟行，一道中產之民得以生長，如天之仁，實非小惠。《漁墅類稿》卷一。

乞換雩都武尉劄子

縣之有尉與令等，故初授而銓量，終更而批書，視丞、簿爲加詳。蓋一縣獄訟之大者，爭訟則有

定驗，盜賊則有追捕，殺傷則有檢證，皆倚辨于尉。惟是贛之諸邑，訟事尤繁，故尉之職尤不容以輕授。其間十縣有二員並置文尉者，贛縣、瑞金、會昌是也。有一文一武者，寧都、興國是也。獨員文尉者，石城、信豐、龍南、安遠是也。雩都號壯縣，民頑地廣，爭訟盜賊殺傷之事視他邑數倍，乃獨置一尉，又以注右選之士。近攷數任來尉雩都者，多出于軍班之內與武人之門蔭，往往于遠方民情利病全不諳曉，一切受成吏手，謹書紙尾而已。甚者不識姓字，託書判于他人，唯知恃粗豪以虐使其下，肆掊擾以求厭其欲。邑之滯訟不得而決，逋寇不得而獲，冤獄不得而直，往往繇此。欲乞睿慈將雩都縣尉窠缺，檢照守臣費埏所請撫州樂安縣體例，改作員缺，注授選人，却于見任縣尉某人改本等差遣。庶幾邑尉得一文臣協贊，邑事獄訟不至失平，實爲荒遠之幸。《漁墅類稿》卷一。

代奏事劄子

臣一違軒陛，兩玷麾符，積媿素餐，蔑聞報效，蒙恩奏事，再覲清光。日夜以思，惟當罄竭千一之愚，庶幾補報涓埃之末。敢冒昧以所聞爲陛下言之。臣聞人心者，事功之地也。故天下非事功難立之爲憂，而人心不睦之爲可畏。苟其睦也，雖艱難多事之際，而無小無大，氣勢聯合，自無支吾不及之患。否則雖處安平無事之際，而或前或却，意向乖張，已有齟齬難安之形。周盛時，有昆夷、玁狁之侵，而恃以爲攘却之本者，今《天保》以上之詩是也。夷攷其詩，乃皆詠寫其君臣和樂之情，而曾

不及兵戎守備之事。蓋情意之浹洽，血脉之流通，則始之圖揆，終之酬酢，內外上下，如手足心膂之運，不相期而相應，顧何事之不可爲哉。故晉不失備而加以睦，識者知其能以國霸。夫差善用其民，子西不以爲患，而惟患二三子之不相睦。天下猶一家也，亦安有一家之內人自爲謀，心各有主，彼此之不相能，而能禦鄰里之窺覷、杜盜賊之侵凌者耶？夫議論一于上，而後下之所視以趨向者定；心力協于內，而後外之所以捍禦者堅。竊迹近事，任事論事，意見病于背馳；謀國憂國，言論幾于乖刺。主戰者難合于和，而在邊者勿諧于庭，是未可以言睦也，趨向何由而定哉？制閫與餉司之意異，而進退觀望之莫決；列將視中權之令輕，而號召調發之不行。前邀後擊之不相援，而城自爲守；大軍民兵之兩相忌，而人自爲戰。是不可以言睦也，捍禦何由而堅哉？夫人心不能以兩用，不用之公，則用之私。始于議論之不一，而終于黨與之角立；始于心力之不協，而終于釁隙之橫生。則如師曠所謂不心競而力爭，私欲侈而公議廢矣。雖陛下竭宵衣旰食之勤，是自爲焦勞而已；大臣勵鞠躬盡瘁之操，是自爲勉強而已。非所以服姦雄之心也，非所以聳遐荒之聽也。事功悠悠，亦復奚怪。急解而更張之，猶有及乎？臣愚區區，竊謂謀論異同，翕受無間，而折衷以是非之公，則議論不患其不一；託重闔寄，情實必孚，而警厲以賞罰之公，則心力不患其不協。使上下之心，一主于公，求以相濟而不求以相勝，庶幾可以言睦，而應敵之方可得而議矣。家國一體也，公私一理也，未有國之不安，而能有其家者也；亦未有公之不濟，而能保其私者也。呂範言于孫策曰：「今日之事，譬如涉海，一事不勞，俱受其敗。此所以爲範計，非但將軍也。」今之充滿于班行、奔走于邊圉者，誰獨無呂範之心哉？亦

在陛下與二三大臣意氣之所感動而已，是豈以不睦爲患哉？惟陛下留意。《漁墅類稿》卷一。

代奏劄

臣聞先朝范鎮之言曰：「欲備契丹，莫若寬河東、河北之民；備靈夏，莫若寬關、陝之民；備雲南，莫若寬湖、嶺、川、峽之民；備四海，莫若寬天下之民。」鎮之此言，蓋至和間所奏請也。是時中國之勢全安而無隙，西北之國帖息而聽命，而鎮首以寬民力爲言，蓋護養元氣于四支強壯之日，是則忠臣醫國之至計也。矧夫外之酬應方艱，而內之敗缺不掩，使非有以養其氣力之渾厚，結其心志之忠愛，其何以杜窺覷而銷間隙、支緩急而應事變哉？人之常情，逐其利而不暇計其害，故貪利于邊陲者，多失備于姦宄，蓋盧循之事是已。有所泄則有所忘，故備重于西北者，多兆變于東南，蓋黃巢之事是已。故聖人當多事之際，非能事事而逆爲之備也，亦恃其有以得斯民之心而已；非能人人而有所予也，亦惟有以寬斯民之力而已。其力既紓，則其心有所繫矣；其心有所繫，則其所以爲備者至矣。自昔竭民之力，失民之心，其蠹有二：曰盜臣，曰聚斂之臣。盜臣志于奉己，聚斂之臣志于奉國。奉國者非奉己之比，然爲根本之害則一。仰惟陛下仁心發于天性，仁聞孚于寰海，視匹夫之失所，如一己之隱憂。戎兵跳梁，兵以應動，臣知聖心蓋有甚不得已焉者。收輯流散，撫摩瘡痍，恩詔丁寧，德意劬密，寬三邊之民，爲三邊之備者，亦既關聖慮矣。然臣觀內而郡邑之間，歲事薦豐，穀價甚賤，

而田野焦然，愁恨歎息猶聞于耳；大義感動，人宜奮發，而羽檄一聞，駢首聚議，若旦夕蹙之于無聊賴者。此其故何耶？安平無事，取極錙銖；軍興旁緣，更求趣辦。諸州椿積，稍歸于上，有所支遣，必以不足病其民。和糴頻年，民無餘粟，一或緩急，其何恃以爲之備？開姦人告訐之門，而科罰錯出；幸富家累誤之失，而佔籍株連。弓兵絡繹于郊原，計臣恣橫于井邑，求爲辦事，無復惠心，甚至取苗斛概量之贏，覈田畝隱占之數。常賦足而復輸，號曰備助軍須。名曰和買，其實科抑。或以奉國而取能名，或以奉己而厭私欲。借使博施濟衆之心，日勤于上，而下之奉令承教者，不滿人意。如此欲天下之寬，難矣！夫斯民尊君親上之誠，常生于養生無憾之際，使其迫蹙不自安，則無聊之心生矣。後繭絲而先保障，則沈竈產鼃，而民無叛志，不然間架陌錢之除，姦人將得以藉口。海內乂安，固未必遽有是事，識者慮微，要不可謂無是理。使鎮生此時，其不爲之寒心耶？臣愚欲望陛下濬發德音，明戒郡縣，繼自今日，凡旁緣之苛斂，與虐取之巧名，一切掎克之說，禁勿復行，又申嚴賊吏之法，俾無得借公以濟其私，庶幾仁意流行，人心固結，導迎善氣，消遏亂原，皆自此始，實非小補。惟陛下裁察，幸甚。《漁墅類稿》卷一。

賀皇帝表

天意右仁，克相慈闈之壽；聖心廣孝，於昭寶冊之徽。朝野歡呼，神人闡懌。恭惟皇帝陛下家邦

勤儉，宮廟肅雝。盡人倫之常，邁夔夔之虞舜；全天性之樂，配翼翼之周文。欽承長樂之懽，祇奉昕庭之冊。起敬起愛，美欲報以奚殫；得壽得名，慶用垂于罔極。臣心存戀闕，迹阻班庭。揚偉績而鋪閔休，擬請封于東岱；綏眉壽而介繁祉，知永燕于西崑。《漁墅類稿》卷一。

賀皇太后表 一

位正中闈，誕敷顯冊。尊居慈極，昭嗣徽音。凡囿載持，惟時歡忭。恭惟皇太后陛下宅心淵靜，秉德齊莊。大明行黃道之天，功高佑辟；內治本青蒲之地，憂切進賢。嘉相閼之鍾飭，儷宸居而作配。貽謀有永，受福無疆。臣欣睹鴻儀，莫陪虎拜。介以繁祉，但揚壽母之休；祝之多男，願衍文孫之慶。《漁墅類稿》卷一。

賀皇太后表 二

六月徂征，誕揚我武；三城遄復，不失故疆。喜溢兩宮，歡騰四表。恭惟皇太后陛下功齊太極，德並坤元。怡怡愉愉，子孝極親歡之盡；雝雝肅肅，家齊卜天下之平。奏此膚公，福于王母。某隄驅牡轡，阻遙駕行。頌天子之萬年，欣際平淮之運；奉太后于億載，願賡長樂之詩。《漁墅類稿》卷一。

賀皇太后加上尊號表

長樂頤神，有開燕喜；昕庭晉冊，增衍鴻名。八表均歡，六宮溢喜。恭惟皇太后陛下補天功大，配地德深。物仰廣生，顯仁心之持載；年登希有，侈富履之康寧。方續迓于湛祺，爰推崇于熙號。奉觴稱慶，龍章聯綸翟之輝；鏤玉傳徽，虹氣粲盤螭之飾。誕揚盛典，允屬明時。臣逖阻觀風，莫陪展采。既多受祉，敢揚文母之休；於萬斯年，請上堯封之祝。《漁墅類稿》卷一。

賀皇帝册后表

風自火出，示端本于家人；月並日明，表儷尊于宸極。宗祧有慶，寓縣均歡。竊稽古之盛時，有思齊之具美。任氏、姒氏，全母慈婦順之規；《周南》、《召南》，成家齊國治之效。掩五三而獨出，幸千一之親逢。恭惟皇帝陛下盛德巍巍，小心翼翼。問安侍膳，躬行曾、閔之難；養志承顏，思得塗莘之助。恪遵慈訓，式嗣徽音。播顯冊于明廷，下孚民聽；奉壽卮于長樂，上格親歡。綿延百世之休，根本四方之化。臣服勤馳隰，阻迹班庭。刑于妻而御家邦，願宣美教；釐爾士而從孫子，擬頌鴻禧。《漁墅類稿》卷一。

賀皇后受冊表

位正坤儀，有衍長秋之慶；庭揚渙號，聿新諸夏之瞻。朝野均歡，宮闈底豫。恭惟皇后殿下祥鍾沙麓，德邁河洲。夙夜相成，綽著賢妃之譽；寤寐思服，允符淑女之求。知家道之攸宜，底親心之克順。式涓穀旦，丕稱椒塗。拓室禕綸，相禮聿嚴于宗祀；寢門笄總，承顏永燕于慈闈。某蒙被光華，遭逢休慶。風天下而正夫婦，但宣化于《關雎》；言后妃之多子孫，請讀《詩》于螽羽。《漁墅類稿》卷一。

賀皇后上尊號表

中闈正位，新翟蓋之來朝；慈極承顏，託鴻名之歸美。宮庭闡懌，蓋壤洽和。恭惟皇后殿下並日之明，承天以順。相虞克孝，上高嫺汭之風；嗣任徽音，仰率周京之範。佐操旒而致養，鏤寶冊以推尊。彤管重光，青蒲多喜。某屬將隆指，欣睹崇儀。請祝多男，益介含飴之樂；隄呼萬歲，永承佐餽之歡。《漁墅類稿》卷一。

賀誕皇孫表

君天下而謂之子，仰承眷顧之休；受帝祉而施于孫，載啓誕彌之慶。事關宗社，喜動宮闈。竊以綿三世蕃衍之期，開千齡希闊之會。命分青蓋，方茲盡侍膳之歡；慶衍綠車，有以助含飴之樂。于今親見，自昔罕聞。恭惟皇帝陛下受命溥將，躋民仁壽。泰山勢定，輦鴻祚于無疆；豐水源深，詒燕謀于有永。對越三五之盛，導迎千億之祥。某服在遐陬，欣逢勝事。本支百世，願歌周《雅》之詩；福祿萬年，敢上堯封之祝。《漁墅類稿》卷一。

賀皇后誕皇孫表

德懋長秋，夙尊母道；陽居大夏，載毓孫枝。宗祏安強，宮闈闡懌。恭惟皇后殿下承天厚載，嗣古徽音。志輔皇圖，有助燕謀之永；慶延朱邸，式開熊夢之祥。無疆惟休，有室大競。某遠馳牡轡，阻拜駕行。呼嵩嶽者三，隄想兩宮之喜；采《周南》之什，請揚多子之詩。《漁墅類稿》卷一。

明堂慶成表 一

明堂九筵，備成熙事；皇極五福，敷錫庶民。天人和同，華夏闡懌。恭惟皇帝陛下纂承令緒，統輯群元。至治馨香，丕格神明之感；太平持守，於昭祖考之寧。因萬寶之登秋，飭四圭之歲祀。房、心光動，箕、翼慶延。某欣際上儀，屬縻遠使。駿奔秉德，阻陪執豆之恭；虎拜揚休，隄想奉卮之盛。《漁墅類稿》卷一。

明堂慶成表 二

天臨重幄，肇舉明禋；日次大房，迄成熙事。穹垠賴慶，溥率均驩。恭惟皇帝陛下克秉小心，祇承丕緒。成順致利，天人允極于和同；持盈守成，祖考式同於和樂。懋積惟馨之德，庸將我享之誠。對越三靈，斂時百福。某心馳右个，身繫左符。在洛駿奔，悵莫倍于周豆；呼嵩鰲抃，想交奉于漢觴。《漁墅類稿》卷一。

鈐轄司賀壽表

十月聚東井之星，祥開流渚；萬年祝南山之壽，聲震呼嵩。啓聖休期，薄海善頌。恭惟皇帝陛下至仁是寶，《無逸》爲箴。修德以來遠人，四方其訓；建極以成天慶，九叙惟歌。哀時甚盛之休，介以無疆之算。臣遠分郡紱，猥總戎鈐。請壽聖人，何假玉杯之刻；乃心王室，切懷金鑑之陳。《漁墅類稿》卷一。

瑞慶節提刑賀表

誕彌厥月，日躔析木之津；於萬斯年，天啓猗蘭之慶。千秋紀節，諸夏均驩。恭惟皇帝陛下受命溥將，治民祇懼。延洪周歷，過成誦之卜年；嘉靖殷邦，遇高宗之享國。既多受祉，其永無疆。臣忝際虹流，阻陪虎拜。神人致喜，隃隨嵩嶽之呼；瑞慶大來，擬勒浯溪之頌。《漁墅類稿》卷一。

贛州賀表

十月建亥，稱萬歲之玉卮；衆星拱辰，上千秋之金鑑。乾坤錫祉，華夏均歡。恭惟皇帝陛下嗣服無疆，繼明久照。顯顯令德，勤于邦、儉于家；翼翼小心，雖在宮、肅在廟。昭假穹崇之監，茂迎平格之祥。臣遠想虹流，阻陪虎拜。海隅日出，忻逢休運之亨嘉；壽域天開，願紀中興之瑞慶。《漁墅類稿》卷一。

謝轉官表

明刑將指，退省無庸；進律示褒，驟蒙疏渥。既寬謬責，又玷榮光。臣惟賞不以勞，其名爲僭；取非其分，厥咎傷廉。矧方引疾以祈閑，顧使罔功而受爵。涉欺要利，懼難解于人言；假寵及私，恐亦累于國體。固嫌方命，焉敢匿情？伏地失言，回天無力。勿云一秩，名器重于丘山；乃至三辭，命令堅如金石。拜恩難荷，顧義終慚。伏念臣初乏寸長，偶逃百謫。俗安拙政，率循朝廷條教之常；盜息豐年，仰賴聖明威德之被。如臣何力，而賚以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徧覆不殊，容光必照。視遐陬如戶庭之近，于使選以惟精；借殊恩爲原隰之華，欲民庸之知厲。故茲謏薄，有此超逾。臣敢不祇服

訓辭，勉圖報效。有功見知則說，敢憚周咨；投閒乃分之宜，終期得請。《漁墅類稿》卷一。

廣東經略到任謝表

乘輶奏績，畢瓜戍以懷歸；分閫疏榮，捧芝函而增惕。躡寓圖書之直，有華饒吹之行。地重望輕，亟騰遜牘；天高聽邈，竟闕俞音。隄嶺視章，撫封問俗。維今廣鎮，宅牧南郊。內柔戎服之小侯，外輯卉裳之諸國。俗龐以獷，吏雜而饕。蕃宣不可以非人，選擇常重于他鎮。如臣者稟資拙鈍，際世休明。受國厚恩，每念疲駑之自竭；傳家有訓，粗知清白之不移。違軒陛者五年，玷江南之兩節。盡心折獄，可裨欽恤之勤；忤俗成仇，浸覺愆尤之積。踐更近只，幽黜宜然。驟蒙帥鉞之除，孰誤宸旒之聽。念先臣發軔，百年曷愜于去思；而伯氏覆車，衆目方覘于來效。冒當隆委，彌震危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徧覆不殊，容光必照。謂臣馳驅之外，固熟知田里愁恨之情；察臣簡靜無華，或能集嶺海清夷之效。俾承人乏，用課民庸。臣敢不祇命十行，敬威咫尺。簡節疏目，庶幾氓庶之莫居；自葉流根，敢謂京師之蒙潤。少酬恩施，即丐身閑。《漁墅類稿》卷一。

廣州謝賜曆日表

太歲在申，定清臺之密課；三日先甲，賜方國之細書。前民用以布宣，新海隅之視聽。恭惟皇帝陛下膺堯歷數，察舜璣衡。先天而天不違，妙輔相裁成之道；底日而日不失，示耕耘收斂之期。誕告庶邦，共循常憲。臣恭承頒朔，奉職宅南。雨足一犁，當盡心於勸課；日運百甓，誓自力於馳驅。

《漁墅類稿》卷一。

南安知軍到任謝表

謫材佐牧，媿治狀之無聞；遠壘承流，拜除書而過望。隆恩弗稱，責重難勝。伏念臣質窳弗張，學卑莫抗。少而涉世，妄事驅馳；長乃服官，負慚玩愒。偶無傷于製錦，因冒寵于題輿。百謫未盈，兩年何補？及瓜受代，夢方繞于刀頭；剖竹分符，命遄驅于嶺趾。之官僅三舍而近，需次無一日之淹。使自爲謀，殆無過此；無能爲役，曷濟登茲。財既竭而源窮，民久疲而習玩。欲襦袴之自得，且桴鼓之不鳴。其在撫循，若爲稱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明無私照，仁不遐遺。謂臣仕在鄰封，必熟知其習尚；察臣政無崖異，庶相與以便安。遂以撫摩，責之庸朽。臣敢不敬威咫尺，報效毫分。輯渤海

憤佩之遺，尚專靜理；緩晉陽繭絲之取，願布寬恩。《漁墅類稿》卷一。

申措置南安山前事宜狀

某照得南安林峒，自嘉定間羅孟二、李元礪等作過，以至年來時作時止，狼子野心，委是難以保信。某被命來此，幸承招撫已定之後，即出約束，戒飭軍縣隅總，安輯調娛，惟欲安靜，而互相讎殺，瀕洞未已，凡五七次，已與之隨宜解釋。然近者傅元一之警，驟集三四千人，幾致驚擾。亟責縣官，招誘傅元一出官；且一面調兵，前去南安縣措置招捕。其賊徒以傅元一既出，無人爲首，且見南安增戍不已，方爾釋散。此其措置關防，勢不容緩，須至畫一，開具項下：

一、峒民作過，非如他賊相擾，能四出爲亂。近則出至南安、南康、大庾諸邑，遠則出至南雄、韶州管下，纔有所得，即便歸峒，正如鼠狀，不敢離穴，雖然不能爲亂，而常足以致亂。如前此百丈、平固之賊，則由黃十五之變，窺見郡縣奔命之勞，因爲投隙抵巇之舉。區區謂當置一軍寨，且以千人爲率，屯於諸峒出入必由要衝之地，專一教練防把，伺其來則勦之，彼必不敢輕犯。彼若從他蹊旁出，則我軍入闖其穴，亦必不敢輕出。聲勢既張，姦謀自息。所有置寨去處，一面參酌士民公言，踏逐緊切去處，討置起造供申。

一、置寨軍兵不須別有調遣。照得本司昨置大傳、石龍兩寨，正在峒中平坦之地，古城一寨，正在

南安縣下。始基於王金部泔，終成於趙寺丞汝讜。初申朝省行下，寨官係本司辟差材武人，寨兵不許承受差使，不許調遣移戍，專一在寨教習事藝。自立寨之後，十年之間，峒寇有所憚而不作。只緣中間有失初意，調三寨兵出防鹽子，爲賊所窺，打破三寨，而舒慶二、黃十五之變相繼而作。以此見得近峒處不可不爲彈壓之備，利害甚明。今來三處舊寨未能頓復，三寨兵額且闕其半。見已一面招填取足外，餘就本州禁軍、吉州強勇軍、瑞金武雄軍、會昌強勇軍及諸縣土軍內酌量抽差，更番屯戍。

一、贛州禁軍額管若干人，廂軍額管若干人。今來共闕若干人。所有見在廂軍，盡充廝役，而壯城禁軍仍爲諸廳占破，幹官廳有占至百十人者，平時不識教閱，緩急調遣不行。今來盡占前項廂、禁軍缺額，填刺雖足，壯城廂軍並皆要及等仗強壯人，却發廂軍下諸官廳，照合得人數外，所有禁軍，並與押回，各歸營壘，免有役使，得養息筋力，日習事藝。若將來禁軍有缺額，仍就壯城廂軍中揀選陞刺，庶幾更番山前，可以倚仗。

一、贛州管下，如寧都有城，舊爲賊人巢穴處，及南安峒中，多有隨賊出草、有過無歸、不齒於鄉里之人，與夫單身鹽子、被罪逃軍、打把弓手等人，身手可用，無所顧藉，出入林峒，伺隙喜亂，誘脅良民，唱呼生事，皆由此曹。今來招填贛州廂監軍、本司三寨兵，除刺子弟外，仍榜下諸處，許前項人並來應募，更不問所從來等第。揀刺可以收羅田野拳勇生事之夫，而軍伍獲趨捷有用之卒，實爲兩便。

一、昨來陳寺丞申請，令會昌縣知縣以軍使禁銜，欲招戍兵數百人彈壓鹽子。昨來本縣止招到一百餘人，在縣屯戍。今契勘會昌雖是鹽子路頭，然千百爲群，皆從鄉落往來。間有警急，此百人者安坐縣中，救援無及，且彼衆我寡，未見其足。爲損益除已別商議措置鹽子一項外，今欲抽差上件軍分，前來山前更換。移不用之兵於有用之地，委合事宜。從今任王桌年滿後，所有會昌軍使，免令知縣繫銜。

一、南安峒中，前是赤水疋袍之民，憑負險阻，怙終喜亂，然非六保水路諸峒之人與之附和，亦不敢輕有動作。訪聞六保水路峒丁，多欲安靖以保家室，各家以栽種薑蕓爲生。前日傅元一之徒迫脅六保之人，拔其薑蕓，強之從亂，而不肯從，亦見其間非必盡無忌憚。如隅總等人，實爲官司臂指，雖未必盡皆忠實，要亦自有知義自愛、家溫有顧惜者。官司平時以恩意固結，有事以賞罰激勸，則峒中動息，纖悉可聞。或使之彈壓不肖，調娛間隙；或使之携間賊徒，捕斬兇渠。悅以使之，必可得力。已行禮請有家資識道理者前來本司，諭以德意，及行下根刷諸峒隅總姓名，各與換給新帖，責令專一督察姦邪，彈壓鄉保。凡有峒丁生事，萌芽之初，便仰先將姓名具申，一面解散，如或不悛，即仰便宜結約毘近隅官都保，將生事人捕解。或有拒捍，許令從長區處。如功狀顯著，並當厚加犒賞，或申朝廷補授官資，元有官資別與陞轉。

一、近年峒民習見官司招安之利，偶有爭鬪，因至讎殺，犯罪難逃，便欲出關集衆，出草生事。然行關揭旗，或取其鄉有讎之家，或捉押愚蠢單獨之夫，出名爲首，迫脅起事。其用心以爲官司若

欲窮捕，則禍歸主首之人，若欲招安，則可推出以嘗試官府，而其中實專進止、實行關集之賊遂可免禍得利。今來榜下諸峒，苟有仍前生事之風，仰鄰近諸隅密切速具首謀寫關行關人姓名，飛申官司勦捕，須要獲的實首謀等人，方與休息。或徒黨鄰近隅總能用計捕解，能自斬戮前來，斷與厚賞補官，定不容妄攤假名爲首人，出官指掩，以圖休息，庶幾有以破姦凶之謀，絕希覬之念。

右措置關防，固當隨時酬應，而大槩須從此數者爲先。除已一面施行外，謹具申尚書省、樞密院，伏乞指揮劄下，以憑遵守。《漁墅類稿》卷四。

申省措置峒寇狀

恭準省劄，備奉聖旨，令某將帶提刑司職事，時暫前來吉州任責，措置討捕湖南酃縣殘破吉州永新、安福兩縣賊徒，務在日下勦蕩淨盡。除已尊稟回申外，照對酃寇發作，只因縣令陳秉義者科斂苛刻，致失人心。姦民喜亂，遂借斷治劃船不平事爲名，鬩集徒黨，越境劫掠。亦有無行止士人從而教揉，作爲詩賦，遍貼鼓惑。凶暴隨之，其徒日衆，吉州兵少，應援不及，永新、安福被其禍。當來湖南，若因其出峒，早作措置，以殲其後，亦不至猖獗如此。本司以吉州一壁係屬帥司調遣，深恐相去遼絕，不能及事，聞警之初，亟調本司所有三寨任田等處軍兵，委將官黃正己、趙雄前去策應。其間

事宜，亦節次具申朝省。今來張總管之兵既至，雖勦逐得捷，而其徒或出或沒，又有睥睨龍泉、太和等處，日有急報。南安諸峒自向來招撫後，峒丁讎殺，時有嘯聚，至五七次。近者傅元一一項聚至數千人，幾至出草，本司亟行撫定，幸方安靜。而又許應二、彭三五者，爲見鄴寇猖獗，多得財物婦女回峒，乃謀結連，通同劫掠，公然行闕作寇。許以虎、彭勢彪出名，闕集諸峒不逞之人，至四五千，分頭劫掠。今月初十日，會於上猶城下，徑取南康，入贛縣界，聲言借路下吉州太和，欲合鄴寇。本司亟牒吉州張總管照會，仍取回本司所發黃正己、趙雄兩項軍兵，前向太和，扼斷賊人下吉州路，以謀伐賊。又牒南安縣，權發本司所調池司任將、陳仲兩項軍兵急回南康，攔截賊人歸路。却就贛州見存禁軍內揀選壯勇之人，重立賞格，調遣衝擊。其賊人志不得逞，突至西水，放火取小路四散歸峒。又復生計，分頭從龍泉縣界謀犯吉州。十四日從羅家峒侵大小黃沙、陽村等處，又一火駐劄南康管下，逼近禾原。本司即牒張總管分撥軍馬前去龍泉防捕外，其賊人姦謀叵測，須合掃蕩，擒戮渠魁，俾來者知所懲戒，方保後來無事。某雖以痼疾發作，力丐祠廩，適有寇警，已即具申尚書省、樞密院，自詭任責，不敢以賊遺君父。今又准省劄行下，令某移司任責措置。斷準省劄行下（二），恐州縣無兵可用，無財可支，見調淮西招信軍、池司人馬及建寧府、泉州左翼軍兵二千人，付張總管總轄，且令諸司於見管錢內應副激賞供億之費。仰見廟謀深遠，動合事宜。某切有區區愚慮，條具於後：

一、伏准聖旨，令某移司吉州任責，委合便宜。區區之見以爲，吉州之寇自外而作，是皮膚之病

也；南安之寇自內而作，乃腹心之憂也。湖寇巢穴在於酈縣，越界劫掠，若令湖南以重兵臨其巢穴，賊人回顧，惴不自安，或既出而不可歸，或已歸而不敢出。却從本司調兵爲犄角，與之夾擊，自可集事。今南安之寇相繼而作，乃在江西接連之路，萌蘖之初，尤當防遏，不可使之燎原。以賊人姦謀方窺吉州，欲合酈寇，萬一遂其姦計，則吉州愈難支吾，上流郡邑必將震動。以吉、贛事勢緩急計之，只當且就贛州調遣措置爲便。向使無南安峒丁之變，在某當即日就道，便爲吉州置司之計。今南安項洞方殷，迫近贛州，在某當量緩急，隨宜制變，乃無失策。見今已給格勵隅總安輯諸峒，以孤賊勢，密設方略，必擒賊首，庶幾峒民安業，不至相延而起。外牒張總管提兵於永新、龍泉兩路，嚴爲防把，以塞酈寇來路。却候朝廷所調諸處大軍之來，別具事宜討捕。

一、目今吉州兩縣既破，他邑皆爲防禦之備，財賦所入必虧，兼以連年兵盜相仍，餽餉盡仰給於吉州，委是事力空匱。而贛之創殘未復，賦稅失陷，至仰榷酤以供助軍須。某到任痛加撙節，半年所儲，數日調發，已覺素手。兩郡並罹盜賊之禍，決難應辦。今准省劄，令諸司以見管錢物那兌支遣，別與出豁。但彼此司存渙散難一，少有扞格，便有乏興之患。不若從朝廷劄下本路轉運司，專一應副糧餉一事。如激賞等用，乞從朝廷科降銀會，或指定州郡如袁州、臨江軍、無爲州、建昌軍等處截撥綱運錢數發下，應副支遣，方免失事。

一、用兵之道，賞行貴速。激厲戰士及隅總等人，須得真命告身，有功即與書填。欲望朝廷科降承

信郎三道，進武校尉、進勇副尉各五道〔二〕，副尉各十道。在某決不敢以名器假人，以布私恩，候立功書填，即行具申，未用者當置籍抄具實數申密院照會。

一、軍前使喚，非素知其人可以倚仗者，實難委用。欲望朝廷特降指揮，容某時暫選辟，事已不敢援例。《漁墅類稿》卷四。

〔二〕斷：疑當作「繼」。

〔三〕進勇副尉：據文意，「副」當作「校」。

全宋文卷七四六二

陳元晉 二

上魏左史了翁啓

長安三月，懷漫刺以誰從；柱史一星，燦寒芒之可敬。曳裾伊始，銜袖謂何。誠念狂瀾既倒之秋，正有小草相依之志。心乎考德，辭以見情。竊惟人物議論之污隆，實繫天下國家之理亂。上無禮，下無學，識者懼賊民之興；大犯義，小犯刑，終然非有國之福。試觀近歲，甚可寒心。前輩浸以彫零，後生無所則仰。善類之勢不合，付之乍佞以乍賢；正論之脉僅存，聽其自鳴而自息。以奔趨爲捷徑，以軟熟爲圓機。諂笑呶嘍，豈勝夏畦之病；醉夢顛倒，無復夜氣之存。習成脂韋，病入骨髓。設有變色動容之警，孰爲仗節死誼之人？憚林甫不一鳴，何以責其抗祿山之暴；見董賢輒下拜，終乃折而爲新室之從。長此安窮，誰歟特立？少壯東方縉紳之氣，方賴西州領袖之儒。恭惟國史左史學邃道充，氣閑宇足。古今貫穿，孰量胸中九雲夢之藏；名德穹崇，自是魁下三台星之望。然且晦才華而

不有，遺科級以若無。尚友古人，潛心大業。會同蜀、洛，上通洙、泗之一源；凌厲莊、騷，下掩淵、雲之衆作。厥脩孔碩，所立最高。平生榮進之何心，出處從容之以道。惟是衆人之皆醉，幾于一國之若狂。英俊並游，或相漸而改度；名義至重，不少貶以求榮。抗危言于群情嬉玩之時，效忠益于萬口唯阿之際。雖捧土障江河之決，事有至難；然高標凌霜雪之嚴，人方共敬。能令趙氏九鼎之重，端在魏公一鑑之明。高廟神靈，天王明聖。是應任天下之重，庶幾回世道之趨。如某者，洛誦之孫，冰氏之子，雖它材之苦短，徒此念之好脩。人不堪其憂，何敢改賤貧之素；善者彊而附，殆不勝饑渴之懷。偶緣脫選調之階，乃來作京華之客。貴人不喜生語，耿懷抱之誰論；先生獨抱古心，凜典刑之固在。輒修向來一瓣香之敬，或察下有千歲苓之情。不介而前，惟公斯可。每伏高文而晝誦，夜夢見之；儻令斯道之朝聞，夕死可矣。《漁墅類稿》卷二。又見《南宋文範》卷三。

上廣東何憲使啓

受部刺使之容，幸及終於齊戍；脩鄉先生之敬，盍求附於韓門。方輕舟戒吳會之趨，宜櫺劍肅海瀕之拜。以辭見意，因謝有祈。竊以漢人尊許劭之評，推爲清鑑；唐士得蘇公之顧，輒號聞人。蓋公莫公於鄉曲之推揚，而重莫重於監司之題品。居下位不獲乎上，何以取名；有先達者爲之前，宜其託重。有如不肖，獲事大賢。哦松竹之廳，自媿三年之負；泛芙蓉之幕，每虞百謫之盈。不圖英蕩之

來，便假粉榆之蔭。麻原第三谷，認汝水之同流；南豐一瓣香，許後山之爲役。幘幘蔚若，梯接溫如。猶記七年之前，曾筵仞墻之下。諸從事之斂板，獨出賞音；一男子之上書，莫欺公聽。遂令強弩之末，偶及大刀之頭。將渡梅關，歸誇梓里。小人屬饜而已，它復何由；大鈞塊北無垠，尤難自外。蓋既託萬間之庇，乃弗干一字之褒。是甘爲匠石之棄材，如親到寶山而束手。時非不偶，人謂斯何。蟠木無先容，不自知其冒昧；小草有遠志，儻或辱於收憐。茲蓋伏遇某官筆挾風雷，胸分涇渭。貪吏解印綬，豐年銷螟蟻之災；大刑用甲兵，荒嶠靜猩鼯之嘯。已課澄清之最，益躬吐握之勞。誠知勸相於國家，要在旁招於俊父。崇成大厦，固非一木之支；宏濟巨川，端自烝徒之楫。宜令弱植，願累明敷。鄉人善者好之，當不辱西江之派；我客見有此否，尚容陪東閣之觀。《漁墅類稿》卷二。

通交代黃縣丞啓

同寮異事，曩均兄弟之情；再轉爲丞，又締子孫之好。方期候問，忽辱先施。顧小人不敏以胡顏，幸賢者鼎來而欲舞。恭惟某官蜚聲月旦，闊步雲梯。翔鳳騰蛟，吐詞華而有爛；剗犀斷兕，奏才刃以無前〔一〕。自題淡墨之名，合快飛黃之步。栖遲東野，不辭射鴨之寒；盤礴南圖，方鼓搏鵬之勇。未讀崔藍田廳壁之記，更賦韓昌黎增江之詩。雙陸之勢無休，九萬之程斯下。某偶揚前糝，甚負哦松。不圖交事之榮，乃得常寮之舊。相視而笑，重尋握手之清談；願疾其驅，日候浮關之紫氣。《漁

墅類稿》卷二。

〔二〕才：翰林院抄本作「刀」。

通史尚書啓

試縣令之冠，獲游珂里；望尚書之履，行詣滄州。以半生切執御之懷，迺一旦有登門之幸。天涯作客，方繞烏鵲之枝；湖上拜公，願借龜魚之蔭。三熏起敬，尺牘陳情。恭惟某官文章巨公，禮樂先進。名父子之濟美，綠竹猗猗；難兄弟之齊芳，棣華韡韡。徧儀撫仕，綽著英聲。奉使典州，半天下經行之跡；出藩入從，大丈夫得志之爲。宜踐樓臺鼎鼐之榮，式慰簡冊墳簞之美。而乃賓靈囿於閒館，友狂客於四明。咎鳳鞭鸞，自適散仙之趣；踞龜食蛤，方尋若士之期。如安石之東山，如溫公之西洛，此其用意高甚，當於前輩求之。煙際鳴榔，良似孤舟之橫水；日邊有詔，是須八柱之承天。豈容袖手而旁觀，正恐捉鼻之不免。某冰氏之子，洛誦之孫。虞卿窮而著書，自分作千年之計；尹何愿而爲邑，固知無百里之材。矧是奉川，大非曩日。賦竭而斂益急，焉取其餘；籍去而賦亦逃，莫供所出。虛額盡通於實數，新輸不補於舊逋。殆幾巧婦之空厨，難責癡兒之了事。不量可笑，汔濟謂何。正懷折腰爲米之羞，又坐開口言錢之迫。冒然當此，誰知憐之？有朋來遠方，正願備老聃之役；大厦

庇天下，矧近在鄭公之鄉。《漁墅類稿》卷二。

見檢正余侍郎啓

海邦試令，辱依節使之光；京國抗塵，願揖侍郎之貴。輒以畸涼之跡，寫之耦儷之詞。起敬三熏，希恩一顧。伏念某身勤事左，意廣才疏。辱諸老之誤知，偶七階之脫選。操刀製錦，曾不爲擇地之謀；點鐵成金，顧欲易奉川之俗。方迫尤於失策，迺有幸以受容。過珂里而登龍門，極蒙與潔；持庾節而驅牡轡，正倚包荒。事有當爲，請無不獲。惟是姦豪之恣肆，加之板籍之散亡，官府陵夷，田間乾涸，非力爲之整頓，將不可以支撐。請命郡侯，既蠲三萬緡虛催之賦；究心簿正，遂革數十年走弄之姦。宿蠹稍清，衆狙已怒。自覺方心之難鑿，不知強項之爲非。水清遑卹於無魚，市衆俄傳於有虎。譽浮謗集，罪大罰輕。幸逃不獲乎上之愆，亦免得罪於民之咎。萋其成錦，甘也如飴。奪邑有名，已分飯蔬而沒齒；歸田無策，未忘斗米之折腰。適虔南羣盜之嘯呼，而江右諸司之舉辟。自詭王尊之勇，皆嗤虞詡之衰。手闢草萊，眼空篁竹。甫一雷之成聚，未數月而賦歸。知何取嫉於諸公，殆欲錮人於聖世。下惠三黜，祇爲直道之羞；禹錫九年，敢作大鈞之問。笑功名之昨夢，負道德之初心。搔首踟躕，分兩髦其已雪；解衣盤礴，休百念以俱冰。倏逢天日之清明，一洗山林之悽愴。有譖人者，已爲魑魅之投；彼君子兮，盡作闕庭之集。爭出犯嚴之口，望公引類之心。揚善推能，棄瑕使

過。時哉難得，其如貧女之無媒；仕乎爲貧，矧是小人之有母。必有能誦《子虛》之賦，庶幾可上光範之書。舊時堂燕之重來。正切捲簾之望；明月林鳥之三匝，幸憐繞樹之情。恭惟某官峻稟扶輿，清儲沆瀣。聰明精銳，淨冰雪而走雷霆；翰墨詞章，引星辰而決河漢。頃當驩、共雜處之日，獨堅夷、齊不易之心。人莫得而磷緇，天亦知其忠赤。及更大政，造立要津，彌縫造化工，迓續國家之脉。當江濤如此之際，爲烝徒楫之之思。潤物之澤無聲，既優既渥；推轂之言有味，不進不休。凡今傅羽翼而飛，誰不借齒牙之助？小草有遠志，肯令見棄於榛菅；蟠木無先容，儻許兼收於棖桷。噓枯有待，忍恥自鳴。特從容過閣之片言，即邂逅冲霄之良便。惟夫子知我，官豈以洵故冗耶；使相國禮之，士賢於隗者至矣。《漁墅類稿》卷二。

見鄭參政啓

肅拜魁躔，尚記門墻之舊；參陪樞極，適逢鼎鼐之新。輒修燕雀賀厦之誠，庸寓蟋蟀鳴秋之志。三熏染牘，一顧希榮。恭惟某官經德不回，誠身有道。唐虞致主，執心期於皋、夔、稷、契之間；孔孟爲師，尋統緒於周、程、朱、張之後。議論粹乎大正，出處炯其無瑕。一去觚稜，四分牙纛。西風庾公之塵起，不受人污；東海蕭傅之名高，屢勤帝問。自簡主知之異，少安天定之期。偶乾清而坤夷，慶泰來而否往。曾未解絃之幾日，已頒召璽於九天。盍歸乎來，庸正魁台之望；何見之晚，式寬

霖雨之思。暫居陽城諫議之官，略吐宣公仁義之論。政不足適，人不足間，首務格非；心欲先正，身俗先修，何難圖治。此正古大臣之事，允當明天子之心。亟命宗工，晉參宥府。有常立武，方將取亂以侮亡；無競維人，尤在折衝而強本。若知彼不明於知己，恐所憂反重於所欣。實賴同心同德之臣，亟合群策群力之助。收草茅之公論而用之邦國，推槐棘之和氣而散諸閭閻。邦其永孚于休，公有無窮之聞。伏念某才誠無似，命實不猶。爲斗米以折腰，姑逭歸田之計；甘飯蔬而沒齒，竟罹奪邑之愆。回思強項之昨非，宜有吹毛之後禍。正琴客負租之罪，黠者癡之；排大慈伐木之謀，醒而狂矣。城狐側目，市虎興訛。諸公料丞相之嗔，欲錮之於聖世；萬事付小兒之戲，分安此以終身。適當路之興憐，俾出山而效使。時方患盜，義敢顧私？叱馭不辭，王尊乃勇；盤根自詭，虞詡何衰。龍蛇驅而放之菹，鴻鴈飛而集于澤。既成新邑，莫掩宿愆。顧指爲病鰥之駒，又彈及傷弓之鳥。柳惠三黜，祇爲直道之羞；禹錫九年，懶作大鈞之問。時哉更化，賢者聚朝。連茹拔茅，未能忘小草之志；析薪匪斧，誰能爲蟠木之容。雅聞嚴、徐之奮飛，多出崔、李之交說。非親非故，儻矜強附善之情；立己立人，是在一轉鈞之力。敢蘄嘘拂，俾遂驅馳。天下官豈以洵故冗耶，食之升斗；海內士賢於隗者至矣，侈彼鼎彝。《漁墅類稿》卷二。

通知潭州李參政啓

皇咨碩輔，宅牧价藩。泰階六符，下委星沙之照；元戎十乘，內通月殿之班。樂只受容，斐然奏記。恭惟某官高明而績栗，碩大而裕和。望太白，橫岷峨，高眼一空於四海；暴秋陽，濯江漢，誠心對越於兩間。早以西州領袖之英，立乎東方縉紳之表。誕膺宁眷，峻陟臺端。剛方不懾於雷霆，清切徑躋於台斗。殫朝夕論思之益，非道不陳；運夙夜宥密之籌，知微之顯。出任保釐之寄，入陪駿假之聯。柄本五兵，勢隆九鼎。文武萬邦之爲憲，精神千里之折衝。帝念三湘，實作十數連城之蔽；時方多事，暫煩二三執政之行。上流張待哺之頤，內地剗醫瘡之肉。公窘私罄，表弱中乾。城復于隍，當植久安之勢；戎伏于莽，盍思不見之圖。輟帷幄之重臣，寬冕旒之遠顧。略沛傅巖之雨，亟開衡嶽之雲。何回旋不足之疑，見北垧無垠之大。有安社稷臣者，固傳張紫巖開濟之心；無以我公歸兮，定繼李忠定登庸之轍。某單平末學，孤陋餘生，坐違汗漫之期，謾逐侏儒之飽。自笑豚蹄所持之狹，初無驥足可展之長。隨千群棲柏之烏，記曾下南床之拜；顧三匝繞枝之鵲，乃今諧東閣之規。慚佐岳之非才，倚如山之大庇。望幢牙之戾止，折屐齒以欣如。登元禮之門，亦願備桄榔櫨之數；題仲子之坐，敢徒事山水泉石之娛？《漁墅類稿》卷二。

通安樞帥啓

泰階六符，正委星沙之照；衡山千里，將諧巖石之瞻。喜承大府約束之嚴，僭布小夫竿牘之敬。恭惟某官姿兼將相，名震要荒。邦之桀兮，邦之特兮；聖之和者，聖之任者。曩戎馬方虞於南牧，嗟杜鵑不見於西川。所守匪親，化爲豺狼，蕩無彝典；無禮於君，逐如鳥雀，孰厲忠誠。大厦幾傾，群情並悚。不借蚍蜉蟻子之援，爰拯魚鳧蠶叢之危。悖於太陽，掃欃槍而盡北；沔彼流水，回江漢以朝東。胡爲考父之循墻，猶屑召公之分陝。天或者啓中興之運，公惠然帥上流之師。失河北踰六十年，難茹以漢和戎之恥；領湖南凡二千里，當印亡秦必楚之言。風景不殊，江濤如此。以時言之可矣，如公非其人乎！然貂蟬之出兜鍪，固當了掛旆天山之事；第蟣虱之生介冑，豈應勞運籌帷幄之臣？行端委於廟堂，坐指麾於豪傑。使兩戒山河之復合，將萬年宗社以長延。如前輩之接引後生，以大賢而矜嘉不肖。言提其耳，實獲我心。冒然此來，恃此無恐。獻梅花之賦，何敢干題品之私；讀桂林之書，惟欲托涵容之度。《漁墅類稿》卷二。

通柴大監啓

榮分銅虎，作鎮玉虹。圖書分東壁之躔，榮光下燭；旌纛指南虔之境，仁氣先驅。瞻言千騎之來，隄贊雙麟之敬。恭惟某官力行正學，獨抱古心。論不詭於聖人，師友孔、孟；達可行於天下，妾婦儀、秦。自其嶷然於庠序之時，已知可以爲社稷之器。曩羣邪之醜正，幾一國之皆狂。士操入室之戈，公屹中流之柱。逮解弦而更化，乃束帶而立朝。義不苟同，亟乘一障而去；效已多試，薦煩六轡之驅。再入脩門，徧儀要路。嘉謀告后，無隱情惜已之風；正色在庭，有強木折衝之助。合晉陪於豹尾，顧出守於虎頭。萬牛挽而首不回，公固榮於勇退；六鰲去而山爲動，帝豈吝於留行。意謂章貢二水之交，令佩兵民二組之寄。風聲險健，尚資長德之薰陶；山谷翳荒，暫借重名之彈壓。徒得居重〔一〕，毋俾民憂。即歸排闥闔之雲，豈久對崆峒之日。某勾朱冗役，副墨謏聞。臺府抗塵，兩載偶逃於百謫；師儒並世，片言勝讀於十年。有幸受容，滿祈與潔，望幢牙之戾止，折屐齒以欣如。敬脩向來一瓣香之誠，容致下有千歲苓之請。短簿能令公喜，雖無可效之長才；大守不可私干，當厲相依之遠志。《漁墅類稿》卷二。

〔一〕居：似當作「君」。

通慶元齊守啓

油幢簟節，夙瞻霄漢之躔；墨綬銅章，行隸塵埃之役。束身受教，斂衽陳詞。恭惟某官高明有融，卓犖爲傑。操刀必割，四顧而無全牛；振鬣長鳴，一洗而空凡馬。蜚聲雋軌，策足榮塗。既疇別駕之庸，造簡凝旒之聽。以煩駿望，出剖菟符。天台、四明，繼顓登陸之勝；扶風、馮翊，蔚爲輔郡之優。重勞制閫之保釐，仍借皇華之咨度。戈船不試，環瀚海以無波；絲轡載馳，布陽春而有脚。民功甚偉，物望采高。自葉流根，京師蒙九里之潤；匪朝伊夕，刺史即三公之除。某鹿鹿一科，魚魚百拙。乍違選弃，冒求試於邑灘；所學農書，懵未傳於縣譜。自知甚審，可笑不量。幸天惠於仁侯，將日依於德庇。三沐欣投於足下，萬間真見於眼前。抑惟保障乎，願奉行簡子之政；聊欲絃歌耳，敢妄希元亮之高。《漁墅類稿》卷二。

通雩都徐宰啓

鳴子賤之琴，剽先聲而起敬；祭孫寶之竈，徼後福以知歸。大夫賢者之鼎來，小子斐然而申問。恭惟某官世濟其美，父教之忠。金莖承露之高，離風塵而獨潔；玉斧脩月之巧，肖天秀以成章。由拾

芥以取青，游泛蓮而依綠。依流平進，謂當觀翻藥之階；取勢斜飛，亦宜校吹藜之館。胡爲雞肋，又枉牛刀？公不鄙夷子男之邦，民可屬饜父母之惠。輿人交口以稱慶，和氣有脚而先驅。若早望雲，以日爲歲。某冒茲供簿，昉此綬章。低頭枳棘之棲，着儒冠而羞甚；側耳松桂之詠，傳仙舄之蹇然。適邂逅於依歸，孰畀矜於幸會。亟承記室，仰候浮關。自今短主簿之不才，則從其長；寔恃新令尹之易事，無斃於人。《漁墅類稿》卷二。

通崇仁舒宰啓

仰名山柯斧之高，無繇掃舍；撫窮巷席門之陋，有幸受塵。將拜下於飛鳧，敢恭先於疊璽。恭惟某官懷才膚敏，執德靖共。廩焉喬木之故家，展也盤根之利器。爲柱下史，遺直尚想於祖風；讀《春陵行》，能仕定遵於父教。僉曰舊氈之當復，胡然故笏之未求。蠖由屈以求伸，鳳升高而自下。暫紆墨綬，來撫黃洲。雖子男之職徒勞，大爲斂惠；然父母之邦何幸，得遂依仁。歡然小邑之寡民，樂只大夫之賢者。所憂斗郡，尚費刃游。縣罄之室相望，數罟之池已竭。好出袖間之手，爲寬眼下之瘡。逆知妙解於全牛，更請疾驅於都騎。某甫遲齊戍，屢共戎談。欲緣孺子以納交，恰際家君之作宰。居是邦也，適我願兮。奚爲於丘之門，將有大厦萬間之托；未至於偃之室，恨無清水一盂之規。《漁墅類

通崇仁舒宰啓

是邦大夫之來，不遠千里；諸侯寓公之託，願受一塵。近只行旌，斐然削牘。恭惟某官世濟其美，族大而才。芝蘭玉樹之佳，梧竹瑤環之秀。僉曰公侯之必復，胡然州縣之徒勞。萬斛龍驤，乃依流而平進；九霄鵬翮，顧取勢以斜飛。纔畢素冠，復紆墨綬。家傳清白，定知馬骨之高；政拙催科，共徯繭絲之緩。毋憚六月之暑，來尉一雷之恩。第恐璽迫，不俟符合。某方遲齊戍，屢接戎談。已知兒稱其家，莫非父教之仕。昔有生子如仲謀之歎，今哦有客依劉表之詩。平生所願識魯山，獲脩桑敬；公事未嘗至偃室，惟假棠陰。《漁墅類稿》卷二。

通應經略純之啓

丹詔起家，碧幢分閫。直河洛圖書之邃，天不違顏；殿番禺軍府之雄，春來有脚。先聲動悟，衆望昭蘇。自李唐至於本朝，惟廣帥重於它鎮。況邊方多事，宜却顧於本根；而天下一身，本相關於動息。苟泄邇而忘遠，或重北而輕南。變必伏於所偏，慮盍先於未著。贛民走利，聚則寇攘；徭俗喜爭，饑而挽裂。最是配隸兇頑之卒，散諸山谷荒翳之區。攫金晝行，探丸夜動。凜包藏之叵測，恬護

養以謂何。至於官窳而饗，吏強而黠。所養非所用，兵豢逸以成驕；敢怒不敢言，民茹冤而何籲。設有風塵之警，恐爲豪傑之資。青齊出師，使不作盧循道覆之慮；蕭牆生敵，又何暇季氏顓臾之謀。我儀圖之，誰與領此？恭惟某官肝膽一劍，精神五兵。載華嶽、繫星辰，聖之任者；噓海岱、出雲雨，邦之桀兮。某無緣讀書，不習爲吏。饑來驅我，謾思嚙嚼於斗升；拙亦宜然，敢望躋攀於分寸。茲投畀箠楚塵埃之底，將疇依幘幪風雨之休。栖栖法曹，足下儻容於三沐；潭潭公府，眼前真見於萬間。

《漁墅類稿》卷二。

通沈提幹啓

對敷新命，贊畫崇臺。君遣使之皇皇，莫重繡衣之寄；筵得賓而秩秩，預知丹筆之平。行李鼎來，遐萌胥賀。伏惟某官才猷孔碩，文獻甚都。垂玉衡於清秋，孤騫物表；挹金莖之寒露，迴絕風塵。仕而學以俱優，官所居而隨治。笑渠泛幕，有裨坐嘯之高；松桂讀書，益廣弦歌之愛。合入依於日轂，猶出佐於星輅。何敬非刑，惟明克允。吏屈聽訟之力，聞王文公記處學之辭；民蒙珥筆之聲，見黃太史賦江西之語。汔憲條之清簡，俟使介之仁賢。拄笏春容，聊寄風騷於翠玉；影纓凌厲，行催步武之丹青。某學不踰人，饑來驅我。出朱入墨，只堪祭竈之卑；泛綠依紅，大似代庖之僭。行且返屠羊之肆，然近依繞鵲之枝。倘疾其驅，獲快披雲之睹；尚終所誨，俾聞捲霧之譚。《漁墅類稿》卷二。

賀節齋除漕啓

恭審申拜宸綸，晉持華節。含香高選，未盡酬撫字之勞；飛粟都畿，復有藉澄清之治。昔三輔咸推善政，今輿情可卜歡傳。施及肖翹，躍然欣抃。恭惟某官英資霜潔，粹質春舒。明允篤誠，備元凱之令聞；慈祥豈弟，有卓魯之賢風。顧惟大雅之不群，蓋自教忠之有本。早騰虎榜，殆多韋布之勤修；並秀棣華，率洗膏粱之娛習。卓爾典則，標于本支。宜夾輔以居中，奚詳試于更任。第較扶風之分守，粵由嘉定而逮今，求昔循良，罕可擬數。貪黷深嗟于漁取，變更或甚于絲棼。更有摸稜，受成刻木〔一〕。未有獨運于方寸，初無借助于毫絲；孚人心于不言，成雅化于無跡。瘠區衍裕，弊端挾疏。律己冰清，私帑時聞捐散；接人春煦，公庭不廢將迎。至于旌表里社之賢，彰施俎豆之事，綺寮絢其水立，傑閣薨而雲齊。役匪勞民，成自不日。過者誇詫，頌聲上騰。比于考最之登，已擬乘輅之寄。人僊峻陟，若旱望霓。帝渥遞加，班恩浹日。既倚重以董瑤籍，復示崇而參憲曹。筵屬樞庭，眷隆密近，寓直邃宇，式表清華。允極褒崇，乃勞澄察。備諳州縣，斷無期會之煎熬，稔識賓寮，自弗賢否之倒置。竦欣善類，頓讟鄙夫。彈冠喜動于金蘭，傷弓驚落其匕筯。佇使屬部，化爲廉才。自然澤被于八州，抑見訟消于兩路。號福星而救彫弊，甦活疲民；調元化而致雍熙，行歸穆綽。某獨學友古，分甘背時。投誠君子之門，似人是喜；抗塵流俗之列，吠雪何多。然金雖百煉，不改其剛；而根

到九泉，豈逾斯直。已安寥寂，定不依阿。惟竦聞英蕩之除，如蟄動泥蟠之下。慨陳嘉語，爲薦頌言。曾受勝塵，又見新榮于際會；嘗留烏幕，或旌舊筆于評談。《漁墅類稿》卷三。

〔二〕「更有」二句疑有脫誤。

賀趙大使尚書啓

命陟文昌，班高武部。淮清海晏，既寬旰食之憂；業廣功崇，獨長夏官之職。五兵托重，千里折衝。恭惟某官才氣軼群，聲華照世。久當方面，凜然草木之威名；簡在上心，展也棟梁之才具。蠡茲群類，忘我厚恩。所守匪親，化爲豺狼，輒興亂略；無禮於君，逐如鳥雀，孰濟時艱？惟斷乃成，爽邦由哲。甲可乙否，獨贊決於九重；卯命辰行，乃盡護於諸將。屈茲群武，殲厥渠魁。烝徒出鬪艦之奇，氣吞魏衆；勇士助臨衝之勢，力拔崇墉。迄成不世之勳，坐弭積年之患。尚書天之喉舌，實總事機；祈父王之爪牙，正專戎務。亟升星履，就賁參旗。是開大任之權輿，未足小酬於勞效。牙幢茸纛，崑入覲於嚴宸；袞衣繡裳，佇均班於揆路。某欣聞除日，倍激歡顏。功著維城，未詫呂溫江夏之贊；謀推督戰，擬作韓愈淮西之碑。《漁墅類稿》卷三。

賀高中書帥湖南啓

一札疏榮，十連作牧。清都延閣，仰文昌八座之尊；茸纛牙幢，鎮洞庭九州之大。前茅戾只，全楚歡然。恭惟某官識貫千秋，眼空四海。聰明精銳，淨冰雪而走雷霆；翰墨詞章，引星辰而決河漢。伯仲無慚於伊呂，廟堂宜集於夔龍。顧安十年抱節之貞，不羨群飛刺天之銳。兵交蜀道，公獨效睢陽之守城；名列漢庭，人莫識平原之何狀。趣登郎省，借重使輶。遄籛螭坳載筆之班，亟展鳳閣演綸之手。丞相之督軍事，方思遠撫於中原；舍人之贊兵機，欲續武功於采石。籌帷決勝，黼宸簡知。鼎來暮召之音，復長春卿之位。能典朕禮，殫日月獻納之忠；其代予言，助風雷鼓舞之令。復以禮樂詩書之選，任茲蕃宣屏翰之權。先聲所臨，衆望惟允。長沙萬五千戶，已多襦袴之謠；祝融七十二峰，頓增巖石之重。著忠甲令，作輔辰階。某鹿鹿儒酸，狙狙志苦。早參諸老，妄有意於驅馳；晚識少公，辱過爲之題品。一寒爲累，萬卷不神。竭來佐牧之罔功，自信投閑之乃分。會且歸矣，尚牽燕語之留；止或尼之，偶玷烏羅之致。疇昔切登門之願，迺今叨巢幙之榮。然法有隨司之文，恐例當解職以去。尚欲下望塵之拜，庶幾愜爲御之懷。冀北之野無留良，何幸獲逢乎清鑑；湖南之門不輕接，自憐伏處之無奇。《漁墅類稿》卷三。

全宋文卷七四六三

陳元晉 三

賀真舍人啓 德秀

恭審課最州麾，命分帥鉞。四郊多壘，根本繫大江之西；十國爲連，蕃屏倚真儒之重。高牙戾止，交口欣然。矧平生翹首于龍門，不自意庇身于燕厦。其爲獨喜，尤倍群瞻。恭惟某官氣塞兩間，名高九牧。立朝大節，蓋已羞英俊之並遊；學道夙心，誠以安社稷而爲悅。曩敵情之叵測，紛肉食之偷安。誰念《春秋》大一統之經，獨主漢賊不兩立之義。好辯者，豈予得已；不知者，謂我何求。遠猷竟格于群言，遺患乃至于今日。汲黯不去，必寢淮南之謀；吐蕃既來，始驗柳渾之識。薦外庸之揚歷，多行事之著明。青社活人，愛民即所以體國；潢池平盜，應變寧減于守文。合入贊于帷籌，尚屈臨于閫制。十州將吏，聽鼓角以趨風；千里湖山，望旌麾而吐氣。然當世之憂未艾，而吾黨之望焉依。代不數人，是應任天下之重；天若祐宋，寧不速我公之歸？某副墨寒儒，勾朱冗役。生無它嗜，

惟有強附善類之心；事與願違，獨抱未見君子之嘆。悵一官之似縛，思萬物以皆塵。幸元戎十乘之來，與屬吏一人之數。顧受容之伊始，非修敬之敢稽。亦聆大府約束之新，不責小夫竿牘之末。急求民隱，皆許言陳。因欲殫千慮之愚，故少緩尺箋之敬。假一事至滕閣，安得奮飛；持瓣香爲南豐，滿蘄與潔。《漁墅類稿》卷三。又見《南宋文範》卷三〇。

賀董正言居誼啓

錫命龍墀，拾遺騎省。曉趨丹陛，風生對仗之諫書；夜想玉珂，露奏禁垣之封事。縉紳倚重，廟社增榮。惟解紘更化以來，已三年矣；在當宁求言之切，如一日然。不勝衆目之睽睽，未見匪躬之蹇蹇。誰如朝鳳，大似寒蟬。國勢莫尊，間者群妖之舞夜；人材寢落，蕭然萬卉之經秋。由元氣之未充，故沈疴之難起。必有正色弼違之士，乃揚犯顏敢諫之聲。誰者易堯，君其重趙。恭惟某官積中德粹，方外義剛。學廣聞多，漢純儒之素業；氣和節勁，晉良吏之高風。久州縣之斜飛，合雲霄之直上。人方奔速化之徑，作夢清都；公獨崇難進之風，請行炎嶺。無心物競，有欲王留。朝廷已知弱翁，相國果追韓信。鼓司左闕，簿主曲臺。卷天祿、吞石渠，讀異書於未見；刻玉板、藏金匱，成信史於不刊。居無何揚歷之新，遽如許騫騰之速。將降天之重任，豈累日於小官？芝檢庭揚，蒲規地峻。可速則速，當今捨我誰哉；當言必言，以時考之可矣。彼謂聖朝無闕事，匪說攸聞；吾知天子有

諍臣，如尊有勇。上有惟木從繩之美，下無以水投石之難。慷慨引裾，從容補袞。使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毋愛乎言；將諫官得以言，宰相得以行，不負所學。某辱知惟舊，別德方新。俶聞除目之頒，倍激歡顏之動。斐然贊喜，持此願忠。動風采於朝端，敢效君謨功名之祝；伸辭說於闕下，佇占陽城骨鯁之言。《漁墅類稿》卷三。

謝陳工部特薦啓

太守不可私干，偶辱教知之厚；短簿能令公喜，遽如論薦之榮。輒牽懷惠之情，敬布歸恩之悃。伏念某性徒是古，學不前人。尋墜緒之茫茫，耽書成癖；踵常途之役役，嗜事尤癡。萬間忻庇於歡顏，一見遂蒙於俛視。俯念互鄉之潔，俾陪丈席之趨。坐程子之春風，挹濂溪之霽月。幸獲觀道德於前後，奚敢計班資之崇卑。仁者達人，更欲掖孤寒之進；喜而溢美，乃驟加題品之言。載味袞褒，殆深帛煖。然而俗吏簿書之瑣瑣，曾無曉暢之能；小夫竿牘之平平，何堪撰述之選。誰欺鑑裁，忽誤吹噓。顧推薦之甚慙，撫疏庸而增惕。茲蓋伏遇某官天之君子，王之蓋臣。豪踞上牀，意獨行於湖海；禮勤下榻，士願附於門墻。方爲夾袋之儲，不鄙縫掖之賤。小草素存於遠志，甚愜初心；朽株弗奪於先容，是繇定力。故令弱植，亦累明揚。某敢不力尊所聞，求識其大。其行已若有愧於道，何以文爲；雖無報而不辱其門，請從今始。《漁墅類稿》卷三。

謝張漕舉文華科啓

績文自樂，何能織雲錦之裳；飛剡過褒，駭忽被《春秋》之袞。澹無言於桃李，歛下采於菲葑。所謂異知，合申私謝。伏念某耽書成癖，嗜古作妍。結柳送窮，仍覺語言之無味；剖瓜乞巧，不堪豪傑之詭呈。空懷韓愈之大慚，誰識孟嘉之小異。猥辱誦於百寮之上，句豈真佳；借賞音于一顧之餘，價俄可倍。居然穿縞之末，成此合尖之圖。既已使小人之屬饜，猶獨出大鈞之塊圯。慨然科薦，辱以名聞。非筆扛百斛之龍文，曷名雄健；非學探九淵之驪頤，奚有本原？何者妄庸，得此褒拂。雖云畫餅，曾無益於饑腸；如入寶山，亦不至於素手。方倚品題之重，勉留久遠之名。茲蓋伏遇某官學問橫渠之傳，宦游濂溪之舊。言語妙天下，合置之白玉之堂；財用濟中興，姑攬彼青絲之轡。不以己長而絕物，每思國計以儲才。凡平時夾袋之藏，皆異日翹材之選。遂容翫馘，亦預吹噓。某敢不益新未能，立乎其大？去陳言誇末俗，肯自弊於精神；有餘力則學文，當反思於忠信。《漁墅類稿》卷三。

謝留經略辟增城丞啓

妄意南轅，竟入需頭之奏；委身壯道，俛從摘尾之書。人言再轉之無奇，自喜一陶之有望。恩勤

委曲，感激輪囷。如僕妄庸，荷公知愛。雖他材之苦短，徒此念之好修。義有當從，亦曰放麕之弗忍；人誰無怒，不知及蟹之何辜。豈今吾非復故吾，故知我轉而罪我。喧喧多口，甚太行灩澦之可驚；耿耿寸心，對后土皇天而無愧。不疑之金既出，相如之璧偶全。翻思與石鬪兮，差似得水活爾。可仕可止，已無它妄想之心；不進不休，乃勇出相援之手。羅致河陽之幕，吹揚閭闔之牋。謂泛水而依芙蓉，非汝所及；若循除而哦松竹，乃分之宜。假此棲遲，與之料理。期後五日，必授圯下之書；獨有二天，果隸冀州之部。念幸會夤緣之巧，殆胚胎成就之機。載惟蟣虱之微官，安得虬蟉之寸援？有巨眼爲之鑑裁，將終身恃以躋攀。儻令著主之衣裳，未免扣人之門戶。以此謂之知己，恐亦難乎許身。重念么微，既蒙采錄。若爲稱塞，惟國士遇之，國士報之；迄用生成，則執事事也，執事責也。矧久矣弟子趨承之日，而惕然父母喜懼之年。力足爲，勇足施，幸事機之適至；月斯征，歲斯邁，恐召璽之鼎來。早借齒牙之言，庶全頂踵之賜。因輸謝悃，併寫願私。恭惟某官明允而篤誠，精微而廣大。納納容人之量，靡污疾之或遺；孳孳貪賢之心，猶饑渴之不厭。凡今日西賓之列，皆他時東閣之儲。親故疇依，所期祐甫之相；寮屬何待，要附晉公之登。是應蹉跎之蹤，有累坱圠之造。嘗見我有此客否，自愧所蒙；願從事于他日兮，有言斯瀆。《漁墅類稿》卷三。

回程虎卿勞還啓

輕違芝宇，久作桂炊。白雪陽春，良渴啓予之論；碧雲日暮，能無知我之心？惠然華袞之褒，厚甚綈袍之戀。共惟程君足下，詩書門戶，文字生涯。騰茂蜚英，合是離塵之鶚；隨群逐隊，猶爲泛水之鳧。第慚倚玉之蒹葭，迺獲托根于桃李。春風步履，夜雨對牀，相期堅道德之初心，不但較文章之小技。每懲俗薄，無復友端。於當面對面之間，有翻手覆手之異。反眼若不相識，爭說耳、餘；沒齒而無怨言，安得管、鮑。古人往矣，夫子勉哉！偶不同蘭菊之時，正欲耐松栢之節。以劉蕡而未第，我輩何顏；如雍齒而且侯，吾屬奚患？公當後發而先至，事固小屈而大伸。致身甲乙之科，着力丙丁之部。某一科不補，五技而窮。射策無奇，尾僅容于附驥；讀律有覩，足大類于畫蛇。何取拾青，乃勤尺素。想捧檄爲吾親而喜，故寄書見故人之情。惟感悚之萬千，莫敷宣于四六。鬱乎衷曲，儲以面陳。《漁墅類稿》卷三。

回張司法啓

鄉社差池，悵未識紫芝之宇；官曹邂逅，幸相逢黃木之灣。欣一面之有期，拔雙鱗而起敬。恭惟

某官琮璜溫潤，韶濩深醇。才華四十年，藉甚諸公之譽；扶搖九萬里，胡然一第之遲。合儕衮衮，臺省之登；顧屑栖栖，曹掾之役。羊城地大，犴獄事叢。明啓刑書，端欲助畫衣之化；不有君子，疇能持丹筆之平。斟量眚災肆赦之文，闊略柱後惠文之議。以六經而濟二尺，吾道非耶；總七略而較群書，先生升矣。某魚魚再轉，鹿鹿一寒。自知芸人舍己之非，敢冀異事同寮之庇。偶然聚首，真成虎鼠之同宮；幸甚得朋，豈止龜魚之蔭瓦。於所厚者，能勿誨乎？論江西共派之詩，願相從於間暇；侈河南同官之記，儻有幸以牽聯。《漁墅類稿》卷三。

回鄭司法啓

簿領卑栖，暫攝承於臺幙；參軍俊逸，行望拜於車塵。以平生切景仰之懷，而一旦有趨承之會。或者念草木之味，許其托桃李之根。宜亟修辭，反先枉教。恭惟某官胸蟠萬古，筆落九天。絳帳諸生，多雲霄之直上；丹墀一第，獨州縣之徒勞。豈耻隨衮衮之登，故寧作棲棲之掾。民曰太守，君之故人。川泳雲飛，想主賓之胥樂；春生秋殺，知田里之無冤。騎氣鼎來，虎城相慶。以六經而濟三尺，吾道非耶；輯七略以總群書，先生升矣。某短檠有味，矮屋無營。泛綠依紅，自覺代庖之僭；出朱入墨，只堪祭竈之卑。行求反於枳棲，幸及瞻於芝宇。荀、陳聚會，倘同氣之相求；鄭、杜襟期，願異書之可見。《漁墅類稿》卷三。

回交代楊鹽幹啓

越俎非才，懷哉解去。盍簪有喜，賢者鼎來。論材方愧于盧前，執訊更慙于孟後。亟裁咫尺，敬肅先驅。恭惟某官蘭茁其芽，槐根之芷。詩書澡雪夫襦袴，植立自高；文章縑藉于琮璜，蘊藏尤粹。頃者鳴琴之課最，紛其推轂之味言。閑歲月于素冠，既終禮制；薊雲霄之華轂，乃展英猷。不鄙飛鳶跼跼之州，來作振鷺雝雝之客。熬波出素，古資邦計之饒；泛水依紅，今倚賓筵之重。暫幙中之羅致，佇海上之扶搖。某再轉而南，一寒所迫。陪油幢之談笑，假鹺幙之攝承。既竭吾才，此非子坐。固久夢陶園之菊，行將及齊戍之人。願疾其驅，一見乃去。偶成聚會，獲盡窺兄弟之二難；強附交承，儻許托子孫之百世。《漁墅類稿》卷三。

回范宰午之謝修橋啓

范以酒課之羨爲橋費

鄭子產輿梁之成，人不病於涉矣；蘇司業酒錢之與，力何有於我哉。鼎來摘藻之詞，益重負芒之愧。竊以編竹活蟻，前輩有大陰功；架木排龍，長者號殊勝事。況有學道愛人之志，能推博施濟衆之仁。不吝方兄，無錙銖之自利；雖非巧婦，造飴飴以奚難。公雖不有其功，民則知恩之自。令尹清

矣，輿人誦之。恭惟某官雅量鎮浮，宏才利涉。相如之家蜀郡，莫窺題柱之心期；萊公之令巴東，已聳橫舟之物望。民溺負納溝之恥，錢流絕潤屋之私。確然精衛填海之誠，倏爾烏鵲成橋之巧。使黔首蒙被無窮之利，而題額牽聯不肖之名。不傷財，不害民，汔可集事；若濟川，若作醴，信是當才。某不成報章，更幾終惠。剖竹而作修綆，庶無風雨之漂搖；貫鐵而爲連環，亦免波濤之震撼。雖一日之居必葺，庶十年之計可成。《漁墅類稿》卷三。

回石知縣啓

共飲玻璃江，偶同王事；贈我錦繡段，載篤交情。先施仰佩於謙鳴，不敏祇增於震悚。恭惟某官糜瓊果腹，珮璐潤身。豈無他人，誰似韶華之秀；所謂故國，豈非喬木之存。盍生風臺閣之聯，乃讀書山水之縣。似聞三異，已見一同。百里驥足之淹，暫武城之寄徑；千仞鳳輝之覽，佇文石之來儀。某祭竈甚安，代庖何味。三年苟勉，逝將下吳會之輕舟；兩地相望，安得共江東之罇酒。《漁墅類稿》

卷三。

回高安趙知縣啓

榮分蒲壁，出宰花封。君子絃歌，素篤小人之愛；田翁泥飲，知多新尹之誇。賀上維殷，積中多愧。恭惟某官身端行治，實大聲宏。讀三萬軸之牙籤，本本洽聞之學；奏五十絃之錦瑟，洋洋正始之音。能大其官，所居而治。合結周行之綬，猶峨漢令之冠。遠想下車，歡迎滿轍。瞻言百里，乃隆準之子孫；獨有二天，慰高安之父老。姑繞蟻封而試馬，豈嫌牛鼎以烹鷄。某逐祿枳棲，贅員蓮泛。近趨使斧，謾供竿牘於小夫；誰誤聽衡，謂列輶車之上佐。告者過也，拜而受之。然因貽翰之鬱然，所願定交於賢者。木李之報瓊玖，期以方來；金薤之垂琳琅，榮於藏去。《漁墅類稿》卷三。

回林縣尉啓

越俎終更，已問征夫之前路；抗旌未至，暫爲君子之同寮。倘一識以爲榮，合三熏而起敬。恭惟某官乘珠照夜，衡玉懸秋。吞天祿，卷石渠，胸次負涵之至厚；謝朝華，啓夕秀，筆端舒發之多奇。自題千佛之姓名，合展三神之步武。暫學南昌之隱，且昌東野之詩。彩棒此來，綠林斯靖。花村之無犬吠，是即民庸；雲路之觀鵬翔，必遄王覲。某及瓜而代，束擔即行。不願萬戶侯，雖恨識風流之

晚；何時一樽酒，猶能從文字之盟。《漁墅類稿》卷三。

回史貢元啓

敲門有客，燦然銜袖之文；索居無朋，幸甚盍簪之喜。獲親三益，仍佩一謙。恭惟某官古貌古心，清門清德。濯蜀江之錦，巧肖淵、雲；繫湘水之舟，神交屈、賈。夷猶絳帳，盤礴鈴齋。應無彈鋏之歌，漫續登樓之賦。白璧胡爲而投暗，黃金顧忍於擲虛。朋來不亦樂乎，僕未見可師者。言浮物也，力濬大川三百之源；予何人哉，豈墮污瀆尋常之趣。某本乏擢胃鉢心之作，虛得揚箕挹斗之名。借聽於聾，此言何爲至我；不技而瘡，所有還以贈君。《漁墅類稿》卷三。

上曾知院書

丙申三月

三月吉日，具位某齋沐再拜裁書獻於知院大相公先生：比者勁旅窺邊，蜀漢孔棘。天子命重臣，開督府，俾得盡護諸將，敵愾折衝。三軍之氣既張，三邊之勢益合，而邊氛斂戢，突騎北歸，風塵日以漸清。蓋視去冬表裏迫蹙、上下皇懼之時，人情大不同矣。夫敵至而懼，敵去而舞，此人情之大患也。自古智者之傾敵，常出師以撓之，使其疲於奔命；復斂師以避之，使其怠於得意。或既歸而復

出，或一去而未遽來。彼將玩之以爲常，易之以爲不足憂。習而安焉，安而利焉。銷磨日月，而無一日之經理也；刑弊財力，而無一事之堅牢也。而我之運其謀者日深，蓄其力者益壯，一旦長驅大舉，而彼乃無一可以支倉卒者，則我可以得志矣。敵之愚我，計必出此，而朝野之間，便晏然以爲無事。輶車遣而元戎歸，羽檄稀而歌頌起。勢有必至，患有必然，此某所以痛心扼腕而不能自己於言也。某伏念前年之夏，知院大參相公先生拜樞庭之命，某嘗執贄旅進於多士之後，辱顧問而撫存之，似未忘登門之舊；咸知圖報，每欲效愛助之私，如周人之於仲山甫者，而厥路無繇。今者越在千五百里之外，誠有不恤緯之憂，以爲非知院大參相公之憂深思遠以天下爲己任者，將誰與語此，輒吐其愚，爲二說以獻之材館。其一曰嚴上流之備，其二曰審防江之勢。夫立國於東南，恃長江以爲重，其來尚矣。荆蜀上流，苟有阻絕，則江南不能以奠枕。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使魏人臨江望洋，自謂武騎千群，無所用之，則孫氏之立國於吳，不可謂非長江之重。而曹公一破荊州，則亟遣周瑜逆挫其鋒；劉備一牧荊州，則令諸葛瑾從備求助。而又躬擐甲冑，與魯肅、呂蒙、陸遜輩，數十年間間關死鬪，卒得荊州，而魏不能南，蜀不能東者，以上流之脉絡實通也。及其衰也，羊祜爲晉畫策，謂必藉上流勢，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是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也。卒之，王濬、唐彬、胡奮、王戎輩，長驅席卷，順流而下，悉如枯策，而吳不能國矣。曩歲敵人南侵，先犯蜀，次犯襄陽，終犯光、黃。識者固甚慮之，幸得棄去。苟復出熟路〔二〕，必重吾上流之憂。昨者蜀道多梗，襄漢交急，而朝廷特簡元臣，付以重任，蓋知上

流之勢急矣。而敵破關隘，驟入興、沔，繼經金、洋，取疾走襄、郢、隨、復之郊，飄忽震蕩，雖若可畏而倏去。若非有據要會、控上流、觀變闖機、遠撫長駕之略，蓋亦天誘其衷，幸其出此。然幸不可以數得，而敵國不可以形覘。天時向熱，敵當北去，固無他慮。然敵人之多謀也，變詐百出，去來無常。將取之於疲憊之餘，故暫至而不留，薄取而無厚望，正所以怠我而使不彼虞，且將翫之以爲常，而不復爲意外之防也。今之短識幸安者必曰：「敵之破蜀而不留蜀也，犯襄陽而無意於襄漢也，其志在剽掠耳。」夫苟其志止此，則取道於淮，南下爲捷，顧乃自蜀而入漢也耶？由是觀之，敵之詭謀姦計可以見矣。彼知夫上流喉衿之地，蓋彼之所垂涎而我之所必爭也。其意若曰：志未可以逞而漏其機，則我之爭也必力；心欲進而示之退，則我之備之者必懈。故前年之入蜀漢也，剽掠而止耳；今年之入蜀漢也，亦剽掠而止耳。使吾翫之爲常，而不疑其謀。而吾所以料之者果曰：「敵之志不在大也，其由蜀而漢，亦不過就熟路耳。」是真翫之以爲常，而不疑其謀矣！上下恬嬉，而無痛定懲創之圖；邊徼闊疏，而不爲堅悍不可動之計。墮軍實而長寇讎，其必自此始矣。敵之謀日熟，吾之隙日露。一旦復由故道取蜀趨漢，而吾之謀者必又曰：「敵所至，不過如前日剽掠耳。」萬一敵既入蜀，略地四出，命將以據要衝，分衆東下，徑犯襄漢，而擁重兵以規久駐，憑上流建瓴之勢以撼吾，下合兩淮犄角之兵以闖前，其所爲謀，皆出吾之所不料，則上下俱危，表裏交急，乃追悔於墮敵人之計中，則亦無及矣。然則思天幸之不可常，念敵情之不可測，委任沈鷺有謀之將帥，分畫險阨當守之地，分，葺理藩籬，綢繆牖戶，鳩亡起懦，培薄塞虛，使皆有以支緩急，耐鬪逐；而又在廷在邊，并力一

心，如救頭燃，如塞舟漏，如敵至之無日，而月會歲計，事事物物，必要其成，必惟其實，其庸可緩乎？夫使上流之勢，屹然長城萬里之固，則敵之所以窺伺我者，其謀可寢，所以嘗試我者，其姦可破。夫是之謂嚴上流之備。督府之開，實在九江，豈非鑑於往事而以防江爲急耶？夫畫江而守，固若常說，而亦非易事。亦嘗妄論守江之三策矣：精兵驍將背水迎敵，有以挫敵人之銳，而張吾軍之膽，使彼不得飲馬江湄，而我若可以摧鋒拒敵。如苻堅之掃境入寇也，梁益既非我有，襄沔復爲所破，使堅順流而下，晉將支吾不給。而擁衆淝水，顧將投馬箠以渡江，謝安固已逆輕之矣。從容不迫，使劉牢之以北府精兵迎擊於前，而謝玄以重兵殿其後，一鼓之餘，堅以敗走，而江北無戎馬之腥。此策之上者也。不能劫敵於江北，而使之垂涎江澚，則當擺布戰艦，狎弄波濤，以寡爲衆，以奇爲正，旌旗金鼓，氣色精明，使臨江浩歎，有莫敢南視之意。若其冒然一來，則設伏出奇，乘風縱燎，飛礮揚灰，橫截中流，必不容其跬步進。如揚林之戰，臨水而陣，李顯忠分布戈船，以其一泊於中流，而匿其二於蘆洲。待其麾衆渡江，則健艚並進，勁弩交發，而港中所匿戈船出斷其後，奪其二十餘艘，焚其巨艦。又令戰艦踏車掀舞於湍流駭浪中，舳艫相啣，逆折上下。北人憑壘觀之，莫不喪氣，勢窮計迫，卒不獲逞。此策之中者也。苟恃大江一水之隔，而但於江南宿師列戍以爲之防，則必不能於江中沮敵人之進，而使之得以及江岸，吾恐長江之險我與敵共。敵既得險，皆有必死之志，而吾江上之師貪生內顧，勢不足以支矣。如建炎之禍，杜充之兵投戈委地，不戰而潰，則是縱敵及岸之失也。甚者開禧防江，交植鹿角，羅絡江岸，幾同兒戲。不知使彼得涉江流，次江岸，則此不過一炬頃刻之煙焰

耳。此策之下者也。故江北之河口，一當守也；江中諸洲，二當守也；江之南諸岸口，三當守也。江北之口不能守，則敵船得以出江矣；江中之諸洲不能守，則敵船得近岸矣。銳兵強弩，築堡立寨，使有以拒敵摧鋒，所以守江北之河口也；密布戰艦，多設伏兵，使敵雖出江，而不能及岸，所以守江中之洲渚也；若江南則不過分列兵屯，多備舟楫，以俟濟師得便則進，如斯而已矣。今上流之勢既紓，江面之警亦遠，政當募江湖之驍捷，以補舟師之闕。程工閑暇以修戰艦之備，而又措置江北之河口，某所可以築城堡，某所可以置水寨，以遏其入江之路；營度江中之洲渚，某地可以出奇，某地可以設伏，以沮其絕江之謀。大要使一旦倉卒，不徒塊守江面，必於江北之河口、江中之洲渚，應酬無乏。倘淮、襄有警，得以盡銳向敵，而無復返顧却慮、岌岌於有江面之憂，而分其力，奪其氣，則內外之畫定，表裏之勢堅，而後取勝之形具矣。不然則邊遽戒嚴，外方應接之不暇，內則怵惕而自危。事出倉卒，則不過牙璋四出，號召郡國不教之卒，糾集田野烏合之衆，坐縻粟於長江以南，謂之防江；警報日遠，則散遣解弛，又復置之於度外。則是自開禧以來至於今日之痼病，前後同一證候也。謀國者烏可不知改圖哉？夫是之謂審防江之勢。夫上流之備既嚴，則江、鄂、建、潤之間可以安枕，而上下無俱危之憂；防江之策既密，則蘄、黃、揚、楚之間雖有警報，而表裏無交急之勢，其利害甚明而易見也。夫免過發矢，固不及事；亡羊補牢，猶可爲後圖。是區區憂國之小忠也。不然以書生之迂闊，小吏之疏遠，而僭言當世之事，是真不自量矣。古之謀人，固有深居沉思，盤礴鬱積於中，撫事會之未有處者，而邂逅旁觀，一語之近，或觸其機，中其會，足以發其紆鬱未及之思，而就其方來之功，

言固未易以人廢也。帷籌之隙，惟知院相公先生一過目焉，萬一有可以發執事之思，則某僭言之罪，其庶可免乎？不備。《漁墅類稿》卷四。又見《南宋文範》外編卷三。

〔二〕復：原作「覆」，據翰林院抄本改。

全宋文卷七四六四

陳元晉 四

送袁明仲入京序

袁明仲擔簦過門，若將遠役，余揖而問之曰：「歲莫寒侵，風饕雪虐，子將安之？」明仲曰：「亮舊從編修右司謝先生遊，今齒長矣，而學不進，負先生之教是懼。亮將問津乎先生，而上會稽，探禹穴，踰九嶷，浮於沅、湘，盡覽名山大川之奇，一浣心目之陋，如司馬子長之所以遊者。」予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而取諸物者爲粗。子由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然猶必見歐陽公，必見韓太尉，而後爲盡天下之觀。天子之都，天下人物之所萃。子行矣，問之在朝，材優康濟，中外倚重，豈無號江左夷吾者乎？陳義秉禮，姦邪知畏，豈無能使淮南寢謀者乎？問之在野，豈無負王佐才而獨酌新豐者乎？豈無志在王室而卧雪長安者乎？苟得其人，則介編修而往拜之，觀其道德之穹窿，聽其言論之奇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其爲學之益，豈真口

耳兢兢之爲得哉！余將見子之垂橐而往，捆載而歸，余不敢以吳下阿蒙視子矣。編修於予言莫逆，試舉似焉。」明仲曰：「諾。」《漁墅類稿》卷四。

贈易數胡一鑑序

萬物在天地間，往來屈伸，消息乘除，皆兩也。一而不兩，則獨陽不陰，天運息矣；常夜不晝，人事圯矣。《艮》以止爲德，而又曰「時行則行」，不常止也。以靜爲體，而又曰「動而不失其光明」，不專靜也。胡一鑑爲余以數起卦，得《艮》之四，曰：「時止則止，外體也；時行則行，內體也。」余曰：「不然。有止則有行，有靜則有動，二者互爲之用，而後造化神。山之凝重而雲興焉，冬之閉藏而物始焉，皆《艮》之義也。顧行而合時，措之宜動，而得光明之道，則行非妄行，動非妄動矣。行而宜，動而順，惟知止而能靜者見之。不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方寸亂矣，眸子眊焉，行則躓，動則閔，又誰咎哉？」一鑑曰：「吾乃今知《連山》首《艮》而受之《震》，其至矣乎。」請書此以爲贈。《漁墅類稿》卷四。又見《南宋文範》卷五一。

跋章少機詩

辱示詩編，何其富也。東坡先生嘗云：「眉山道士李伯祥好爲詩，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要自可愛。」然一聯之外無傳焉。少機警句既爲李公子經拈掇，而又欲盡出其餘傳於人，視李道士褊矣。巨編奉歸，三券助刻梓之費。《漁墅類稿》卷五。

跋裘元量竹齋漫存詩

孟子曰：「誦其書，讀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某生晚，不及識竹齋裘公，嘗見章泉老先生言公之詩，氣和韻遠，當入江西後派。比得《竹齋漫存》一編，讀之，竊獨愛其與弟元德安樂窩詩，有莫春浴沂、風雪詠歸氣象，是可以知其人矣。雖然，竹齋所存，蓋與西山對峙，固有不待詩存者。《漁

跋吳士剛詩

《詩》三百篇，雜以小夫賤隸之作，而夫子蔽以思無邪，蓋先王之澤也。王澤竭而後之詩駁矣，遺物絕俗者其辭誕，憤世嫉邪者其辭激，慷慨功名者其辭夸，流連光景者其辭靡。是故君子貴養其辭之所自出。吳士剛父子皆嗜詩，有《樵隱遺藁》。楚山狂吟，氣豪辭壯，如出一律，亦甚可喜矣。更能於前輩所謂發穠纖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者，涵茹沉浸而放於辭，則至矣。士剛以爲如何？《漁墅類稿》卷五。

跋楊伯傳詩後

前輩謂「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近世宗晚唐者則以體物切近爲工，以寄興高遠爲忌，而或者謂後山好處如參洞山禪，不着正位，是果何說邪？楊兄伯傳留意於詩，亶亶迫人矣。試舉似冰翁瑞陽使君，若有一轉語，幸以見告，當相視一笑。《漁墅類稿》卷五。

跋趙寺丞公茂詩

公茂宰衡山時，軍府急符，下無虛日，作邑者酬應不給，而公茂彈琴賦詩，公事都了。今集中所錄，多衡山詩也。時余贅倅長沙，得公茂所寄吟藁，其間佳處，竊以爲深厚如懶庵，峻潔如紫芝，清切如仲白，蓋兼儒藻宗英之長。乃到此久之，爲好事者持去，廬陵彭叔東忽以所刻吟藁甲乙帙來，不啻魯之得寶玉大弓，輒書其後，且識余喜。《漁墅類稿》卷五。

跋宋常父詩後

作詩如學道，時至自純熟。平夷而有遠思，淡泊而有餘味，則至矣。余聞之東山先生者如此，今以告常父。《漁墅類稿》卷五。

跋石溪漫志

古人纂言記事，或本諸故都遺老之所睹記，采諸退卒老校之所傳誦，蓋謂文獻之不足徵，則得於

聞見之可信者，猶當傳也。而況親見前輩多識往行、參會稽粹如黎君是編者，其可無傳乎？司馬文正公修《通鑑》，實挽劉道源同事。近者陳止齋病史官不宿業，而薦王明清輩可任史職。皆以其博物洽聞，可與考訂古今事耳。石溪老矣，方友梅於嶺趾，哦松於藍田，學問延迤，日大以肆，他時有作宋一藝者，將以網羅舊聞，其不舍石溪必矣！《漁墅類稿》卷五。

跋李梅亭浮香亭說

程虎卿爲予言：「翁吉父居市而不爲市之道，有宋清之風，蓋儒而遁於醫者也。」因出李公國錄《浮香亭說》示余，余讀之竟，曰：「萬物爭春，而梅花盛於風饕雪虐之際；衆芳炫晝，而梅香發於參橫月落之時。蓋幽人之貞，逸民之清也。吉父能領此，則對梅可無媿矣。」《漁墅類稿》卷五。

跋胡剛簡公祠誥記

皇上踐祚之十年，改元更始，躬親萬幾，天地清明，如初開闢。殿中侍御史王公遂首言：「故廷評胡夢昱仗節秉義，足以寒亂臣賊子之膽，宜褒表以示天下。上爲惻然，命贈公員外郎，而錄其孤。於是聖天子優容直言之本心，與廷評公死且不朽之令名，若揭日月而行天。元普試令吉文（二），始至拜

學，顧瞻兩廡，凡是邦忠節文行可以勵俗者皆有祠，而公獨立敢言，風節蕤然，視忠簡胡公等耳，乃未有位於鄉社之列，大懼無以揚忠烈表士則也，迺求公像而祠之，且摹所贈公官告刻之學。元普切惟崇護善類，扶植正論，此我朝立國命脉所繫也。故修潔鯁亮之士，偶見抑者終必伸；激切忠憤之言，暫未省者久必錄。激揚觀感之餘，爭以犯顏敢諫爲忠，而底寮下士皆能明目張膽言天下事，社稷長遠，實嘉賴之。今公贈告之詞有曰：「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大哉王言！有以見聖心無我，湛如太空，不容浮雲點翳之留，而忠臣義士，固天道所祐，誠可安之無懼。則是告也，詎止假寵於胡氏哉？端平三年二月既望，朝奉郎、知吉州吉水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陳元普謹題之下方。《象臺首末》卷二。又見光緒《吉水縣志》卷一二。

〔二〕元普：當爲「元晉」之誤。下同。

潭州學先賢堂記

濂溪先生上承孟氏之傳，傳明道、伊川二先生，而道益明，祠於學舊矣。龜山楊先生、文定、五峰二胡先生、晦庵朱先生、南軒張先生見知聞知，發明衛翼之功尤大，其附之祠，則潭其所游居云爾。祠寓稽古閣之翼室，余來視事三日，謁先聖已，則謁先賢。顧瞻位置湫隘，面勢黝昧，大懼不足

以竭虔敬，規易置之，多事未皇也。越明年五月，上印將行，會帑有羨，相先聖廟門之右得隙地，縱十丈，橫半之，草莽藂翳，下爲污池，然嚮南明敞，平治而埤益之，作祠爲宜。遂出錢緡三千，米石二百，委善化令趙君汝淑、文學雷君必奮共圖之，且俾以故侯西山真先生列之祠。十月，趙君以書來告，迺七月朔肇役，庀徒焚藪翦蕪，疏洳決污，築贏千夫，厥基砥如，立堂三楹，延宇垂阿，繚以修廡，屏以崇閤，工堅材良，鉅麗宏壯，可百年不壞也。余方歸憩武夷山中，士友岔集，客有詰余者曰：「潭非昔康裕比，城復於隍，戎復於莽，托裏捍表，護有慮無，是所急也。苟力之紓，釋此不虞，而顧彼之圖，子非迂乎？」余曰：「邇謀若切，遠猷若迂，其來尚矣。雖然，艱難危急之秋，衆心成城，以理義之強也。無競維人，以衆善之助也。學術明則人心正，師道立則善人多。潭之民以淳古稱，士以節義著，其質厚，其志美，牖之以學，而表儒先以風之，俾民若士以瞻以儀，良心興起，而知人之所以貴於物，中國之所以別於外夷者，必尊君，必親上，可殺可辱而不可與爲亂，出而立乎人之本朝，有陳義秉法之風，有首公犯難之操，誠死社稷，誠死封疆，使姦邪閉息而緩急有所怙，其關係顧不重乎？是則師帥之事，區區所爲作祠之意。」客乃謝不及。因書以遺趙君，俾刻之石，以諗學者焉。《漁墅類稿》卷四。

廣州州學序賢亭記

嘉定十六年十二月

淳熙初元，詔州縣學立射圃。獨嶠南以荒遠，無應令。越五十年，而南海郡博士許君巨川始克爲之，相地番山之趾，散蕪、輦穢、增庠、夷高，抗侯於西，締亭於東，凡費錢十萬，出於君所捐與帥守應純之所佐者各半之。亭成，扁曰「序賢」。侯又以弓矢贈君，乃率諸生合射，非籍於學、非齒於鄉而徒以藝進者不與。其寮陳元晉適以校文聯事觀其成，諸生進而以記請，辭不獲，則爲之誦所聞曰：「周官六藝，射次禮樂，澤宮所差，諸侯由此其選，以射教士尚矣！而羿之善稱於天下，卒不爲孔孟所予，何哉？古之射禮，擇耦爲先，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延堵觀之，衆不肖者却，而未純於善者恐不敢進，惟執德信道之篤者在焉。故吾夫子所與揖升下飲者皆賢也，而弓矢云乎哉？苟夸藝而不貴德，則號猿貫虱、折翼附膚者控弦而登，而洙泗及門或群形其絀矣，而可乎？許君飾己以先物，康色以誘善，吾黨浩然歸重，而臺閭敬信之，由是聲應氣合，學政畢舉。創小學，廣弟子員，增歲廩之租，補皮藏之籍，講鄉飲之禮，飾丁祭之服矣，而又以餘力及此，且表亭示訓，爲諸生勸，其用力勤，其存心忠，諸生其何以稱？繼自今日，脩身爲弓，矯思爲矢，立義爲的，定而後發。春秋游藝，借之以驗行事。曰：凡吾平日所爲果若賢歟，果足稱先生所序歟？若是而面正鹄，布武此亭，可無愧色。行有不慊於心，則望矍相而返者，心誠求之，益求所以稱所序，雖不中不遠矣。」諸生曰：「諾。」

請以是爲記。」嘉定昭陽協洽歲除月望日，文林郎、廣州增城縣丞臨川陳元晉記。《漁墅類稿》卷五。

汀州卧龍書院記

紹定六年正月

紹定二年，閩寇自汀之潭，禍延邵、劍，聲震建、福、漳、泉之間。明年四月，通判安豐軍事李公華被命護淮西軍討捕。首會招捕使陳公韓，決策所向。公謂：賊之根源於潭飛、招賢者，腹心也；流漫於數郡十餘縣者，四支也。潰其腹心，則四支不能振掉矣。時賊方四出，公自延平轉戰而前，指賊之巢穴爲的，賊歸則邀擊，來則迎勦，將士用命，遇賊則克。南擣招賢之墟，北夷潭飛之窟，兇渠失據，次第就擒，而閩寇之大勢定矣。初，寇亂方殷，汀卒闖隙陵守將爲暴，内外交急，人心搖搖。公詭辭調溫陵戍兵來汀，已密布靖內之畫，至是入攝郡事，首亂伏誅，一塵不驚，民之惴不自保者乃克復有其家室。天子嘉之，命公爲真。公當師旅飢饉之餘，簡節疏目，輯散鳩亡，威暢惠孚，人和歲稔。退食之暇，考圖訪古，知郡後山麓故有卧龍亭者，蓋因山取名，歲久圯矣，獨陳公元興之詩在，猶膾炙人口。觸境興懷，庀工肇役，相郡西偏，爲堂三楹，前榮後室，翼以兩廡。扁仍亭舊，曰卧龍書院，而刻諸葛忠武侯遺像於其間，圖八陣奇正之勢，書「王業不偏安，漢賊不兩立」語於左右壁，而朝夕瞻敬，以寓願學思齊之意，蓋不徒存古迹侈後觀也。則遺書屬元晉記之。元晉惟疇昔番禺幕府與公爲寮，相得最深，風簷握手，月牖對床，劇談世事，往往至夜分。嘗相與竊嘆今世之士，氣卑論

弱，不以厚處其身，觸事畏縮，惴惴若不可爲者。顧余無挾妄行，擬步輒躋，方自退省，而公敏識強力，易人所難，功立名顯，且以昔賢之遠且大者自期，此余所媿而樂爲天下道者焉，敢以固陋辭？夫靈於物而爲人，秀於民而爲士，凡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也。苟一物之不體，則吾身爲不仁。古之人視民饑溺由己所致，弗克俾后爲堯舜，則若撻於市。蓋士之一身，其任重固如此，而非曰食君之祿，則懼其以不任事爲辜耳。而況大義未伸，四郊多壘，事會方來，顧沈酣於生死醉夢之境，頑然而弗之思，可乎？公受任驅馳，不肯以賊遺君父，謀畫夙成，機警捷出，料事制變，卒潰於成，固已賢於人遠矣。然猶慨慕忠武侯之風，而竊有志焉，其知士之所以爲士者歟！雖然，有閎大廣博之思，必有斂退密察之功；有激昂奮發之志，必有沈重靜專之守。忠武侯之風烈，炳然與日月爭光，固其志略所就。然友元直，拜德公，尚賢好善，休休有容，其蓄德甚裕也。集衆思，廣忠益，惟恐己有纖芥之闕，其處己甚嚴也。躬耕草野，無意聞達，身都將相，所欲不存，視天下無一足以動其心者，其操持甚固也。然則忠武侯之所以抗志明義、不撓不折、足以質諸天地而不慙者，豈夸詡之爲哉？要有爲之本者矣。故因公之請，輒誦所聞，而致朋友切磋之義焉。公於余言莫逆，儻以爲然乎？公字實夫，建安人，爲辛未進士，以功擢大理寺簿，今以直寶章閣守郡云。六年正月既望，臨川陳元晉記。《漁墅類

翁源縣令廳壁記

寶慶元年八月

余與李實夫爲辛未同年，後十一年會於羊城，又爲同幕。時翁源令闕，諸司推實夫能，議辟上。余愛實夫之才之奇，謂不應深入瘴重處。實夫笑曰：「今仕者每患五削不易得，故抗走塵俗，惟視上官色可否，脅息不敢喘；同列矛戟相向，見便則奪；權要之門，苟可梯媒，如蟻慕羶，如蚋聚醢，不復顧惜名義。使其氣餒精搖，爲身之殃、心之病者，甚於瘴也。華誠未能忘情斯世，使得一山水縣治之，爲可扳功令爲脫選計。其吾心休休焉，出則勤於民，入則休於書，比及三年，神全守固，無愧忤於俯仰間，猶將使窮林深谷匹夫匹婦皆無所疾苦，瘴焉能病予哉？」於是辟上不辭。命下，即日就道。未幾，政聲獵獵日起。嫠嫠得職，流徙復業，僵植壞修，百廢具舉，隱然爲韶五邑最。兩臺交薦之，且通籍殿中矣。蓋不惟實夫之才術足以自著，而其識趣復出流俗之表，爲難能也。又三年，余需次里中，實夫遣介走千二百里，來告縣治之成，且曰：「翁源舊無壁記，父老黃汝旻多能言舊事，暇日帥僚佐載酒訪之，得乾道乙酉以來宰者姓名，自張君敖而下十有五人，乃壽諸石，以補闕典，敢求數語鑱其上。」噫，實夫之敏於事，雖其小者不苟如此，故予不復爲漫衍，而直書實夫所以來翁源之意，以告後之君子，毋徒曰小邑寡民云耳。皇上踐阼之初元八月既望，宣教郎、新慶元府奉化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臨川陳元晉記。《漁墅類稿》卷五。

崇安衢川橋記

徽猷建安李公上長沙帥印，將行，謂某曰：「距崇安東南三十里，有石巋然拔起，曰劍巖。又南行十餘里，里號建平，有水合流於巖之兩腋，曰衢川。余族姓居焉，蓋三百餘年，里人因名李衢。又數里許，曰衢峽，相距三十丈而贏。兩山哈呀，壁立斗絕，中通一水，湍激如箭。故有橋，而屋其上，則余叔父南雄使君某所作也。歲久橋朽，而屋且燬，霖潦淫溢，則行旅重足倚擔，噓渡不得濟，余欲更造久之。前年夏出嶺留贛，族兄富復以是請。余摸索橐中俸餘，可辦此役，則諉富歸而相其地。地初屬南雄諸孫，至是合辭，願以地佐余。於是練日得卜，肇役庀徒。工役謹趨，不勤鄉閭，輦石埤址，障狂壖如，飛梁作宇，拏空翼如。繫衢川有橋，子其爲我書之。」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匍匐往救，非要譽於鄉黨朋友，而螻蟻可憐，猶編橋活之，心誠厚於仁也。公疇昔浚湟川，奠閩嶠，濡清江，此手所活多矣，則視里中之墊溺者能恕乎？抑某竊有感焉：有南雄，則無橋而能有橋；有徽猷，則橋廢而復有橋，衢川顧不以李姓重乎！鄉里有巨人長德，河潤山暉，漸被實多，興利除疾，嘉賴實衆，獨一橋云乎哉？今之士固有慰題橋之願，則褫印綬，澤輿馬，徒以耀桑粉爲榮。苟可梯己植私，爲甯爲壑，以患苦其鄉黨鄰里，而不嘖其顏者，視公用心爲何如！夫薄於所厚，何所不薄？能援天下之溺者，固利鄉邦一念所推也。」公曰：「是我心之所同然者，筆是爲記可也。」橋經始

於某年某月，越某日而告成，厥費爲幣若干緡云。《漁墅類稿》卷五。

贛州清平堂記

代李實夫撰 嘉熙元年四月

清平有堂，識余喜也。喜者何？志民不志功也。端平三年三月夏，南安峒丁踰嶺掠韶、雄，屬厭而還。余方上廣漕印，奉詔奏事，道間被命，布憲江右，仍領贛事。丞相書趣疾驅，余不敢辭，詣所部，則賊招矣。余幸蒙成，而亦不能不過計，狼子野心不一大治，使得氣去，復利導之，懼有後憂。居無何，挾仇交兵，包藏嘯呼，圍視欲起者踵告矣。調解開釋，倏聚忽散，而鄴寇作。時贛兵出援永新戍，上猶王安民喉許、彭乘虛首禍，一日飄忽入贛，謀趨吉以合鄴寇。余亟趨廬陵，兵沂萬安，逆塞賊衝，伐謀也。又默計尺籍中無可使者，然坐視其恣肆而莫之撓，則賊易我滋甚。乃出帳前淮校，夜射賊營，賊驚且遁。量時度力，人人言招之便，余不謂然。惟幕下士陳元晉曰：「兵以氣作，少可擊衆。着着中機會，能速集事，則財不至甚費。能如此，則滅賊不難。」與余意合，遂決征謀。首次鄉人之尸將官而避事者，立幟庭下，揭醴賞以募死士。余親簡視，而與之約：「凡十人爲隊，行則相保任，戰則相救護，一人死則九人相連坐，先登得雋賞如格，且刺填禁卒額。衆聽令已，超距截髮，誓以死往。適會昌強勇、瑞金雄武、雩都平頭、南康蓮塘之軍皆集，悉付池司任思定，俾跡賊所在追捕。復捐緡錢二千，委南康令戴翼犒義丁，爲犄角助。賊之出也，四面驚匿狙伏之姦，方覘我利

鈍以決作息，計非萬全不可。賊出彌旬矣，料其氣竭，歸必不整，出其不意，擊之必克。任思定者從軍久，未登勇爵，取夙皮告身，馳一介持諭思定，能取疾走賊所，有功即授之。思定感激，亟進王溪，與賊遇，鼓勇直前，一勦千餘賊，溪流爲斷。俘馘狎至，盡奪所掠子女輜重。賊敗竄匿山谷，王安民竟死於前，賊氣大沮。猶分其徒，復出龍泉，掠萬安，侵太和，睥睨廬陵。乃檄張旺逆之永陽，任思定邀之桃林，上下首尾夾擊，而戴應奎中捍太和，先後俱以捷報。許、彭復鳩宿賊健鬪者八千餘人，闖廣而南。廣郡先被牒，有嚴備，賊不能前，盤礴躑躅於大庾、信、豐之間，四出以撼山寨。度賊勢蹙矣，密結知義者夷賊窟穴，携賊友黨，且邀其歸而圖之。分擘一定，賊至桐木崗，戴應奎首挫其鋒。賊衆若林，雖敗，方狺狺然迭出鬪我師。任思定麾騎兵繞其後，賊不能陳，屠殺盈野，視王溪之功加雋焉。賊走退無所據，竟就擒，以檻車來，正嘉熙初元正月十一日也。距賊入贛兩月餘，方新山堂落成，因念疇昔臨汀夷荒剔穢之艱，嘗作新堂，取賈琮平賊故事，扁以「清平」。及來領贛，威望無以壓難，俾民罹寇虐，無狀有覩。猶幸撲滅早，庶幾箬鹽荷飯、佩犢帶牛，復見太平之舊，而消烽灌燧，使田里無愁歎之聲，是固拙守之所自喜者，則取汀之堂名，復揭於贛爲宜。雖然，痛定思痛，則今日之事直幸而集爾。余嘗揣三十年來已往之跡，自羅、李不靖，惟許俊龍泉黃土一捷甚偉，中間顧以招安爲第一義，使姦邪生心，如地塵隨掃隨生。迨王金部泐擒鄧寇，留直院元剛擒鍾寇，而石龍、太傅、古城三寨參錯於寇所出入之衝，峒民之不敢動者十數年。來者失創寨本意，輕調兵出舒，寇無所忌而動，黃曾因之效尤生孽，當路者一切以煦濡涵貸爲事，出爵賞奸，捐金買靜，後循前

謬，牢不可破，幾何其不誨盜哉！余始至，規營阨塞處，屯精銳三千人，虎視洞口，聯結隅總，密察潛制，使其動則不得出，出則不得歸。既聞於朝矣，未報，而許、彭之變起，四顧百短呈露，寮吏切切耳語，謂必敗乃公事。三邊孔棘，甲兵錢穀之間，廟堂正爾應酬，叫呼不能遽徹。臺屬郡佐亦被朝命，方雜然出冀成事。余孤立一意，憑虛運掉，以希一勞永佚之福，則其遂濟登滋，不謂之幸而集得乎？思舊聞南安退校語，謂前此陸梁，等耕夫耳，蓋陷於姦人之弇，至死不悟。而來者積玩無所創，故其從亂也輕。姦人造謀，必怵愚賤單獨之夫，出名首事，而陰顓進止於行間，捆載而歸，不饜不止。卒又推首事者出，要我市招，否則詭託於義，執戮獻狀。官吏甘其欺，幸無事，姑縻以爵。首者僭盜之賞，從者味盜之腴，此盜所由蔓也。今茲反招從捕，彼亦無得有喪，造謀者死，首禍者誅，從亂者勦，篁叢蒲澤，氣奪膽落，有以成官府尊重之勢矣。潢池弄兵，飢寒所迫，單車撫定，用輯民散，昔人非不武也。若怙頑喜亂，伺隙興戎，俾下人有輕上之萌，長此安窮？故余因堂成，輒書昔所聞今所行之詳，以告後之君子，俾知所以靖我民者。噫，自居於弱，不思所以自強之道，而欲媚人以求安，皆侮之招亂之階也，豈獨峒寇爲然哉？余建安李華實夫也。嘉熙元年四月既望記。《漁墅類稿》卷五。

〔二〕惟：原作「帷」，據文意改。

牧齋程伯強遷墓記

寶慶三年

寶慶乙酉十月乙酉，程寅仲孟敬遷牧齋先生之柩葬於崇仁鄉鶴鳴山之麓。初，牧齋無恙時，某嘗芒鞋相從，自山莊過公前所葬石井岡，公曰：「是吾容棺之墟也。余夙嗜郭璞書，苦於貧不能得佳城，姑存是以待來者。」余官章貢，聞公歿且葬，則移書以公所爲余言者告孟敬。孟敬復余書曰：「寅仲之貧猶先君，叩取頰拾，經營期年，而克襄大事。若改爲之，須少暇始能及是耳。」越三年，余歸里中，每與孟敬談及前事，未嘗不流涕嚔蹙，以爲是不可安。一日過余，津津若有喜色。扣之，則曰：「得地矣。」孟敬之志亦可悲矣。夫余與孟敬爲卣角交，志相得，道相合也。而孟敬連枉場屋，竟未能取一第爲親榮，而親之亡也，力貧攻苦，求以承其志者若恐其不得安焉。孟敬之志亦可悲矣。夫！遷有日，迺爲識其日月於幽。若牧齋行事，則有國錄李公之銘在。《漁墅類稿》卷五。

全宋文卷七四六五

陳元晉 五

硯屏銘爲曾幾伯作

彼美石兮，宛有玉質。自然而文，是化工筆。雪霽月明，水落石出。幻成剡溪，移來赤壁。劫火洞然，孰藏於密？曾子得之，實用無斁。仁知所樂，動靜不失。君子比德，溫文簡栗。玩而忘義，是亦尤物。曾子識之，中有悟入。《漁墅類稿》卷五。

安分齋銘

大鈞塊圯，品制萬殊。鵬背摩雲，龜尾曳塗。夔則不足，玆則有餘。窮通豐嗇，工拙知愚。造物何心，分量爾拘。宰相歇後，將軍人奴。夫子轍環，終老匹夫。冶銅弄臣，飽死侏儒。原憲肘見，窮

栖繩樞。達人大觀，其中石如。嗟世之人，役知劬劬。效尤畫虎，助長續鳧。爲鼠發機，爲雀投珠。曾不却顧，不資其軀。吾儕樂天，厚養燕需。患不自信，鏤之坐隅。《漁墅類稿》卷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五。

息軒銘

心者善根，人以私蔽。憧憧往來，與物俱靡。故心之危，當以靜觀。大學教人，息焉乃安。方其息時，室虛宇定。如彼而狂，如是而聖。舜、跖善利，堯、桀是非。在吾目前，瞭然無疑。擇善必明，守善必力。憤如悱如，斃而後息。如從息入，以不息終。之德之純，與天同功。《漁墅類稿》卷五。

文溪先生致仕大夫陳公夫人黃氏墓碣

嘉熙四年十一月

先君文溪先生諱凱，字仲高，世占籍撫之崇仁。曾祖光道，祖耕，鄉里稱善人。宣、政間以財雄，號陳、樂二家。父命世有隱德，嘗從龍溪汪公藻、陵陽韓公駒、尚書孫公覲得詩文關鍵。晚與德閑吳公曾、敬齋吳公鑑、月湖吳公異爲詩社。簡肅林公栗作尉主學，登門三請，乃出直學事。先君其第三子也。生紹興辛未十二月初四日，娶同邑善士黃君寅之女，生紹興壬午十月十五日。子男二人：

長元晉，登嘉定四年第，朝請郎，前差知融州。次夢薦，同元晉舉于鄉，後更名元白，入太學。女三人：長適林天休、袁策、文林郎南恩州軍事判官羅夢昱^(二)。孫男四人：少潛蚤世，純中、同祖、懷祖。女孫五人：四乙娘許嫁鄉貢進士羅章，未行而卒；四二娘適程約；四三娘適曾次魯；西女、細娘未笄。先君生而端重，不妄言笑。少長，讀書穎悟，能自尋繹師教之外，直學深器之。鄉校月試，先君論在選中。時陳公剛館敬齋，覆校諸卷，獨謂先君所論有識趣，且令諸生傳誦爲矜式。先君於群獻精微之理，世道興衰之故，古今人物議論之本末，研究精到，講析貫穿。平日不自表暴，退然似不能言者，爲諸生辯說至夜分，則泉涌風生，聽者興起無倦容。數奇連枉，乃不能得一舉。至元晉兄弟涉場屋，即日棄去筆研，日以奕碁自娛樂。元晉隨牒江浙，遠走嶺海，皆迎侍就養。蓋後元晉塵忝二十年，至紹定辛卯十一月初六日，而先君卒，享年八十有一。又後七年，至嘉熙丁酉正月十八日，而先妣卒，享年七十有六。先君中該大禮、登極、慶壽恩，封贈至朝請郎，先妣安人。先君懇款誠實，表裏洞然，不知有世間所謂機械隱譎事。與人交，薰然其和，使人親之，久而不厭。至義有不當然者，臨事一語不相徇。生平足跡不一詣富兒門，雖鄉貴，自慶弔外無往來，獨篤於故舊之誼，死不相背負。開門受徒，咿唔終日，不問家有無，泊如也。閭內事皆先妣任之，米鹽酒醢、儲貯細碎、箱篋匕筯，次序整比，皆有法度。歲時享祀，必躬必親。姻戚將迎聚會，不以約廢禮。或急難丐貸，時隨力周之。先君喜市書，解衣脫簪無吝色。居間緝績紉綴，至晚年不輟，蓋能以勤儉相先君，而先君賴之自適者。初，先君葬于縣東木原，或謂土薄非便，及是得卜於惠安鄉神前渡之東溪山之原，將以十二

月朔庚申合窆焉。惟不肖孤大懼不克自拔，負考妣教，無以塞顯揚之責，他日尚當追緝行實，求銘於世之大手筆以表於墓，姑識歲月，藏之幽云。嘉熙四年前葬七日，孤哀子元晉泣血謹識。朝奉大夫、直寶謨閣、前知潭州、主管湖南安撫司公事項寅孫填諱。《漁墅類稿》卷六。

〔二〕「長」字疑衍。

節幹迪功陳公墓誌銘

嘉熙三年十一月

余頃里居受徒，有同姓生恕者來學，袖出其叔父圖南書，謂「恕少孤，叔父育且教之，既長矣，大懼聞見寡陋，俾從先生游，庶幾得竟所學」。余歎曰：「富而知以義方淑其子，則益佳。」余未識君，而心義之。間歲一登寶蓋，則道出君之門，帥其子若姪盛服遮迎，邀致留款。酒間抵掌劇談，道其平生拮据捋荼，以有此家室。處鄉曲人情，良窳不齊，委曲周旋，無不得其心。米鹽麻菽、疆畝細碎，區處皆有方略。不壟斷，不圍奪，而叩取頰拾，以嗇致豐，故居之久且安。余又歎君之才周於用，而顧狹施之，使遇具眼有勢力如張公定叟、辛公幼安者，獨不能使之驅馳自見乎？庚寅之寇，余避地鍾陵，鄰君所寓，過從尤密。時寇所過，鄉閭惡子襲其跡，而動發人窖藏，燬人室廬，其毒烈於寇。寇去株連送官者相望。君語余曰：「此數也，彼何責焉？追惟經營締創之艱，而所遭若是，然似

亦無足芥蒂。吾生所涉多逆境，中間強弗友者狺狺相向，危機交發，旁窺爲惴。率常屈於下而直於上，畸於人而偶於天，蓋不爲物先，迫而後應，故處險亦夷耳。世間得喪乘除，禍福倚伏，何嘗少假？扣吾囊底餘智，歸補葺之，未遽不如舊也。」余味其言，又歎君識趣度越流俗，蓋有與道暗合者。既而聞君整比舊緒，興仆植僵之餘倍他日，且營第宅，閎麗壯觀，頤指氣使，百爾新美。付二子以家政，而方羊林壑，日飲無何，爲況甚適也。戊戌春，家僮至長沙，則聞君病不起矣，亟遣書弔之。越明年十月，其孤專介蹕千里，持迪功郎、新衡州衡陽縣尉陳成甫之狀來求銘。余不得辭，則叙余所以知君者，而摘成甫所狀書之。君名鵬飛，圖南其字也，世居崇仁之魯步。曾祖惟觀，祖儷，父能百，皆鄉里善人。君生而偉岸，志尚磊落，音吐鴻暢，不類常兒。長而幹蠱用裕，事親無違禮。父嘗病革，公誠孝激烈，割股以進，竟以壽其親十餘年。同氣十人，二兄一弟皆早世，門戶之責叢於君，君撫孤卹嫠，使男有室，女有家，既又舉貲產平分之，無毫髮私。族黨戚友緩急扣門，不以在亡爲辭。尤於儒者傾倒，子姓孫枝，蘭玉競秀，厚幣隆禮館髦士以誨之，已多嶄然露頭角於庠序間者。仁福皇太后錫類恩，拜君初品官，配鄧氏封孺人。齊眉偕老，人榮之。有薦公於京湖制閫之節幕，謂君老猶堪器使，公笑不答。二男子：愈、師臯。三女子，袁申、張穆、方應諧，其婿也。穆兩薦于鄉。八孫：得一、得聲、福孫、慧孫、引孫，三則女也。君生於淳熙戊子，卒於嘉熙丁酉十一月之乙亥。己亥十一月之某日，葬淨居之原，距所居一里而近。銘曰：

殖家之肥，而人莫非。爭道於巖，而心則夷。故能享素封而壽且耆。眼中山兮全而歸，保爾

後兮慶無期。《漁墅類稿》卷六。

致政司法樂公墓誌銘

淳祐二年八月

公諱大章，字聖錫，姓樂氏。其先自國初侍郎公史而下，支派四出，分合莫得而詳，而籍崇仁者皆其裔也。曾大父韶武，大父倫，父光國，皆不仕。娶鄧氏，封孺人，先公一年卒。子男四：如珪、如愚、如玉、如川，孟、仲皆早世。孫男四：中、周、用、萬里。孫女二：吳友龍其婿也，幼未行。曾孫男女二。以淳祐辛丑六月二十日卒，享年八十有二。諸孤將以壬寅八月庚申窆于崇仁鄉根村雷渡，而謁銘於余。因念庚子之夏余歸自長沙，問里中老成人安否，則歸然獨存如公者纔一二數。既見，劇譚道舊，言語精神不見有衰憊氣，余爲之喜。中間梅亭侍郎李公招客登樓，公在焉，余怪其步履飲啖似不如舊。未幾，則聞其病且不起。嗚呼，鄉里尊行稱善人者彫落殆盡矣！余視公隔三四輩行，兒時聞長老言，崇、觀間陳、樂二家以財雄，歲時冠蓋往來甚昵，交契蓋有自來，而余弟婦則樂出也，故與公交忘年，銘焉得辭？公少志進取，讀書過眼輒成誦。淳熙丙午待補國學弟子員，明年試不偶，即日棄筆硯曰：「人生貴適意，吾豈無以自適耶？」乃經紀疆畝，檢校困廩，勤入儉出，而豪取智籠之事一切實不用，故家肥而人無斂，且能推所餘以濟不足。士以貧病告，解衣推食無吝色。初寒雨雪，起視閭巷，有閉門炊烟不起處，遺薪米恐後。與人交，油油翼翼，意篤情親，薰然其和也。

視其門內則繩度整齊，上下肅睦如一。淑其子以學尤篤，厚幣聘名士從之游，故武博饒公誼其選也。諸子亦各矜奮，有聲庠序。燕居，諸子侍，必叩所業進否。應對愜意，則津津喜色見顏間，曰：「吾可以老矣。」晚年增築旁舍甚廣，工堅材良，丹粉猶濕而煨于寇，公不爲戚，即湖山別墅居焉。初，湖山爲榛莽樵牧之區，公巧發天藏，芟薙營築，遂爲負郭名勝處。喬松修竹，回合蔽虧，燠室涼臺，幽麗閒靚。客來留款竟日，賦詩飲酒，不盡歡不止。梅亭嘗扁其閣曰「碧明」，而賦之詩。公至是曳杖履，領孫曾，賓送日月於其間而終焉，亦能適其適矣。紹定辛卯，以東朝慶壽恩官初品，夫婦同日拜命，子孫奉觴爲壽。齊眉愉愉，人艷爲善之報。時梅亭將漕成都，辟公隆州法曹。漢陽守胡公衍爲別駕，臨發時聞公賢，亦以節幕招公。公方有以自適，不屑也。嘗戒子若孫：「我死，必蒸嘗我於湖山之閣。」銘曰：

生稱善人兮宜于鄉，錫命斯皇兮壽而康。湖山蒸嘗兮死不亡，利爾後人兮妥其藏。《漁墅類

稿》卷六。

廣東主管帳司元公墓誌銘

紹定六年十一月

廣東運司主管帳司元公仁伯長余十五年，折輩行，與余交游最款密，事有不可語他人者必以語余，開口見肺肝無隱情。余臨事不敏，有疑或質於公，公沈思細籌，不易攸言，動中機宜，余心服

之。之官問塗，一日袖巨編過余，曰：「君嘗遊嶺，其爲我疏飲膳藥石護養之宜，人情物態應酬之故。」余纖悉爲書，且賀之曰：「番禺軍府臺閫鼎峙，然仕者舊多逐臭尸素之病，如公廉操幹局，當有知公者，公必自此升矣。」別去兩年，聲籍甚。無挾白戰，得使長破白之削，諸臺方將從與其後，而公壬辰五月二十八日死矣。嗚呼，以公之尊生敬事，懷奇好修，而竟止此，哀哉！其孤方越明年十一月二十日奉公柩葬于長安鄉池頭梅坑之陽，且丐余銘。余知公深，不辭。公薦於鄉，名燾，以避景憲太子諱，改名璫。其先自汴來，爲撫之崇仁令，家焉，因占籍茲邑。曾祖寄庵先生堯輔，學行有聞。祖端，父可久，皆善人。公於書無所不讀，過眼終身不忘，屬文深婉有味。善論事，剖析利害如辨白黑。登戊辰進士第。初，李公琪得公省闡策，大喜，謂不意草茅有此議論。蓋公素所長者。初筮潭州湘鄉主簿，遇事直前，嶷然自立。有豪民奪其侄之地而誣以他事，郡委公定奪。豪民因公客以貨誘公，公不動，卒直其事。公去官，其姪櫝百縑邀謝諸塗，公不受，而教以應變事長之道。樞帥安公丙聞其賢，羅致幕下。邑令與尉表裏爲姦利，安公命公核狀，公知邑民病之，發其姦，使不得留。尉懼，以白金求哀於公，公還其書與金，而卒不白其罪。人謂公處令與尉，兩得其宜。至今湘鄉人能誦簿賢也。再調澧州司法參軍，攝令澧陽。里正有以溺死婦誣旁溪民家爲奇貨者，勘驗無實，公謂當反坐里正。後令至，卒如公言決之。里正怙終訴之郡，下邑聚檢無異辭，訴之憲，下郡聚檢。所差鷄弁與公有雅故，移書幾導，意後令求賂，公不答。其人竟誣溺者有傷。事上聞，後令已死，刑寺以罪公，與檢官俱罷。公笑曰：「吾縱得罪〔一〕，猶是失出，決不能入人罪以梯榮也。」既入廣漕幕，時

循、梅、南雄患盜最久，諸郡請濟師狎至，南荒枯瘁，郡縣重足而立，懼以積逋違戾。公彌縫其間，通融調度，下無乏興，上無苛責，二使者亟稱其才。死之日，趙公師楷哭之哀，賙卹其家極至。公處鄉閭，接親朋，薰然其和，使人樂親附之。而排難解紛，視人由己，有烈士之風。至於居官，壁立崖絕，不可干以私。僚案非其人，不屑與交，或至面責其過。使得位而行，掉鞅功名之塗，必不肯睚眦盱眙，同流合污，懷祿全軀，如今之士大夫。嗚呼，以公而竟止此，哀哉！公得年六十有二，娶羅氏。男一人，方。女五人：長適邵伋，次四婿則季序、黃質、胡渡、吳泰也。伋，澧州錄事參軍。泰，鄉貢進士。孫男各一人〔三〕，皆幼。銘曰：

才之生世，其無意耶？才不及顯，其有命耶？是司命者，其無知耶？道之好還，其將昌其後，而大所就耶？《漁墅類稿》卷六。

〔二〕縱：原作「從」，據翰林院抄本改。

〔三〕「男」下疑脫「女」字。

黃彥遠墓誌銘

淳祐四年十二月

余乙亥、丙子間開門受徒，黃朝瑞來學，與之游居，覺其氣質凝重，課試文字亦穩律。余心喜

之，從容叩其疇昔所從，則起而曰：「家君少篤學，胡公元衡爲郡文學時，以巨題試諸生，家君以詩出奇押窄韻得句爲首選。經史子集皆手自點勘。病時文乏典則，取省監程文數十篇，鉛黃批抹，皆有關鍵。日夜爲朝瑞講說。然嘗恨夙無師承，凡所造悟，皆心自尋繹得之，慊然不自以爲足，故遣朝瑞從先生游。」余乃知南溪爲人大槩如此。後二十有七年，其孫鱗卿補充太學弟子員，又見其鄉人爲余言：鱗卿年五六歲入小學，周夫人憐其幼，公曰：「子弟凡事皆可遲，惟讀書一事不厭早。」扶携左右，觸事輒誨之，所以教鱗卿者，猶所以教朝瑞也。既入上庠，人以爲南溪種學種德之報。南溪方進鱗卿而誨之曰：「太學，多士所聚，重厚浮薄，色色有之。汝往取友必端，毋詭隨；進學必力，毋自畫。」余益知南溪有識趣如此。壬寅十月六日則聞公死吳，得年七十有二。越二年甲辰十二月十六日壬午，朝瑞奉公柩葬于所居南二里大池原先塋之右。鱗卿狀公之行實來曰：「鱗卿父子事先生有年矣，知先祖莫先生若，乞賜之銘。」余不能辭。公諱鍾，字彥遠，鄉人稱之爲南溪先生。曾祖某，祖某，父某，以孝弟力田世其家。公幼穎悟不群，嗜學如飴，至天文地理、瞿曇老子、稗官小說之書，無不通解。對客口誦，至數百言不休。風簷燈案，蠅頭細字，雖晚年猶把玩不倦。鄉遇飢饉，勸施不倦。郡守每委公董視，取予多寡，一析以理。富者樂于糴，貧者安于糴，上下晏然如樂歲。庚寅之寇，臨川崇仁爲震，大家奔遁遷徙。鄉疇所在嘯呼，公曉以理法，聯以保伍，遏亂萌，鋤兇孽，環公鄉數十里，恃以無恐。事平，有籍以補授者，公不以爲功也。他如去里胥之蠹，興陂池之利，訟平其爭，役寬其期，凡可以利衆及物者，劬勞畢力不憚也。然皆出于中心之誠然，非干譽，非要利。其接

姻戚，交鄉鄰，中無城府，懇懇悃悃，人亦樂親之。或以非意相干，笑談排遣，無藏怒，無宿怨。人之有善，稱之不容口。聞人過失，必爲掩覆隱匿，且曰：「傳訛，未必爾。」鄉里稱善人，非耶？娶周氏，子男二人：長即朝瑞，次朝美，先公兩年卒。女一人，胡彌大其婿也。孫男六人：德卿，次即鱗卿、翼卿、鯉卿、新卿、翔卿。女三人：長歸傅夢得，餘幼。銘曰：

教行於家庭，行暴於鄉鄰，古人之所謂吉士善人。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尚適觀其有成。

《漁墅類稿》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七六五一。

吳文瑞墓誌銘

寶慶三年四月

公姓吳，號其名，文瑞其字。其先自宣州來，占籍撫之崇仁。曾大父適，大父朴，父淑，皆潛德不仕。公娶豐城陳氏。子男一人，曰霆發。女二人，適鄭叔憲、袁復。孫男一人，曰熾。女孫一人，未笄。以寶慶丁亥二月十七日卒，享年七十有八。其孤將以四月之乙酉葬于縣西青雲鄉甘田之原，從治命也。余視公爲鄰爲親，爲丈人行，知公爲深。霆發以銘請，義不得辭。崇仁吳氏，族大而文。公服襲見聞，加以天資穎異，讀書過眼成誦，下筆輒數千言。少習詞賦，既而曰「壯夫不爲也」，改習書學，自爲尋繹，不師故常，處題立說，人每異之，久乃服其工到，蓋幾韓公所謂大怪大好者。試一再，不偶，則殖田疇，新屋廬，闢圃而蔬，鑿池而魚，不復齒場屋事。即所居之西，扁曰「桂堂」，

日夷猶其中。凡浮屠、老子之說，神農、華陀、孫思邈之術，郭璞、呂才之書，靡不通究，爲人講說，脉貫縷析，纚纚可聽。與族人之言若德相似者五人，更爲菜羹之集，或詩或碁，以自陶寫，竟登壽考，亦無憾矣。公氣剛志銳，少年直謂功名唾手可拾，稠人廣坐，論事說理，正色雄辯，無阿順回護。世間有難處事，公視之特易耳。使得尺寸柄，輔其志以行，紛可使解，難可使排也。間關無成，自負益耿耿。不妄交，不苟悅，里之富有力、貴有勢、人所爭趨者，公弗峻絕，亦不狎親也。嗚呼！狂易大言，矯激爲異，皆士之病也。而近世士習遇事蓄縮，隨聲附和，氣力稍出己上，則覩覩佞佞，俯首帖耳，甘心爲之下，略無毫髮生意者。聞公之風，亦可少愧矣。銘曰：

事左而志方，身蹇而氣剛，其圻可夷，其人不亡。百世而下，視此石章。《漁墅類稿》卷六。

吳公墓誌銘

紹定四年三月

吳公次周名墀，撫之崇仁人。其先自宣州來，曾祖某，祖某，父某，世爲士家。公娶熊氏，則雷州使君某之孫也。子男二人：曰應符，曰應則。應則先公六年卒。女六人，其婿曰蔣特立、管鑑、孫琳、鄒某、方必中、黃京。孫男二人：宗元、宗範。女四人，歸郭鈴、黃塤，餘尚幼。曾孫女一人。紹定四年正月十九日卒，享年七十有九。以其年三月二十八日葬長安鄉石下之原，公宿所營度眼中山也。公少而孤，蹢蹢從二兄後，不齒家事，一意嗜書，欲自立。累試場屋不利，則投筆焚研，閉門息

交，尚友方外，習內視納息之術，澹然若與世相忘者。歲量先疇所入，以爲日用之度，僅僅自給，不爲蘊利多藏計。獨厲其子以學，隆師市書，雖費不憚。公既屏居簡出，里閭多不識其面，余與公之子節夫游，亦未嘗獲接公談。嘉定辛未待對集英，一日或邂逅節夫侍行，徜徉蘇公堤上，余愕然，揖謂公胡爲乎來，公曰：「應符之齒壯矣，而未有以厭吾望，方規試上庠而病焉，墀懼其躓，而護之偕來。」余切歎其百念灰矣，足不出閬，而蘄其子之有成，至輕千里不爲難，亦可尚已。旅舍往來，款語數四。公每言生平涉世多艱，官府不能無罣誤，以不辯自明；鄉鄰不能無欺侮，以不較自正；疆畝不能無侵奪，以不爭自定。清坐靜觀，自覺吾味差永。余以是益心敬公，蓋有見到處不可及也。嗚呼！今之人譎觚以示夸，掉磬以求勝，鈎距以矜巧，圉奪以自肥者，視公所爲，不詆之慙，則譏之拙，然宿禍生孽，多以自斃者，又安能壽而臧、全而歸，如公稱鄉里善人耶！余罔罔憂服中，亦何能文？節夫再三以銘請，辭不獲，則爲之銘曰：

八。

世途爭巖心地夷，式安且壽全而歸，尚永厥後視此碑。《漁墅類稿》卷六。又見《南宋文範》卷六

祭雷知院孝友文

嗚呼！執政大臣，調一四海，平則稱衡，和則稱宰。疾惡已甚，相軋以私，恩怨往復，不平所

基。嗜事求快，砉然一奏，其傷實多，不和之咎。能平能和，唯公德全，參柄鈞樞，人無間言。坯冶一陶，簫勺群慝，朋亡包荒，無反無側。化工密庸，庶物露生，顯仁藏用，無功無名。胡不顙面，永綏宗社，言晝其繡，言秣其馬。舊遊阡陌，將假之光，後進考德，將熏之香。東門祖帳，籩罍未洗，云何奄忽，邦國殄瘁。如某晚出，實竊賸殘，公辱知教，愉愉歡顏。飢驅宦拙，自拔無術，公辱從臾，篤契相恤。有來訃聞，心折涕零，遠縛一官，薄奠莫親。公今已矣，言猶在耳，誓少自見，毋負知己。《漁墅類稿》卷六。

祭孫提刑文

嗚呼！君子邦家之光，善人天地之紀。不必計其或進或退，或仕或已，苟其歸然而存，則皆有補於世。忽山頽而木萎，羌觸目之殄瘁。哀哀孫公，金堅玉粹。瞻前修其已邈，維絕學於將墜。厲之躬行，博之講肄。強爲善兮不倦，哀人窮兮由己。公爾忘私，義不謀利。蓋粹然樂克之好善，而挺然曾子之弘毅。某之衰老，公不我鄙。湘濱爲寮，情好洽比。凡言話之相勉，曰力行乎好事。我隨牒而南馳，不見公者三禩。每惠問之渠渠，必傾倒於肝肺。近走一介，訊公興止。疑回鴈之杳然，而公已一疾不起矣。彼蒼者天，何遽至是！有子垂髫，無父誰子？有母垂白，無子誰侍？愛我公者，所以痛哭而流涕。我知公心，有不謂是。公方貤恩，先姪後子。豈以子故，賁恨于地？棠棣之華，孝養不匱。

公與母訣，而尚有弟。惟是賢者殞背而彫零，則吾黨爲之奪氣。小人無所憚，君子無所倚，公論誰與之扶持，斯文誰爲之興起？則公云亡，蓋重乎他人之死。此某之慟哭，固不獨弔公之私，與夫識我之義也。有酒盈樽，有殽盈簋，一奠莫親，老淚如洗。《漁墅類稿》卷六。

祭何尚書異文

堂堂月湖，老成典刑。德超人群，而德不形，知周事變，而知無名。載笑匪怒，執義若爭。難進易退，達可則行。包荒納污，中有渭涇。察密精緻，行之寬平。曰介而通，曰和而清。求之當世，名公巨卿，流或徇俗，激或矯情，何足以齒，大雅之英。摘髭科第，自其妙齡。策足華要，逮于晚成。德業久大，聲實蜚騰。少留步武，可柄樞衡。浮雲富貴，何視之輕。言畫其繡，爲桑梓榮。繩軌里中，非義羞稱。如彼在洛，司馬端明，梯接後進，位貌不矜。如彼在潁，六一先生，山暉川媚，藹然風馨。或薰而良，或聞而興。如何奄忽，巷無歌聲。睠懷壽隽，心折涕零。某當晚出，龍門獲登，辱知辱教，義篤情親。齒牙之論，委曲提擎；文字之飲，從容講評。松高羅施，柳苑蜩鳴，淒其一夢，俯仰成陳。惟公不朽，鄉社簋鉶。夫復無憾，歸哉佳城。哀哀吾黨，獨行裊裊，誰歟訂頑，誰歟息鯨？輜車夙駕，不殞者靈。瓣香束芻，尚歆此誠。《漁墅類稿》卷六。（以上馬德富校點）

全宋文卷七四六六

金允中

金允中，寶慶中道士，劉混朴弟子。編《上清靈寶大法》四十四卷，今存。

上清靈寶大法總序

嘗聞無極之先，混融莫測；洪濛之始，清濁方形。圓穹上浮，渺渺浩劫。自然之氣，宗主元綱。乾旋坤鎮而萬類生，運啓化興而五文煥。萌於天上者凝雲結篆，降於人世者譯而成章。發道德之機緣，作神仙之梯級。粵自龍漢，教以大乘，迨乎延康，授之中品。故洞玄之緒，神化大宏，後世之見於用者，齋修章表出焉，而其科條訣法，符篆神文，散之群書。蓋洞玄之部，品目繁多，詞章浩博，惟《度人》之一卷，備拯濟之深樞。內而鍊行修仙，可以登真度世；外而立功蕝事，可以福顯利幽。隱訣靈音，悉存經內。其如理致幽晦，世未能詳，中世以降，祈請多門。宋簡寂先生陸君修靜，分三洞之源，列四輔之目，述科定制，漸見端緒。至唐廣成先生杜君光庭，遂按經誥，修成《黃籙齋科》。

四十卷，由是科條大備，典格具彰，跨古越今，以成軌範。當其成書露刺之日，上符玄穹昭允之祥，天下後世，罔敢越此。至如符篆文移，則非齋科所載。行教之士，轉相傳授，於是纂聚《中洞諸經符咒訣目》，集以成書，而實宗于《度人》之一卷。惟經乃法中之本，而法乃經之用。法出於《靈寶》而隸乎洞玄，故謂之《靈寶大法》。由是經典之內，凡可以開度亡爽、利祐生民，符書法術，莫不兼收並錄，燦然聯屬矣。俾嗣法之人，不勞餘力如古者齋法上品功用，則端嘿動天，存思格物，固非常人之可遽行。其餘齋法通悃達誠，章詞爲首。後世增以文檄關申，實體世法而爲之，以輔章文之所不及。既有法職，則以洞玄部之錄冠其首，法錄相應，以爲階銜。聞奏上玄通達三界，不得不備儀式爾。既立階位，又列文移，於是印篆不可無也。及夫得道登升，自有上天真職。如許旌陽爲都仙太史，劉寬爲童初上帥，正一天師得老君玉印，費長房受壺公符籙：此乃天畀神授，所謂仙職真印是也。今應世行科，佩籙嗣法，不過師傳。啓修真之漸門，開立功之要路，固不在乎印篆之繁，職位之高也。《靈寶大法》近者編述多門，有百二十卷者，似乎過詳，未免三洞經典通取以入其中。福唐王升卿編作二十卷，頗爲適中，然多應世之科，亦分列曹局，及有預修之齋，頗無經據，似此等不無大醇而小疵。又有只編二十卷者，深爲簡當，而初授科法之士，多患不知根源。舊有隨經編法者，乃依經中之儀，製而爲用，乃是宗本，而世又指爲度人大法，或稱《靈寶經》中別爲異途。凡世之流傳者多門，未可盡睹。雖未能悉契靈旨大綱，亦粗可按行耳。紹興之後，浙江以東多宗天台四十九品，不究前輩編集之本意。首於序中直云《靈寶大法》者，三十六部尊經之首、九品仙真神靈之根，指法中

編集之辭俱是上帝口宣之語。殊不知符檄齋修醮設、書禁驅治、祈請鎮禳，悉是中古之後因事立儀，隨時定制，輔翊元化，贊助靈風，非以爲法出於後世而不可行。乃其采諸經之要妙，搜衆典之符章，亦有遇異人之付傳，亦有蒙神仙之授受，凡可以立功宏化者，集爲中乘之法，却非上古之世，天帝之言。而每叙事之條，見其間稱玄師曰，遂將上帝品排。謂救苦天尊爲玄師，彼蓋將以爲一言一論悉出於天尊，其不加詳審，類多如此。惟本源之既失，故體格之益訛，是致於符章也欲其異，於印篆也欲其多，於法職也極其崇，於行用也肆其詐。及其授受之際，捧一編之書轉相沿襲，師弟子略不深究博詢，問辯攷證，迷以傳迷，自神其說。且夫玄元始三氣，爲萬化之根宗，自三氣肇而奠二儀，二儀定而生萬物。人稟中和之全氣，故像天地之大體，及其氣血運動，密契陰陽，是人身法天地而生成，非以此身其爲天地也。修鍊之旨，有存三守一之門，即章文遣馭之所宗。以氣合氣，以神感神，覬天人交通於恍惚之間，其事非稍知道者，不足與聞。法中略露其微意，台山書中不同其旨，乃取他處飛玄三氣印編入法中，以發奏牘。使其印有所出，亦與洞玄之錄，靈寶之法，了不相屬，又不知氣可飛玄，則將升神矣。況三氣之妙，非可刻之印間。近來行其法者，又自相矛盾，印名同而篆文異者尤衆。甚至以經中之字合而爲印者，不可備數。夫印者，信也，文移申發，以示記識。如世之張官置吏，有一官則一印，上而君父，下而士民，莫不認以爲表誌也。如行天心正法，則以驅邪院印爲記，是行正法之科條，備驅邪院之屬吏。故此印發文移也如錄。進洞玄之品法，以靈寶爲職。舊儀只稱三天門下南曹，又以靈寶大法司爲曹局，故以其印而發文移，是本局之信記也。今又益以太上三天之

印，既曰三天，又曰太上，非籙之階，又非法之職。此特摘其礙理之甚者。此外紛紛碌碌，不知其幾印，可惜謬用其心也。邇來博古之人，亦嘗有著述儀範科條者矣，乃復取天台法中之符文印篆雜入其中，玉石混淆，邪正交錯。至於職位，世人既未際真授，未免佩籙於宗壇，求法於師友，以籙爲階，以法爲職，亦行教者不得不用耳。天台法中乃稱領教嗣師，或自稱宗師，復立玉陛仙卿、太極真宰，取以繫銜，大可驚畏。且人之爲物，稟受冲粹，成茲一靈，迨夫卑形，不過父母氣血，結爲胚胎，及其長也，百穀衆物，養其軀體，自微至著，無非土滓。故《雲房》三十九章詩中，有云：「四大一身都屬陰，不知何物是陽精？」蓋言人之五體百骸、血津骨肉，莫非陰類。上士能修元鍊本，陰盡陽淳，如天之清，乃仙之品，猶未免受書洞府，效職仙曹。及其飛升輕舉，尚須攷證功過，量校數目，方遂高步雲烟，騰翔霄漢，仙真等級，誠爲不輕。季世凡夫，地行濁質，佩籙傳法，則地界行教之司而已。五氣三雲，未徹修存之妙理；九還七返，莫全冶鍊之深功。袞袞塵途，前期匪測；滔滔俗浪，宿命難知。升舉之期，可謂遠矣。而乃遽稱大位，自處仙真，用以爲銜，瀆天罔道。仙卿真宰，豈地界治官之可當哉！如醮告斗，以伸祈禳，則靈寶大法中之一事也。在二十四等之中，只名北斗除災醮而已。天台之行靈寶者，欲別立門戶，以傳於人。因見宣和間有璇璣之籙，故集諸家之說以爲璇璣之法，別立玄靈璇璣府印，編末却歷言所本，如《北斗經》、《傍通圖》諸書，皆列其後。雖法中言辭出於衆書，而立爲此印，又誰爲之耶？銜位稱主管璇璣府事，于生人則稱太上宮察訪使，是何說也？使有璇璣之府，亦斗星之宮爾，人而主管之，已與斗星同列矣。察訪之官，漢魏尚未有之，後世朝廷廉

使之任，非道法之階，殊不知受正一之錄，行天心正法，則通達誠祈，謄詞醮斗，有何不可。以致遷入洞玄法錄，則北斗醮乃法中之一事，又待別立一銜，方可主行哉！儻每一等齋則易一職，一品醮則更一銜，如此，則古科二十七品之齋，四十二等之醮，當補數十等職位，乃可奉行，不期紛紛耶？使其職位之合典格，凡主行齋醮，進章拜表，禱雨祈晴，濟死度生，無所不通，又何必多立名稱（二），廣易銜位？大抵法錄階位，所以備儀式，符章印篆，所以是表誌。今以印篆階職一至於此，其有不存于編而用行矯僞者。如建齋醮之初，高功大書，揭示稱已於某日默朝上帝，啓告齋事，可謂不經。且留形住世之術，惟金丹一法最爲正理，修仙之事，所當究心。自此之外，如鍊氣餐霞、服丹餌藥、收光吐納、熊經鳥伸，其類不一，而未可徑得。鉛凝汞結，內就金丹，故謂之三千六百傍門小法，默朝上帝，是其一也。蓋於身中升降運用，極於泥丸，成者可以却疾延年，失者未免動神損志。然專修此法，近來成就者亦希，非可以通天徹地而成真者也。若夫火棗內榮，陰魔外絕，與道爲一，身外生身，升神而面朝九清，洞視而遐觀萬彙，此則靈寶中見玉清聖境之時，形神俱妙，隔絕囂塵，僊數待期，徑登金闕，得至此者，必不行科應世。身入齋壇，既能躬覲天真，則章表文移，折旋音韻，一切不用。此又非默朝上帝例矣。今方崇壇廣席，設像陳儀，牘盈編，謄章表，是齋修之品格，却稱默朝上帝，謂能面陳意於天，且人可罔也，天可欺乎？編中鋪聚多乖正理，其書起自南渡之初，迄今將百載，邪說異論，幾徧浙東，歲月浸深，傳流漸廣，後學之事，習以爲常，亂敗典章，靡有窮已。太上之教，尊之而不加貴，毀之而不加卑，固不待辯是折非然之後昭顯，第以其法行齋用事，違格失經，

非獨書罪於三官五帝之司，而天下後世豈無達誠之士，將有秦無人之譏。欲加考正，又恐貽怒於其襲法之徒，故坐視神文之被穢，莫敢一言也。允中每觀其室礙形神，爲之震懼。初非以理推測，已見臆度，蓋戾古畔科，雖三尺之童平心以觀，亦覺其謬。允中幸免陷身於邪僞之門，終不認後人之被誤〔二〕。敬遵師傳之要旨，兼攷諸家之成書，務合古儀，略加編集，似失退遜，而允中之管見，實謂居其職而任其事。矧佩籙傳符，久叨靈蔭；冠星披羽，粗集冲科。雖非上天真授之班，實玷地界職司之列。兼戴髮含齒，賦性立形，一切一毫，莫非元始祖氣。皇天之貺，大道之休，顧不重耶！是居其職而不任其事，可乎？由是不恤謗議，粗作編聯，使允中之言稍合科條，則其與同學共之。或允中之言有違典格，則冀高人正之。是以略序其始末於卷首。允中不敢故爲險論以是己非人，不過略刪其續撰，頗從舊規。合理而有源，不厭其凡俗；背科而無據，不貴其新奇。蓋以陸簡寂分三洞四輔爲別，以杜廣成立經定制爲宗，然後公其說以定其法，是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然允中見近世編錄法書，悉隱其機要，爲度師者雖自無所得，而不應禁秘之文，亦委曲隱落，甚至減易古書，除削舊法，欲令不全，逐時出奇，賣秘以邀求嗣法弟子。此不獨靈寶齋法，其餘法書莫不皆然。世態澆漓，一至於此。大抵靈機妙蹟便可飛升輕舉者，固不當顯書廣泄，如濟世立功，接人利物之用，豈宜略不具載。允中於出世之法，登升之訣，未之聞也，但世之所行，幸頗識邪正。今成是編，深以市道爲戒，不敢故行隱落。凡靈寶之修存功用，救苦齋修，亦已備述，不至大段疏闕。理當而有據者，一毫不遺；論怪而無根者，雖詳不錄。意義相續者，不分兩卷；法之相須者，不敢離析。舊書分散，則取

而序之；事涉別書，則攷而釋之。疏出條目，悉可按行所。其法中科禁至重，自來不存簡策者，亦備存條目。成書之後，錄奏上玄，告聞三界，對天立願，廣宏至教。爲學之士，宜廣見聞。況今名山福地，僻境遐方，隱跡林泉，混塵朝市，有道之士，豈無其人，患不能廣參徧歷，別識仙真而已。第亦須稍知今之諸方，在家出家嗣行靈寶者多矣，而靈寶之法，今又幾家？然後攷自己之所得，邪正淺深，亦不可略見。假使專執先入之說，而非他人身坐井中而作天論，則非有心於教者矣。學者更能平其心志，審其端緒，毋致日趨於乖真叛道之途，實允中之至願也。允中經籍度三師，乃中原之宗派，已叙其姓名於卷末。允中非敢出私見以誑世人，蓋以師授之旨多口傳而心記，恐歲久泯沒，故次序古書而略隱於其中，爲教門而設也。洞玄靈寶弟子、南曹執法典者、權童初府右翊治金允中序。《上清靈寶大法》卷首，正統道藏本。

〔二〕名：原作「各」，據文意改。

〔三〕認：疑當作「忍」。

書元應太皇府玉冊後

元應太皇府法，至此而終。近世別本，又增以變神訣、啓請咒等說，皆言辭鄙俚，顯然不出一

手，雜亂上法，溷玷神文，大爲不便。及有火繩符、成敗法，并鬼營法，亦皆非出此書，今並行削去。況五元玉冊，悉是至人流傳，委非雜術常法之比。如董大仙以天蓬法脩用成真，邇來世傳其法，皆逐時增添，混雜正典，已與五府正法相遠。此書元有者，不宜隱藏秘妙，以誤後人。若其所無者，不可妄增淆雜，以穢正典。學者各以教法爲念，同寶愛之，幸甚！金允中謹書。《道法會元》卷一七三，正統道藏本。

書五元正法圖序後

寶慶元年

童初府正法，因真人際遇高聖，流布世間。其中符咒印訣，篇目典章，又經宗師參考成書，已無礙理。倘按法從事，外則可以宏科贊化，斷祟除妖，內則可以鍊質澄神，修真契道。然而辭皆隱奧，語多幽玄，自非親遇真師，莫能悉通至要。若止領其大槩，亦須稍究文理，方別正邪。其如季世通識少，昧學多，迷迷相傳，罔知始末，甚至增以僞文，益之淺說，愚弄後進，欺誑未聞。殊不知上聖秘授其人，所編文理詞章，煥然可睹，與世之俚俗淺語萬萬不同。雜諸其中，何異碣砢混玉，不待指陳。允中本以庸儒，夙慕真化，昨來紹興年間有處州道士唐先生克壽，字永年，因從高先生景修傳法之時，夢天降玉女，執牒賜名唐道憫。自後行持皆應，專以五府法救治，利濟者不計其數。拜飛鷹走犬章，用直月五將祛邪逐祟，滅怪除妖，指顧之間，隨即報應。高君天資異俗，親遇至人，執職仙

曹，不敢盡露。唐君晚年嗜酒難近，其法甚驗，多寓饒、徽之間，竟得尸解，度世亦傳授弟子。劉先生混朴，則受其法而以授允中。自從冒昧奉行，累嘗參對別本，悉多訛謬，遵此施用，異應頗多。允中稟質庸愚，植學膚淺，不能立德，未易宏科，不過虔按典章，恪依符訣，每蒙響答，因致感通。所是數內有斗箋并飛鷹走犬章，及行移關帖，並是古人立大槩規模。後之學者於受詞之際，須當精審情由，深量事體，隨時起檢，務令可行。亦要投詞之家堅心信向，又須行持之士誠意關申，則何崇之誅，何妖之不伏？苟行用之失當，詞理之不通，揆之人情，尚有窒礙，聞于上境，何可施行？又或妄撰法銜，差用印記，徒加申發，難遂感通，是致邪崇猖狂，反怨法錄無驗。受傳大法，當如是耶？祇緣近來妙訣靈機，甚難遭遇；法書符印，益見繁多。如五元素府，則北極四聖正一天師嗣教也。五聖未嗣教之前，童初府五帝受冊於其中，後學已不及知之矣。而世有四聖考召法，有真武三陣法，有佑聖符水，似此紛紜，名號不可悉述。或創立一司，或自置印篆，或借五府正法以混其中間，稍可用者，又皆是別法中咒訣，況於本無靈驗者，又更非一。至如董大仙傳天蓬法，本以輔天心正法而行，今又取五府諸符移入天蓬法內。世人但謂元應太皇府則天蓬元帥，而天蓬法亦天蓬也，不知元應太皇府實中皇元一太皇帝君主之元帥，乃爲外臺卿爾，出法始末，與天蓬全然不同，尤不可亂雜。非正行五元玉冊，則不得稱童初之額，不當用五府印符。如行天蓬法，止隸驅邪院，是猶龍漢降經爲洞真部，赤明降經爲洞玄部，開皇降經爲洞神部，不可混而同之也。法以天蓬爲宗，而流降不同，各有先後，皆可以除邪濟世，秩品高下，大段殊途。蓋九等三乘，隨機接引。若罔窮來歷，不究源流，或一

例雜入五府正法，是致真文漸隱，雜說轉深，混紊典章，踰越品格。恭惟五府之書亦漸爲此等所雜，以至侵亂師授，晦蝕神文，深可嘆也。倘塵中上士，物外高人，以太上之教爲心，高聖之法軫念，共遵成典，同守玄綱，辯證是非，排却浮僞，庶幾澤被久遠，恩浹顯幽，輔正之功，莫先乎此。皇天后土，實聞斯言。大宋寶慶乙酉歲，靈寶中盟弟子、南曹執法典者、權童初府右翊治金允中謹書。《道法會元》卷一七八。（以上王曉波校點）

柳孟仁

柳孟仁，處州麗水（今浙江麗水）人，紹定時在世。

柳惠叔壙記

紹定四年七月

先君諱寬夫，字惠叔，第廿二。自晉分東西眷，世爲處州麗水浮雲人。曾祖□，不仕。祖深，故迪功郎。父可久，故將仕郎。母葉氏，太師衛國公樞密翥親妹。公出鎮會稽，該遇紹熙五年明堂恩，折京秩，以迪功郎□補，初蒞章貢戶，丁□艱，□授宜春簿。次□陽知錄，次宰邑安□望□，再調華亭鹽事，改通直郎，致仕。先娶龍泉林氏，無出。再松陽劉氏，生子六人：長男孟仁，娶平陽陳氏；

次仲雋，娶同里徐氏；幼季，娶王氏。長女適郡城修職郎、□徽州績溪簿趙汝祜；次繼姻；幼適里人梅嗣祖而亡。先君生于乾道己丑三月十五日辰時，卒於紹定戊子二月十八日戌時，享年六十。母劉氏，後一月繼喪，葬于東塘雷岡。孟仁等謹卜辛卯年七月初一日乙□奉靈軒窆于角山之陽，泣血敬誌諸壙。亥山巽向。《續括蒼金石志》卷二。（劉文剛校點）

釋法照

法照（又作炤，一一八五——一二七三），黃巖（今浙江黃巖）人，童氏子。年十三出家，以蒙菴宣爲師，復師北峰宗印，修天台教觀。歷住大慈、聖水、延慶、褒親、天竺諸寺。理宗賜號佛光法師，又書「晦巖」賜之。咸淳九年卒，年八十九，謚普通法師。著有《法華三大部讀教記》二十卷（存）。見《續佛祖統記》卷一，《新續高僧傳》四集卷三。

陳了翁有門頌跋

景定二年正月

士大夫當患難則學佛，得志則有用夏變夷之說，蓋於佛無所得也。了翁《有門頌》，其於佛有所得歟，攻媿其知之者歟。景定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天台法照爲四明學子可登題於月桂峰下。《三千有門

頌略解》卷末，續藏經第二編第六套第二冊。

曇華亭記

景定四年二月

聖賢間出，厥惟艱哉，如優曇鉢花，時一現爾。按《西域記》，佛言震旦天台山石橋方廣聖寺，五百大阿羅漢居焉，或者以爲誕。東晉時，梵僧白道猷始尋挾之。由齊、梁、隋、唐，至於我宋，國王大人，莫不遐仰，通儒明公，見於賦詠，圖志可考也。景定元年春三月，太傅、大丞相魯國公肅清江面，正位廟堂。明年春，緬思舊遊，以俸資五萬俾萬年寺長老妙弘作新曇華亭，且曰：「宦未達時，嘗於斯地有心，期今酬之。」於是弘謹唯命，督役趣辦，袞延輦飛，視昔尤莊麗。落成，供五百聖僧茶，茶甌中一一現異花，猶夫常也，中現四字，其文曰「大士應供」，聚觀者神之，得非曇華之應乎！弘陳於魯公，祠公像於亭之左，創憩亭於右，而響空、瞻風、佇真、許來、方廣之亭，皆一撤而新之。凡聞風而登，具瞻殊勝，不蘄而喜捨，踴躍贊嘆，佛語豈虛也哉！先是，旗纛在維揚，緡錢以萬計者三，予弘造大佛殿，巍昂雄特，甲於浙間，斯可謂大施矣！於戲！天台神秀之氣，鍾於我公，修文偃武，天下既定，異時從赤松子，則曇華之作，若有所待然。法照歸老山中，竊觀盛事，爲之記而書之石。維四年二月乙丑也。《天台山方外志》卷二〇，民國上海集雲軒鉛印本。

天目禪師祭文

淳祐六年十月

維淳祐六年，歲在庚戌，十月癸巳朔，十四日丙午，天台山人法照謹以湯茗果饌之奠，致祭于天目禪師之靈曰：魂兮歸來兮，梁渚之風蕭蕭兮木葉下。瞻太白兮芒寒，蹇獨立兮誰語。麋何食兮中洲，蛟何爲乎元浦。夕惕兮余懷，莫蒞藻兮筐筥。《天童寺志》卷七，清刻本。（以上尹波校點）

彭義斌

彭義斌，開封（今河南開封）人。金避元兵遷汴，民苦橫斂，霍儀起兵，義斌等附之。及霍儀敗，遂歸李全統制。全歸宋，爲京東總管，義斌遂爲統制官。及全叛，義斌不附，屢與全鬪，又攻真定，降金將武仙。後與元兵戰于內黃之五馬山，兵敗不屈而死。見《宋史》卷四七六《李全傳》上，《宋史新編》卷一八九。

與趙善湘書 寶慶元年

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如此賊者，或生禽，或斬首，惟朝廷所命。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宋史》卷四七六《李全傳》上。又見《宋元通鑑》卷一〇三，《宋史紀事本末》卷八七，《續資治通鑑》卷一六三。（王曉波校點）

釋祖廬

祖廬，寶慶元年住持湘山報恩光孝禪寺。

長生東庫碑〔二〕 寶慶元年六月

右，祖廬本寺伏蒙使府主盟，抄到檀信錢貫，創立長生庫，逐年幹運，存本出息，以爲寺門供佛齋僧、添納免丁之用，祝延聖壽，務要流傳久遠。緣本寺係十方去處，住持、知事及守庫僧行更易不

常，切恐後代主首人等不能體祖廬建立之意，或以常住闕乏，或是迎接住持，或以詞訟爲名，或作名色支破，妄行撮急關借使用，遂致庫本虧陷，事極利害。謹具狀陳乞台判付祖廬執狀刊石，爲本寺久遠照會，垂示後來知事、主首互相遵守，不得妄作名色，支破借借。如或違戾，許内外人不拘僧俗，具狀經官陳訴，乞行監理。庶使士夫、檀信施捨有歸，不致陷失，實荷府判秘閣郎中、判府寺丞郎中主盟之賜。伏候台旨。寶慶元年六月日，住持僧祖廬狀。《湘山事狀全集》卷一〇。（尹波校點）

〔二〕題下原署：「湘山報恩光孝禪寺住持祖廬。」

吳 英

吳英，寶慶初爲平江府許浦水軍都統制。

申增顧逕水軍利便狀

寶慶元年十一月

平江府許浦水軍都統制吳某申：證對本司駐劄許浦，分屯列戍，管認江海，界分渺闊，責任匪輕。所管隘口唯顧逕最是緊要，蓋緣坐落揚子，大江東流，去海甚近，北通沙窖，密邇敵境，本司差撥官兵二千人著隘防捍。比年以來，敵寇侵擾兩淮州郡，累蒙朝廷調遣本司兵船前去建康，直至江池

鄂渚，應援防護江面。本司兵額雖曰萬人，除分屯顧逕、黃魚垛、江陰寨及楚州管下淮海等處捍禦，出江下海，巡捕盜賊，諸雜輪流差使，逃亡名闕外，許浦在寨人數無幾。每遇調遣，不免逐急於顧逕戍兵二千內抽差一千添同前去，止有千人在戍，除看守倉場、庫務、軍器，支打錢糧外，守禦者委是寡少。況湖海戰船盡泊此港，設若賊徒窺伺，乘間經涉海道沙窖作過，本戍闕人捍禦，所繫甚重，豈得不預爲布列兵屯以防叵測？今欲措置增招二千人添置左軍，內撥新舊軍人相半，同老少專一駐劄顧逕，防扼海道。如或上流江、池等處設有警急，乃就許浦便可調發，庶免摘抽顧逕兵船，不致有前出後空之慮，亦省官兵小券錢米，實軍國經久利便。寶慶元年十一月。《吳都文粹》卷二。又見《重修琴川志》卷七。（刁忠民校點）

曾 櫟

曾櫟，祖籍兗州（治今山東兗州）。寶慶初通判贛州。

通天巖題名

寶慶元年十月

寶慶改元，良月既望，通守魯郡曾櫟，與客來遊玉巖。時霜風清肅，晴日晏溫，訪古仰止，薄暮

而還。同治《贛縣志》卷五〇，同治十一年刻本。又見《蒐古彙編》卷六〇。（王曉波校點）

饒端學

饒端學，寶慶前後在世。

昭烈廟記

昭烈廟者，南嶽忠靖王行祠也。寶慶初元夏四月，端學之母弟敏學來令此邑，見其頽毀，懼弗稱威靈。越三年，疏理賦餘，得緡錢，倡邑民更新之。走書湘中，屬紀事。案朝奉大夫方公師尹淳熙後記云：昔官京口，被旨賑濟淮陰，因讀《棄指亭記》，始得王顛末。王諱扑，姓張，唐天寶中家滑之白馬，任俠尚氣，每出，輒袖金椎。安、史之亂，張巡、許遠保孤城抗祿山，睢陽築臺募死士，得南霽雲爲將。霽雲與王素厚善，遂俱乞師賀蘭進明。進明本無出師意，且壯二士，爲大饗張樂。霽雲慷慨言曰：「出睢陽時，人不食彌月矣，義不忍食；縱食，亦不下咽。今無以反命，奈何？請置一指以示信。」因拔刀斷指，血淋漓以示進明。王感憤，瞋目裂眦視進明，亦斷一指。偕還，射浮屠，矢著其上磚半箭，曰：「吾還殺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識也。」城陷，王與霽雲、巡、遠皆死之。又案

《清湘志》：政和間，賊潘宗巖犯沅州，城危垂陷，衆急走禱。宗巖縱火，忽返風，賊不能近郭。又云：聞若有人呼外兵來援，遂退却四十里。州上其事，特封靈佑侯。端學以爲忠義之士，此心更千載如在，爭光日月，雖晦蝕於一時，而天實顯之，有終不可得而逸者。故王姓名可逸於史三十六人之閒，而威德在人，自不能忘於沅水之上。今攷《忠義傳》，又載巡、遠遣霽雲敗賊甯陵，別將二十有五，而逸其姓名者亦四人，益知山顛水涯斷碑遺文有助史闕爲多。端學既記事，復爲詩題之石。其辭曰：唐侮厥德，遂頽三綱。獫狁逆謀，猋起漢陽。錦綳蹙裂，漏雨牀牀。士夫厥角，其孰敢當？睢陽孤壘，以百當萬。蔽遮江淮，賊勢阻緩。中丞倡義，其下答響。霽雲乞師，王實走往。賀蘭不敵，不肯出師。雲與王誓，棄指示之。矢沒浮屠，精誠若斯。異時破賊，繼之以死。不滅賀蘭，有如此矢。史逸其事，天顯其傳。詩示來世，於千萬年。光緒《湖南通志》卷七七，民國二十三年刊本。又見雍正《湖廣通志》卷二五，乾隆《沅州府志》卷三八，同治《黟陽縣志》卷二二。（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七四六七

羅 橧

羅橧，徽州（治今安徽歙縣）人，寶慶初爲桂陽軍臨武縣令。

進士公田碑記

寶慶元年二月

臨武在漢爲名縣，真淑之氣自南嶽蜿蜒磅礴，委折而至於斯。按《桂陽志》，自周廣順元年，迄我朝嘉、治，有以父子世科者，有以白屋奮身者，嗣響不絕。志載人物獨以是邑爲首稱，則亦鍾奇孕秀，風氣使之然爾。然繩樞甕牖之士，率以貧爲常，有與計偕者，奈何距天朝路幾三千里，僕僕仰面，人以辦贏糧，曾不一日少休息，則亦良苦矣。夫士有志進取，盍先養其力，養其心，且養其節可也。苟無是餒，耿耿者尚在，可以全其力於三日之試，其於進取也庶幾乎！今其僕僕三者之養，殆難信其有矣，恐不能諉其責於風氣之所使者焉。先是，郡庠創貢士莊，遇上春官則分給，是邑率以例請。既請矣，而其行猶曰未裕。橧幸承流，懼瘞厥職，且懼無以養吾臨武之士三者之大者。乃節縮浮

費，爰倣所在莊田之置，經理寸壤尺土，名曰進士田。蓋士自修于家，貢于鄉，升于春官，以致于天子之廷，策以當代世務，始賜第，名之曰進士。使吾臨武之士聞斯名，達斯義，幾何而不爲進士之歸歟！此吾所以不敢不以進士名，非敢求異於郡庠也。國朝宰相，非進士不拜。是科之設，初不以諸侯王子弟耻與寒酸伍，亦不以遐方僻嶠之士不與道德者並。臨武之士，苟能螢雪而折秋風之桂，則躍馬而看長安之花，世科白屋之書，當不止於今日觀。厥田若干、畝若干、步若干有奇、租課若干，具載方策，以詔來者。其歲有豐歉，則案圖履畝，此其大略也。其文書契約則屬之邑庠直學，其歲入租課，則掌之邑佐。三歲一大比，則盡出所藏以給，一則專之，多則釐之，務在平給。區區條例如此。若講明未詳，助給弗支，後有同志，增創規廣，有補斯石之闕，豈惟臨武之士幸，亦櫟之幸也。時寶慶初元仲春望日記。同治《臨武縣志》卷四一，同治六年增刻本。（曾棗莊校點）

羅有中

羅有中，寶慶初爲修職郎、隆慶府普成縣尉兼主簿。

普成縣增脩靈濟廟記

寶慶元年九月

乙酉之秋，余試吏黃安邑佐。視事之日，徧謁群望。縣東十五里有祠曰靈濟，一潭泠然，洄洑祠下，巨石礚礚，橫障溪側，俯而視之，毛骨森竦。古老相傳漢王潭也。稽之舊刻，莫得其詳。其亦祭法所謂山林川澤能出雲爲風雨者乎？祠據山趾，地勢迫狹，而廟貌一新。詢之父老，咸曰：「此令尹文公所規畫也。」舊祠狹隘，莫稱奉事，每吏來禱，群立烈日中，咸以爲病。文公出宰之明年，歲在癸未，六邑皆以旱告。令尹率僚屬乞湫祠下，甘澤隨應，大田有秋，倍於他邑。明年春，五邑饑民聚於府城者動以千計，普成獨無之，令尹以神之惠吾民者甚至，銳然有鼎新祠宇之意。未及興作，夏旱尤甚，乃再詣祠下，祝曰：「膏澤之應，以三日爲期，外此則非龍君所賜也。」忽陰雲如蓋，隨軒而返，翌日雨勢霖淫，溝澮皆盈，百里沾足。雖潼江武連，壤地相錯，不得有此，人咸異之。是秋，仍大熟，令尹時出緡錢，亟令鳩工，有材者樂爲之助，有力者樂爲之使。廣殿之前榮爲大廈，而拜跪有地；因山之前險爲對庑，而勝景有歸。山光縈遶於簷楹，潭影漾浮於欄楯，雲車風馬，往來於杳靄之間，意神亦欣然格於斯也。舊祠創於邑人賈鐸，今其孫邦正仍董是役。甫浹月落成，一毫無擾。余聆之擊節，且歎令尹爲民之專，而駭龍君感通之異也。父老請紀其事，余考其創祠之年，迄今凡四十八禩，邑大夫之禱於神者不一，而神之感應亦多矣，曾一動念於斯乎？今茲棟宇輪奐，氣象恢敞。令尹

非徼福於神也，報神之惠吾民也。民之樂施而效力也，民非諛令尹也，感令尹之愛吾民也。噫，百里之地，天人感通如此，積而推之，將見仁會之歌，傳巖之霖，自此升矣。喜爲書之。公名敏，字堯章，以儒科發身，寓居閬之蒼溪，丹淵後人云。寶慶改元重陽日，脩職郎、隆慶府普成縣尉兼主簿羅有中記。《蜀藻幽勝錄》卷三。（曾棗莊校點）

羅幼明

羅幼明，嘉定、寶慶間人，胡夢昱友人。

胡夢昱哀詞

大理評事胡公季昭，余執友也，昔所敬慕，異于他朋。自拾兩科，爲天子士，官聲實炳著。余嘗至京，蒙握手如褐衣舊。繼聞以敢言斥象郡，余實匏繫不克送。欲贈以言，又未克即達，心甚愧焉。其介弟國賓訃至，又未幾季昭訃至，州里嘆惜。去年秋，天子追慨遺直，詔返柩歸葬，嘆者始悅。余悲季昭爲直臣，國賓爲愛弟，而溘殞荒嶠，無所寄余悰焉。昔屈原未死，宋玉詞以招其魂。今季昭、國賓已死，獨不招其魂耶？乃爲賦哀詞，且附以招魂之詞曰：

繫若人之負抱兮，藹溫潤而清明。學既粹于風雅兮，行亦中乎準繩。奉孀母以克謹兮，友哲兄而和平。俯科目以薦掇兮，匪中扃之所榮。儼執操以堅挺兮，肅官箴而是程。爰因職以有諫兮，乃人倫之大經。惟哲之肇古兮，夫孰參其至情。事有異而莫測兮，若混昊之與靈。本揆權以適正兮，凜群疑而未冰。豈通國之少亢兮，何退瑟而凌兢！羌立志之謇謇兮，獨慷慨而狃誠。謂正主以大義兮，詎容託諸鮮能。既考理以稽則兮，言彌激而彌崢。睨虎豹之九關兮，披琅玕而畢呈。貫忠炯于陽鳥兮，曷虹蜺之足凌。偉勁厲以非倖兮，寧有覬乎骨鯁之稱。伊國典之貴宥兮，猶未迫于南征。若愛弟之知孝兮，願以身而偕行。念手足之一體兮，矧可愧乎脊令。雖共履于蝮虺兮，瀕萬死而忍更。彼百越之臻臻兮，邈羈鬼之相仍。惟藥劑之弗時兮，迫奇疾而易嬰。悲雁序之先斷兮，震哀鳴而必驚。慘聯璧之先露兮，識不識而涕零。幸天道之好還兮，皎白日之晶熒。俾輶帷之速返兮，顯覆蓋之益宏。睠臣子之一節兮，初奚間于死生。峭千仞以賈患兮，視九殞而固輕。卓公議之不泯兮，上下各保夫全名。等百世以靡憾兮，曷余涕之縱橫。駭今昔之負隔兮，悵永懷之弗賸。嗟南方之迢遞兮，慮剛魂之惛惛。欲遐招而未果兮，恐巫陽之莫憑。乃自招曰魂兮歸來，無久滯于南方些。嗟彼南方，瘴墨橫空，霧雨冥冥。爲鬼爲人，怵目喪神。魂兮歸來，不可久留些。嗟彼南方，火日如焚，血石沸川，四序不移，翕赫崩甯。魂兮歸來，不可久留些。嗟彼南方，颶飈海騰，七晝八夕，颶踣躋顛。魂兮歸來，不可久留些。粵惟故鄉，風土恬夷，白鷺青原，鬱潔明眸，沙麓逢春，草木葱蘢。魂兮歸來，可尚可徉些。舊隱逶迤，華室靚深，祚階隆隆，禰廟孔安，歲時焄蒿，飲食芳馨。魂兮歸來，可歆可寧些。亂曰：

四月維夏兮，日淑時宜。離苦即休兮，靈車啓途。路經鑠觜兮遨以游，由湘之源兮汎蘭舟。九嶷舜藏兮叫以登，靈妃鼓瑟兮如相迎。屈原孤憤兮昔所尊，精神默通兮造幽元。自古有死兮直則難，求仁而得兮又何嘆。昆弟携手兮宛如存，既忠且敬兮輝一門。乃瞻祝融兮顧炎皇，鄙風吹雨兮旒以揚。州邑莫瘞兮非故常，貞肝義膽兮凜不忘。富之濡兮杭之涓，斧封載兆兮卜無違。猿吟鶴唳兮相與隨，或騎鯨魚兮款天扉。千秋萬歲何窮期，魂兮歸來察余詞。《象臺首末》卷四。（曾棗莊校點）

羅居易

羅居易，嘉定間人，與胡夢昱同時。

祭胡公夢昱文

嗚呼，天下之公論，豈待百年而後定耶？惟公孝友之德，稱于鄉黨；忠讜之節，聞于朝廷。人之所難行者，公則力行而不倦；人之所難言者，公則直言而無隱，其過人遠矣。嶺表之責，將老其才而大其用也，孰不期公以生還？乃遽厄終窮，而没于瘴域。夙有令名而無壽考，傷哉傷哉！雖然，人誰無死，修短數也。死而芬芳，傳不朽也。有命自天，特俾歸葬，豈惟足以慰九泉之靈，凡宇內負忠讜

之氣者，亦自是少伸矣。嗚呼，天下之公論，豈待百年而後定耶？嗟我與公，情親道合。自公云亡，我生靡樂。繆此花封之撫字，適逢旅櫬之經從。觸目酸辛，滿懷悲愴。既捐俸給，以助舟車，恨守官箴，無由遠送。難兄令子，扶護間關，精魂如生，應與偕還。不腆酒殽，哭奠江渚，憶公清淚，如此江水。歸歟歸歟，一隔千里。《象臺首末》卷四。（曾棗莊校點）

沈震孫

沈震孫，鄞縣（今浙江寧波）人。景定中爲太學生，咸淳元年以三學前廊賜進士釋褐。見《延祐四明志》卷六，《齊東野語》卷一七。

大漢典籍著作如何論

論曰：顯文之有其地，固足以爲世道之盛，而文之所以盛者，天實爲之也。嗟夫！文之盛，世道之盛也。三代而後，文獻不存。有君焉，能以顯斯文爲己任，聿興秘宇，大集鴻儒，收篇章以廣儲蓄之富，新製作以侈詞藻之工，人孰不曰藏書、著書皆有其地，斯文之盛，可以爲世道幸。雖然，文之盛豈能自盛？意者天相斯文也邪！漢至武、宣餘百年矣，文治之興，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今也典籍則

有府，著作則有庭，顯文之有其地，豈不足以爲漢賀？愚則曰：前乎典籍散矣，至是而復聚；前乎著作泯矣，至是而復富。豈以其地爲斯文重邪？吁！文之未喪，其天也乎？大漢典籍著作如何，是不當以地論，而當以天論。請申之。嗚呼！世尚結繩，書契未作，未有典籍之藏，亦未有著作之工也。豈天忘之乎？抑亦一元混沌、未雕未斲之天乎？迨周而尚文，書在上庠，禮在瞽宗，雖有其地，猶未若石渠、天祿之秘且密耳。尼山未禱，木鐸未鳴，文不在茲乎？夫子出而六經筆，亦天生予也。不幸竹簡吹烟，典籍灰矣；瓜谷設筴，著作荒矣。天果喪斯文乎？焚書燄烈，秦非不欲滅典籍而漸盡也。然孔堂屋壁，猶藏古書，後人欲壞其宅而不可，非天假金石絲竹之音以神之邪？坑儒禍慘，秦非不欲空著作而無人乎？然伏生九十餘年猶能口授，非天假之年以壽斯文之傳邪？於是益信天之果未喪斯文也。灞上真人，繼秦而帝，五星聚井，實開文明之運，君子正有望焉。秦府圖籍，所收何書？不喜儒語，何有著作？然此又天之未定者耳。六七葉而武、宣作，能以斯文爲重，表六經而聖真一，招文學而儒術興。自秦而漢，晦冥日月，文風之盛，世道之福也。然豈武、宣自能爲之哉？毋亦天相斯文而爲之爾。今觀建藏書之策，而諸子傳說皆充秘府，典籍盛矣。選名俊之儒，而賦頌等詞更進迭獻，著作興矣。天祿、石渠，是爲典籍之府，六藝於是乎講論，同異於是乎稽合，非藏書之地乎？承明、金馬，實爲著作之庭，篇章於焉而啓發，秘文於焉而校理，非著書之地乎？向之脫簡缺文，今會粹矣；向之文蕪筆絕，今華藻矣。典籍著作，如是之盛，豈能自盛哉？豈上之人崇尚斯文而後顯哉？抑豈以其地而重哉？噫！吾知夫天其或者有意於斯文耳，亦天以斯文而相我漢耳。向使天無意於富典籍也，

則求書有使，孰從而求？巍峨崇閣，未必不轉而爲遊觀之地矣。使天未欲興著作也，則諷誦之通，孰使之通？森嚴秘廷，亦未必果爲文章所自出之地矣。論至於此，亦知典籍著作之地未足爲斯文重，而興起典籍著作之意出於天，始足以爲顯斯文也。雖然，漢之典籍著作固有其地也，而相之者天也。興起斯文雖曰天也，而成之者人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觀漢之世，名儒輩出。論經石渠，則有望之等輩；校書天祿，則有更生宗老。是不徒藏典籍，而考典籍者有人矣。入直承明，則有嚴助諸儒；待詔金馬，則有王褒數子。著作不徒有其地，而著作又有人矣。天生諸人，正爲斯文地。使漢君不能相天意而進之用之，則褻天矣，棄天矣。吁！大漢典籍著作之盛，天邪？地邪？人邪？謹論。

《論學繩尺》卷九。（沈治宏校點）

胡剛中

胡剛中，字正夫，慶元府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嘉定元年登進士第。嘉定末爲太學博士。紹定四年爲朝請大夫、秘書省著作郎、兼尚左郎官。五年，除將作少監。見所撰《定海縣重修學記》，《宋會要輯稿》選舉六之五〇，《南宋館閣續錄》卷七、八。

乞嚴禁夾袋奏

嘉定十六年

懷挾之禁，非不嚴切。近來場屋違戾，書坊規利，撰印小冊，名曰夾袋，以便其用。若不痛革，此弊日滋。欲從禮部行下諸路運司遍州縣，應書坊夾袋、小板、懷挾日下焚毀，不許貨賣，嚴立罪賞，務在必行。《宋會要輯稿》選舉六之五〇（第五冊第四三五四頁）。

定海縣重修學記

四明人物之淵，自公卿至大夫日益盛，則業於士者宜尤盛。士所以爲公卿大夫之階也，而士必階於學，學必有主之者焉。定海地稍偏，而不當以偏故廢學不講。記童時從師于學，冠則與友遂課試于學。學之政粗舉，而其宮則甚隘，余心憫焉。去之遊上庠，叨末第。旋馳官轍，蹟於學頓少，而心於學則未忘也。三十餘年間，如韓令永德創殿，商令逸卿崇堂，崔令端學闢廡與門，俱各免傑。久則圯蠹繼之矣。今令陳君纘以其字民餘力，留情造士，迺大修學，凡梁楹之欹損者咸櫛治之，薨簷之闕漏咸鱗比之，自塗墁至丹雘咸次第光明之。舊觀既新而績且多於舊。學前並民屋局於地，則買地使局者舒。後依山，斷於河，則塞河使斷者續。四齋之外，更立武齋。齋之外爲射圃，圃之側爲餼廩，而門

之外復爲臺門。叢是十數條，皆敞晃出意表。士既駭所未有，物亦效異，池有雙蓮植焉，君所以主學之驗章章矣。余濫紆朝紱，鄉之士至，誦言及此，余聞甚聳嘆。洎謁告暫歸里所，見副所聞。朋儕謂予舊遊，請述其事。嗟夫，以余業於學之早，去於學之久，而又忽見其學之成且備也，能無述乎？夫士固所以爲公卿大夫之階也，而學固所以爲士之階也。故爲公卿大夫者必以學，爲公卿大夫之後者必習於學。君慶元名輔之孫，習於學者也。邑之士能知學，則其階於公卿大夫也孰禦？特所以爲學之階者又當熟講耳。他日余再歸里，不惟見學之成且備，又士之成材亦備，則公卿大夫之盛，繼自今當益彬彬焉。君質勉且和，爲政不擾以治，其本末邑人能盡言之，而余不能盡書也。紹定四年二月望日，朝請大夫、秘書省著作郎兼尚左郎官、鄞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胡剛中記。《延祐四明志》卷一四。又見《四明文獻考》，成化《寧波郡志》卷六，光緒《鎮海縣志》卷一〇。（以上劉文剛校點）

謝挺之

謝挺之，寶慶初宰彭澤，後爲淳安令。見嘉靖《淳安縣志》卷九。

狄公廟碑陰識

唐右相梁國文惠狄公長壽，初爲彭澤令，民生祠之，至今歲歲烝嘗，如公在時。公亦惠顧其民，水旱疾疫，有禱輒應。紹興七年，賜額顯正。嘉定十六年，縣以民之請聞于郡，郡上之朝，越明年二月，制封忠烈侯，從我朝寵爵也。守祠道士欲以封誥刊石，謂挺之盍識下方。挺之再拜言曰：忠者誠之發，烈者誠之著。大哉誠乎！通天地，貫古今，惟此而已。方僞周時，天下已無唐矣，公崎嶇其間，以興復自任，忠激於心，義形於色，萬死不顧一生。天后猜也而實信之，諸武暴也而實畏之，陰革潛制，而天下復爲唐，此無他，誠故也。宰天下者與宰邑同此理，愛國家者與愛民同此心，彭澤之民懷公之惠，感公之德，理必然也。今數百年，猶凜凜有生氣，蓋其通天地、貫古今，沒而不忘，久而不泯者也。挺之以嘉定乙酉簿領是邑，明年夏旱，種未入土，邑宰檄挺之禱雨祠下，齋宿之夜，夢公如在。旦禱祈甫畢，震雷發於祠前，甘雨旋踵而至，公之至誠其無間於所施也若此。今國家盛明，百神受職，公之忠烈久而愈彰，民之報事久而益謹，朝之褒表蓋方來而未艾也。雖然，公視富貴如浮雲，視爵祿如敝屣，迓續恩徽，此殆邦人拳拳之意，公豈以是爲榮？《永樂大典》卷六七〇〇。（黃錦君

校點）

康民獻

康民獻，吉州安福（今江西安福）人。咸淳七年進士。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五一。

胡夢昱水石圖贊

百世之英，萬夫之雄。其撓而不濁，若山下之水；其翳而不昏，若空中之月。而其涅而不緇，又何愧大夫之松！《象臺首末》卷二。（黃錦君校點）

鄒師正

鄒師正，羅浮山（今廣東增城東羅浮山）道士。能詩文。嘗主沖虛觀。郡文學掾王胄修《羅浮圖志》成，師正募緣刊行，白玉蟾作詩贈之。見《羅浮志》卷五，道光《廣東通志》卷三二九。

羅浮指掌圖記

名山異境，散布人寰。其知名者，有十大洞天，五在江浙，台州委羽山、天台山、鎮江府句曲山、處州括蒼山、蘇州林屋山。三在梁益，華州西元山、蜀州青城山、成都府西城山。與夫洛京一、河南府王屋山。惠陽一博羅縣羅浮山。而已。洛京，衣冠都會之地，江浙、梁益，舟車奔湊之鄉，轍踵輓轡，往來不絕。其林泉之美，登覽之便，著於有聞，蓋地勢使然也。獨羅浮邈處海上，天下想聞之，而恨不至其地。間有能至之者，非遺世高蹈之士，必希仙慕道之人。山之高且三千六百丈，地之袤直五百里，峰巒之多四百三十二，溪澗川源有不可勝數者。是雖長年隱者，猶未易遍覽，而況士大夫來游者，暫至倏還，旬日而罷，又安能周知？茲《指掌圖》所以作也。遊山者，自龍華寺有昌福夫人祠。七里登山，初至延祥寺，唐朝賜額。明月戒壇，唐時度僧，於此受戒。百尺壇，唐時祭山建。鐵佛像，西域所獻者。御園柑子。唐朝充貢。至山腰三里餘，有寶積寺，宋朝賜額。中閣，唐僧懷迪所建。御書閣，中藏太宗、真宗、仁宗御書，及景德賜佛衣，嘉祐賜《藏經》。錫杖泉，景泰禪師駐錫之地。銅佛像，東坡遊山記云：「飲景泰泉，禮天竺像。」此也。寺後羅漢巖，有穴通金壇山。伏虎巖，隋僧惠越居此，常引虎枕其膝。佛跡石。有二跡，甚異。上山十里，有大小石樓，二樓相去五里，其狀如樓，有石門，俯視滄海。昔東坡有記云：「夜半見日出，有山岸周迴五里，水消長應海潮盈縮之候。」鐵橋峰，在羅浮二山相接處，昔人遇鐵橋於此。上界三峰，上接鐵橋峰。

三仞，在烟靄中，人莫能見。青羊巖、在上界第三峰，頂上有羊跡。夜樂洞、在上界三峰下，昔人聞仙樂於此洞中，於是名焉。犀牛潭、昔人遇仙騎犀牛於此潭上，至今石上有跡在。試劍石、夜樂洞中，軒轅仙人試劍。瀑布泉、夜樂洞中，上界三峰側，飛泉三十仞。鳳凰谷、夜樂洞中，有谷，有鳳凰出入。鳳浴潭、在鳳凰谷口，昔鳳浴此潭中，有五色雲氣。瑤石臺、在浮山鐵橋峰，高五百六十丈，有奇石。飛雲塔、又云凌雲塔，正在山頂上。瑤池、在山頂，又名龍母池，神仙嘗宴於此。阿耨池、在飛雲塔之西，景泰禪師入定之處。夜樂池、在飛雲塔側，池中夜有樂聲。阿耨塔、景泰入定處，梁蕭簪建三十六所，今猶存焉。泉源山、羅浮二山接連處，俗呼分水凹。下接龍王坑，鄭思遠脩道處。泉分山東西成潭。玉鵝峰、在羅浮山，俗呼鵝嶺。下接風洞、雲洞。在大慈寺洞內。龍王坑、景泰禪師說法於此，有龍神聽之。上中下龍潭、亦名西龍潭，有瀑布泉三十仞。花首壇、佛書云：「花首菩薩五百，會於此壇上。」資福寺、□□□、南樓寺。在石樓之南，故得名。去延祥寺之西五里餘，曰黃龍洞、南漢於此建天華宮，今呼西天華。七星壇、有古松十株，甚奇。獅子洞、有道者庵。花首臺、在黃龍洞西，改花首寺。山背曰鳳凰岡、何仙姑所居。雲母溪。其中出雲母石。循延祥而東七里餘，抵冲虛觀、葛仙所居，宋朝賜額。丹竈、東坡書「釋川丹竈」四字。衣冠冢、葛仙尸解，葬其衣冠。蓬萊閣。閣後遺履軒、鮑仙、葛仙夜談之所。銅玉皇像及二侍從三尊。南漢所鑄者。觀後朱明洞、道書云：「朱真人所治，榛莽不可入。」朱真人朝斗壇、在朱明洞口。黃野人庵、葛仙之門人也，有啞虎。釣魚臺、在觀之左。青霞谷、蘇真人脩真之所。野人洞。即王子書堂坑，唐王靚所居。觀之北曰酥醪觀、葛仙北山之庵基。麻姑峰。在觀之西南，有麻姑壇，常有綵雲白鶴於其上。觀之南曰觀源洞，一名麻姑洞，一名藥院，葛仙洗藥之所。西北幽居洞、有

鄭公書堂。滴水巖、在幽居洞之後。長壽觀。本南漢天華宮，今呼為南天華。中路王子書堂。直上君子巖、巖側則通天巖。雲峰巖。其下曰蝴蝶洞，洞多蝴蝶，云是葛仙遺衣所化。前曰水簾洞。山間水石最勝，張秘書、留丞相讀書於此。天漢橋路出藥槽，葛仙搗藥之所，槽旁有白者三。其下爲流杯池、有八仙會飲於此，其側石上有八仙詩碑。羅浮石刻、篆書二大字，廣一丈許。東龍潭。潭上有五龍堂。自冲虛觀出會仙橋，東行三里餘，抵明福觀，偽漢所建，亦名九天觀，東坡書額。迤邐至石洞、酈仙騎牛入石處。小水簾、此處多隱者庵。白鶴觀。葛仙東山庵基。東北至蛇穴，晉單道開蟬蛻之所，穴中有路通眉州。又東數里至蓬萊洞、丫髻峰，又名雙髻峰，有劉仙壇。乃劉高尚真人打坐處，石壇高百丈，左右生竹葉符鎮壓蛇虎。峰下有試劍石，梁真素於此建元元觀不成，有基在洞中。有羅陽溪、籠葱竹所出。東林寺。山之東西，有香臺峰、會真峰、櫻桃峰、拋球峰、刀子峰、錦繡峰、黃猿峰、鉢盂峰、致雲峰、大旗峰、小旗峰、雲母峰、鷄籠峰，其餘峰巒名數頗多，未可枚舉。金沙洞、石臼洞、朱令洞、泰和洞、歐陽洞、赤水洞、白雲洞、白角洞、大慈寺洞、古老洞、白芒古洞、桄榔洞、大坑洞。其餘洞谷，集中備載。奇峰秀岑，湍流怪石，不可名狀，此遊山者之梗概也。若夫仙聖之幻化，草木之奇異，禽獸之靈怪，騷人名士之題詠，神仙古迹之隱顯，則有圖志可考。大抵洞裏乾坤，壺中日月，雖與世相絕，然亦人與山有緣，則蓬萊遠隔弱水，以躋車飛空而或可到；與山無緣，則瀛州近對會稽，雖驅石塞海而弗可逢。故作《指掌圖》，以與好事者覽焉。《羅浮志》卷八，嶺南叢書本。又見《名山勝概記》卷四二，《羊城古鈔》卷八，光緒《惠州府志》卷三，《廣東文徵》卷六二。

羅浮指掌圖贊

神山峨峨，南海是疆。蓬萊一島，浮自東方。駢支合體，陽耀陰藏。仙夫鱗萃，不顯其光。福庭肇啓，莫我遐邦。《羅浮山志全編》卷一四，康熙五十六年刻本。（以上吳洪澤校點）

杜 東

杜東，字晦之，號月渚，邵武（今福建邵武）人，潁子。嘉定七年進士。見《嘉靖邵武府志》卷八，道光《福建通志》卷一七九《杜潁傳》，《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〇《杜郎中墓誌銘》，《宋詩紀事》卷六九。

登春館記

嘉定八年十月

嘉定七年秋，寧都明府廖益仲以邑事餘閒訪古遺跡，得古熙熙臺之址於明覺院之東北隅。臺處阜巔，四面廣袤皆四丈，獨立而無朋，居高而不峻，政與縣治對。旁則古木灌藤，交絡茂密，下則萬瓦鱗差，目力盡到，乃取圃之廢亭屋焉。蓋益仲之治邑，不敢求一身之安，而思規久遠之利，不但爲吾

邑之慮，而且相賓旅之居，既有梅川之華驛，又葺過軒之別館。八年秋，臺側復創廳事堂舍，名以「登春」，以待客之沓至者，用心至而與人亦盡矣。余嘗俱益仲登臺而望之，秋深風高，木鳴策策，舉酒賦詩，日暝而返。顧時墨朱之牘，蝟集左右，秉燭續日，力且不給，念安得一過客留三日，徘徊詩酒間，拳拳然不忍使之去。此其氣誼，何可量哉！踳踳道路，寒村敗舍，百需不獲，宵驚晨棲，而來此即安，尚無忘廖君之德。十月己酉識。同治《贛州府志》卷六五，同治十二年刻本。又見道光《寧都直隸州志》卷三一。（楊世文校點）

季晞顏

季晞顏，常州（治今江蘇常州）人。嘉定中進士及第，歷太社令、大理司直。紹定末知永州，創續惠倉以便民。見《恥堂存稿》卷四《永州續惠倉記》，《平齋文集》卷一八晞顏制詞，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二〇。

武進縣尉廳壁記

淳祐三年秋

國初乾德詔：官廨葺創，對書新舊歷，不葺者嚴一選之法，所以儆曠怠也。武進尉廳，咸平中勅

建於郡西南二里，歲愒月邁，屋毀牆夷，僅存米書門扁、嘉定題名石刻。更七政，館於民居，迄無定所。淳祐辛丑秋八月，四明史君領尉事，銳然有修葺之志。久之，介余友張君遇曰：「尉廨已成，敢以記請。」余謂：「偉哉是役！奚爲後耶？」君遇曰：「縣鄉十五，弓兵額九十，財數輩，君至，稽籍補亡厥，明年乃復。郡北瀕大江，綿亘六十里，爲砦十，撤而新之，君實庀其事。事已，寇倏闖外沙，一方民舟總以土豪，幸有警輒要素，沙民扶携弗獲濟。會兵船使者督江防，檄君次魏浦。君視溺由己，給以官舟，活者數千。於是諸賢更相羅致，未暇固也。況經始維艱，非一昕夕。舊例，五鄉徒庸之輸餘，率贍他用。君不輕費，銖積寸累，市材僦工。以故址卑渫，因方廢墜而更築焉。門廡廳館、堂室庖湍凡四十楹，創於癸卯之春，及秋而竟，邑人無一辭以爲擾者。」余重嘉之匪懈益虔，墜典斯舉，不負詔敕之意，使後之人安居盡職，嗣修勿替，司存其庶矣乎。余曷敢不書？雖然，尉以徼警設官，爲民除盜，武進民愿而醇，粵庚子霜歉，田多荒蕪，負耒耜者踵至，群居錯處，性習不齊。君廉，恪奉官箴，三載之間，符檄不至閭里，皆得懋力於耕，禾麥就實，雞犬寧棲，四境帖如也。君名能之，字子善，由太學第進士，識者期以遠大云。《常邑八郡藝文志》卷二，光緒刻本。又見《武進陽湖合

志》卷三四。（郭齊校點）

趙時僑

趙時僑，宗室。寶慶元年爲奉議郎、知建康府上元縣。見《宋史》卷二三五《宗室世系表》二一及《江寧金石記》卷五《嘉惠廟題記》。

嘉惠廟題記

寶慶元年七月

嘉惠廟，靈澤夫人之祠也，本末源流，載于志者甚詳。紹興初，計臺禱雨獲應，申請于朝，遂賜今額。自是靈休益著，凡有所祈，隨叩隨答。寶慶改元，夏苦旱，時僑適備員下邑，心實憂之，敬往禱焉，果獲甘霖，農望少蘇。于是顧瞻祠宇，咨問所元，因取賜額、勅黃觀之，信而有證。喟然歎曰：神之有功于民洪矣！嘉惠之褒□□，鐫刻登載，因仍闕然，歷年浸多，恐就湮沒，不惟爾神之功不著，而國家所以褒崇爾神，爲民祈福之意，亦將晦昧而不彰。予心歉焉。謹□其所賜勅黃，刻之堅珉，傳示不朽云。寶慶改元七月日，奉議郎、知建康府上元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借緋趙時僑謹記。住山釋普寧立石，張彥忠刊。《江寧金石記》卷五。又見民國《江蘇通志稿·金石志》一五。（尹波校點）

戴 相

戴相，寶慶間爲定海主簿。

許浦增置左軍記略

姑蘇之東，枕江而戍者曰許浦。許浦之東港與浦應，險阨逾之者曰顧涇。寶慶元年，陞顧涇爲許浦左軍，從都統制使吳公英之請也。公之言曰：「顧涇與黃魚垞相望，轉斜角，越沙窩，迤邐抵山東海界，此實咽喉之地。但差兵探望動息而已，猝有警急，何以應之？」遂上建屯之請，募諳海道之人，視舊戍倍增其數，易更戍爲就屯，人得安處。是宜朝旨賜俞，璽書加獎，而卒底厥績者也。初，公於蘄黃之役，帥舟師而禦虜，統領張裕亦與有勞，至是舉裕爲總軍統制，委以經理。未幾，擢改中軍，衆皆悅服。戎政整修，兩屯相望，精卒餘萬，雄於江滸焉。余頃簿領定海，公適主定海軍，見其度策揆謀，動中機要，余固心服之矣。今茲將吏以置軍本末來諗予，故樂爲之書。光緒《寶山縣志》卷

六，光緒八年刻本。（李文澤校點）

左 謩

左謩，字元規，吉州永新（今江西永新）人。開禧元年登進士第。嘉定間爲朝奉郎、權發遣淮西提刑，歷知桂陽軍、黃州。著有《坦齋稿》。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之五二、七五之二三，雍正《江西通志》卷五〇、七六。

言黃州火災事奏

嘉定十七年三月

今月二十日，舊城外、新城裏地名馬家巷，居民遺火，南風緊猛，正望大江。又兩街居民雖是土瓦，而屋後小屋尚皆誅茅爲之，風勢火勢愈急。雖有築城官民兵萬人，無所措手。得權江司都統陳世雄焦頭爛額，身自堅立火中不動，然後得諸軍極力向前，風色稍慢，始可著手，於未時方得救滅。當日本州支給元喝犒戍軍及雄關、飛虎軍救火湖會五千貫文，又特支陳都統救火衙兵湖會五百貫文。通判蔡承直自領雄關救撲官客店及豐淮酒庫，通判又自支錢一千一百貫文。於二十一日領官屬親詣火場覆實，共燒三百六十九家，大小共二千四百九十四口，大人支錢二貫、米二斗，小兒錢一貫、米一斗。支過錢四千一百貫、米四百十石二斗。仍令被火人在寺觀民家時暫安歇。及行下諸處蠲免竹木抽

分，招邀客販，務在疾速起蓋早安居。證得謬治郡無狀，致使居民沿燒，貽害百姓，其何以堪？須至具申朝廷，特賜敷奏，將謬鑄罷，以謝百姓，仍乞限三月盡復所燒民居。

〔小貼子〕證得火災所燒，並是舊城外居民及當街市民。所有新城裏，豐淮、齊安、煮酒三庫及應干官府廨舍倉庫、諸軍寨屋，即不曾損動。《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之五二（第三冊第二四六二頁）。（李

文澤校點）

全宋文卷七四六八

戴 桷

戴桷，嘉定中知宜興縣。寶慶初爲戶部員外郎。二年，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紹定二年除太府少卿。三年，以直煥章閣奉祠。見葉適《水心文集》卷一一《宜興縣修學記》，《景定建康志》卷二六。

高郵軍紹興三鉅公祠記

寶慶三年八月

建炎時巡，留蹕吳會，故淮左爲畿甸藩翰，高郵爲淮左心膂，審伸縮、察虛實者必盡心焉。方張忠獻越江督師，憑高寄懷，有鷹揚鄆徐、電掃雲朔之志，今瞻袞堂，則公徙倚之地也。韓忠武馘黠虜之首，殄僞劉之兵，域土庥糧，今郡城則公版栽之遺也。岳忠武親援天矛，虎視一方，去郭數十井，土名三塚，則公結寨之址也。歲遷時改，烝嘗乏虔，徒使孤臣憤士想義概于凍雲淒雨之餘，墨客騷流索遺蹤于秋草斷煙之外，非曠闕歟？桷假守是邦，越明年寶慶改元，得地于郡廨之西，薙草築祠，以屬民志。未幾，與節去郡，於是委其役于郡僉王君渭老。丁亥三月告成。客或諗桷曰：「夫三鉅公皆

銳志中原者也，然攷南北兵力之堅脆，酌六朝已事之失得，則離合大勢，類非征誅所能莫也。」桷曰：不然。金虜海陬之小醜爾，崛起而攘中原，二帝四王之統，衣章禮典之舊，彼固不敢安於所有也，始畀僞楚，再畀僞齊。當是時，我之國勢方植而未固，將材方練而未梟，兵實方討而未勁也，故難與爭鋒。二十年間，虜益厭兵，益圖安，撻大河之南已還我，我之兵將驚擊爭奮，百死不却。合我師驚擊爭奮之勢，乘虜人厭兵圖安之心，中原可折箠而定也。故和者彼之願欲，戰者我之事機。黜群策以請和，舍我事機，而中虜之願欲，是自誤而已爾。此陵谷有變遷，日月有虧合，三巨公之心未始一日消歇也。想其忠憤之氣，充薄宇內，爲颶風、爲怒濤歟？爲迅雷、爲激電歟？或爲干將、爲巨闕，以堪撐犁之首歟？爲枉矢、爲欃槍，以射參晉之墟歟？不然，則騎箕上天，決銀河以洗甲兵歟？俎豆于環堵之宮，是殆鳳皇去而泣梧桐之棲歟？然則死而不滅者，公之志於國也；亡而若存者，邦人之志於公也。是世道之公也，抑人心之天也，不可以不揭也。後五月望日，朝奉郎、尚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淮西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戴桷撰。《鄂國金佗》續編卷三〇。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一三，《湯陰精忠廟志》卷八，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二六。

使華堂記

紹定三年五月

余於景蕭之南敞政足園矣。廳事西偏，舊有圃焉，一水縈環，若簷之鈎，若珮之璜，古柳參天，

夾峙著行。余欣然樂焉，挾書過之。亭老而欹，地窄而磽，灌莽蒙茸，水失其性，無以發余天趣之靈也。沿水爲堤，編木護之，徹壅而通，去滓而清，而水之性復矣。於水之陰，闢地一區，移分鍾堂於上，易名使華。左植脩竹，亭曰碧鮮。右植寒梅，亭曰春信。循堂之後，復締三亭：曰種花，以牡丹名；曰金粟界，以丹桂名；曰雲錦鄉，以桃花名。此水北之佳趣也。使華之南，隔水著亭曰芳洲，曰映波，曰柳風。柳風而東，飛梁通之，曰玉水，曰靜觀，曰蔗境。映波而西，復跨飛梁，極水置亭，名曰水雲。此又水南之嘉趣也。方其霽影初開，天光相磨，璧月當空，金波動搖。其或風止瀾息，一塵不生，草木軒窗，如鏡中觀。余遊於斯，吟於斯，見賓於斯，而不能去也。客或請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余應之曰：夫散於兩間者五，具道體之妙、立一性之真者，惟水焉耳，而四者不豫焉。今夫水生於天一，根固有也。含蓄群象，該萬善也。潤澤百物，惻隱仁也。不舍晝夜，純不已也。盈科後進，毋自欺也。入纖芥之隙，巽也；幹鼃極之運，健也。余因之以翫此性之理，豈獨恣心目之娛哉！且古者卿士奉命而出，竣事則旋，故謂之奉使，未有列職於外而使名者也。若觀察、節度、轉運之類，唐以來失之矣。獨今饒師必王人爲之，故名園曰「使華」，而又扁諸堂也。然金穀縈之，塵埃蒙焉，比諸使爲冗且劇矣。必疏濬此心，若水之清，講切利病，若水之明，稱物賦予，若水之平，始足以稱禮樂之選，盡諮諏之責。不然，予於水有愧焉耳，奚光華云哉？子今與予臨是水也，不獨鑑形，於以鑑心，不獨觀物，以之觀性。反稽中省，久焉有得，則異日遊是園也，波光水色，無一非性矣。客詫曰：「異哉，吾問水得知性。」紹定三年端午日記。朝請郎、守太府少卿、總理淮西

江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戴桷撰。承議郎、監建康府榷貨務都茶場何處信書。從事郎、辟差充總領淮南江東軍馬錢糧所準備差遣李自牧篆額。《景定建康志》卷二一。（以上李文澤校點）

趙大忠

趙大忠，衢州（治今浙江衢州）人，趙湘六世孫。嘉定末、寶慶初知慶元府昌國縣。見袁燮《袁正獻遺文鈔》卷一《昌國州儒學記》，《寶慶四明志》卷二〇。

南陽集序

安國訓古書以貽後代，福時綴《中說》以傳素業，是知經、子得不泯絕者，蓋有賴于後人也。大忠先世太傅南陽公，當國初文章方興未盛之際，以詩聲爲一時宗，其他著述遠邁古作，備見于宋景文公之序及歐陽文忠公諸大賢之跋中。更兵火，家藏散失，先伯父古隨通守復得丞相呂公之家，先君致政朝散手加鈔錄，每恨未能鋟板。僥倖試送，遂割微俸以成初志，亦庶幾古人貽傳之意云。寶慶元年季秋九月，六世孫、朝散郎、知慶元府昌國縣、主管勸農公事、賜緋魚袋趙大忠跋。《南陽集》卷末。

(曾棗莊校點)

丁 椿

丁椿，號淥江老圃，寶慶間在世。

尊經閣賦

有序 寶慶元年

寶慶旃蒙作噩余月之次日，淥江老圃丁椿舟泊湘陰，矯首江下，層閣輪奐。質之邦人，乃知邑大夫林公新建於環庠，且扁曰「尊經」。少焉乘風一登，俯視楚國山水於雲霄之上，真可以小魯、小天下而無望洋之歎矣。然則公之惠邑士，不其厚乎？退而作賦以獻。辭曰：

伊南湘之故土，跨重湖之上形，眇山明而水秀，號人傑而地靈。厥有學宮，頻視滄溟，新傑閣以撐漢，揭巨扁以「尊經」。閣有梯雲，攀檻而登。眺斯閣，且曰四望一空，如遊洞庭，顧於六籍而何預，遂以「尊經」而爲名哉！彼豈知闡造化於八卦，恢至道於四代。詩歌近以志言，禮樂是所謂大。又有一聖，操賞罰於筆削，以示萬世，爲賊之大戒。宜後世之所仰遵，伊群言何得而汨壞也。迺有異端邪說，諸子百家，無父無君之學紛起，入佛入老之路太差，蝕杲日於燭火，亂大呂於淫哇。甚而

荀、揚之徒，亦有純疵之誇。況夫專明於漢，而不知同歸之道，時文於唐，而誰爲諸儒之倡。混亂散亡者不得其真，狂瀾既倒者莫束其障。嗟聖經之不尊也久矣，此先聖所以在川上而悵也。於是闢土地，使工師。杞梓楸楠兮畢集，樽櫨侏儒兮各宜。雄虹長亘，如翬斯飛。窮江天於萬里，莽湖山於一機。後瞰汨羅之浸，前望碧灣之溪。引領群岫者山名白鶴，底柱石流者洲號印龜。汀渚錯落，林木依稀。則何慊於岳陽之記，又何愧於黃鶴之詩？人謂先生寄登覽之至樂，豈識先生示學者之攸歸也？蓋以其澎湃上流，收覽在目，曰蒸曰瀟，曰來曰漉，吞漣川之一綫，合清流之幾曲。由橋口而經此邦，下黃陵而奔四瀆。蕩蕩茫茫而學海，湯湯浩浩而朝宗，豈不猶衆言淆亂而一折諸聖，百川汎濫而萬折於東？先生於以明尊經之義，學者於以知統一之功。然則今日設庠化邑而作是閣者，豈尋常開學校而誘人以利祿者同哉？嗟夫！逝者如斯，有本如是。後世不得觀瀾之術，徒有趨下之弊。詞誇倒流，文擅翻水。將簣惑於異說之紛，推本原於聖經之理。先生不眩鳴絃之名，獨得操刀之製。於此而一正人心，於此而一明大義。迨見學者知所宗師，聖門可以徑詣，遠接洙泗之脉絡，近啓伊洛之關捩。他時所學，見諸行事，將使後世之有賴，何止一方之加惠？昔人有曰孟氏之功不下於大禹，愚則曰尊經之功不下於孟氏也。《歷代賦彙》卷七六。（李文澤校點）

葉筠

葉筠，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夢得孫。嘉泰中知南劍州，有宦績。見道光《福建通志》卷九三、一二六。

延平勸農文

國有四民，而農居其一。農者，天下之大本。郡太守于邦事靡所不理，乃獨以勸農繫銜，重本也。去歲之春，太守咨汝父老，喻以利病悉矣，汝從吾言，遂獲中熟。今四郊無田不墾，粒米價平，亦可樂矣，而民力猶未盡紓，俗猶未盡厚，推原其故，必有爲之蠹者。曩者競綵舟以誇勝，吾禁之；張燈元夕以事悅娛，吾已之；設法榷酤以誘群飲，吾罷之；追呼之擾民，黠吏之舞法，吾復榜戢之。凡在官有爲民蠹者，蠲除略盡矣，然汝民所以自蠹者，尚未革也，吾今爲汝言之。誣訐些噉，以囂于訟，詆欺官府，傷財喪氣，一蠹也。服食之用，上下有等，爾習俗爲侈，鋪飲無節，閭閻小夫被儒服，軍民嫁娶乃用命婦之衣，違理敗俗，二蠹也。鬼神可敬，貴在遠之，鮮衣異服，倡爲迎奉，是非神所欲也，而又貸資以佐費，哀率以取贏，福未集而害至矣，三蠹也。三蠹不除，而欲力之紓，俗之

厚，胡可得也！太守愛惜汝民，事事加厚，近者公廨譙樓，鼎新舊觀，斂不及鄉，役不及民，汝所知矣。官不汝蠹，而甘于自蠹，可不惜哉！汝今更云出入相遜，毋興于訟；服食中度，毋求于侈；事神以敬，毋尚虛文。如是則財不耗，俗不偷，和氣所格，天祚之福，五風十雨，隨感而應，以享有年之慶，太守報政于朝，庶亦有辭也。父老其敬聽之，共勉之，太守之望也。《南宋文錄錄》卷二一。

石林先生春秋傳後序

先祖左丞著《春秋》讞、攷、傳三書，自序云：「自其《讞》推之，知吾之改正爲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攷》。自其攷推之，知吾之所擇爲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是以併刊三書於南劍郡齋。開禧乙丑歲九月一日，孫朝散郎、權發遣南劍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筠謹書〔一〕。《石林先生春秋傳》

卷二〇，通志堂本。（以上楊世文校點）

〔一〕南劍：原倒，徑乙。

鄧文舉

鄧文舉，字仲文，南劍州劍浦（今福建南平）人。嘉定十七年除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見《景定建康志》卷二四，雍正《福建通志》卷三四。（按雍正《福建通志》載鄧文舉以淳熙十四年登進士第，「淳熙」疑當作「嘉定」。）

上元縣廳壁續題名記

寶慶元年正月

建業，今之別都，釐爲屬邑者五。邑居帥守治所者二，其最大而且壯者，上元是已。夫麟符重寄，例畀近臣，位貌穹崇，弗與列郡等。以墨綬吏晨夕從事乎其前，曾弗獲肆志展布，而所治之地又壯而大焉，信乎其勝任之難矣。前後莅茲邑者，往往皆自度其材而後授，是以居焉而多可紀，去焉而多見思。舊有豐碑，具載名氏，自紹興以迄嘉定，班班可攷。今令尹趙公時僑，向留守大帥觀文彥逾之孫也。觀文之去是邦垂三十載，民懷其德如一日。然眷眷召棠弗忍翦伐，況睹其象賢乎？惟公挺有祖風，律己以廉，臨民以公，不嚴而威，令行不擾，而催科辦。撫字之暇，百廢具飭。治事有廳，向者圯而今更創焉；退食有堂，向者陋而今增敞焉。且又闢後圃，營新亭，自非邑事整裕，何以及此。

再考云邇，瓜代有期，顧瞻題名之碣，鏤勒已遍，命工更造，載續前記，迺屬文舉爲之文。既忝寮案，親目善政，其敢以蕪陋辭？噫嘻，當新天子龍飛之初元，而刻諸堅珉，以親賢標的，孝居其首，煥乎遹哉！然公之意，非欲以是自耀也。周而復始，適惟其時，繼自今弦歌于茲者，皆得以揭名乎其上，是亦有補于將來云爾。要之毀譽之公，久而後見。異時邑中耆老睹其名，思其人，感遺愛於無窮，播休聲于不泯，必如是，則大書特書可無愧矣，來者其鑑諸。寶慶元年立春日，朝奉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賜緋魚袋劍津鄧文舉謹記。《景定建康志》卷二七。

建康軍簽判廳續題名記

寶慶元年七月

簽幕號郡寮之長，陪京大府，又非他郡比，其選任亦不輕矣。若昔譽髦秀隽，接踵而居是職，不知凡幾。顧瞻四壁，莫有紀其名氏，使後來者漫然亡所考究，茲非甚闕典歟。余以嘉定甲申之秋充員于茲，旁搜故牘，推迹累政，思欲輯爲廳記，力猶未給。一日，上元趙令尹時僑語余曰：「吾縣有題名之碣，鏤勒遍矣。將伐石以續，丐君爲之文，堂並采其石以爲君贈，可乎？」余曰：「諾。」厥既得茲石，于是命工以刻之。然綿褊之邈者，不可得而詳；近自三十年來，有替上始末之可考者，僅得大魁傅公而下几十人，遂列于石。雖不能盡述乎既往，抑將有開於方來云。寶慶初元歲在乙酉立秋日，朝奉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賜緋魚袋劍津鄧文舉仲文謹識。《景定建康志》卷二四。（以

上祝尚書校點）

孫汝器

孫汝器，字國寶，寧宗時隆興府武寧（今江西武寧）人。

有宋周氏孺人壙記

嘉定十七年十一月

余家世居豫章武寧，與同邑周氏最契厚。余幼失怙恃，議求配，遂與孺人締親而就成焉。孺人秉性柔順，接下仁慈，治家有法，睦族有恩。與余戮力起家，十四年同甘苦如一日，內外咸推其有賢德。孺人早喪父，而事母孝，歲時省侍，曲盡孝愛。甲申秋，偶苦微恙，百藥並試，至孟冬，竟以疾終。嗚呼！天何奪我賢助之亟耶！孺人生于紹熙癸丑六月丁巳，終於嘉定甲申十月戊午，享年三十有二。曾祖清，故不仕。祖楠，康強無恙。父彥誠，先孺人十七年卒。母何氏在堂。生男三人：大椿、大榮、大桂。女三人：長適同邑進士吳銓，餘在室。余以是年十一月十五日壬申，舉孺人之柩，葬于江陰鄉赤竹坑杉林壙。姑撫其實，而納諸壙。寶慶元年乙酉十一月日，孫汝器謹立。江西武寧縣博物館藏誌石。（陳柏泉校點）

孟秋綽

孟秋綽，寶慶時人。

晉王廟史氏捨田碑

寶慶元年

□□□□山之□□水之□□□□之初，神之□□茲土，自得溪山之勝概，
□□□□吉，可與他邦廟食者形勢相頡頏。□□□□直英靈□□未易臻此。自是而來，凡水
旱□□□□有祈，屯遭疾病之有禱，吉凶禍福之□□□□如響應聲，無一毫爽，遠近之人，倚以
□□□□化之初□□已嘗施祠宇，左右前後之□□□□之需，幸已周就。惟捨田之愀久而
□□□□□□以為之記，庶幾神有以妥靈而終□□□□廟號之頒，封爵之寵，自天而下□□之祀
典，以為□□□□□□不偉歟！尚冀神有以主持之。太歲乙酉，聖天子龍飛改元寶慶，孟秋綽撰。民國

《合江縣志》卷六，民國十八年鉛印本。（祝尚書校點）

趙 范

趙范，字武仲，號中庵，潭州衡山（今湖南衡山）人，方子。嘉定中，從父軍中，以功授制置安撫司內機。歷通判揚州，軍器監丞，知光州，知大宗正丞，刑部侍郎，試將作監兼權知鎮江府，進直徽猷閣、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寶慶三年知池州，進直敷文閣、提點淮東刑獄兼知滁州。紹定元年知鎮江府，進兵部侍郎、淮東安撫使兼知揚州、黃州。以端明殿學士、京河關陝宣撫使、知開封府、東京留守兼江淮制置使。入洛師敗，授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以廢弛邊防，襄陽失守，貶居建寧。嘉熙四年知靜江府，後卒于家。《宋史》卷四一七有傳。

與史彌遠書 一

撫機不發，事已無及。侯景困喪河南，致毒蕭氏；今逆全不得志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蹙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矧四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已。但事機既變，局面不同。若廟算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宋史》卷四一七。《趙范傳》。

與史彌遠書 一二二

今上自一人，下至公卿百執事，又下至士民軍吏，無不知禍賊之必反。雖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先生知而獨不言，不言誠是也。內無卧薪嘗膽之志，外無戰勝攻取之備，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廟謨所以爲高也。然以撫定責之晞稷，而以鎮守責之范。責晞稷者函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爲傷人之痛，惡其爲傷人之言，何哉？其禍賊見范爲備，則必忌而不得肆其姦，他日必將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未之信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宋晁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紓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姦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弭盜也。欲望矜憐，別與閑慢差遣。《宋史》卷四一七《趙范傳》。又見《宋元通鑑》卷一〇三，《楚紀》卷一三，《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四，光緒《衡州府志》卷三三。

〔一〕本傳作「爲書謝廟堂」，此題據《宋元通鑑》擬。

與史彌遠書 三

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異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斂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爲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遏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慶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剿殺之，此游擊之兵也。惟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贍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帥闔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

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宋史》卷四一七《趙范傳》。又見《楚紀》卷一三，《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四，《南宋書》卷五一，《宋元通鑑》卷一〇四，《宋史新編》卷一五一，光緒《衡州府志》卷三三。

與制置使趙善湘書 一

以義斌蹙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右凶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勳，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四總管兵各留半以備金人，餘皆起發，擇一能將統之，命葵摘淮西精銳萬人與會于楚州，出許浦海道，五十艘入淮，以斷賊歸路，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侔，劉瑋雖能得其歡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瑋，須令親履行陣，指蹤四人，不可止坐籌帷幄也。《宋史》卷四一七《趙范傳》。又見《楚紀》卷一三。

與制置使趙善湘書 二

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

兵措置楚州鹽賊，范當調時青、張惠兩軍之半，及其船數百，徑薄楚城，以遏賊路，調夏全、范成進之半，據漣、海而守之，又移揚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得親提精銳雄勝、強勇等就時青于城外，示賊以形勢，諭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必有內應者矣。別約義斌攻之於北，山陽下則進駐漣、海以應之，撫歸附家屬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必亡。若是，則不調許浦水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廷憚費，則全有豫買軍需錢二十萬在真州，且漣、楚積聚，多自足用。

《宋史》卷四一七《趙范傳》。又見《楚紀》卷一三。

與制置使趙善湘書 三

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范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必無存理。

《宋史》卷四一七《趙范傳》。又見《南宋書》卷五一，《楚紀》卷一三，《宋史新編》卷一五一。

告廟堂書

請罷調停之議，一請檄沿江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爲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圖救江面。不

然，范雖死江皋無益也。《宋史》卷四一七《趙范傳》。又見《楚紀》卷一三。

貴池齊山壽字巖題名

紹定改元五月廿八日，長沙趙范會約浙東鄭損與其子鑰、妖鈞、建安吳沂、趙郡輔叔章、南康劉開，于齊山款宴，終日樂也。由此□□□自□之□□□□，臆公私□樂有以見□郡之政之和，未易得者。鄭損書而刊之石。民國《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一三。（以上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七四六九

趙必愿

趙必愿，字立夫，居餘干（今江西餘干），崇憲子。以大父汝愚遺表補承務郎，官至常熟丞。嘉定七年舉進士，知崇安縣。歷知全、常、處、泉、台、婺等州。遷太府寺丞、度支郎中，兼右司郎中，再遷左司郎中、起居舍人、權吏部侍郎、戶部侍郎，權戶部尚書。淳祐五年，以華文閣直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卒。《宋史》卷四一三有傳。

乞勿大權下移疏

陛下英明密運，斷出於獨，固欲一切轉移之。然而大權若在我，或者猶有下移之疑；衆正若已開，或者猶有旁徑之疑。策免二相，銷天變也，去者固難以復留，留者恐終於引去。虛鼎席以待故老，疑者或意其未必來，而況在數千里之外；責次補以任大政，疑者或意其不敢專，而況於不安其位。中書，政之本也，今果何時，尚可含糊意向以啓天下之疑乎？親擢臺諫，開言路也，用之未久

者，何爲輕於易去？去之未幾，何爲使之復來？召於外服者，不知果能用之而必堅；除目周行者，不知果能聽之而無諱乎？朝廷除授，軍國賞罰，本至公也，今有姓名未達於廟堂，而遷擢忽由於中出，斥逐三衙，竟不指名罪狀，而人始得以疑陛下矣。一除目之頒，一號令之出，雖未必由於閹宦，而人或疑於閹宦；雖未必由於私謁，而人或疑於私謁；雖未必由於戚畹宗邸，而人或疑於戚畹宗邸。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非陛下所私有也，陛下雖有去敝之心，而動涉可疑之迹，陛下亦何樂於此。

《宋史》卷四一三《趙必愿傳》。

以火災應詔上封事

開邊稔禍之刑，牽制而未行；激變棄城之戮，姑息而未舉。京、襄淪沒，祖宗之基業莫能保；淮、蜀蹂躪，赤子之冤魂無所依。履畝之令下而加以抑配，稱提之法嚴而重以告訐。民無蓋藏，每有轉壑之憂；士不宿飽，常有思亂之志。

臺諫、給舍骨鯁之論莫容，左右便嬖浸潤之言易入。春夏常享，闕略於原廟之尊；節鉞隆恩，殷勤於邸第之貴。

必也正故相專國之罪，嚴貪夫徇國之誅。思室鬼高明之瞰，先編氓，後親貴，去木妖競治之釁，尚堅固，革奢華。戒宴殿無度之讌酣，節內庭不急之營繕。《宋史》卷四一三《趙必愿傳》。

轉對乞勤於咨訪奏

正氣日消月沮，馴至今日，非惟搢紳不肯論事，下至草茅之士，皆強舌矣。端平初年，沉痾方去，新病未作，陛下猶勤於咨訪，如恐不及。今疾攻心腹，決裂將潰，乃不求瞑眩之劑以起其殆，甚可惑也。

毋使人臣以指斥懷疑，毋致陛下以厭言得謗。《宋史》卷四一三《趙必愿傳》。

轉對乞側身修行奏

中才庸主，惟其無所知覺，故言不可入，而敗亡隨之。陛下作敬天之圖，朝夕對越，謂宜天意可回，而熒惑失度，鬱攸煽災，迫近禁門，幾燬左藏。煙埃方息，白晝隕星，貫日之虹，脅陽之電，疊見層出。陛下觀時察變，何由致此？今日之事，動無良策，惟在側身修行，祈天永命而已。《宋史》卷

四一三《趙必愿傳》。

以大水上封事

海潮毀隘，侵迫禁城，災異之來，理不虛發，必上畏天戒，下修人事，易沴召和，轉移於陛下方寸間耳。

《周官》國有大事，則舉大詢之理。今日之事迫矣，謂宜合衆謀，屈群策，上而搢紳，下而芻蕘，各陳所見，擇其可用之策，以授任事之臣，庶幾千慮一得，以成天下人不因之意。《宋史》卷四一三《趙必愿傳》。

乞勿輕施妄用財物奏

財非天雨鬼輸，豈可輕施妄用。長此不已，必至顛覆，異時或得罪。今之大夫不能爲國生財，程異、皇甫鏞之徒乘間捷出，推敲剋剥，以術相勝，鑿空取辦，以計巧取，事掎斂，獻羨餘，間架緡錢之令下，而唐祚愈促矣。願陛下精思熟慮，約己愛民，必如勾踐之卧薪嘗膽，必如衛文公之帛衣布

冠，可也。《宋史》卷四一三《趙必愿傳》。

邊急應詔上疏

宜敕彭大雅自重慶領王青之兵東下以復夔，責李安民及歸、峽二守以自效，調一將督中流之師，以伐其順流之謀，調一將自間道出鼎、澧之後，以折其擣虛之鋒，調一將助芮興之勢，以備江陵之急。又宜下湖南遣飛軍及團結民兵之類守沅江、益陽江，以防衝突長沙，盡收江上民船，毋資敵用。

《宋史》卷四一三《趙必愿傳》。

乞寢陳洵益贈節使繳奏

李韶向爲殿中侍御史，疏論洵益，乞予外祠，以絕窺伺，陛下不行其言，復奪其職，韶不能自安，徑求外補。今召之不至，正以此故。若超贈洵益，又繳駁不行，韶愈無來期矣。陛下忍於去一賢從官，而不忍於沮一已死之內侍，則何以興起治功，振揚國勢？欲望寢洵益節鉞，趣韶供職。《宋史》卷四一三《趙必愿傳》。

乞不弛戒心疏

端平元年，洛師輕出。明年，德安失，襄陽失。又明年，固始失，定遠失，六安失，郢、復、荆門失，蜀道蹂，成都破。又明年，夔、峽徙，浮光降。又明年，滁陽殲。越二年，壽春棄。明年，真陽擾，安豐危，成都遺燼，靡有孑遺。

去冬安豐危而復安，特天幸爾。君臣動色，太平自賀。雷作於雪宴之先期，蜀警於大宴之盼命，戒心一弛，赫鑑已隨之矣。《宋史》卷四一三《趙必愿傳》。

乞覈戶部收支數目奏

乞諭太府丞，覈戶部收支數目，庶見多寡盈虛之實，有餘則儲之，以待朝廷之取撥，闕則助之，以示官府之一體。《宋史》卷四一三《趙必愿傳》。

方是閒居士小稿序

嘉定十一年正月

喬木故家，何地不有，聲名解愈久彌著，以文獻未墜也。維忠顯劉公節義凜然，少傅甬山先生大勳粹學，前後照映。我外祖忠肅公又爲近世名樞輔。諸舅角立，頡頏縉紳之林，可謂盛矣。方是閒居士，乃獨隱約，遊戲翰墨間，所以振起芳烈者，蓋在此而不在彼。必愿試邑道德之鄉，負念一掃居士之門，忽不鄙賜書，且教以《小稿》兩集。夙啓展玩，洞心駭目，左酬右接，竟日不暇。《讀羊生荔枝詩》云：「書生不負鑿國手，賦成何日奏明光。」《和辛稼軒金縷詞》云：「國恥家讎何年報，中夜聞雞狂起舞。」固知居士之立志，即忠顯、少傅、忠肅之志，而《養浩堂分題》則深悟乎持養志氣之不蚤，又知居士之講學，即屏山先生之學也。劉氏文獻，其真不墜矣。居士負挾所長，施用未究，是豈終隱約者耶？必愿嘆嘉不足，期望實勤。若夫律語之工，詞藻之富，見於林止之勝賞，寓於湖海之高興，則有東里、溪翁二隽老品題可以證信，非必愿晚陋所敢贅贊也。嘉定戊寅上元日，甥開封趙必愿再拜敬書。《方是閒居士小稿》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甬宋樓藏書志》卷八九。

養濟院創置修復本末序

恭惟國家上接三代，以仁造邦，凡顛連鰥寡無告之民，恤養涵煦，載在令甲。咨爾守令，宣上德意，乃奉行不虔，視簿書、獄訟、財賦之外，漫不加省。惟我先祖忠定公將漕江西，創院養濟，廩租設廬，可利永久。尤文簡公繼之，不替舊規，用加惠於一道，元祐黃太史之孫監丞君，實家於洪，其守丹嶠，乃倣斯制，度地城南，爲贍養之所，又撥在官之田，籍其數以須奏報，所以爲民慮至悉也。嗣是不能世守，給復者不辦，請鬻者不遏，因循釁災，籍蕩無有。紹定癸巳，朝廷不以必愿不肖，守藩於此，實惟我先忠定公之舊治。視政之始，按養濟之籍，名存實亡。暇日，與同寮趙君體要閱視其處，則敗屋數楹，壁垣不備。因念承乏牧養，幸前人規置，尚可討理，不待更創，乃核見存之租，增撥入之田，庇存有宇，給用有器。經今圖後，以待其久，既爲條列鉅梓，又命所司別藏其副。雖不敢自謂詳密，然推而行之，或庶幾焉。雖然，必愿之來，適繼水旱，補苴罅漏，日有不給，而又守此未期，易戍而去，故他欲廣聖朝仁厚之意，以續我先忠定公之遺惠者，多不暇講，而於此僅舉而未備。後之有志於民者，儻不以人而廢其政，則必愿拜賜宏矣。事難成而易壞，大抵然也，況於天民無告者哉。《赤城集》卷一八。

浯溪題名

寶慶三年四月

趙必愿假守清湘，道出浯溪，拜二公之祠，敬觀先君吏部遺刻。整整一紀，歲月易流，不勝感慨。竹洲洪□成同行。寶慶丁亥四月三日。《金石萃編》卷一三六。又見同治《祁陽縣志》卷五，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七。（以上祝尚書校點）

葉 某

葉某，寶慶中官朝散大夫、主管建昌軍仙都觀。

潘公可叔及夫人陳氏墓志銘〔二〕

寶慶三年六月

寶慶丁亥十一月二十日，淮西運幹潘公可叔卒，□□台孫□□□□□□□□而請曰：「先君一生坎壈，晚歲得官，梯廣航淮，竟以旅卒。台孫以猶子繼，病不得躬藥餌，死不及□□□□惟是窀穸之責，朝夕不敢懈。追惟我先君曩爲大父縣尉卜兆於襄安縣之古樓。及冠，妣歿，又葬，卜於其側。嘗曰：

「吾異日得從先人於九原足矣！」不肖孤何敢忘，今卜六月庚寅，奉二柩合葬於先大父之墓右，
□□□□不得當世□德之士爲一言以納諸幽，俾先德有耀焉，是重台孫不孝之罪也。矧先君□□辱知
門墻爲不□□□□而賜之銘。」嗚呼！潘氏於閩爲大族，公於潘氏爲聞人。□空疏寡學，且非能文，
□懼非稱。然既辱□□□辭。公字君獻，一字時甫。十世祖諱季旬，仕唐爲御史中丞，避五季亂入
閩，因家于長樂之參溪□□□居爲閩縣人。曾祖諱闢，朝散大夫、廣東運判；祖諱竑，朝奉郎、通判
常德府；父諱曾，迪功郎、徽州婺□縣尉。潘氏世號儒家，縣尉公尤爲博古君子。嘗著詞業，未及試
而卒。公幼孤，母陳氏挈依外大父建昌史君而就學焉。陳亦儒族，代以文章節義顯，公陶冶成就，弱
冠嶄然見頭角，種學績文，自成一家，識者□有大蘇風趣。嘉泰壬戌補太學弟子員，月書季攷，屢魁
俊流，尤長於對策，論及時事，明目張膽，讀之令人毛髮豎立，四方學者至今傳誦。嘉定庚辰，將以
舍選解褐，復由南宮成進士，及□廷對，以顛切忤當路意，寘末，士論屈之。授迪功郎，轉靜江教
官。甫歸，趙公汝談弭節西宗，一見稱爲我輩人，留攝睦宗院事。壬午，該□寶璽恩，循修職郎，尋
復代庖宗泮。振振公族，方喜得師，而靜江瓜期至矣。桂林古會府，□政久廢，公至數月，堂廡一
新，教法大振，諸臺刮目交薦。寶慶□龍飛，以需典循從事郎。秩滿，以關陞循文林郎，辟充合浦教
官。適淮西制使都轉運大卿曾公式中以公才行請于朝，特改差淮西運幹，廣右諸司不可得而留也。既
抵合肥，賓主歡甚，密贊機要，裨益寔多。制垣以職司首薦，倉、總二司相繼剡上，未年餘，京削將
溢額矣。忽一日，感微恙，遂浩然有歸志，亟上掛冠請，得□旨轉宣教郎致仕，未及授而疾革。時同

幕今淮西庾使林半千、瑞昌令尹陳震來相勞苦，猶舉酒屬客命紙道後事，神色笑語不少亂。其夕奄然而逝，享年五十有六。娶陳氏，是爲建昌史君諱文康之孫，長沙戶曹諱修之女，勤儉有禮法。公居太學二十年，閩政實賴焉。子男一人。初，公未亡之前四十日，有妾產子曰阿淮，後三月卒，遂以伯氏之子爲子，台孫是也。女二人：長適國子進士黃士度，已亡；次歸宗，見在家。公以清介高潔之姿，聘之以雄贍俊偉之才，天之生斯人，意必爲世用也，而遽尼於斯耶？嗚呼！亦可悲也已，是宜銘。銘曰：

學古懷道士之方，命與時乖士之常。天既達之庸何傷，身雖嗇之後彌昌。道光《福建通志》卷二六。又見《閩中金石略》卷九。（楊世文校點）

〔二〕題下原署：「朝散大夫、主管建昌軍仙都觀葉□撰并書，宣教郎、秘書省正字黃□篆額。」

耐得翁

耐得翁，端平時人。據余嘉錫考證，其人姓趙，名字不詳。著《都城紀勝》（又名《古杭夢游錄》）一卷（存）、《清暇錄》、《就日錄》、《山齋愚見十書》等。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四庫提要辨證》卷八。

都城紀勝序

端平二年元日

聖朝祖宗開國，就都於汴，而風俗典禮，四方仰之爲師。自高宗皇帝駐蹕於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視京師其過十倍矣。雖市肆與京師相侔，然中興已百餘年，列聖相承，太平日久，前後經營至矣，輻輳集矣，其與中興時又過十數倍也。且《洛陽名園記·後論》有云：「園囿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況中興行都，東南之盛，爲今日四方之標準。車書混一，人物繁盛，風俗純厚，市井駢集，豈昔日洛陽名園之比？僕遭遇明時，寓遊京國，目睹耳聞，殆非一日，不得不爲之集錄。其已於圖經志書所載者，便不重舉。此雖不足以形容太平氣象之萬一，亦髣髴《名園記》之遺意焉。但紀其實，不擇其語，獨此爲媿爾。時宋端平乙未元日，寓灌圃耐得翁序。《都城紀勝》卷首，武林掌故叢書本。

祝 穆

祝穆，初名丙，字和父，先世徽州歙縣（今安徽歙縣）人，父康國移居建寧府崇安（今福建崇安）。曾祖確爲朱熹外祖，穆少從朱熹受業。學富文贍，尤勤於記問之學。嘗往來閩浙江淮湖廣間，所至必窮登臨，

孜孜訪風土。凡經史子集、稗官野史、金石刻、列郡志，有可摭采，必晝夜抄錄無倦色。著有《方輿勝覽》七十卷，《古今事文類聚》前、後、續、別四集一百七十卷，爲世所重，今并存；又有《四六妙語》若干卷，今佚。見朱熹《外大父祝公遺事》（《朱文公文集》卷九八），呂午《方輿勝覽序》，《新安文獻志·先賢事略》上，嘉靖《建寧府志》卷一八，《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二〇。

方輿勝覽跋

嘉熙三年十一月

始予遊諸公間，強予以四六之作，不過依陶公樣，初不能工也。其後稍識戶牖，則酷好編輯郡志，如耆昌歎，予亦自莫曉其癖。所至輒借圖經，積十餘年，方輿風物收拾略盡。出以諗予友，乃見譏曰：「還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予恍然自失，益蒐獵古今記序、詩文與夫稗官小說之類，摘其要語，以附入之。予友又喈曰：「天吳與紫鳳，顛倒在短褐。」予復愧其破碎斷續，而首末之不貫也，又益取夫鉅篇短章所不可闕者，悉載全文，大書以提其綱，附註以詳其目，至三易藁，而體統粗備，予友亦印可焉。予猶未敢以爲然也，既又携以謁今御史呂公竹坡先生，幸不斥以狂僭，辱爲之序，走不足以當也。嗟夫！昔者孔子嘗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夫以一命令之出，猶更四賢之手。矧予陋聞謏見，徒以兩耳目之所及，而欲該天下之事物，坎蛙窺天，其不量甚矣！雖然，世有揚子雲，必知是編之不苟，豈直爲四六設哉！若夫網羅遺

逸，啓發愚蒙，予方有望於博雅君子。嘉熙己亥仲冬既望，建安祝穆和父書。《宋本方輿勝覽》卷末，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影印本。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一五，《皕宋樓藏書志》卷二九。

竹坡類稿後序

淳祐三年十二月

淳祐癸卯夏，詔左浙憲部使者竹坡先生呂公再除監察御史。穆往省侍於柏廳，見棐几間有題曰《竹坡類稿》，披而誦之，手不容釋，輒跪請曰：「先生斯文，如日光玉潔，孰不願睹！盍板行以惠後學？」先生曰：「司馬在西都，而《史記》未振；昌黎至我朝，而文集競傳。子姑聽之，毋容庸速。」穆請再三，因粲笑而首肯。載念吾家自曾大父以來，玉潤率多偉人，吏部韋齋朱公及今御史竹坡呂公，則以學問文章負盛名于世。《韋齋集》既已刻梓豫章，茲刻《竹坡類稿》，蓋使二集並行，以彰盛美。先生著述，尚多櫝韞，今所得者，特泰山之毫芒。如奏疏、書啓、詩詞，及繼今有作，方月增歲益，尚當嗣請而刻之。是歲臘月望日，表姪建安祝穆拜手謹識。《竹坡類稿》附，清抄本。

古今事文類聚序

淳祐六年十二月

記問非講學所急，而亦講學之一助焉。昔上蔡謝公初謁明道程先生，頗以記問自多，至貽「玩物

喪志」之戒，非鄙之也，特不欲專以此爲學耳。竊謂講學固以窮理爲尚，而考古訂今，亦必資記問之博，使有一書之未讀，一物之不知，則將見群疑塞胸，無說可祛，萬事搏手，無術可應，此其患在學力之未充，而亦記問空疏之過也。由是觀之，講學之與記問，雖若輕重之不侔，而又奚可偏廢哉！然記事爲難，記文爲尤難。彼答所問數條於賓客對食之頃，寫《黨錮》一傳於遠謫無書之鄉，是乃天稟之異，不能人人而然。其或抄錄以備遺忘，雖去記問遠甚，毋亦猶賢乎已！穆至愚陋，且復善忘，凡觀古人嘉言粹行，大篇短章，始固拳拳服膺，久則惘然，不復可憶。未幾悔悟，隨即疏記，積以累年，遂成鉅帙。第叢穰猥雜，每以散無統紀病之，因考歐陽詢、徐堅所著類書，采摭事實及詩文，合而成編，頗有條理。暇日倣其遺意，詮次舊藁，自羲農以至我宋，各循世代之次，紀事而必提其要，纂文而必拔其尤。編成，輒以《古今事文類聚》名之。既復自念幼失所怙，紫陽朱夫子以其母黨子姪，實教育於考亭書院，粗聞當時緒論。今老矣無成，猶廢日力於此者，良由善足以爲法，不善足以爲戒，或賦詩以吟詠情性，或立言以發明理致，講學之士，亦將有取，豈徒類書之云乎！抑又嘗聞朱子之言曰：「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惟溫習舊聞，以知新意，所以常活。」觀是編者，盍亦溫故知新，而不流於玩物喪志，斯可矣。噫！義理無窮，見聞有限，輒犯不韙，自叙其梗概如此。伏惟當世大賢，矜其用志之勤，賜之序引，使附以有傳，而不終泯於覆瓿，又幸矣。淳祐丙午臘月望日，晚進祝穆伯和父謹識。《古今事文類聚》卷首。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二二，《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〇，《甬宋樓藏書志》卷六〇。

朱文公易簣私識

穆觀近歲所編《文公朱先生年譜》，其書易簣時事頗有疑誤，恐不容無辨。蓋先生以建炎庚戌生，以慶元庚申三月薨於考亭所居之正寢。是歲春，先生故宅之前，其山絕頂，有數百年合抱之木一株，勢干雲霄，一旦忽爲巨風所拔。夏六月，溪流大漲，素所未有，宅前之岸爲洪濤捲去數百尺。則所謂木稼山頽，大賢之厄，其關於造化盛衰之運固如此。今《年譜》所書，則謂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岸，二異併見於易簣一日之間，則其事近怪，能無駭聽？竊謂不若改是日爲是歲，則可紀實矣。至于先生疾革，則惟仲子監酒公侍，而季子侍郎公時方調官中都，先生首索紙筆，作季子書與之訣別，次作勉齋黃公書，先生之婿。又其次欲作退守范公書，先生姪婿。則手弱不復能運筆，亟命仲子代書，尚力疾塗竄一二字，且拳拳皆以編輯《禮書》爲囑。纔扶就枕，奄然而逝。今《年譜》所書，乃謂先作黃、范二書，而後作季子書，則其事失倫，何以垂範？昔第五倫視兄子及己子且不能無別，曾謂先生治命而顛倒其親疏之序乎？切謂行狀所紀先後，已得其實，固不當復爲異同也。愚以幼孤，先生念其外家子，數育于家塾。方易簣時，實與童子執燭之列，追念當時所見，恍然如昨日事，謂宜刊正，而《年譜》摹板乃建安書院掌之。僭嘗以此二疑白之富沙知郡實齋王公，許以更定而未果，輒私識之，庶幾吾黨之士尚有考焉。《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一。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三三，《考亭志》卷三，《朱子實

紀》卷一〇，弘治《徽州府志》卷一一。

南溪樟隱記

余卜居南溪上流，溪之濬有喬木一，蓋古之豫章，而今俗以樟名者也。其壽當三百餘載，而大且二十圍，團欒偃蹇，庇及數畝，老根盤踞，高突地面，如巨石礪礪。余因募工畚土，厚培其根，使平若一臺，可坐數客。久焉根入土深，得所滋養，枝葉益敷暢，停午日不穿漏。夏五六月，清陰敷地，暑氣不入，涼颼時來。方春，稚綠競茂，藹若雲屯。及玄冥凍沍，此獨挺秀。余愛護封殖，每爲賦《甘棠》之詩。余聞昔有商山之老，戲於橘中者，謂之橘隱；後世效山陰之種竹者，謂之竹隱；慕彭澤之采菊者，謂之菊隱；擬孤山之詠梅者，謂之梅隱。余愛此古樟，遂名吾廬以「南溪樟隱」。暇日搜閱書篋，得晦菴朱子所書四大字，適契余所命名，若有天相，因亟模勒，揭於廳之楣。即其右關小室，又取朱子所書「歲寒」二大字爲扁，以表古樟之雅致。室僅容膝，處勢最高，平挹翠嵐，下臨綠浸，隔岸擔簦負笈之行人，中流披蓑鼓枻之漁父，皆可坐見於衽席之上。市廛雖近，而一塵不侵。余蓋於此而讀書，以求聖賢爲己之學，涵養體察，私淑吾身，庶幾不負朱子疇昔教育之意。日力有餘，則獨取古人嘉言善行，類成巨帙，窮年矻矻，皆手自抄錄，樂而忘疲。今一二書行于世者，幸有揚子雲不以覆醬瓿也。乃若坐久神倦，起而欠伸，則信手拈前輩詩文一二帙，緩誦微吟，戰睡魔而却之，

此則樟隱之成趣也。其西則築小樓四楹，與廳對峙，又取南軒張子所書「藏書閣」三大字揭扁樓上。雖余無資，聚書不能多，視鄴侯插架，特泰山之毫芒。然余性健忘，不可無書。舊所讀不復盡記，必藉檢閱；積久抽取，簡帙散亂，則必次其甲乙，使如舊序，剔去蠹魚，燥以風日。蓋茲樓也，檢書則登，整書則登，曝書則登。當此之時，窗櫺四敞，不妨眺望，以舒暢心目。至於秋霄爽豁，月鑑澄鮮，朔風怒號，雪絮飛舞，乘興一登，便覺水晶宮闕，瓊樓玉宇，去人不遠，此又樟隱之勝槩也。噫！余晨興而啓吾扉，出入而涉吾庭，仰而瞻吾巨扁，銀鈎鐵畫，動有法度，則思其人儼若先儒之臨其上。顧而見吾古樟，龍身虬柯，昂霄聳壑，則愛其木廩然歲寒之友在吾側。是則吾廬雖甚湫隘卑陋，而雄麗偉特之觀，固不在於輪奐之美也。繫我後人之居於斯者，其必讀韓昌黎《示兒》之詩，使有賢卿大夫相過考評道之精粗，以不迷厥初可也；其必思朱子所記先大夫遺事，以克稱天之報施其將在此之語可也。審能如是，則庶幾亦不貽林慚澗愧之譏，而凌霜傲雪之標，當相與輝映於無窮，此則余之望也。是爲記。《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六。又見《全芳備祖》卷一九，《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卷二五九，道光《福建通志》卷四五。

武夷山記

幔亭峰在大王峰後。古記云：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與皇太姥、魏王子騫輩，置酒會鄉

人於峰頂，召男女二千餘人，虹橋跨空，魚貫而上。設彩屋幔亭可數百間，飾以明珠寶玉。中設一床，謂之玉皇。座西爲太姥、魏真人，座東爲武夷君。座悉施紅雲裯、紫霞褥，金盃貯花，異香氤靄。初，鄉人至幔亭外，聞鼓聲，少頃空中有贊者呼鄉人爲曾孫，使男女分東西依次進拜畢，真人抗聲言：「汝等曾孫各安好。」遂命男女以東西座。又亭之東西有青綾幃幄，內各設床，陳樂具。又聞贊者命鼓師張安陵打引鼓，趙元奇拍副鼓，劉小禽坎鈴鼓，曾小童擺鼗鼓〔二〕，高智滿振曹鼓〔三〕，高子春持短鼓，管師鮑公希吹橫笛，板師何鳳兒拊節板，於是東幄奏《賓雲左僊之曲》。次命弦師董嬌娘彈坎篴，謝英妃撫長琴，呂荷香戛圓鼓，管師黃次姑噪筆簫，秀淡鳴洞簫，宋小娥運居巢〔三〕，金師羅妙容揮鉦鈔，於是西幄奏《賓雲右僊之曲》。乃命行酒，其食品皆非人世所有。酒數行，命歌師彭令昭唱《人間可哀之曲》。曲云：「天上人間今會何稀，日落西山今夕鳥飛。百年一瞬今事與愿違，天宮咫尺今恨不相隨。」歌罷，彩雲四合，環佩車馬之音亘空而至。又聞贊者云：「曾孫可再拜爲別。」既下山，風雨暴至，虹橋飛斷，回顧山頂，寂無一物，但葱翠峭拔如初耳。鄉人感幸，因相與立祠于山下，號同亭云。《武夷山志》卷七，道光刻本。

〔二〕《方輿勝覽》卷一一建寧府「幔亭峰」條下引《古記》略與此文同，此句「曾小童」作「曾少童」。

〔三〕高智滿：右引作「喬智滿」。

〔三〕宋小娥：右引作「朱小娥」。

朱文公祠上梁文

先儒講道，續泗水之正宗；後學建祠，宅富沙之勝槩。非徒崇于香火，將昭示于典型。恭惟故太師、徽國朱文公爲百世師，承千聖統。自孔子以來未有，豈孟氏之後無傳。乃若《四書》，尤勤乙覽。巍巍丹宸，恨不與之同時；濟濟青衿，悵莫親于前哲。故或生長燕遊之地，以寓其焄蒿悽愴之心。然孕靈匪屬于吾州，而卜宅又居于外邑。曾是大府維桑之敬，獨無精廬釋菜之儀。宜國人于是推尊，實天下所同嚮慕。遠想元公于湓浦，近稽呂氏于金華。皆即鄉邦，立爲祠宇。援例朋來于學子，合詞共請于都堂。雖吾道無終窮，當自識其大者；然名世不常有，要使聞而知之。盍略倣于舊規，庶共知於景行。今則侍郎欽承朝旨，來相城闐。改卜室廬，是即肯堂之意；先建宗廟，未忘過庭之時。睠茲萬家闐闐之塵，闢此數畝高明之址。將奉安于遺像，幸甫就于僦功。要皆士友之僉謀，豈特人子之私願。鄉黨恂恂，朝廷侃侃，宛如親見于平生；雲山蒼蒼，江水泱泱，相與永存于奕世。用陳短韻，敬舉修梁。

拋梁東，編簡常存道不窮。孔、孟以來千百載，泰山今復仰文公。

拋梁西，道統如今說建溪。好似雷霆驚衆聵，又如日月覺群迷。

拋梁南，踰望延平古劍潭。弦歌已創新書院，道統寧忘舊晦菴。

拋梁北，一葦可航懷舊宅。精神如水行地中，鑿井得泉隨所得。
拋梁上，升堂再拜瞻遺像。云胡必擇郡城中，祇爲邦人知所嚮。
拋梁下，玩索遺編毋暫捨。儻將持敬爲入門，何患淵源不游夏。
伏願上梁之後，教雨潛施，文風益暢。天開休運，表章既重于聖經；代有偉人，啓沃必推于家學。抑使甌閩之俗，永爲鄒魯之鄉。《方輿勝覽》卷一一。（以上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七四七〇

宋 慈

宋慈（一一八六——一二四九），字惠父，號自牧，建寧府建陽（今福建建陽）人。師事朱熹弟子吳雉及真德秀。嘉定十年中進士，補贛州信豐主簿。辟江西制司準備差遣，知長汀，通判邵武軍，知常州、贛州，提點廣東、江西、湖南刑獄。淳祐八年進直煥章閣、知廣州、廣東經略安撫使。次年卒於任，年六十四，贈朝議大夫。有《洗冤集錄》（存）。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九《宋經略墓誌銘》，《宋史翼》卷二二，李曾伯《可齋雜稿》卷一六《辭免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奏》，《南宋制撫年表》卷下，道光《廣東通志》卷一六。

巡檢因究實取乞判

當職在江西時，已聞扶友嵩、扶如雷之名。一時奪江州統領官陶俊印以歸，殘兩路，破永新，此人也。往歲范西堂權帥，嘗自發其惡，聞於朝，拘于寨，不知後來以何因緣冒濫今官，又以何因緣得

此職，宜其以前日賊心戕百姓。此事特一件。今皮千四供執已明，豈靠頑所可抗拒！逮照勘案，催迫未到人，再判扶如雷所犯情由照應。某頃年守官江右，正值扶寇結約狂僧，集衆披猖，震動兩路，殘破縣邑。其時官司狃於性習，餌以官資，賞以厚賂，方得帖服。自此益張驕習，江州視效，無歲不擾，常切扼腕。及誤蒙恩易節湖湘，忽于本路在任官員脚色籍中見有凶雛扶如雷者，依然正統部內巡檢職事，猶以其未招民訴，姑且容養。及交事後，節節據人戶有狀論其不法，或訟其受人戶白詞，或訴其縱寨兵劫奪，然亦不過判下本州、本縣就近追究，尚冀其少悛元惡。近據衡州州院勘到皮千四因爭水車，輒開集人衆，各執器械，殺死楊百二事，係委扶巡檢究實，却使虞候賀照脅取大會一千貫，及將會三百貫與寨吏潭伸計囑因依。本司行下攸縣，追到巡檢扶如雷及寨吏潭伸赴司供對，次續據攸縣馮天麟、陳宗等亦訴扶巡檢取乞，方行詰問，乃咆哮不伏，公然放聲，謂做官不如打劫自由及無官更自快活之語。尋院送根問，後據州院勘到巡檢扶如雷，本司照得貪吏贓污，世不能免，乃若以盜賊而詐冒得官，既冒官而復謀攘竊，此其虎兕豺狼之性，至死不改，却非尋常貪贓之比。在法：諸領寨官爲監臨，受財十五疋者絞，其命官將校奏裁。今扶如雷所受贓數過五十疋，死有餘罪。又法：諸詐假官者流二千里，謂僞奏擬之類。今扶如雷以賊渠魁，不肯作招安受命，妄以自備家財贖回兩官印，欺罔朝廷，冒受官資，正應上項條令，豈容輕貸。再契勘到本人父扶友嵩猖獗之時，朝廷至遣統制王旻部兵馬三千前來討捕，黃岡一戰，官兵折三之二，賊勢愈熾，劫持官司，必欲取利。所帶惡少屯于沙浦，甚至又欲世襲峒主，不納王租。一時余侍郎軫念生齒，遂主招降，併官其子，至今衡湘痛入骨

髓。況據本人供招所具，又曾兩次謀殺王官，已被拘鎖。今其所管之寨距舊日巢穴，不滿三舍，設或斷蛇不殊，縱虎出柙，他日必結連殘黨，倡鬩前日所部寨兵，合從而起，其禍有難言者。檢准紹興元年十一月指揮，凡兵將盜賊盡屬安撫司，況樞闕責專消除禍本，干係甚大。其扶如雷見拘鎖衡州土牢聽候，所合備錄本人過犯在前。欲望鈞旨行下，拖考本人，拘鎖原案，將扶如雷真決刺配，永鎖土牢；將原冒受告身追毀，徑關樞密院照會。非特可以警肅贓貪，抑使萑葦餘孽，凡受招携之恩者，皆將有所忌憚，而不爲不義。申知院大使行府，伏乞鈞旨施行。後準大使行府劄，本司差人管押扶如雷赴大使行府，從所申事理施行，遂差彭超榮管押扶如雷，解投大使行府去後準劄下，照得扶如雷，頃者父子寇攘，邀求官爵，既登仕籍，長惡不悛，流毒於民，其實跡見於憲司所申，勘招不誣，贓滿配流實當。但以其曾忝一命，姑從末減，決遣拘繫，免復出貽害善良，且使其徒知有三尺。已取上扶如雷送湖南周路鈐，決軍杖一百，拘鎖飛虎寨，永不疏放，並關樞密院照應施行。非得朝旨，不許疏放，庶免使復出爲惡。劄下湖南安撫大使及潭州各照應，及本司照會。《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二。

都吏輔助貪守罪惡滔天判

大教射畢收垛，其箭數或收或退，合追合斷，亦合從知郡審實施行，又豈都吏可得以私意而自專。軍營遺火，其犯人合追斷，亦合從知郡審實施行，又豈都吏可得以私意而容庇。詳此二節，可見

鄭俊平時，一軍事權，盡由本人把握。押下州縣，枷勘前後罪犯，及新知軍到任以來，鄭俊專擅不法及非理取乞事件。胡傑且責令照此一一依直再供，違併送勘。知郡之廉耻掃地，鄭俊之罪惡滔天，凡所供所招之詞，皆未見未聞之事。備所供摘錄，申取大使行府鈞旨斷遣。胡傑且拘下，再勒供平日同惡相濟之人，一併爲民除害。據鄭俊招伏情款，狼藉之狀，所不忍聞。乞祠從便，但不許歸軍干預財賦，因此席捲公私帑藏。牒報通判同押簿曆，一毫欺弊，責有所歸。併引示本軍都副吏及帖財賦官知委斷罪。鄭俊輔助貪守，椎剝民財，黨庇親私，激成大變，擢髮不足數其罪，姑從擬重決脊杖二十，刺配海外州軍，拘鎖郴州土牢。胡傑決脊杖十二，編管全州。《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一一。

辦公吏攤親隨受賂判

當職隨行只有一名，即不是提轄名目。事既至此，不問有無，斷要分別明白，獄官切不可疑當職護短，是則還是，非則還非。若是與子弟干涉，大義猶當滅親，而況奴僕乎？但其間亦豈無同見，及引領往來通傳之人，要須勒供姓名追上，四方八面湊合，必得其實。今詳知錄批帖內，猶謂其事虛實未知，獄中間事，豈可含糊。又謂其他吏卒皆不知，是尚以當職爲諱惡，藉以掩覆也。豈知當職雖不肖，平日守四知之甚嚴，平時惴惴然，惟恐於不知不覺之中，爲奴僕所累。況黃明所執之數，浩瀚如此，豈可幸吏卒之不知，付之泯泯默默乎？引差直日排軍，押劉達送知錄院與黃明對。自出衙門，即

非幹人，既下獄司，便是罪人，或訊或綑，一聽獄官之便，千萬不必回護。勘對定後，其合追人，即希一一見報，仍寫引封來，併具所差禁子姓名見示。恐知錄牽制人情，併請權司理同問。又判：當職近因捉敗弓焙庫子黃明，因本司見勘唐黑八罪犯打筆貼揮霍取財事，送州院根勘。續據申到情款，數內一項乃是借劉提轄名，叮囑開拆司投上申狀。私竊怪本司提轄非劉姓，不知其爲何人，即駁下再問。尋據知錄相訪，覆稱乃是宅堂幹人劉達者，且驚且喜，以其愛於己，且忠於己也。次早繳到黃明情款，贓數盈紙，當職亦信其問之審，對之實，謂事必然也，即押劉達送獄，見之書判。且云：既出宅門，即非幹人，纔入獄門，便是罪人，綑吊勘訊，一聽獄官之便。今收禁勘問已五日矣，又曾追黃明所執見證人李百二押下同勘矣，忽申到情款，盡以前執爲虛。且囹圄豈是粧排行戲之場，贓物亦非撮弄變幻之具，未追人之先，須要詰問的實情由，已追之後，須要究竟原物歸着，豈可如巡、尉司縱賊，攤人有錢，得錢則放，蕩無綱紀。當職僮僕，惹此外謗，收禁綑吊，皆所自取；李百二，百姓也，禍從天來之，故與頑囚對勘於隆冬極寒之時，豈不可憐。且身爲監司，設使果不能鈴束奴僕衷私受贓，自當繳解他司，明正典刑，投章自劾，退歸閑散。若無其事，乃爲本司一庫子所誣玷，又爲已覺發罪吏所控持，至此豈容但已。況本司所管者獄事，無故押一僕入獄，又忽然平白放出，雖此心可以自信，在傍人寧免有獄司觀望之疑。況中間甘知縣申到覆帖，其中有吏卒未知之語，是其亦不相信，欲以此勾引當職，俯首請求，掩覆於吏人乎？何則事至於此，愈涉嫌疑？斷須究竟到底，亦非本司所敢專行，送僉廳，且引上黃明面問。事無因由，如何平白生出一段事節；劉達與李百二原無冤

讎，如何忽然有此供攤；如其不然，的實出於何人指教，及出於是何吏卒鍛鍊，一一責從實供。仍從僉廳點對，備公文，奉浼提舉使司專差幹官一員，送無干礙獄司監督審勘。如是果有實情，徑將劉達照條重作施行，庶幾可以自白。是乃所以篤交承之情，全聯臺之義。如其不然，官員尚可置而不問，其公吏教囚誣報，控持監司情犯，望徑從使臺斟酌公行。僉廳遵從，就州院取上黃明，赴本司僉廳，當面逐一審問。《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一一。

與貪令拮據鄉里私事用配軍爲爪牙豐殖歸己判

陳瑛安停趙知縣於替滿之時，趙知縣作意周旋陳瑛安將安停之際。今詳索到別項縣案，其平白科罰，動計一千貫，名曰暫借，實則白奪。而陳瑛是時亦於此旁緣騙取物業，至於六七千緡。則毛信所訴，豈爲全虛？皆緣陳瑛財力豐厚，專與縣官交結，而此獄干連非一輩，營救非一人，所以前一次孔縣尉財物，獄吏周旋，既脫身善去，今此姦計復行，拖延年餘，追會徒繁，至今查無定論。今喚上審驗，毛六四之被縲繼，猶有可言。自古豈有論人騙乞，偏受縲吊，而被執者反安然坐視之理？又豈有見在人又不勘，勒令供執已死人虛當之理？詳此，則謂推吏非受情弊不可也。前此權知錄者，雖曰開端差舛，然亦不過延引追會。又其時別理騙乞之訟未興，趙知縣科罰之案未出，今旁證已明，他詞交至，而猶與之縛倒詞人，非特訴冤者痛不能堪，而當職視其瘡癥，亦惻然不能堪矣。送都吏，選差本

司人吏一名，及踏逐差款司推司二名，喚上兩項訴陳瑛人及干連人，委請本司兼僉趙司法，於四景堂反覆詰問，不直供者綑訊，惟實之歸。及見索到及索州院未到案，發照問引，會州院見行推司拘下，先將一項案連與司法看過，今深熟，方可引上一行人勘。此獄當自趙知縣移居其家內一項，科罰推尋，便見情實。《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一二。

斷罪判

甚矣，陳瑛之貪黷姦狡也！上則爲貪令作囊橐，捃摭鄉里私事，與之推剝取財；下則用配軍爲爪牙，旁緣氣勢剔縛，因而豐殖歸己。即此一項，已是白奪四千四百貫之業，其他被其嚙膚吮血，合眼受痛，絨口茹苦者，不知其幾。湖南之盜賊，多起於下戶窮愁，抱冤無所伸。此事自州縣而至本司，將及一年，獄官則爲其奇玩釣餌，推吏則爲其厚賂沉迷，越歷兩官，托延百計，及其終也，反將詞人兩手兩脚縛爛終死定論。若非專官專吏，索齊于照案牘，不特豪強依然得志，而被害之家反被誣罔之刑矣。若酌情而論，情同強盜，合配遠惡。送之檢法，止欲抑疾惡之忿心，行酌中之公法。并引上照斷，遵照擬判，逐一結斷。《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一二。

結托州縣蓄養罷吏配軍奪人之產罪惡貫盈判 一

當職任江西提刑日，有陳姓一族，原與楊子高是至親，後因財穀交爭，被其挾勢讒間於孟馬帥之前，斬其父首，併其財物。及陳氏亦經江西憲司有詞，且廣印怨歌，四路散貼。當職是時下落遺，累追不獲，合併勘問。《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一二。

結托州縣蓄養罷吏配軍奪人之產罪惡貫盈判 二

楊子高銅臭惡類，壟斷賤夫，逞威倚勢，暴於虎狼，傷人害物，毒於蛇虺。結托州縣官吏，稟聽風旨，蓄養罷吏、配軍，分任爪牙。意之所欲，則奪人之產，據人之妻；心之所嫉，則破人之家，戕人之命。惡貫盈於作業成熟之後，姦狀敗於當職將去之時。尚且名作抱病，遷延日子，巧避刑名，粧點疾病，圖免鞫勘。然而毆死人力，猶須見證追會；旁奪田產，亦要干照索齊。至如假官一節，索到告身批書，皆是揩洗書填，難掩蹤跡，喚取前項書鋪辨驗，造僞曉然。準律：詐爲制書，及增減者，其罪當絞。即此一節，便可明正典刑。但以其所犯三罪，其二尚未圖結，兼以本人動稱制司財贓尚有交加，且先決脊杖二十，刺配英德府牢城，差官錄問，取服狀先斷。餘二犯帖院，一面接續催勘。尚

慮本人有通神之財，逞挾山之力，片詞番異於當職已離後，照已具檢申省。仍將前項告身一宗文字繳申，乞賜敷做行下。《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一二。

斷罪判

楊子高何等物數，輒以制屬自呼；王元吉與結死交，正是凶德參會。倚恃制司芮將聲勢，頂冒死人王舉官資。鹽利乃國家所資，至敢夾帶私販，抑配強敷，肆爲侵奪。銅於法禁最重，公然剪鑿私鑄，搬販砂毛，莫敢誰何，遂使江西三角破錢，盡入湖南一路界內。姦占良人婦女爲小妻，爲寵婢，不敢陳論者七人；賊殺無辜平民，或赴水，或自盡，死於非命者四項。一孔微利，必欲焚林竭澤。萬口交怨，恨不食肉寢皮。傾湘江之水，不足以洗百姓之冤；汗南山之竹，不足以洗二兇之惡。本合坐以絞罪，庶可以快衆情，但以當職行去官，且慮停囚反以長智。兼其分遣爪牙，紛然求援，富有財力，可以通神，纔一轉身，必至漏網，豈可養虎遺患，縱令死灰復燃。王元吉且照檢法所定罪名，刺配廣州摧鋒軍，拘監重後，日下押發，贓監家屬納，餘照行。所有本人頂冒綾紙，曾無收索，及原追未到人，曾無再催，別呈。已取上王元吉，斷配廣州摧鋒軍。《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一二。

舉人豪橫虐民取財判

匿名文書，固不可受。譚一夔罪惡，亦不可不知。印本糊塗，謄過附案，以憑參合民詞，審虛實施行。《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一二。

斷案判

已錄問訖，索冒賞吏部帖及文解帖，遵照擬判，逐一施行。《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一二。

把持公事欺騙良民過惡山積判

唐黑八與蔣黑念二，兩人同把握二水一縣民訟權柄，過惡如山，怨嗟盈路。今州妄陳冒賞，是特小事。只詳唐自如一詞讀之，令人悲酸。此郡吏強之名，聞於天下，重以此兩虎分霸在鄉在市，若不剿除，吾民其爲魚肉矣！唐黑八枷送衡陽縣勘，詞人隨司，仍榜本州照蔣念二例，召被害人陳訴，併牒通判、帖職官受民訴繳申。蔣堂黑八枷項，并蔣百二、唐九二，同狀首唐自如及父唐少四，并案祖

帖押下衡陽縣照勘，限三日具申。《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一四。

斷唐梓罪判

唐梓撰造百端詞訟，騙奪一方善良，貪虐甚于豺狼，兇暴烈于虎豹，公吏惟所號召，州郡爲其控持。今獄官所勘，法官所擬，僅得其一二爾。其最干繫一方利害者，所交所結，無非獠獠，作敵作使，皆聽指揮。平時則推肌剥髓，不遺秋毫；有事則挑變激釁，欲邀功賞。方當剗平峒寇之後，正是安輯人心之時，若不殺草除根，必至養虎遺患。原其積惡，雖萬死不足贖；若更誅心，尤三尺所不容。姑照今法官所定常刑，不欲于平世更施重典。引上照斷，仍報本司，請備榜曉示。《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一四。

洗冤集錄序

淳祐七年十二月

獄事莫重於大辟，大辟莫重於初情，初情莫重於檢驗。蓋死生出入之權輿，幽枉屈伸之機括，於是乎決。法中所以通著令佐理據者，謹之至也。年來州縣悉以委之初官，付之右選，更歷未深，驟然嘗試。重以忤作之欺僞，吏胥之姦巧，虛幻變化，茫不可詰。縱有敏者，一心兩目，亦無所用其智。

而況遙望而弗親，掩鼻而不屑者哉！慈四叨臬寄，他無寸長，獨於獄案審之又審，不敢萌一毫慢易心。若灼然知其爲欺，則亟與駁，亦或疑信未決，必反覆深思，惟恐率然而行，死者虛被滂瀉。每念獄情之失，多起於發端之著；定驗之誤，皆原於歷試之涉。遂博采近世所傳諸書，自《內恕錄》以下凡數家，會而粹之，釐而正之，增以己見，總爲一編，名曰《洗冤集錄》，刊于湖南憲治，示我同寅，使得參驗互考，如醫師討論古法，脉絡表裏先已洞澈，一旦按此以施鍼砭，發無不中，則其洗冤澤物，當與起死回生同一功用矣。淳祐丁未嘉平節前十日，朝散大夫、新除直秘閣、湖南提刑、充大使行府參議官宋慈惠父序。

賢士大夫或有得於見聞，及親所歷涉，出於此集之外者，切望片紙錄賜，以廣未備。慈拜稟。

《宋提刑洗冤集錄》卷首，岱南閣叢書本。又見《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六。（以上尹波校點）

葉應輔

葉應輔，字子儀，台州黃巖（今浙江黃巖）人，嘉定十年進士。歷校書郎，升右司諫，知明州，除國子博士、景獻太子府教授，終敷文閣待制。見嘉靖《太平縣志》卷六，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七，《平齋文集》卷一七制詞。

太上感應篇至言詳解跋

端平三年二月

太史公作《伯夷傳》，有曰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災禍者不可勝數也。范孟博誡諸子：「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合二子之論而觀之，而感應之說遂窮，使後世爲善者懼，爲惡者肆，未必不繇此也。余謂有天道，有人道，福善禍淫，天之道也，趨善遠惡，人之道也。爲人行人道而已，而禍福何知焉！《感應篇》之作，爲不能擇善而行者設爾。人心未嘗無所畏，上焉畏義，其次畏禍。讀是書者見爲惡得禍之可畏，充畏禍之心，而畏善之心萌焉，則庶矣。端平丙申二月既望，里人葉應輔謹書。《太上感應篇至言詳解》卷末，宋刻本。又見正統道藏本《太上感應篇》卷首。（楊世文校點）

許子良

許子良（一一八六——一二六〇），字肖說，婺州東陽（今浙江東陽）人，嘉熙二年進士。歷知晉陵縣、都昌縣，辟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通判和州、江州，差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進太學博士。請外，出

知饒州、岳州、台州，有政績。景定元年卒，年七十五。見宋濂《文憲集》卷一〇，《金華先民傳》卷六。

與南康游太守劄

某伏以明庶風來，生意開動。恭惟某官千騎春隨，惠氣剗拂，百神給扶，台候動止萬福。某三薰三沐，裁贄牘，修屬邑下吏之敬，凜懼不敏。

某竊聆朱幡皂蓋之東江頭，騎竹兒童懽于而聲，喜于而色，莫不曰仁賢刺史之來，天之所以福此郡也。五世人浮嵐煥翠間，亦且開顏一笑相迎，溫乎其和可知矣。某焉用贅。

某恭惟聖天子丙夜不安枕，惟元元本根宅生是究是圖。謂康廬壤地雖偏小，實朱夫子道化之邦，數十百年間遺風餘韻要有以繼續，是用分命我公移輪泣止。千里之民幸矣，敢再拜賀。欽以某官當今文獻家，宇內之士翹首想望，不翅泰山北斗之尊，朝夕論思，日月獻納，皆上所注意。以道得民，小試儒效，政平訟理，不占以孚。匪伊選所表爲公卿，丕展先正經綸之蘊，使天下知有喬木世臣，顧不遑歟！敬重拜賀。

某無能爲役，早得從文肅公徐先生賢父子游，迨今在門人弟子列，每聆議論人物，未嘗不推名門爲斯世冠冕，某所願觀賢人光耀，聞一言以自壯者有時矣。低頭吏鞅，幾負初心，乃今何幸，遂獲備太史公牛馬走，引領下風，此生不虛矣。

某爲吏非才，辱知諸老先生，望外脫選，亦謂得百里地，或可少行其學道愛人之志。前年冬到官，適承弊壞垢玩之餘，逋賦、糾役、囂訟謾不可訾省，而促中小性又不習爲耐，眶劬躬單，力爲之爬梳，徒有好盡之累，竟亦何益！縣官分罷去久矣，臺郡廉其無他，既寬傲之，又從而褒揚之，用未滿謫。敢謂際逢，又得事道德宗工，奉令承教，非造物惠碩而何！語心自夸，距躍三百。

某俶貢賤氏，名非文莫之輸寫，何敢以庸謬廢被滌簿書之塵。課儷語一通，百拜持獻，擊轅鼓缶於黃鍾大呂之側，惟唐突是懼。

某仰首雲霄，珠聯璧合，祥光炳炳然，知爲德宇之符。不敢僭躐申問，敬奔奏後先。屬令賤也，約束頒下，無敢不恭。《翰苑新書》別集卷四。（黃錦君校點）

李 瑞

李瑞，字公玉，崇慶府（今四川崇州）人，理宗時知涪州。

石魚題名 一

寶慶丙戌穀日，涪陵石魚出水面六尺，郡太守唐安李公玉喜其爲□年之兆，挈男澤□□□覺民載

酒來□□□□叔詠、眉山□□□□□□白子才、張□□□□□□。《涪州石魚文字所見錄》卷下。

石魚題名 二

郡守李瑞公玉、新潼川守秦季樞宏父、郡糾曹掾何昌宗季父、季樞之子九韶道古、瑞之子澤民志可同來遊。石魚閱八年不出，今方瞭然，大爲豐年之祥，此不可不書。寶慶二年正月十二日，涪州太守題。《涪州石魚文字所見錄》卷下。又見同治《涪州志》卷二。（以上楊世文校點）

薛師旦

薛師旦，永嘉（今浙江温州）人，薛季宣侄孫。寶慶中爲朝請大夫，歷知撫州、南劍州。見道光《福建通志》卷九三。

浪語集跋 寶慶二年八月

乾道以來，六十年間，學士大夫皆知宗薛常州經制之學，而其遺文，世獨以未見爲恨。蓋叔祖常

州得歲四十，所爲文雖富，而猶有未脫稿者。先叔建安簿沅早世，其孤又幼，篋中書因秘不復啓。頃，華文曹太博持節東川，嘗取奏劄及簡牘等刊于蜀矣，而亦憾不得其全書。師旦自外府丞出守臨汝，至既數月，事稍閒，因令師石弟從其家發篋中書，詮次得三十有五卷而鋟諸梓，此獨篋中所存者耳，遺軼尚多焉。夫學之爲道，循本至末，由粗入精，必正心誠意而後可以治國平天下，雖洒埽應對而道存焉，未嘗可離爲二也。儒者不作，眩高者驚於空無，故言道而不及物；循實者囿於名數，故言物而不及道。二者岐分，則學不足以應世用，而反爲儒者累。嗟夫！古今常有之理，孔孟非有二說，顧在人宏而用之何如耳。叔祖常州好學夙成，高明縝密。於書無不讀，必略短而取長；於事無不悟，必通今而據古。每以口耳之習，爲學者之戒。凡有得於殘編斷簡，必參驗訂審，不至於理融不已也。其立朝大節，難進易退，孜孜然惟以進賢去不肖爲務。奉使淮堧，首正姦欺之罪，而以忠實報上；出守茗雪，抗論經總制錢非法，不忍重爲民困。卒以不合而歸，則死矣。蓋叔祖之學，有根有葉，有源有流，本末精粗，內外如一，不變今，不泥古，措之事業，無非實學實理也，其古所謂儒者歟！觀先生之文，可以概見矣。寶慶二年八月日，姪孫朝請大夫、知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師旦書于仁壽堂。《浪語集》卷三五。（楊世文校點）

李 衍

李衍，理宗時上虞（今浙江上虞東南）人。

宋景文筆記跋

寶慶二年四月

右筆記三弓，以數本參訂，粗舛舛午。景文公議論考據，精切如此，然前輩猶有一二可疑。如骨菜字，蓋樗字，古作菹，嘗飾以骨，故曰骨菹，後世吏文略去艹，又菹、朶二聲相近，故譌爲朶耳。鮑照因武墨而改爲昭，非誤用也。冉耕，字伯牛，而古犁字亦從牛，而牛耕不始於漢矣。移者，今郁李也，非開而反合者也。酈道元《水經注》云「薛瓚註《漢書》」，則謂臣瓚爲于瓚者非也。《集韻》一書，乃景文公與諸公撰定者，去聲既出朴字蒲侯切，入聲又出朴字匹角切，與樸同，今謂朴無樸音何耶？卯乃古卿字，又音齋，今謂卯本柳字又何耶？衍既加點勘，又以所聞於前輩者識其後。寶慶二年四月初吉，上虞李衍謹書。《宋景文筆記》卷末。（楊世文校點）

全宋文卷七四七一

張即之

張即之（一一八六——一二六五），字溫夫，號樗寮，和州烏江（今安徽和縣東北）人，居鄞縣，孝伯子。以父恩授承務郎，歷監平江府糧料院、臨安府樓店務，添差兩浙轉運司、淮東路提舉常平司主管文字，又添差通判揚州、鎮江、嘉興，以中大夫、直秘閣致仕。以能書名天下，金人尤寶其翰墨。卒年八十。見《宋史》卷四四五本傳及所作《書遺志覺上人金剛經跋》。

衰病帖

即之伏蒙台慈寵賜寶墨，仰體記軫之厚。即之年來衰病日侵，視聽久廢，兩月前忽得小府癰疾，迄今未愈，不容親具稟謝之幅，仰乞台照。垂喻備悉，昨來大字已曾納去，若小字則目視茫茫，如隔煙霧，度不復可下筆矣，切幸加亮。右謹具申呈。二月日，中大夫、直秘閣致仕張即之劄子。《宋人書翰》第二集。又見《書畫鑑影》卷一一。

引年得謝帖

即之引年得謝，不負初心，私竊自幸。寓直中秘，此朝家優老之恩，以華晚節，即之何者，一旦得之，恍不知其所自，連日驚悸未寧也。慶語手題，非愛念之深，何以有此？感激感激！即之叨承門蔭，一生狷僻狷僻，方始結局，此身得以自由矣。老兄知我者，想亦爲慶快也。李三洲盛稱令弟律已少數字。人多能言之，但平日欠束斂謹重，而或者不察其形而視其影耳。少數字想未能即過我，瞻企瞻企。素飴甚佳。即之再拜上覆致政朝奉老契坐右。

刻工沈生在邑中否？去令其來。家醞四掇二色、手甘三十、真洞庭橘四十、鱖魚鮓四缶、金鋌裏烝一籃奉寄，恐可供一酌。即之。《六藝之一錄》卷三九六。又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五，《辛丑消夏錄》卷二。

從者來歸帖

即之適間伏聞從者來歸，喜欲起舞，想見太夫人慈顏之喜可掬也。野衣黃冠，擁嬾殘煨芋之火，不能亟謁。已拜墜染，將比南珍。行李甫息，辱眷軫首及，尪劣顧何以稱之！敬須侍謝次。令弟賜翰

已領。即之拜稟殿元學士尊親契兄台坐。染物甚佳。《三希堂法帖》第十七冊。又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五，《六藝之一錄》卷三九六，《宋人法書》第四冊。

裴茗帖

裴茗皆山中珍品，拜貺感銘。二文欲累以惡札，深佩此意，筆凍手龜，恐未能即承命也。即之和南大歇和尚老禪師侍者。《六藝之一錄》卷三九六。又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五。

溪莊帖

即之少意思，溪莊幹去年納和糴米，爲平江攬納人侵盜，已荷吾弟爲之主盟。更冀終惠，事目見別紙。即之致廿二弟知縣承議郎新除。《六藝之一錄》卷三九六。又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五。

上問帖

即之上問尊堂太安人壽履康寧，親眷內外均介殊祉。小兒率婦孫以下列拜。長倩婦有微贄，不敢

以寒陋廢禮，一笑領略，幸甚。色綠翠小榷各小掩，併付還介，輕瀆知媿。老不能爲役，不敢請委目。即之上問。《宋人法書》第四冊。

與人書

即之皇恐，（以下約七字漫漶）簿。兄弟行中，僅有兩人在州縣間，桃源令亦之其一也。亦之早孤失學，又短於才，無所見聞，不識事體，冒昧遠官，初不審知其地之難易。到官未久，便見疏脫，闕尊契家丈以其故家遺族，□不徒□輩有所控請，慨然携拯□貽，更識恩施深厚。豈特亦之懷感無窮，亦我祖有知，不忘報也。惟是來日尚長，救過不給，費全護之力，良未艾也。伏望曲軫念慮，惠有以區處之。如有名無實，寄治之邑使之兩易，以前日考任，是亦非常之大造也。此弟未易告語，併望勿露此意。慈溪王昇，其兄弟出入家間數十年，向嘗稟懇永公老先生貽書制垣，既保全之，又剡辟之。□聞攝邑歸峽，亦出覆存之賜。二人者即之皆曾潛拜制垣，亦□□過閣從容及之，幸甚。即之拜覆。

《停雲館法帖》卷七。

爲母夫人書金剛經跋

寶祐元年七月

寶祐元年七月十八日，張即之奉爲顯妣楚國夫人韓氏五九娘子遠忌，以天台教僧宗印所校本親寫此經，施僧看轉，以資冥福。即之謹題，時年六十八歲。《書畫題跋記》卷四。又見《珊瑚網》卷七，《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五。

書遺志覺上人金剛經跋

景定四年

樗寮即之七十八歲，喜再逢佛誕，以天台教主印講主所校本，敬寫此經，遺天竺靈山志覺上人受持讀誦。我願有情，不作常觀。般若六如，覺性永明。共悟實相，本體流通，利益均及有情。時景定四年歲次癸亥。《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五。又見《書畫題跋記》卷四，《珊瑚網》卷七。

息心銘

淳祐元年九月

法界有如意寶人焉，久緘其身，銘其膺曰：

古之攝心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主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攸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嶽將成。防末在本，雖小不輕。關爾七竅，閉爾六情。莫見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伎一能，目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爲愚蔽。舍□淳朴，耽溺淫麗。識馬易奔，心猿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斃。邪行終迷，修途永泥。莫貴材能，日益昏瞶。諄□□□，□□□□。□□□薄，其高速崩。內懷僞伐，外致怨憎。或言於口，或書於手。邀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謂之咎。賞翫暫時，悲哀長久。畏景畏跡，逾遠逾極。端生樹陰，跡滅影沈。厭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貴何賤，何辱何榮。何勝何劣，何重何輕。澄天魄淨，皎日慙明。安夫岱嶺，同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

淳祐元年九月十七日，張即之書於翠巖山之絜廬〔一〕。乾隆《曹州府志》卷二〇，乾隆二十一年刻本。又見國家圖書館藏拓片，《曹南文獻錄》卷七五，道光《城武縣志》卷一二。

〔一〕「淳祐」至「絜廬」，原無，據拓片補。

祭笑翁和尚文

淳祐八年三月

維淳祐八年歲次戊申三月己酉朔〔一〕，二十六日甲戌，奉直大夫、賜紫金魚袋張即之，謹以薰茗，致祭于圓寂育王堂頭笑翁禪師之靈曰：師之道德，淵淳山則。贊之毀之，皆不可得。師今云亡，哲人其萎。事關叢林，非我所知。憶我與師，兄弟莫擬。閱三十年，一日相似。師住南山，我添周行，扁舟絕江〔二〕。明發西陵，師亦至止。其載而歸，翠巖之趾。高風勁節，從容可觀。芬納堂中，朝遊暮還。我孰世味，山深林密。粗有樂地，繫師之力。帝念遺老，尺一飛來。起廢鄮峰，俞往欽哉。去我五年，相望二舍。不見兼旬，我心夙夜。半間亡恙，尚擬相從。何物二豎，迺賊其躬。旨哉遺言，斯世良藥。不鄙謂余，亦有所託。遺像山立，英氣如存。嬉笑怒罵，不復可聞。平生益友，今焉已矣。拜手几前，老淚如洗。《阿育王山誌》卷八。（以上祝尚書校點）

〔一〕淳祐：原作「淳熙」。按淳熙八年作者尚未出世，且其年亦非戊申。今考淳祐八年正爲戊申，「熙」字當誤，因改。

〔二〕「扁舟絕江」上疑脫一句。

羅 裳

羅裳，徽州歙縣（今安徽歙縣）人，羅願侄孫。

爾雅翼後記

先鄂州所作《爾雅翼》，正名辨物，貫穿百家，惜其未之見也。今始得之，乃出於筆吏之手，不無豕亥之訛。裳以學淺見狹，不敢輒加是正，因錄而藏之，觀者以意逆之可也。時淳祐□□□□之歲，則涂之月中澣日，曾姪孫裳記。《酉宋樓藏書志》卷一二。（曾棗莊校點）

余道元

余道元，寶慶間人。見《齊雲山志》卷二。

齊雲山佑聖真武祠記

古歙黟山，軒轅昇舉之地。南百里有山曰白嶽，巔曰齊雲。齊雲面盼丹臺，黟巘旁挾，獨聳石門，地氣之最秀者，學仙常居此。道元來遊，以潛師印記宜我室此，遂謁地於金君安禮士龍，慨然樂予。解居士陳惟一同志，遂於寶慶丙戌薙草結茅。既成，內翰程公遺以「雲巖」二字，山川草木，自此添鮮碧矣。噫！乾坤不老，此山與之不老；此山不老，則洛水公之書與之不老。故自今至止，以暨後來，咸得與道同昌者合思，其誰之力云。《齊雲山志》卷二，萬曆刊本。（王曉波校點）

鄭起沃

鄭起沃，字汝說，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慶元二年登進士第。嘉定間知樂安縣，歷南劍州通判。寶慶中知肇慶府，紹定元年任廣東提舉常平。見雍正《福建通志》卷三五，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七、二四，雍正《廣東通志》卷二六。

題名一 寶慶元年正月

莆陽鄭起沃汝說、丁伯桂元輝、鄭鼎新中實、五仙曾潛達之、建安張毅然仁叟、三衢曾煥黃中、秦郡趙善邨國成、清漳梁傅巖叟、黃擇中夫、三山黃壁舒文、王澤履之、臨安李岳山甫、開封陸濟巨川，以寶慶改元正月五日同來。道光《高要縣志》卷一三，道光六年刻本。又見《高要金石略》卷三。

題名二 寶慶三年二月

寶慶丁亥二月既望，古端守鄭起沃、郡丞陳□道、高要令趙善服勸農于郊〔二〕，因訪星巖。同寮陳顯伯、吳昭嗣、孫瑞、□應時、鄧夔、黃擇、王良佐、趙公堪、陳璇皆從。是日也，宿雨闐霽，光風吹林，井畝興耰，畜牧被野。此字民者之志也。道光《高要縣志》卷一三。又見《高要金石略》卷三。（以上王曉波校點）

〔二〕農：原缺，據文意補。

黎子予

黎子予，在太學多年，寶慶二年爲國學免解進士。

重修安平院記

寶慶二年六月

武林今爲皇都，馬塍之東，有院曰安平，修明外精舍也，僻地在北。子予在大學亦多載，未嘗識其處。暨今歲五月十九日，慨爲室人鄧氏齋薦，始造焉。寺僧德明因來前曰：「安平故址，乃淳熙中有所謂寶月庵是也。先師法通充大其規摹，至紹熙間請於府尹蔡公，移仁和縣小林之安平舊額，用名今院。且俾其徒甲乙相承，遂爲彝例，非若雲水聚散不常者。」法通禮妙行小彌陀行全爲師，而德明則繼法通。此燈之傳也，明頗有巨力於釋門。事爲無不成，衲子號明爲今代法器。迺益廣寺宇，自佛殿鐘樓，眈眈翼翼，安禪有堂，香積有厨，臺名雨花，室名淨明，亦若全具矣。邇又創水陸堂於生天池上，衆生來觀，檀越敬信。或有崇先謹終，則指求超脫，至扶老携幼，咸就師之門禮拜哀鳴，謂不若是則爲未盡於人心，是亦有可異者。德明經營有勞，其化人有方。院之建也，寔成於今上寶慶初。遂求于子予，以記歲月始末。子予敬竊念國庠賤臣，幸觀今上皇帝天授聰明仁聖，克成我先皇之志，

用能安定邦國，以保天下太平。所謂安平者，非佛與僧安平，乃由聖天子安平之賜也。其賜維何？亦惟曰兵以不殺爲威，刑以不用爲嚴，財以不斂爲富，而用人以不作聰明爲賢。蓋我朝世守之道，一本於仁而已矣。彼緇流晨昏梵宇，以爲平安，而曾不知帝力之我加，豈容不爲之推本皇恩，而百拜稽首，歸美吾君哉。德明所創，爲畿內福地，方且日偕其衆，鳴鐘擊鼓，嚴奉香火，上祝帝靈箕翼，母后萬年，以膺無疆之福。賤臣寔欣有取於德明之爲。顧惟區區草茅之忠，則敬願巍巍明聖，傳祚建極，至千萬世。且使寺僧德明荷國鴻休，永傳其徒，衛護法教，亦可至千萬世。如是，則子予秉筆以爲之記，將亦藉是圖千萬世而不朽，獨不爲盛事歟！用是輒爲之大書，俾刻琬琰，不敢以荒廢辭。寶慶二年夏六月中澣後二日謹記。國學免解進士黎子予撰。王孝適書。丁黼篆額。《淳祐臨安志輯逸》卷六。（吳洪澤校點）

衛 湜

衛湜，字正叔，世稱櫟齋先生，平江府崑山（今江蘇崑山）人。屢中鎖廳，除太府寺丞、將作少監，皆不赴。閉門著書，成《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存）。寶慶中，以通直郎知常州武進縣。紹定中，嘗爲江東漕筦，後倖金陵。嘉熙三年知嚴州，尋內召，擢直秘閣。官終直寶謨閣、知袁州。見所撰《禮記集說後序》，《鶴山大全集》卷五四《衛正叔禮記集說序》，《水心文集》卷一一《櫟齋藏書記》，《淳祐玉峰志》卷

二，《景定嚴州續志》卷二，《至正崑山郡志》卷四，《吳中人物志》卷六，《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九，《宋史翼》卷二五。

進禮記集說表

寶慶二年十月

臣湜言：伏以私庭學《禮》，妄嘗窮汗竹之勞，昭代尊經，竊欲效野芹之獻。輒忘寡陋，仰瀆睿聰。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惟六籍之指歸，賴群言之訓釋。《戴記》雖云於後出，漢儒備述於前聞。制度文爲，炳若具陳；道德性命，燦然畢載。儻非博習，疇克兼通？然俚箋臆說，罕識其全，故微辭奧旨，或幾於晦，所可知也，猶多闕焉。臣蚤襲布韋，濫承弓冶，睠時恭儉莊敬之教，頗得父兄師友之傳。念藝著名場者僅止決科，而業擅專門者又多膠柱，乃考同而辨異，爰撮要以芟繁。孔、鄭註疏，孰是孰非；程、張講授，或詳或約。會粹略備，編摩罔遺，閱二十餘年，其書始成，凡四十九篇之義皆在，可以施於新學，庶有補於將來。恭惟皇帝陛下天啓皇圖，日新聖政。謂家欲齊，國欲治，必謹範防；而帝所興，王所成，不相沿襲。若朝覲會同之品式，與射鄉祀饗之等威，方蒐舉於縉儀，以鋪張於景鑠。有元老大臣以贊表章之盛，有鉅儒碩士以增緝熙之光。雖簡斷以篇殘，亦海涵而川納。茲率錄諸家之善，庸冒塵乙夜之觀，舉而錯之，維其時矣。名曰《集解》，敢睎先哲之纂修；悉上送官，願備秩宗之采擇。臣所編《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謹繕寫成五十冊，隨表上進以聞。臣無

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寶慶二年十月日，通直郎、知常州武進縣、主管勸農公事、主管運河堤岸、專一點檢園田事、借緋臣衛湜上表。《禮記集說》卷首，通志堂經解本。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二二四。

禮記集說序

寶慶二年七月

《禮記》四十九篇，自二戴分門，王、鄭異註，歷晉迄陳，雖南北殊隔，家傳師授，代不乏人。唐貞觀中，孔穎達等詳定疏義，稍異鄭說，罔不芟落，諸家全書自是不可復見。繇貞觀至五代，踰三百年，世儒競攻專門之陋，學《禮》者幾無傳矣。本朝列聖相承，崇顯經學，師友淵源，跨越前代，故經各有解，或自名家，或輯衆說，逮今日爲尤詳。《禮記》並列六籍，乃獨闕焉。諸儒閒嘗講明，率散見雜出，而又窮性理者略度數，推度數者遺性理，欲其參考並究，秩然成書，未之有也。予晚學孤陋，濫承緒業，首取鄭註孔義，翦除蕪蔓，采摭樞要，繼遂博求諸家之說，零篇碎簡，收拾略徧。至若說異而理俱通，言詳而意有本，抵排孔、鄭，援據明白，則亦併錄，以俟觀者之折衷。其有沿襲陳言，牽合字說，於義舛駁，悉置弗取。日編月削，幾二十餘載而後成，凡一百六十卷，名曰《禮記集說》。傳《禮》業者苟能因衆說之淺深，探一經之旨趣，詳而度數，精而性理，庶幾貫通而盡識之矣。或曰：「是書粹聚諸家之善，逾數十萬言，毋乃務博而忘約乎？」予曰：博學之，審問之，夫子

嘗以誨人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子親得於師也。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孟子之所深造也。吾道一以貫之，爲曾子言之也。予欲無言，子貢有未省也。陵節而求，蠟等而議，越見聞以談卓約，後學大患也。矧會《禮》之家名爲聚訟，儻率意以去取，其能息異同之辨、絕將來之譏乎？近世朱文公著《詩傳》，多刊削前言，張宣公謂諸先生之見雖不同，然自各有意，在學者玩味如何爾，蓋盡載程、張、呂、楊之說，而諸家有可取者亦兼存之。予之《集說》竊取斯義，是則此書之博也，非所以爲學者造約之地邪。猶愧寡聞，訪論未盡。然六經之典，敷暢發明至是麤備，或於聖代闕文小有補云。寶慶丙戌七月既望，吳郡衛湜正叔叙。《禮記集說》卷首。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二一三，《南宋文錄錄》卷一五，《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九，道光《永州府志》卷九上，《鄭堂讀書記》卷五。

禮記集說後序 一 寶慶二年十一月

予舊集諸家訓解，每病世儒勦取前人之說以爲己出。近得延平周諱希聖解，一再繙閱，始知陳氏、方氏亦推衍其說者爾。案《圖志》，希聖又嘗著《周禮解》，擢熙寧進士第入仕。值新法行，不忍詭隨，賦詩去官。今王文公《新傳》多采其說而沒其姓名，豈忌其人之有傳邪。予既取希聖解增入《集說》，竊謂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編，惟恐不出於人。比歲樞密何公澹本生繼母亡，疑於持服，太學生喬嘉、朱九成、黃會卿移書何公，引「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

王父母」之文，以爲本朝方慤解此一節，謂特庶人之禮爾。此說見鄭康成注，乃指爲方慤，蓋後人掇拾前言，而觀者據新忘舊，莫究所始，先儒之書日就湮晦，此予之所慨嘆，而《集說》所由作也。固不敢謂此編能盡經旨，後有達者果得新意，何嫌論著，謹毋襲此編所已言，沒前人之善可也。予於卷首叙諸家名氏，嘗及此梗槩。繼觀周希聖解，且因太學生引據之誤，遂又識此於卷末云。寶慶丙戌至日，吳郡衛湜。《禮記集說》卷首。又見《經義考》卷一四二。

禮記集說後序

二 嘉熙四年六月

紹定辛卯歲，湜備員江東漕筦。大資政趙公善湘以制帥攝漕事，見予《集說》，欣然捐貲鋟木，以廣其傳。次年秋，予秩滿而歸。迨嘉熙己亥夏，首尾閱九載矣。中雖倅金陵，叨綸院，僅食年餘之祿，餘悉里居需次。因得徜徉於書林藝圃，披閱舊帙〔二〕，搜訪新聞，遇有可采，隨筆添入，視前所刊，增十之三，閒亦刪去冗複。竭來嚴瀨，適繼郡計空竭之後，廉勤自力，補苴培植，粗可支吾。乃樽節浮費，別刊此本，期與學者共之。庚子六月書于新定郡齋。《禮記集說》卷首。又見《經義考》卷一四二。（以上郭齊校點）

〔二〕帙：原缺，據《經義考》補。

王 似

王似，字元敬，號敬巖，婺州金華（今浙江金華）人，淮孫。從學于王柏。淳祐初以朝散郎知嚴州，多有政績。累官直敷文閣，出爲福建轉運副使。嘗闢真德秀《夜氣歌》之說，著有《朱文公語後錄》二十卷。見《景定嚴州續志》卷二，《宋元學案》卷八二，《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五，《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二。

刊朱子語續類序

淳祐十二年十月

《文公朱先生語類》一百三十八卷，壺山黃子洪取門人所錄語，以類相從也。先是，池本、饒本人各爲錄，間見錯出，讀者病焉。子洪既以類流傳，便於玩索，而微言精語猶有所遺。似每加訪求，得所未見。自是朋友知舊知其有心於纂輯，亦頗互出所有以見示，凡三十有餘家。既哀以爲婺錄，而繼之者尚未艾也。似幽居無事，蓋嘗潛心而觀之，審訂其複重，參繹其端緒，用子洪已定門目，粹爲《續類》，凡四十卷。或謂《前類》不爲少矣，又以《續類》附益之，不已多乎？竊謂學固戒於徒博，然亦不可以不博而徑約也。又況文公先生之道高明廣大，致極無遺，學者正當盡博約之方，而後精微中庸之趣，始可漸而求。似每觀諸家所錄，以其間有淺深，故於教告亦有不同，其視文公先生之精

蘊，不能得其全者尚多有之。必也篤信好學，反復尋繹，能知所盡心焉，雖以《前》、《續》之繁，固將無所厭斂。不然，則雖先生平日已著爲定論之書，尚有所憚而不肯觀，而況於此乎哉！然則，先生片言半語，苟有所傳，固不容有所忽而不究其所歸也。新安魏史君蓋鶴山先生之嗣也，近以紫陽所刊《語類》爲寄，因以《續類》爲請，而慨然欲併刊之以全書院之傳布。其樂於闡明文公先生之遺訓蓋如此，遂舉以屬之，且竊識于後，庶幾乎與願學之士從事於詳說反約之功云爾。淳祐壬子冬，王似序。《朱子語類》卷首，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標點本。

儀禮經傳通解續序

寶祐元年十一月

禮也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國有乎禮，則天地以之正，人神以之叙；人有乎禮，則綱常以之定，倫理以之明，而後品章名義，等降隆殺有所措。不然，國而無禮則國不能以自存，人而無禮則人不能以自立，有若詩人所賦「生不如死」之言，則禮之爲用大矣，詎可一日缺與？然四德之實根於人心者固無存亡，而寓於典章者則有興廢。蓋自夫子之時已興禮壞樂崩之歎，猶幸傳錄之或存。至秦火既燬，典籍遺逸，自漢以來，放失尤甚。《儀禮》五十八篇而僅存十七，制度文義特出於大戴氏、小戴氏之口。雖有《周禮》一書，祇存其綱領，莫究於儀法品數，且已缺其《冬官》。自是以後，日深日遠，併與禮文亦不復講，上下相承，徒存綿蕝土苴之粗，孰識本制末度之詳？大經小目之密，

雖有三千三百之名，莫明本然之妙矣。逮至國朝，始立三禮之科，應者雖少，然尚有能推究古昔，考求義訓。雖不可盡復於既往，猶可以存古於將來。而荆國王氏併以其科而廢之，於是泯泯棼棼，反以儀則爲可厭，簡便爲得體，且謂古禮不可行於今矣，豈不重可歎與？此紫陽朱子所以慨然有意纂輯，以曉天下之耳目。嘗於經筵奏疏，願置局集生員而討論之，以存禮學於不墜，而待制作於將來。會以甚間不果遂，而朱子退居燕閒，姑自粹錄，分吉、凶、軍、賓、嘉五禮，而條目燦然。僅成三《禮》，而猶有未脫稿者。不幸天萎哲人，遽成夢奠，猶卷卷囑於門人，意尚未忍忘如此。嘉定間嗣子侍郎公在方刻之南康郡學，後來勉齋黃公續成喪、祭二禮，亦併刻焉，而書監竟取之以去。曾幾何年，字畫漫漶，幾不可讀，識者病之，蓋懼此書之無傳也。昶乘輶東江，因敏本司發下之券尚存，遂即籌度，命工重刻。爰首諮於堂長饒伯輿甫，臆契所懷，議以允協，且輟餐供餘鏹以助。遂囑其事於教官丁君抑，而任其讎校於洞學之善士。邦侯僊軒趙公希悅亦佐其費，復幹旋本司所有以添給之。志意既同，始克有成，迺就置其板於書院，庶幾藏之名山，或免湮墜。其經之營之，亦甚艱矣。然朱子所成《三禮》止二十餘秩，而勉齋所續則又倍之，厥後信齋楊君始刪其《祭禮》之繁複，稍爲明淨。今《喪禮》則用勉齋所纂，《祭禮》則用信齋所修，且使六藝之廢缺者庶乎可備。朱子平日之盛心，庶乎可伸矣。又聞朱子嘗考其因革，著定六篇，以示講行之方，旋以議禮爲嫌，遂竟焚去，而獨有天子之禮尚存於集者，可以槩見。異時或欲有所取法，則執此以往，端有待於後之君子云爾。寶祐癸丑冬日南至，後學金華王昶端拜敬書。《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四。（以上李文澤校點）

全宋文卷七四七二

張國均

張國均，寶慶初爲朝奉大夫、知桂陽軍。

宋故楊氏夫人墓誌銘〔一〕 寶慶三年九月

夫人楊氏，清江湖山之族也。曾祖士堅，故不仕。祖舜舉，高尚不求仕祿。父槐，未仕。夫人年及笄，歸于錢氏，乃吳越忠獻王之七世孫、郴陽太守錢大夫之冢婦、將仕郎興邦之妻也。初，太守爲其長子擇婦，有以楊氏告者。太守訪諸僉言曰宜，謀諸家廟曰吉，于是爲其子聘而娶焉。太守存日，聚族數百指，夫人承上以敬，撫下以仁，能執婦道，以事其長。居無何，太守以疾不祿。夫人相夫治家，躬儉節用，雖生身于巨富，而略無華侈習。錢氏方以爲得婦，夫何寶慶丙戌夏六月既望，夫人歸寧于父母，得微恙而回。奈何醫謬而不知證，藥燥而或妄投，竟終于寢。時是歲九月十七日也，享年二十有五。將以丁亥季秋乙酉，安葬于清江楊家塘之原。將仕狀其實，以書抵余，求爲記其歲月。余

執書而歎曰：「婦德如斯，而殞于此命□天也。」即其書爲記大略而銘曰：

婉婉而嚴，孝敬而□。醫謬其證，而殞其年。嗚呼哀哉，楊氏之阡。江西樟樹市博物館藏誌石。

（陳柏泉校點）

〔二〕題下原署：「朝奉大夫、新知桂陽軍事借紫張國均記并書。」

趙子肅

趙子肅，端平時邵武（今福建邵武）人。

七星巖題名

端平三年十二月

端平丙申歲除前八日，昭武趙子肅、漢東邵伯高同携家來游。時迺、時邃、必堦、必塚、昉、時侍。《桂林石刻》上。（祝尚書校點）

蕭應叟

蕭應叟，號觀復子，理宗時道士。著有《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內義》五卷（存）。

上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內義表

寶慶二年七月

臣應叟言：謹按《靈寶度人妙經》撰著《內義》成書，鋟木流傳者。元始祖劫，是謂先天；靈寶本章，故曰上品。造化獨還丹可擬，範圍非大梵誰能。已遂刊行，敢忘昭告。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湛湛一真，乾坤並體；紛紛萬化，生死同根。雖云含靈有識之殊，皆本契虛合無之妙。夫何名利勃志，意氣繆心，源一而流分，性近而習遠，皆緣執幻，安有知常。五色亂目，誰肯回光；萬變紛葩，誰能轉物。謂壑舟藏之已固，奈曦馭駐之不留，與其哀夭而貪生，莫若修真而重命。故我虛皇聖主，演妙道於空劫之前；玉晨至尊，受真詮於黍珠之內。度人無量，介福奚窮。顧大道無非正中，自後世因仍踳駁。觀妙至爲之金鎖，迷源有類於盆魚，談虛無清淨溺於苦空，論砂汞鉛銀執於固有。非明祖炁之造化，曷證大梵之幽微。按真經以爲之宗，暢玄機不泄其旨。在昔鳥焉成馬，未免糾紛；於今日無全牛，觸知戒止。挽迷車而回指南之鄉，障狂瀾而順從下之流，普令下民，咸躋仁壽。恭惟

太上昊天至尊玉皇上帝陛下巍巍莫量，蕩蕩難名。大公無私，至幽靡察。利物常善救物，度人故無棄人。遂令蕞爾之材，輒肆非然之作。倘有裨於萬一，願鑑勤誠；若無補於毫釐，冀原狂妄。所有《內義》一部，分爲二卷，鏤版印集，申納都省，乞賜敷奏外，謹具表上告以聞。冒犯天威，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寶慶二年太歲丙戌七月甲寅朔初七日庚申，上清大洞玄都三景法師臣蕭應叟上表。《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內義》卷首，正統道藏本。（尹波校點）

趙 葵

趙葵（一一八六——一二六六），字南仲，號信庵，一號庸齋，衡山（今湖南衡山）人，京湖制置使趙方之子。嘉定中，與兄范在父軍中，以功補承務郎、知棗陽軍。紹定中累遷兵部侍郎。六年，授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端平元年權兵部尚書、京河制置使，知應天府。北征兵敗，降授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歷知揚州、潭州、福州，除端明殿大學士。淳祐四年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尋知建康府。九年，判潭州、湖南安撫使，加特進。寶祐二年，宣撫廣西。三年，改鎮荆湖。開慶元年，判慶元府，沿海制置使，沿江、江東宣撫使，置司建康府。景定元年授兩淮宣撫使，判揚州。二年卒，年八十一。葵善畫墨竹，工詩文，有《行營雜錄》傳世。見《宋史》卷四一七本傳。

請誅鋤李全奏

葵父子兄弟，世受國恩，每見外夷、盜賊侵侮國家，未嘗不爲忠憤所激。今大逆不道，邈視朝廷，負君相卵翼之恩，無如李全。前此畔逆未彰，猶可言也，今已破蕩城邑，略無忌憚，若朝廷更從隱忍，則將何以爲國？欲望特發剛斷，名其爲賊，即日命將遣師，水陸並進，誅鋤此逆，以安社稷，以保生靈。葵雖不才，願身許朝廷；如或不然，乞將葵早賜處分，以安邊鄙，以便國事。《宋史》卷四一七《趙葵傳》。又見《維揚志》卷三二。

乞追服終制奏 一

移忠爲孝，臣子之通誼；教孝求忠，君父之至仁。忠孝一原，並行不悖。故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臣不佞，戒謹持循，惟恐先墜。往歲叨當事任，服在戎行，偕同氣以率先，冒萬死而不顧，捐軀戡難，效命守封，是以孝事君之充也。陛下昭示顯揚，優崇寵數，使爲人子者感恩，爲人親者知勸矣。臣昨於草土，被命起家，勉從權制，先國家之急而後親喪也。今釋位去官，已追服居廬，乞從彝制。《宋史》卷四一七《趙葵傳》。又見《楚紀》卷一三。

乞追服終制奏 二

臣昔者奉詔討逆，適丁家難，閔然哀疚之中，命以驅馳之事，移孝爲忠，所不敢辭。是臣嘗先國家之急，而效臣子之義矣。親恩未報，寢踰一紀，食稻衣錦，俯仰增愧。且臣業已追衰麻之制，伸苦塊之哀，負土成墳，倚廬待盡，喪事有進而無退，固不應數月而除也。《宋史》卷四一七《趙葵傳》。又見《楚紀》卷一三。

請爲官擇人奏 淳祐四年十二月

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爲官擇人，不爲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宋史》卷四一七《趙葵傳》。又見《宋元通鑑》卷一一三，《少微通鑑續編節要》卷二三，《楚紀》卷一三，《續資治通鑑》卷一七一。

乞與宰臣條畫安危治亂大計奏

淳祐四年十二月

亟與宰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所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成，外患不足畏。《宋史》卷四一七《趙葵傳》。又見《宋元通鑑》卷一一三，《楚紀》卷一三，《續資治通鑑》卷一七一。

請創游擊軍以備緩急奏

淳祐五年五月

諸沙江防，極爲疏陋，乞下沿江制司及副司、湖南、江西帥司、湖廣總所、兩浙漕司、許浦水軍司，共造輕捷戰船，□□□創游擊軍三萬人，分布新船，以備緩急。《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四。

辨謗疏

淳祐五年

今年北軍之入，係四大頭項：一曰察罕，二曰大納，三曰黑點，四曰別出古。號四萬，實三萬餘；馬人各三匹，約九萬匹。惟恐有勞聖慮，前後具奏，一則曰寬聖慮，二則曰寬憂顧。臣領舟師往

來應敵，未嘗有一語張大。今觀陸德興奏疏，實駭所聞。伏乞委德興親至維揚，審是虛實。臣當躬率騎士，護送入城，便見真妄。《齊東野語》卷一八。

兼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到任謝表

淳祐八年五月

恭準四月十八日制，可授臣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續準御筆，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江東安撫使。尋具辭免，三省司奉御筆不允〔一〕，不得更有陳請，臣已於五月二十六日就鎮江府交割江東安撫使職事。今來又於六月初九日到建康府交割建康府行宮留守司職事，管幹訖者。濫陪兵柄，何裨立武之功；峻陟使權，乃冒視師之任。申明兼司於筦鑰，誤恩仍被於絲綸。疊是龍光，凜然蚊負。茲飲冰而就道，已涓日而臨戎。中謝。竊惟帷幄任顓，既出膺於隆委；官府體一，斯克應於危機。未有脉絡不貫而忠可輸，未有心德不孚而事可集。嘗觀往轍，徒抱壯懷。雖當獎率三軍之秋，莫展經營四國之志。兵事盡付節度，寧免拘攣？明主可爲忠言，尚存形迹。繫欲乞寬於憂顧，允惟信任而責成。如臣者多病早衰，至愚極陋。夙嘗艱險，僅逃乏絕之譏；晚被簡知，深積僥踰之懼。憂時之髮已白，體國之心尚丹。典樞要則無運動之精神，翊政機則蔑贊襄之智略。素餐尸位，人謂如斯，爲斲汗顏，技止此爾。比籲天而瀝悃，謂指日以投閒。宥密高聯，倏拜超遷之渥；丕寧垣制，趣爲督護之行。勉之以不從中御之詞，繼之以汝擇自從之訓。聖恩天大，臣想淵臨。果曷稱於倚

毗，但莫勝於隕越。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乾坤覆育，日月照臨。明日達聰，廣虞舜知人之哲；謹微接下，懋宣王復古之勛。俾申飭於師干，庸布昭於聖武。凡叨任使，疇不激昂？臣敢不仰體宸心，俯殫臣節。鞠躬盡力，所當無歉於前脩；禦侮折衝，尚覬少收於後效。《景定建康志》卷三六。

〔二〕司：似當作「同」。

督府乞行結局奏

一 淳祐八年

邊頭事勢緊急，督府之建不容不權一時之宜，事勢稍緩，便當結局。蓋將士有支犒之費，官吏有廩給之用，況其他費用又倍尋常。臣自被命開府以來，仰體國用匱乏，凡朝廷科降銀絹錢米，一毫不敢妄費，而支用已覺瑟縮。又以支犒泗城及斷橋功賞一項，爲數計三百餘萬，金銀牌器不預焉。若不早行結局，其何以支？況今諸郡城壁堅固，將士勇悍，敵人又經摧敗之餘，度無緣尚如前日懷輕視之心，以制臣任固圉之責，朝廷又每事應接，儘足以屏蔽藩翰。所有督府，乞行結局。欲望聖慈宣諭大臣，檢會臣累次奏請，早賜施行。如此則不惟朝廷無度外之費，且使諸邊閫臣，得以一意任責，其於國事實非小補。《景定建康志》卷二五。

督府乞行結局奏 二 淳祐八年

自寇退之後，屢具奏關乞早頒結局之命。今天準回降，臣亦以專委督機朱申前去泗上，覈實功賞，放犒將士，未見支遣錢物實數，不敢疊冒天聽。今月初一日，朱申已回幕府，一一出豁了當。兼據朱申體探事情，敵人自敗衄之餘，多已北遁。目今天氣向熱，春水日生，所謂撓耕踐麥之謀，未必再舉。督府結局，茲惟其時。臣區區愚慮，此去秋風，已無多日，正不可因寇退而忘後圖，若督府結局則邊閫必能專任其責，不然則彼此含糊，徒費時日，其於邊備尤關利害。欲望聖慈檢照臣累次奏請，特降結局指揮，容臣退歸田里，少休神觀。他日或有繁難任使，謹不敢避。《景定建康志》卷二五。

督府乞行結局奏 三 淳祐八年十二月

去歲敵騎深入，兩淮繹騷，由春涉夏，愈無忌憚。誤蒙聖斷，俾臣視師。臣受命以來，亟攷軍政，外而城守之疏略，內而舟防之簡陋，悉力措置，大略就緒。而敵之重兵已聚淮泗，仰憑國威，隨就勦却。事定之後，累十數疏告陛下，乞還田里，溫詔勉諭，至于再三，御筆許以來春。臣時以諸事尚欠綿密，亦恐前勞俱廢，所以更不固辭。一年之間，凡關備禦，知無不爲，事粗靠實。自念忝備大

臣，不敢纖悉而言。今幸三邊俱無動息，且新春在目睫，縱有哨騎，所在足可支吾。臣自揆何人，叨竊已過，但期粗了國事，自來不解身謀。廟堂烏可以久居，衰病委難于入奏。兼臣兩年督府，除元科降之外，並不曾再科一錢一粟，勉強撐拄。至今若不結局，委成徒費。除已見行攢類結局文字，纔候春哨不入，便當拜疏乞祠，併督府印繳奏。《景定建康志》卷二五。

督府乞行結局奏

四 淳祐九年正月

督府兩年，支費浩瀚。屢欲陳乞科降而不敢，若結局稍遲，則用度愈多，立見匱乏。乞速降結局指揮。《景定建康志》卷二五。

督府乞行結局奏

五 淳祐九年二月

今來春序過半，邊聲帖然。雖據諜者所報，如三汊口，如蘄縣，如蔡州，皆有些小寇馬往來，不過張耀虛聲，防吾攻掠。況自二月以來風雪雷雨，淮水驟漲，茫洋如海，水面至有闊二三十里者。據諸處報，水勢逐日增長，敵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目前決可保其無他，況行府一應文書錢物，軍馬器械之類，悉已攢類，具成帳冊。除合寄留建康府外，所有元來科降銀絹、官告度牒，並不曾支動

分毫。及有用不盡官會見已差從事郎、新除武學諭兼督視行府準備差遣胡大昌，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特添差江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江州駐劄、仍釐務督視行府計議官兼都總轄許國定，管押裝船起發，解還朝廷作院，已行住工軍馬已行區處外，別無不了事件。兼以諸司明知督府結局行移往來已多解體，見行劄下令制司及沿邊諸郡各自任責，措置備禦。若結局指揮尚復悠緩，則人情事體愈見渙散，關係甚重。謹再具奏聞，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日下結局，容臣歸老田里，實拜隆天厚地之賜。所有建康府合行遴選守帥，併乞宣諭宰臣，速賜施行。其督府一行官屬，昨具奏關乞與在外合入差遣，欲望聖慈速賜處分。《景定建康志》卷二五。

辭免轉官表

淳祐九年

伏蒙聖恩，以臣視師期年，特轉三官，依前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兼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仍加恩。尋具辭免，特降詔書不允者。囊封飛奏，懇還褒賞之榮；鑾禁出綸，曲示訓辭之寵。冀乞收於誤渥，庸疊冒於聰聞。中謝。臣曩稟廟謨，出提師律。謹守平平之策，曾無赫赫之名。受任期年，技已窮而宜去；祈閒累疏，言雖切而弗俞。爰仰體於眷留，用復祗於戍役。尚虞綿力，莫濟後艱。至若計官資之崇卑，較邑封之多少，臣之素志，寔匪敢知。夫何誕布於恩徽，抑且申嘉於戎捷。邊城却敵，蓋將士之勤勞；淮水安流，本朝廷之威德。而臣下掠衆美，上冒

洪私，倘復昧於牢辭，將重于大戾。伏望皇帝陛下執馭臣之轡策，謹在笥之衣裳。念臣忝備端樞，於寵榮而已極；察臣偶無闕事，乃職分之當爲。毋拘反汗之嫌，俯徇由衷之請。俾仍舊秩，用穆僉言。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景定建康志》卷三六。

乞申溧陽居止之命疏

寶祐二年八月

臣昨辭相位，退居長沙。今蜀事孔艱，思報恩紀，乞申溧陽居止之命，庶便驅策。《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五。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七四。

上丞相史彌遠書 一

此賊若止於得粟，尚不宜使輕至內地，況包藏禍心，不止告糴。若不痛抑其萌，則自此肆行無憚，所謂延盜入室，恐畿內有不可勝諱之憂。《宋史》卷四一七《趙葵傳》。又見《楚紀》卷一三。

上丞相史彌遠書 二

李全既破鹽城，反稱陳知縣自棄城，蓋欲欺朝廷以款討罪之師，彼得一意修舟楫，造器械，窺伺城邑，或直浮海以擣腹心，此其姦謀，明若觀火。葵自聞鹽城失守，日夕延頸以俟制帥之設施，今乃聞遣王節入鹽城祈哀於逆。葵又聞遣二吏入山陽，請命于賊婦。堂堂制閫，如此舉措，豈不墮賊計，貽笑天下、貽笑外夷乎？又聞張國明前此出山陽，已知賊將舉鹽城之兵，今若聽國明言，更從闊略，則自此人心解體，萬事渙散，社稷之憂有不可勝諱者。葵非欲張皇生事啓釁，李全決非忠臣，非孝子。丞相苟聽葵之言，翻然改圖，發兵討叛，則豈獨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葵父子世受國恩，亦庶幾萬一之報。使丞相不聽葵言，不發兵討賊，則豈特不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而葵亦不知死所，不復可報君相之恩矣。一安一危，一治一亂，係朝廷之討叛與不討爾。淮東安則江南安，江南安則社稷安，社稷安則丞相安，丞相安則凡爲國之臣子、爲丞相之門人弟子莫不安矣。《宋史》卷四一七《趙葵傳》。又見

《楚紀》卷一三。（以上曾棗莊校點）

江千里

江千里，免解進士，紹定間充句容縣學學長。

句容五瑞圖跋

紹定二年五月

寶慶丙戌，邗城張君侃來宰斯邑，越兩歲而五瑞集焉。士民歌誦盈耳，蓋自有不能已者。漫塘聘君劉先生言語妙天下，平昔不輕許可，其歸美於感召之所自者信矣。山陰王令君亦有跋語，暨諸賢序贊，連篇累牘，未易悉紀。大夫初不自矜，至有謝同僚之詩曰：「賸喜聯官忘爾汝，故令元化奪胚胎。」及惠邑士之詩又曰：「山川清美天下稀，五瑞同時盍紀碑。碑上只言人物盛，若言德政愧無之。」吁，大夫其謙矣哉！是歲五月既望，免解進士、充縣學學長江千里謹書。句曲司成刊。乾隆《句容縣志》卷五，光緒二十六年刻本。又見民國《江蘇通志稿·金石》一五，《江寧金石記》卷五。（尹波校點）

高尚午

高尚午，劍州（治今四川劍閣）人，嘉定間進士。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二三。

鮮于天一墓誌銘

嘉定丙子，尚午僥冒鄉薦，同年普成鮮于君叔元策勳詞賦，佳士也。南宮決勝，偕行，憩蜀泮，預秋補，仍冠多士，僉慶斯文唾手巍擢矣。已而日迷五色，得者厚顏，而君不介懷，退修其未至，又能推所學以淑諸人，其志可量哉！君諱天一，父巴西主簿梓材，問學所從，實淵源於黃忠文公，羽翼於陳易齋後人。二氏之學爲當世九鼎，根乎伊洛，故發爲文章，斂爲踐履，一誠之外無兩說，而一門父子口以傳授。且君於齟齬時，日誦數千言，便能屬文，同舍莫能及。暇則以天文地理之說、星象曆家之書、本草方論供遊戲談說，學亦可謂博也。加之人物粹然，制行和雅，一時先達如王公伯虎、趙公子厚每事印證，爲之擊節。吁，非其理明義精、所學至到而能得此耶？推其自負，平居慷慨直欲得玉陛方寸地，致之乎吾君，使澤及斯世，有以也。享年僅三十有三，顏其夭矣，奈何！尚午竊惟道學文章，世謂兩途，故前輩有平生不能四六之語，有川黨、洛黨標榜之異，無他，惟不自其融貫者求之

也。如君之學得於家塾者，宗乎誠敬，游於東西州諸大老之門者，見之文章，皆足名世，夫豈其才無施而不宜哉？皆其融化者有此也。銘曰：

充道學，爲文章，伊洛後，誰克昌？我叔元，宗陳、黃，質美矣，學尤詳。融化處，赫有光，推緒餘，薦於鄉。身金玉，優廟堂，不慙遺，冤彼蒼。邦國否，人云亡。噫！嘉慶《四川通志》卷四五。又見雍正《劍州志》卷二二，道光《保寧志》卷五九，《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三。（黃錦君校點）

趙希邁

趙希邁，字端行，號西里，永嘉（今浙江溫州）人，宗室，燕王房八世孫。理宗寶慶末任平江府嘉定縣尉，端平間通判雷州，後知武岡軍。著有《西里詩稿》。見《宋史》卷二一五《宗室世系表》，《宋詩紀事》卷八五，光緒《樂清縣志》卷八。

瓜廬詩後序

青門，隱趣也，隱而廬焉，趣成矣。薛景石悟簡恬於群動，續雅正於千古，聲調所寄，不假斧鑿。世評其詩如陶彭澤、梅都官，蓋人品同，夷澹同，所發者自不能異也。諸兒既廣篇帙，流播海

內，且各以功名文字自見，期昌翁詩，景石亡猶生矣。世固有琅琅之音迭出、源源之脉隨泯者，生其猶亡乎！此余於《瓜廬編》加敬。西里趙希迈〔二〕。《瓜廬詩》附，永嘉詩人祠堂叢刻本。又見光緒《永嘉縣志》卷二八。

〔二〕希迈：按「西里」乃趙希邁別號，此「迈」字當是「邁」之誤，蓋「邁」字俗書「迈」，與「迈」形近而誤。

提幹廳重建蘇州超然堂記

寶慶三年八月

水心葉先生負天下重名，淳熙十年官浙右提點刑獄幕，士爭宗師，川赴谷應。暇時賦詩超然堂上，庭下檜雙榦，又手自種植，從是堂名四播，而草木聲價隨重矣。先生前建堂纔八年，後二十二年山陰陸君子虞嘗經理葺治，距今又二十二年，風毀日剥，摧破弗支，後人撐持，苟延歲月。庭檜蔚蔚，怪梢穿簷，亦莫事修剪，超然堂名在而已。秦溪林公介從庾節易繡斧數月，四明趙君時侑來幕下，主和而賓敬，政肅而事省。一日，詣曹從容以新堂請，林公喜從曰：「吾志久矣。」亟命吏市良材鄰郡，且屬君務偉舊觀，給工料度不計也。越月堂成，堂後復創屋曰晝永，東西偏各有新書房，曰盡心，曰一經。移巨檜一株與先生手植檜欄楯對峙，蔽以花柳，翼以墻垣。觀者目駭心動，而超然堂

名迹始相稱。君屬希邁曰：「子游先生門最久，又辱林公知，識顛末非子事乎？」夫聽宮室之圯壞，不事改作者，常人所安也。至於承廢處陋，求作新而卒莫遂者，志士所未滿也，豈作新一念與苟安者同哉？蓋力之勤惰在人，而事之興廢在時。時副人則可，人勝時則不可。超然欹傾非一日，作新者又不知幾人，時或尼之，人力雖至何益也？君於林公一相晤語，而新堂之志頓遂，得非時在林公，而君之人力因著乎？始吳人宗文正范公學，後和靖尹公讀書虎丘山，士亦知慕向。至先生以良冶端範陶甄學者，於是人所鋪張皆正嚮真脉，而吳之士乃盛。林公方弭節，首命僚屬拜文正祠，未幾祀和靖，且饋存其孫子，昔先生淑教地又拓新之。林公謹於率履，蓋在此不在彼也。君，林公門人。超然既新，而無復前日之卑隘淺陋，於焉持蹈，於焉辨書，而敢以遊觀答其長乎！堂南浚井，寒冽可食，檜陰覆其上，君命曰雙檜泉，尊慕往哲之心，益不自懈也，書得隱歟？寶慶三年八月朔，儒林郎、平江府嘉定縣尉東甌趙希邁記。《吳都文粹》續集卷八。又見《姑蘇志》卷二二，光緒《蘇州府志》卷二二，民國《吳縣志》卷二九下。（以上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七四七三

程伯雄

程伯雄，眉州（治今四川眉山）人，寶慶二年進士。嘗爲奉議郎，知黎州。見嘉靖《洪雅縣志》卷四，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二三。

新建博濟廟博濟橋記

自昔有功烈於民者，在禮經當祠。拒洪雅縣西北四十里，地名三溪峽，有廟焉，乞靈者輻湊，而禍福之應捷若影響，探究厥自，蓋獨孤井之祖廟也。發源於此而顯化於彼，則其聰明正直之資，威靈所泊之地，其可忽諸？按蒲江獨孤井肇基於漢地節二年，其後湮廢，至東晉李雄後不復置縣，惟豪右能武斷鄉曲者名曰保主。時則有獨孤氏鑿皓井地，乃祝祭於山川之靈，一彈指間感化，現雲髻月梳之像。國家稱秩元祀，咸秩無文。雍熙中詔立祠廟，則聖姑者當境豁井之神也。其後有神降於廟，著靈應，獨聖字又書爲劈海揭帝，迺仲氏咒中神名，則神之靈，安知莫不自佛地位中來？則求其盛神力，

故如是之偉燁。中興，朝廷廣增諸紀，累封廣佑嘉應昌澤公。然先正謂獨孤井山盤三峽，地界五州，故三峽爲神之祖廟，而血食諸州，理當然也。茲廟循古而來，數置屢易，不可復知。今之殿則紹興戊辰雲樗嚴氏實更新之，今之廊廡則淳熙壬寅奉議趙公實增延之。厥後嘉、眉、邛、雅諸州士民迎湫祈賽者日以千百計。然廟之前崇山浚川，如金湯之不可越，驚濤怒浪，瀉出於衆峰之間，而環合於三峙奔湊之地，人無問津，行者病涉。其鄉人曰嚴珏，乃募石工，度尋丈，糾合昆季及閭里名門右族，共醵金穀，規創橋樑。自嘉定壬申孟春月朏肇經斯役，而落成於是歲暮春之初，晦魄僅踰而長橋卧波，於以告竣也。乃名其橋曰博濟何？蓋取其獨孤博濟廟也。然博濟之義不得爲井泉設，大略有三焉：蓋廟之左有龍女祠，稍北則有大小二龍洞，或遇亢旱，則四方祈雨者致其敬於前，甘澤沛於後，則雨暘之權，神實司之。廟右有大小二龍洞通堰水，溉田數千頃畝，無凶歲。然水之通塞，神實掌之。凡乞靈於廟者，肩相摩而踵相接，昔之深厲淺揭者，今則屣履而至，昔之褰裳而涉者，今則翔步而來。疊是三者，則博濟之名豈溢美哉？雖然，神能司寒燠之權，通甘泉之利，而豐功盛烈所不可掩，而都人之事神也，焄蒿悽愴，若或見之，則創造之功安知非神之陰相，抑造物有待而成哉！昔吾夫子天既縱之將聖矣，而尤致其敬於鬼神，而必也聖乎，又以爲博施濟衆而後得此，則神之靈其可不敬？橋雖作於人，而博濟之義非神無以當之。異時同志之士授圯上遺書，躍龍門級浪，非神何以相之？嘉定丁巳年六月〔二〕，知黎州軍事、賜銀魚袋程伯雄撰。嘉慶《眉州屬志》卷一九，嘉慶五年刻本。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二。（李文澤校點）

〔二〕嘉定無丁巳年，據文中所述，疑爲「丁丑」之誤。

王圭

王圭，字君玉，號靜觀，平江府崑山（今江蘇崑山）人，邁子。幼孤力學，登嘉定十年進士第，授處州松陽縣主簿，以才幹陞爲令。淳祐間出知常州。以職事修舉入爲司封郎官，官終朝散大夫。有文集十卷。見《淳祐玉峰志》卷中，《咸淳玉峰續志》，《至正崑山郡志》卷四，嘉靖《崑山縣志》卷一一。

祭鄒道鄉公墓文

嗚呼！季子之遜，道鄉之忠，此邦之望，百世所宗。凡吏於此，莫不敬恭。我登景鄒，望城北東。有鬱其松，公藏其中。曠不展謁，我心惻忡。歲律更新，泰道亨通。敬持一觴，酌公幽宮。世道之卑，習爲瘖聾。何能起公，振此頽風！士不苟取，臣不苟容。豈惟邦人，四海所同。我懦不立，亦以自攻。庶幾他時，或不愧公。《思賢錄》卷三。（李文澤校點）

王 胄

王胄，字希戴，號是庵，泉州（治今福建泉州）人。嘉定十六年進士。寶慶間授惠州教授。秩滿，入爲太學正，遷博士。文章典雅，嘗修《羅浮圖志》，蒐采無遺。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之二九，《羅浮志》卷六，道光《福建通志》卷一四九，《宋詩紀事補遺》卷六五。

羅浮圖誌後跋

世言神仙之境皆曰蓬萊，蓬萊爲弱水所隔，昔童男艸女老死於漢舟中，竟不獲見其髣髴。茲分一島，而爲羅浮，名公鉅卿孰不願一見焉。然心慕巖泉身係社稷者，不及至也；征宦雖邇職守有拘者，不暇至也；進退自適，修遠是阻，不能至也。是故仙境雖可慕，能一至者幾人？至者亦有矣，能遍歷者幾人？黽勉一遊，必徧歷而後已，惟有心者能之。然洞天之本始，仙聖之源流，史傳之紀載，幽居之隱淪，動植之靈異，前後之吟詠，不可以備知，茫然而歸，亦無益也。前此，郡掾郭公之美嘗爲《羅浮山記》，郡侯譚公粹又嘗爲《羅浮集》，皆爲有心於此山者設也。今集二家之善，編爲成書，曰《羅浮圖志》。凡地里廣袤之數，巖洞泉石之名，祠宮藍舍之居，真仙高士之迹，宸奎聖翰之煥炳，符

瑞寶鎮之璀璨，與夫一草木、一禽蟲之有異於人間者，靡不詳訪而備錄之。而又搜尋古今之碑記，以實其言，收拾士大夫之詩詞，以備其事，記錄有據，編次有序。留題之多，因其題之時相爲先後，無復以職位崇卑論，庶幾後來雄詞雅詠隨亦接續而書焉。是編既成，可以窮數千載事於須臾，覽數百里境於指顧，名公鉅卿昔之願一見而不可得者，茲不待躬履而得之矣。刻諸珉石，藏之琳館，是亦山中之一寶鎮也。敬志于卷末云。寶慶丁亥閏月望日，清源王胄希戴書于郡庠之函丈。《羅浮志》卷九。又見《羅浮山志全編》卷一〇，乾隆《博羅縣志》卷一三。

湯武仁義禮樂如何論

論曰：爲治之道，至聖人而極。夫世之人主，亦固有以道爲治者，而力行不息，道久化成之功，或有虧焉，則又安能底乎極致之地哉？惟夫聖人之心與天同運，仁義之治，本之以躬行，持之以悠久。及其成也，功用之盛，彌滿充足於天地間，使一世民物安行乎仁義之中，而與聖人相忘於道化之內，故極順所積而禮生焉，極和所格而樂成焉。嗚呼！此先王之澤所以至於千萬世而不泯者，其諸湯武之仁義禮樂乎？彼賈生在漢，乃欲以是而望孝文焉，君子固知不能以易其未遑之念也。湯武仁義禮樂如何，請終言之。夫禮云而不以玉帛，樂云而不以鐘鼓，此孔子之言也。禮所以節文乎仁義，樂所以樂乎仁義，此孟子之言也。由夫子之論禮樂，而質之孟子之論仁義，則知聖君之所謂仁義禮樂者

矣。蓋爲治之道，端本於仁義而成就於禮樂，初不可以差殊觀也。移民移粟可以言仁也，而人皆小其仁；不鼓不禽可以義言也，而人皆卑其義。何者？行於此而彼則逆，用於暫而久則乖，發之於事業而有戾於至順，推之於民物而有拂於至和，此姑息之仁、矯激之義，又何望其躋一世於禮樂哉？是故必日新其德而後禮樂可以興，必夙夜其勤而後禮樂可以興，必漸摩涵養之有素而後禮樂可以興，否則禮樂不興而仁義亦幾乎息矣。湯武之治，非徒曰克寬克仁也，非徒曰惇信明義也，又非徒曰仁義之師拯民塗炭也。誓師之辭，下車之訪，一念所積，夫豈以天下爲利哉？二君之心，蓋大乎天地不足爲容，皦乎日月不足爲明，巍乎泰華不足爲高，渾乎江河不足爲流轉。知之者天也，同之者道也，化之者人也，漸而澤之天下後世也。不以仁義禮樂歸之湯武，而將孰歸哉？湯武之置天下也，亦曰因人心固有之仁而示之以仁，因人心固有之義而示之以義。即仁義以節天下，而使之各得其順，則禮之所由興；即仁義以和天下，而使之各得其樂，則樂之所由成。禮樂云者，固非外仁義而求其所謂制作之具也。由今觀之，兆民之彰信，萬邦之表正，極而至於後昆之垂裕，無非湯之仁義，則亦無非湯之禮樂，而殷輅之乘、《大濩》之奏不與焉。天下之昭明，後人之啓佑，極而至於世積之忠厚，無非武之仁義，則亦無非武之禮樂，而周冕之服、《大武》之作不與焉。湯武之道化見於仁義，而仁義之妙用著於禮樂，使天下之民皆尊其尊，皆親其親，而辭遜於天高地下之中，則人紀之修煥然有倫，彝倫之叙截然不紊，非所謂無體之禮耶？使天下之物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而舞蹈於蟲鳴螽躍之地，則德澤之洽充然大順，頌聲之作流於無窮，非所謂無聲之樂耶？是二聖人者果何修而得此於天下哉？汲汲之誠有加

無已，故其治之極致，有不可得而形容者矣。世之人主，求於旦暮之功，索諸形器之末，又烏睹乎湯武之所謂仁義禮樂乎？漢至孝文，休養生息亦六七十載矣，以寬厚之資而介念於化民之道，其躬行也、其爲準也，仁義之道視古庶幾焉，至於禮樂之事，則謙遜未遑。吁，禮樂豈仁義外物哉！帝特未有志湯武之仁義也。果有志於湯武之仁義，則不待制禮而禮之實已著，不待作樂而樂之實以形。賈誼之言，蓋非徒以漢望帝，而必以商與周望帝也。雖然，不特誼之言也，王通氏論七制之統天下，蓋有取於漢之仁義，然終之以禮樂，則猶爲帝憾焉。蓋惜其已彷彿於仁義之萬一，而未能極其道之成。三代而上，禮樂達乎天下，三代而下，禮樂徒爲虛文，此湯武之志所以不復見於漢也。君子觀賈誼、王通之言仁義，則知文帝之所以得爲文帝；觀賈誼、王通之言禮樂，則知文帝之所以止爲文帝。謹論。

《論學繩尺》卷一。

郭山廟記

寶慶二年九月

世之士大夫必廟食而封侯，非徒曰美秩徽號、瑞圭華袞、蒙君之寵而已也，非徒曰潔粢豐盛、肥牲旨酒、享民之祠而已也。其勞在於國，其功加於民，則山河同其誓，日月同其休，是所謂垂名而不朽也。今郭山祠是已。其姓郭，幼名忠福，其爵侯，其廟威鎮，其謚忠應孚惠。呈靈於五季，顯迹於國初，廟額錫於紹興之間，爵號增於慶元之始。迨今二百年間，國家寵渥有加而無已，井邑香火相傳

而不替，是豈無所自而然哉？生而英異，化而神靈，上則爲國保障，佐時太平，下則爲民休庇，相世榮達，禦災孚佑，福善禍淫，消水旱之災，屏盜賊之患，利國安民周且悉，悠且久，所謂聰明正直者也。則侯爾封，廟爾食，壯爾廟宇，永爾祭祀，咸曰宜哉。昔初立廟，凡百草創，未免隘陋，乾道間邑尉陳君大方等從而廣之，恢其隘，侈其陋。撫幹陳公君說爲之記，凡士之輸財助力者備記其姓名，侯之呈靈顯迹者詳述其始終。自是鄉邑之祈於侯者，皆有稽焉。歷歲既久，祈禱益衆，侯德所庇，鄉人富繁，文物殷盛，已非昔比。士庶僉議以稱侯之德，又從而增廣其所未備者。歲在癸未，鄉之彥倡始其謀，鄉之士協力以贊，有財不怯其費，有力不憚其勞，有木有石皆爭輸之。鼎新廟宇，翼以兩廊，後立寢殿，可以燕息，前闢門庭，可以趨蹌。由階而升，八十有二層，巍其高也，煥其麗也。成之日，判簿戴公夢申作歌落之，曰：「粲荔丹兮蕉黃，奠桂酒兮椒漿。儼冕黻兮輝煌，參鸞鶴兮翱翔。犧牲薦兮葦香，雞卜陳兮歲穰。驅百疫兮導千祥，蝗螟銷兮蛇虺藏。明綸巾兮天澤滂，徽名舄奕兮日月齊光。我民報祀兮永不忘。」神人相和如此。其廟背負文章，面挹高蓋，龜山育漿聳於左，魁纏天柱聳於右，水環而山秀，地靈而人傑，携牲酒以受釐，喧管絃而召和，四時不斷也。自是侯之封號日增，而里之人民日殷日富，日相繼而顯達。夫昌時一夕假寐於館，有神相訪，出一篇示予，予受而觀之，乃侯之履歷也。晨興，有人來自郭山，以奉侯之意命予爲記，乃以夢中語援筆而書之。宋寶慶二年九月朔癸丑〔二〕。《郭山廟志》卷六，光緒刻本。

〔一〕癸丑：原作「癸未」，據陳垣《二十史朔閏表》改。

獅子庵記 寶慶三年

羅浮名山，學道者萃焉，曰寺，曰觀，僧道分處。庭宇精嚴，物景幽絕，然猶涉人世之事，其有人跡不到之地，締草爲庵，脩然物外，又不可以人間勝景同日語也。山中之庵何啻百餘，皆路入迂詰，勢隱崟嶸，護以水石，環以花果，絢茅穴土，鮮潔無塵。飡菊茹芝，清澹有味，一到其間，名利之心釋然矣。宦游嶺表者皆以不到其山爲恥。余丙戌冬携家而往遊焉，宿留浹辰，靈迹勝地，無間夷險，皆得徧及。一日，訪黃龍洞，登七星壇，舉杯少憩於松陰之下。有道人神定者延入其庵，素壁茅簷，柴扉竹榻，池雖不甃而可以鑑。徒侶頗衆，居有紀律。旁而睨之，巖洞幽邃，峰巒蜿蜒，背負九峰，路通雲頂，面聯七松，勢逼斗魁。左右巖石，如翔如伏，如揖如顧，如樓閣棧道之勢。花果隨分，禽鳥自得，林影散而白日閑，風籟停而翠谷寂。人境俱勝，於諸庵爲甲，俯視世俗，迥然隔絕而不相聞。余喟然曰：「朱門烏得有此樂哉？」顧問道人，是庵何名，道人曰：「此獅子洞也，因以名庵。」又問獅子名洞之故，道人舉佛書所載獅子事以爲對，余應之曰：「藏經所謂獅子王者，取其無畏也；獅子吼者，取其說法也；獅子主者，取其禪定也。人能無畏，能說法，能禪定，則胸中自有獅子，而何泥於洞，局於庵？」道人曰：「洞名獅子非洞，庵名獅子非庵。吾能內絕狐疑，外降魔障，

蓋身如獅子，有大神通，彼庵若洞皆自我主之，故以名焉。」余笑曰：「子能主是庵與洞，而爲子之主者誰歟？」道人唯唯，似有所得，喜甚，命余爲大書「獅子庵」三字以扁之。作是語已，辭而下山，適遇老者，仍詰其庵之所始與夫道人所得，老者曰：「其地古號泉源洞天，是鄭真人脩真之所。開禧甲子，神定從其師普通自曹溪來，駐錫於此，於今二十餘年矣。前此亦多欲爲庵，而苦於無水。嘉定癸未，普通竅其地，得水於榻之側，其味甘冷，視景泰之卓錫無異焉。由是結庵爲脩行之所，今神定實董其衆，以禪定爲脩己之要，以參請爲待人之道，以持戒爲接物之方。諸方學道者多來參訪，雖草庵而有叢林之風，真佛子之難可得也。」逾年，道人踵門求紀其立庵之意，迺摭其實而爲之書，時寶慶丁亥結夏日記。《羅浮志》卷八。又見《羅浮山志全編》卷一一，《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卷一九〇，乾隆《博羅縣志》卷一三。

指掌圖贊

羅浮二山，綿亘高遠，峰巒巖洞，在在靈迹，不可遍歷。余慕其境，嘗往遊焉，浹日登眺，百未一及。歸來深以不到不識爲恨。冲虛鄒道士書而爲圖，名以《指掌》，自記之，袖來出示。一覽之餘，山之勝槩，靡不徧識。噫，須彌雖大，芥子可納；羅浮雖廣，尺紙可圖。即圖而觀，方寸自有羅浮矣。爲之贊曰：

山之高不知其幾千丈，一睹是圖，如指諸掌。山之大不知其幾百里，自圖一睹，如掌可指。誰謂圖小，其大何如？羅山浮山，具載無餘，何必登高，觀圖足矣。可以遠世俗之塵慮，可以趣神仙之要旨。葛稚川何人哉，爲之則是。《羅浮志》卷九。又見《羅浮山志全編》卷一四，《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卷一九〇，乾隆《博羅縣志》卷一三。（以上李文澤校點）

雷應春

雷應春，字春伯，郴州（治今湖南郴州）人。以詩擅名，嘉定十年登進士第，分教岳陽。改江西漕幹，又改通直郎、知贛縣。除監行在都進奏院，輪對稱旨，擢監察御史。以忤時相權貴，出知全州，不赴，歸隱北湖，賦閑九年。起知臨江軍，爲政不擾。官終江東憲。著有《洞庭》、《玉虹》、《日邊》、《盟鷗》、《清江》諸集并長短句傳于世。見《楚紀》卷四三，萬曆《郴州志》卷一六。

賀瑞守游寺丞冬〔二〕

黃鍾律底，開生生化化之機；錦水江邊，集簡簡穰穰之福。和薰田里，歌溢袴襦。某官性稟慈祥，躬行寬大。朱幡整暇，惠敷愛日之溫；畫戟光輝，令布清霜之肅。茂對葭灰之應，即催荷橐之

持。某謬領州符，將周歲籥。幸叨鄰封之芘，敢不知歸；喜添宮線之長，末繇趨賀。《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七。

〔二〕題下撰人原署「雷臨江」，應即雷應春。

連山祠記

淳祐六年

汀之邑六，寧陽爲望；寧之神祠六，黃連岡爲古。邑置于唐天寶，而祠始于陳隋間，蓋未邑而先祠也。先是，祠爲龍湫，自神奠居，龍乃徙化，土人異之，寘薰鑪烟穴，覆以綿葭，乞靈輒應。江流湍急，舟子危之，禱即善濟。時民居寥落，廟草創而已。元祐間，先所患湍激，忽沙合于壩，水往他道，人獲安居。父老舟人乃相與更構新祠，稍加宏敞。然在遐陬，去口邊遠，神雖著靈，未即上徹。及六龍南渡，神有勤王績，建炎間賜額曰靈感，嗣是休命六錫，桓圭之寵至再，內助亦再加封。淳祐癸卯，延平李君來宰是邑，滌篆次謁祠下，周視殿宇，有上雨旁風之訝。因拂棟梁，尋墁畫，乃知祠建于元祐，更紹聖，歷嘉定，經知縣張鑑、縣丞曹□重脩，皆因陋就簡。于是慨然有鼎建志，顧政宜先民，是未暇及。暨秋，有土寇謀不軌，民情汹汹，令君密禱于神以討之，而寇即授首。亟圖所以報神者，經度之餘，精誠幽徹，至形夢寐，且錫以「日永晝簾春自在，月澄更鼓夜分明」之句。令君揭

之琴堂，志神貺也。越明年，乃集州人擇材于山，鞭石于江，斤風運奇，匠氏獻巧，不閱月而飛簷傑棟，金碧相輝，雄深壯麗，視昔霄壤。告成日，牲酒馨香，官民和樂，父老舉酒，代神謝令，且爲壽。令君曰：「廟址龍窟也，岡勢龍形也，前瞰大江，陰陽家狀爲黃龍飲江。易名黃龍岡，可乎？」謹曰：「紀實也。前未聞，殆神所屬，願竟易名。」邦人嘉李君之惠，屬予爲道始末。于傳有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李君宰是邑也，政通人和，維魚屢占，犬吠無驚，成民之道得矣，其致力于神也宜。又曰民和，則神降之福，繼自今以往，其所以福寧陽之民者神也耶！李君諱多，擢丙戌進士第。

康熙《寧化縣志》卷七，同治八年刊本。又見道光《福建通志》卷二七。

義學田碑記

淳祐十二年

給田以廩士，今郡縣學皆然也。縣去民最近，庠序之教易於推行。而令失其政久矣，文書敲撲，救過不暇，奚暇設教也？古者自二十五之間爲塾，擇民之有道有德者爲左右師，凡間中之子弟皆得就學。雖未聞何所廩給，意者，田各井授，人有常產，趨向純而志慮一，故能周旋於仁義禮遜之中。所謂人有士君子之行，寧不由此其選歟？自鄉治廢，田制壞，富連阡陌而貧無立錫，富者既安於豢養而不知學，貧者又累於饑餒而弗克學，敬敏任恤不復書也，孝友睦婣不復尚也，德行道藝不復考也，黨正族師閭胥之教訓，無復影響。至棄子弟於不教，諉曰：「吾力不及也。」嗚呼！秉彝好德之民，而

使之暴棄如此，爲父母其忍乎哉？臨武居桂洞之陽，其民樸古，號稱易治。南昌胡君純下車之初，首崇教事，庠音序聲，繹繹不絕，文質彬彬，一時爲盛。而生於窮山深谷之間者，懵不知向方，歆邪之民，如緇術尸祝，王法之所禁、吾儒之所闢者乃參錯保社，濫席僭師，不模不範，淪溺其民。胡君哀矜惻憫，不忍以薄待之，務欲磨揉遷革，使歸於善。乃進五鄉之長而告之，立規約，明教導，爲塾若干，擇士之有行藝者爲訓諭，使會教其子弟。塾各撥田有差，又有鄉學糾正田若干畝，所以維持之者可謂遠也已矣。君之爲此，其庶幾古者鄉校之遺意歟？嘗觀國朝慶曆間，制詔州縣立學而未嘗及於鄉也，今胡君能廣朝廷教育之意而肇創之，且給田爲永久計，使斯人優游於父母昆弟之間，純固其詩書禮義之習。當今之世，蓋未有如胡君此舉者，其不謂之賢矣哉！噫，良心善性，人所固有，特無以作之爾。今之爲令者皆如胡君之用心，則鄉學之創遍滿天下，比屋可封之氣象復見今日，故喜爲之書。時淳祐十二年秋吉日記。同治《臨武縣志》卷四一，同治六年刻本。又見光緒《湖南通志》卷七〇。（以上李文澤校點）

趙善潛

趙善潛，宗室。嘉定十四年由武翼郎換授右千牛衛將軍。見《宋會要輯稿》帝系七之二八，《宋史》卷

二三一《宗室世系表》一七。

乞抵替善拊名闕奏

嘉定十四年七月

昨者先兄善拊得蒙換授南班，以繼昌王之後，不幸在任身故。欲望陶鑄，抵替名闕，庶幾衰宗墜緒，不致孤絕。《宋會要輯稿》帝系七之二八（第一冊第一六〇頁）。（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七四七四

黃必昌

黃必昌，字京甫，晉江（今福建泉州）人。嘉定十年登進士第。歷官永福主簿、循州通判，寶慶中知南恩州。必昌嘗從陳淳學，又切磋於陳宓、潘柄。著有《大學中庸講稿》。見《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二八，道光《福建通志》卷一八七，道光《廣東通志》卷一六。

道德真經集解序

寶祐五年

昔孔子無常師，故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皆嘗問焉。然觀其語南宮敬叔，獨以禮樂之原、道德之歸屬之老聃，則聃豈萇弘而下所可比耶？其所以責原壤者，以學老氏而差，於老氏固無貶也。雖然，孔子以實有爲理，老子以虛無爲道。孔子以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爲生生之本，老子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其數亦異。孔子欲人知道之無物不有，無處不在，無時不然，老子欲人求是道於天地萬物之始。蓋道一也，而隨人所指有不同；數一也，在人所用有不同。其不同者，

固不可以強同也。至其見素抱朴、少私寡欲以治心，載營魄抱一、綿綿若存以治身，以重爲輕根，以靜爲動根，不矜不伐不爭以應物，無爲無欲、去泰去甚以治國家天下，雖聖人不能違也。是以谷神玄牝，程子取焉，養氣之說，朱子取焉，吾黨其可輕議之哉！圭山董道士所注老子《道德經》，集古今諸家之善以發明宗旨，雖修煉家自附於老子者，本末先後亦有辨焉。其用工深，而有助於老子之教多矣，覽者毋忽。寶祐丁巳年夏，前恩平假守黃必昌京甫序。董思靖《道德真經集解》卷末，正統道藏本。

蘇穎濱先生祠記

嘉熙二年

黃門公謫雷後百二十四年，毛侯當時始即故居祀之，未幾復壞。又二十年，永嘉薛侯實來。一日訪遺址，則楓棘生焉，瓦礫聚焉，乃慨然曰：「是地勢硤兀，風蕩水齧，弗能支宜也。」北行數十步，得貢闈舊址，延袤百丈，曰：「是足以奉我公矣。」嘉熙戊戌之冬，乃築而遷焉。建樓百丈，祠公其下，列老蘇、長蘇及公神主於樓之上爲三。翼以兩廡，位以四職，更衣有舍，齋居有室，庖湔浣濯各有次。聚九經百代書，備籩豆簠簋之器。門之外甃以巨沼，跨以長橋，繚以垣墻，植以花竹。沼之外爲重門。登樓遐眺，則環城樓觀，如拱如揖，規模宏偉，氣象軒豁，而基址堅密。是可久矣，而侯猶以爲未也，首捐俸二十萬買田積園。郡僚屬及州人咸踴躍趨之，積二百萬，歲得租約三十萬，凡月朔謁祠、春秋釋菜，與職掌之廩、葺理之費皆給焉。是祠千載猶一日，而侯之德亦與之無窮矣。噫嘻，

並建聖哲，立之風聲，此爲治之先務，而世俗罕有知之者。黃門公氣節文章，師表一世，去此百餘年矣，更幾守而後建祠，又作新修壞，至今侯而後能爲久遠之計，聚書蓄器，掌以學者，春秋之祀，弗替引之，使人常有興起愛慕之心，是則難矣。雖然，公方立朝屹然，一有不合，卿相之位、萬鍾之祿，不屑顧也。使肇是祠者一拂於民，有愧於心，公豈屑享之歟！今侯之爲州，大略類長公之記蓋公嘗論齊相所治齊者。此歲穀賤民紓，節縮用度之餘，因人心所同慕者而爲之，以是奉百世之祀，吾知公其享之必矣。嘉慶《雷州府志》卷一八，嘉慶十六年刻本。又見《清源文獻》卷一二，嘉慶《海康縣志》卷八。

祭北溪先生文

嘉定十六年

嗚呼！講學至於精微，則益易差；進道至於峻絕，則愈難守。孔門之速肖凡七十，而具體者蓋亦僅有。自軻死以及周、程，越千四百年而授受。尹、謝、游、楊皆有過人之才，終未盡化乎查滓。又歷數傳，乃及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振前聖之墜緒。朱之門人半天下，其升堂入室者又可數。伏惟先生，朱門嫡嗣，一見之初，遂蒙許與。外若朴鈍，而明敏絕人；言若拙訥，而勇進莫禦。混然之中，而有粲然者存；尋常之中，而有精妙者寓。慤乎子輿省身之誠，湛乎曾皙詠歸之趣。德量渾涵，則顏子之不校；氣象巖巖，則孟氏之無懼。宜乎獨得朱子之大全，而考亭夢奠之後，猶使學者有所宗主也。嗚呼！後學所望於先生者何如，而一旦遽止於此也。人莫不悼先生之亡，而孰知僕之戚戚尤不能

已也。僕慕先生之道亦既有年，去先生之居僅數百里，然而進見之日爲最晚，親炙之時蓋無幾。迨夫同試南宮，棲遲逆旅，耳提面誨，猶姪猶子。念聚會之爲難，急講明乎大旨。既而金陵之游，僕守不遠有方之戒而不敢從；嚴陵之講，僕懷倚門之望而不能俟。及先生橫經溫陵，僕僅得私傳諸人，而淑艾乎己。將謂先生來仕安邑，而僕已解戍安陽，則卒業之期尚可倒指。曾謂西郊拜別，而遂判袂於生死乎！嗚呼！先生之疾不知時，沒不知日。既不及盥手以飯含，又不及執紼於道周，聞訃遣奠獨在諸賢之後。僕之罪不敢諱，而先生之恩義將曷酬。已焉哉！泊然之容不可復見，琅然之音不可復聞。所恃者遺書之可攷，則堂堂之心庶千古其猶存。悵南望以何極，徒紆哀於此文。嗚呼哀哉，尚饗！《北溪先生外集》。（以上劉琳校點）

蔡 模

蔡模，字仲覺，號覺軒，建寧府建陽（今福建建陽）人，蔡沈長子。隱居講學，淳祐中以范鍾、謝方叔等薦，詔補迪功郎，添差本府教授。著有《論語集疏》、《孟子集疏》（存）、《易傳集解》、《大學衍說》、《河洛探蹟》、《續近思錄》（存）、《文公朱先生感興詩注》（存）等。後人輯有《覺軒公集》一卷，刻入《蔡氏九儒書》。見翁合《蔡模墓志》（《經義考》卷三五），《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二五，《宋元學案》卷六七。

乞將白鹿洞書院學規御書立石劄子

臣誤蒙聖恩，擢兼學職，所當推明義理，啓迪士心，輒瀝愚衷，仰干天聽。臣竊惟自古聖賢教人爲學，必使之講明聖賢三綱五常、正心脩身、齊家治國之道，是以當世之人無不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然，爲子者必孝，爲臣者必忠，爲夫婦、爲朋友、爲長幼者必有別、有信、有序，及出而爲世用，則推其正、誠、修、齊之學而致國治天下平之功，此隆古之治，所以不可企及也。後世之治，舍本求末，不修於家庭而專習乎浮虛，不務於躬行而惟事乎售鬻，知摘章繪句之小技，而不知立身行己之大節，汲汲然釣聲名、取利祿，末流之弊至有不孝於親，不忠於君，廢壞彝倫，絕滅天理，貽人國家無窮之害，皆學之失其本也。先儒太師徽國文公朱熹深以士習爲病，當守南康時，白鹿書院方成，特取聖賢爲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其言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之目也。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爲學之序也。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焉：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修身之要也；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處事之要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接物之要也。」其規模廣大，其功夫切密，其條目昭晰森嚴，實爲萬世學者定式。

爲士者苟能循序力行，真知實踐，則所以變化其氣質、薰陶其德性而俾之材全業洪，任重道遠，上以尊隆國家，下以阜安民物，其效豈淺淺哉！前朝國子司業劉燾嘗入疏乞以此頒下學校，其後國子博士李道傳亦有立石太學之請，未睹施行，至今士論以爲闕典。仰惟皇帝陛下聖德純茂，學造精微，乃者親灑宸翰，褒賜諸學，雲漢昭回，千古鮮儷，繼又旌之以束帛，勸之以恩典，其崇獎學校、激勵人心之微，真百王之所未有，雲蒸霧滃，感召之甚，行將見之。而臣區區之愚，切謂所以崇獎激勵之道，陛下已悉見之施行，至於所以涵養培植之要，長育成就之方，則莫先於以此，昭示而使之知所趨向也。欲望聖明，斷自宸衷，特降指揮，將朱熹《白鹿書院學規》揭示頒下三學及諸州縣學，以爲天下士子定式，其於振起綱維，興美教化，作成人才，實非小補。萬幾之暇，併賜金文，大書特書，勒之堅珉，垂訓千載，尤見聖天子振斯文之盛，由是承千聖、紹百王，有不難者矣！《覺軒公集》，蔡氏九儒書卷六。

再乞將白鹿洞書院學規御書立石劄子

臣昨者冒陳愚見，上瀆聖聰，乞以太師朱熹《白鹿洞書院揭示》頒下三學及諸州縣學，以爲士子矜式，伏蒙睿思即賜採納，宣諭宰臣見之施行，仰見聖學高明，度越千古，臣與六館諸生、天下士子同心慶幸。臣竊觀朱熹《白鹿書院揭示》所以卓然足爲萬世矜式者，非特以其廣大切密，昭晰森嚴而

已。蓋自精至粗，由體及用，自身心而至於家國天下，靡所不該，且無一語不出於聖賢之格言大訓，所以正大明白，可舉而行，有非同時諸賢所設學規之比也。抑熹推明其所以立揭之義，有曰聖賢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之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或近世之學有規，其待學者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若古人之意，故今不復施於此，惟取聖賢教人爲學之大端，條例昭示，相與講明遵守，而責諸身焉。此熹之《揭示》深合夫天命民彝之正，深契夫修道設教之旨，深得夫修身處事之要，由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萬世開太平，其功用豈淺淺哉！欲望聖慈即賜睿斷，將朱熹《白鹿書院揭示》錫以宸毫寶畫，頒下三學立石，仍以摹本下諸州府縣學。興起善治，皆自陛下始，奎文炳煥，與斯文相爲無窮，豈不偉哉！惟聖明其速行之，以慰天下之望。所有朱熹《白鹿書院揭示》，謹繕錄裝褙成軸，隨狀以聞。《覺軒公集》。

與二弟論四象大旨篇

模幼日侍側，先公對文公說四象曰：「四象之畫，六、七、八、九之祖也。四象之次，六、七、八、九之父也。歸奇者其子也，過揲者其孫也。」又曰：「四象之次，自十倒數六畫而得太陰之四，以上皆然。又屈五指而計之，一與九同，二與八同，三與七同，四與六同，此自然不言之妙，直是不由人排也。」愚謂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河圖》位與數常相錯，

然五數居中，一得五而爲六，二得五而爲七，三得五而爲八，四得五而爲九，各居其方，雖相錯而未嘗不相對也。《洛書》位與數常相對，然五數居中，一得五而爲後右之六，二得五而爲前右之七，三得五而爲後左之八，四得五而爲前左之九，縱橫交綜，雖相對而未嘗不相錯也。《覺軒公集》。

文公朱先生感興詩注序

嘉熙元年二月

古今之書，惟詩入人最易，感人最深。三百篇之後，非無能詩者，不過詠物陶情，舒其蕭散閒雅之趣而已，獨朱子奮然千有餘載之後，不徒以詩爲詩，而以理爲詩，齋居之感興是也。蓋以理義之奧難明，詩章之言易曉，難明者難入而難感，易曉者易入而易感也。朱子切於教人，故特因人之易入易感者，以發其所難入難感者耳。今誦其詩，包羅衆理，總括萬變，排闥異端，又皆正其本而探其原。模之不敏，總角常侍先君讀之，優游諷詠之久，不覺手舞足蹈之意，然亦懵然未曉其爲何說也。先君間因其憤悱而啓發之，似有所見，近因弟杭試邑，樵川寄示瓜山潘丈箋本，積日吟誦，猶或恨其箋註之間，若有未盡者，隨筆抄記，不覺成帙，用以求正於有道，正溫公所謂揚子作《玄》，本以明《易》，非敢別爲一書，以與《易》競之意也。同志之士，其亦有以識予之心者乎哉！嘉熙丁酉仲春望日，模書。《文公朱先生感興詩注》卷末，叢書集成初編本。又見《兩宋樓藏書志》卷八五。

馬伏劉氏譜系序

嘉熙四年二月

唐有《氏族志》，有《元和姓纂》，傳會以來，通缺斷而莫之補，則無姓不然也。蓋古人有姓有氏，姓萬世而不改，氏三世而易，氏不同而姓同則爲族，姓不同而氏同則不爲族也。三代而下，有冒姓者，有賜姓者，有避國諱、避患難而改姓者（一），新舊雜習，未易悉推。如宋之孔，大族也，而子孔之後亦爲孔，然言孔者必出於子姓，烏知有姬姓之孔。固之劉，大族也，而堯之後爲范氏，其處於秦者亦爲劉，然言劉者必出於堯之姓伊祁，又焉知有姬姓之劉！今觀雲莊劉氏《家譜》，其祖係漢楚元王之後，劉向之派，先世肇居京兆洪都關中，至五代時有祖將作監簿公諱幽者與余始祖蔡長官同時率衆入閩，至建州建陽縣后山，愛其谿山回鬱，而原塹不治，乃引水循太平山之麓以灌田，得良疇數千畝，遂卜居焉，改名馬伏。至十一世生金紫公諱懋，與文公爲忘年友。公之子曰燾、曰炳，俱從文公遊，盡得性命道德之傳，乃先祖西山先生之執友也。公之孫欽嘗以圖譜示余，余因爲序。夫譜以叙創承、聯族系。聯則辯其諱，系則辨其分，使爲子孫者有以攷祖宗開創之迹，言行之美，爲宗族者有以成門戶輯睦之風，禮法之業。今劉氏積德而族以大，本支所以蕃衍也；守禮而族以尊，閥閱所以顯著也。俾嫡後嗣載觀斯譜，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尚其念哉！嘉熙庚子春二月朔序。《覺軒公集》。

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一六。

〔二〕患：原作「忠」，據文意改。

書朱文公年譜大略

先生諱熹，字仲晦，姓朱氏，世居歙之黃墩。公九世祖茶院，唐天祐中以歙州刺史陶雅之命，領卒三千戍婺源，邑民以安，因家焉。四世祖惟甫生振，振生絢，皆不仕。絢生森，少務學，不事進取，戒飭諸子，諄諄以忠孝和友爲本，且曰：「吾家業儒，積德五世矣，後必有顯者，當勉勵謹飭，無墜先業！」卒，贈承事郎。承事生三子：長曰松，字喬年。甫冠，擢進士第，入館爲尚書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少以詩聞名，從豫章羅公從彥仲素遊，則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勵，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名其齋以自警，世號韋齋先生。次櫟，季棹，負軼才，不肯俯仰於世，有詩高遠近道，號《玉瀾集》。韋齋娶同郡祝氏，封孺人，贈碩人，慈順孝謹，生三子，伯仲皆夭，季則先生，其淵源有自來矣。謹以家世本末具著右方，而表年系事，序次如左。

《覺軒公集》。

威懷廟門碑記〔一〕 淳祐三年正月

淳祐癸卯年秋，威懷廟之南門成，冬十月，模詣建安書院，道過其下，仰瞻其匾，則「蓋竹福地」四字，乃留耕侍郎王公之巨筆也。揖父老而問其故，曰：「圖經以此地爲真人尹喜得道之所，故得嘉名。茲門之成，則吾鄉之大夫監丞吳公旂捐金以倡其事，邑士林君桂發主其役，而里人彭榮、林元吉與有力焉。」予曰：「尹氏之事，雖所未詳，然神能福斯人以食斯土，則不可泯也。」後十餘日，林君以狀來謁，將有請于郡侯實齋先生侍郎王公記其事，模爲白之，實齋先生爲之大書特書，信足以昭往古而示來今也。模竊歎人心之神明不測，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者在是，所以與鬼神合其吉凶者在是，世之人知求福於神，而不知澄源正本，求福於吾心，《詩》不云乎：「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言未既，林君作而曰：「敢不夙夜佩服，以無忘先生之訓！願刻其語，以惠後人。」因書以遺之。越明年甲辰正月甲寅，建安書院堂長蔡模敬書。京學學諭林桂發立石。《永樂大典》卷三五二七。

〔一〕此碑前部爲王遂之記，已分入王遂文。

贊梅村劉仲撫

祖述伊洛，憲章考亭。進德修業，篤志於經。文章政事，昭炳日星。爵尊譽美，千載遺馨！《覺軒公集》。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九。（以上楊世文校點）

張 宏

張宏，寶慶間臨川（今江西撫州）人。

重刻禪林僧寶傳序

寶慶三年二月

摩竭掩室，毗耶杜口，以真寔際，離文字故。自曹溪滴水，派別五家，建立綱宗，開示方便。法源一濬，波流益洪，同歸薩婆若海。然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從古明大法人，莫非瑰瑋傑特之材，不受世間繩束。是以披緇祝髮，周游參請，必至於發明己事而後已。蓋有或因言而悟入，或目擊而道存，一剎那間，轉凡成聖。時節因緣，各自不同，苟非具載本末，則後學無所考證，此《僧寶

傳》之所由作也。是書之傳有年矣。白璧纈藉，見之愛慕。舊藏在廬阜，後失於回祿。錢塘風篁山之僧廣遇，慮其湮沒，即舊本校讎鋟梓，以與諸方共之，十餘年而書始成，其用心亦勤矣。魏亭趙元藻一見遇於湖山之上，慧炬相燭，袖其書以歸，囑予爲一轉語。予與遇未覲面，今披是書，知其志趣千里同風，且見遇與覺範、與八十一人者把臂並行。若有因書省發，得意忘言，即同入此道場，則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不爲分外。寶慶丁亥中春上澣，臨川張宏敬書。《禪林僧寶傳》卷一，續藏經第二編乙第一〇套第三冊。（祝尚書校點）

尹 煥

尹煥（《宋史》作「渙」），字惟曉，福州長溪（今福建霞浦南）人，寓山陰（今浙江紹興）。嘉定十年進士。紹定間爲襄陽帥陳咳屬官，淳祐間累官至朝奉大夫、太府少卿兼尚書左司郎中、兼敕令所刪修官。著有《梅津集》。見《淳熙三山志》卷三一，《宋史》卷八二《律曆志》一五及所作《習池館記》。

乞召四方通曆算者至都奏

淳祐八年

曆者，所以統天地、侔造化，自昔皆擇聖智典司其事。後世急其所當緩，緩其所當急，以爲利吾

國者惟錢穀之務，固吾圉者惟甲兵是圖，至於天文、曆數一切付之太史局，荒疏乖謬，安心爲欺，朝士大夫莫有能詰之者。請召四方之通曆算者至都，使曆官學焉。《宋史》卷八二《律曆志》一五。

習池館記

襄陽城北枕漢水，商賈連檣，列肆殷盛，客至如林。惟城南出關而騁，長衢直道，東通於日畿。然傍漢數里，民居鮮少，士大夫息肩橐，率不免下榻葦舍。自嘉定、寶慶後，屯田既成，官吏絡繹阡陌，凡宵征而旦趨衙，與朝發而暮至大隄者，或假爨桑門之居，騶走弗謹，莖井唾緣，縮屋而炊，庖庖可厭也。於是議者請建侯館於南關外。制帥閣學陳公然之，命其屬尹煥往度地。越峴凝眺，適田舍謹言發城得碑，將獻諸郡，就眎之，則前守習池詩也。因訊池何許，曰：「蕩于兵矣，而故蹟猶在，在白馬寺之荒圃。」至則崇山聯抱，一水涓涓自巖竇注于漢。循流而上，坡麓曼衍，水迴游渟瀄，洋洋淪曲，奇石磊塊，激發琮佩，青林媚篠，蔭映光景，窈乎靚，沈乎清，蓋殊境也。而泥垣棘籬，荒弗埋沒。煥刊治而加位置焉。負茲麓而面鹿門，橫陳通川，平瞰驛道，於館宜。先是，制府斥堠、兵鋪在其東可五六十步。俯岸嵌空，鴻濤舂嚙，雨甚則憂墊，因議併徙戢鋪於新館之左，於守館又宜。歸白于公，乃捐錙市地，築堂二十八楹，扁曰習池；爲寢舍二十有八楹，扁曰懷晉。浚池引泉，壓以飛梁，外繚以垣。轟門臨衢，扁曰習池館，皆語實也。椽不斲，甍不磨，節費也。既成，公謂煥盍爲

之記。謹按習氏以鑿齒而名池，以習氏而名山，公遊焉，池益以名。久廢而復，今又名矣。噫，山川顯晦，時也；世故興廢，人也。士習有勤惰，而興廢係焉；世故有變遷，而顯晦關焉。方晉不競，士行、士稚輩運甓擊楫，莛莛扶持。季年何時，顧放情高逸，酣酒不屑事事，上宇下宙，夫復奚賴！今公生聚教誨，士勇而知恥，民樂而懷德，乃且蹙額遠慮，晨興夜寤，孜孜如羽檄交馳時。吏屬受命，奔走無射，星言夙駕，莫敢興從事獨賢之歎。夫厭浥行露，小吏事上之勤也；閔勞叙情，館以憩之，上之人念下之仁也。繼今而往，咸仰池上勺之瀹之，濯之湘之，流風千載，尚可遐想。公方爲國倚重，丐閒未遂，然一邱一壑，不能忘情於太湖、苕溪之上。託斯池以寄興，煥知公心蓋在彼而不在此也。民國《湖北通志·金石志》卷一二。又見乾隆《襄陽府志》卷三二，同治《襄陽縣志》卷一，《襄陽金石略》卷一。○（以上祝尚書校點）

王九萬

王九萬，號武夷山人，建寧府建安（今福建建甌）人，王子獻曾孫。嘉定十六年登進士第。寶慶間爲修職郎、處州州學教授。端平初任長汀縣令。見《黃帝陰符經講義圖說》卷四，雍正《福建通志》卷二六、三五。

黃帝陰符經講義圖說後序〔二〕 寶慶三年

李鄴侯七歲能文，讀書萬卷，已乃衣道士衣，學神仙學，若將終身。惟懶殘勘破曰：「無多語，領取十年宰相。」其後侯謀人國，智略輒不下張子房。世言方外士必遺世絕物，然歟？否耶？意有道者特以此爲陳迹，而非所以迹耳。永嘉夏雲峰少由童子郎振策場屋，遍從諸大老游，長出入兵間，以功得賞，驅馳於山東、河北，登日懽、拜孔林，以充大其胸中浩然之氣。視世間物無足當其意，遂棄官學道。一日出所注三書，使下走望洋向若是也，烏足以知之？然竊聞先訓，九萬之曾王父殿撰公諱子獻，宣和間嘗偕呂元直丞相、霍安國尚書，三人銜命漕燕。是時降虜郭藥師、劉舜仁、張令徽輩包藏不測，三使者同銜上章，乞棄燕，忤大閹譚稹，各落職不得去。黠虜愈張，三使者極力隄虞，每夕不寐，曾王父因是得以神守氣之術，其後壽八十九，無疾而終。前一日，尚呼燈作小楷以復李伯紀丞相。中間顏夷仲門下嘗問以書，曾王父爲言人知氣爲體之充，而不知以神御氣，則神與氣相離而不相守，非養生之善者。夫以神御氣者在於正心，誠意宴坐而數出入息。蓋息者氣也，數之者神也。氣猶馬，神猶馭，以神馭氣之出入，而不相離，則可以長生矣。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夫息不於喉而在丹田氣海中，能不以思欲干其神，不以蹶趨動其氣，綿綿然數之，以至于不可勝數。自淺而之深，自粗而之微，自有而入於無，則和氣充塞于頂踵之間，不知氣之爲神，神之爲

氣，其妙有不容言者矣，是幾於坐忘者歟？至其助以經伸按摩之術，自亦無害，在乎不倦而已。晦翁先生嘗曰：「此胎息法也。」然亦《參同契》之緒餘耳，又孰若雲峰《金丹三書》，超然自應，顯化通神，靈明妙用者哉！雖然，雲峰發身於童子，而得道於衡山，又十餘年頡頏兵間，其與鄴侯之事，異世同轍。今聖天子寤寐不凡之士共起治功，雲峰其以鄴侯之心爲心，爲國家了中原，而後訪子房未遲也。寶慶丁亥，武夷山人序。《黃帝陰符經講義圖說》卷四。（李文澤校點）

〔二〕題後原署：「修職郎、新處州州學教授王九萬撰。」

全宋文卷七四七五

魏 峴

魏峴，慶元府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嘉定間累官知廣德軍，轉朝奉郎、提舉福建路市舶。紹定中爲都大坑冶，五年罷歸，居家十餘年，潛心講求水利，多所建明。淳祐初起知吉州。著有《四明它山水利備覽》二卷（存）、《魏氏家藏方》十卷（存）。見所撰《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序》、《誠應廟記》、《四明重建烏金竭記》、《魏氏家藏方自序》、《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五之一二，《宋史》卷四一《理宗紀》一，《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記》卷八。

請加封善政侯申府列銜狀

右峴等居處海濱，涵濡聖澤，屬當澇歲，轉爲豐年，旦有顯功，理難自嘿。竊見本府鄞縣事以一郡飲食，七鄉灌溉，皆仰它山之水，外此別無大源。而鹹潮混雜，大爲民病。兼水大則湧入于河，水少則多泄于江，建置一堰，民到于今享其利。血食滋久，靈著如初，曰雨曰暘，有禱必應。一郡七鄉

之民，恃爲司命。今歲初淫雨不止，稼穡幾壞於垂成。鄉人老穉群禱祠下，片雲閣雨，霽日開明，屢禱屢孚，其答如應。今歲一飽，厥有由來。緣旦在于唐朝，已封善政侯。本朝乾道四年，邦人有請，准省劄，仍封善政侯，賜遺德廟額。茲者恭睹明堂赦文，應諸路保奏旦祠禱祈應驗者，並與加封。今來善政侯有此莫大之功，靈著之迹，所合敷敕。況本府近創迴沙一閘，爲民興利，迓續神休。謹錄白封告廟額敕牒在前具狀申，伏望台判備申朝省，乞與峻加美號，以答旦貺。峴等下情不勝真切之禱，謹狀。《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卷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魏氏家藏方自序

寶慶三年

人受天地冲融之氣以生，莫不予之以上焉者之壽。然鳬鶴之不能皆齊者，非天之降年爾殊也。七情蠱於內，六淫寇其外，於是乎疾生焉。夫一疾有一證，一證有一方。善醫者雖復察脉審色，同知其因，方苟未良，何所施巧。此簡冊之在天下，最不厭其博且多者，莫方書若也。峴自問世以來，垂四十稔，愧無秋豪之善足以活民，又以素弱多病，百藥備嘗，因撫先大父文節公、先人刑部所錄及峴躬試而效者，得方凡五十有一，釐爲四十一門、一十卷，集成一書，目曰《魏氏家藏》。不敢自奇，用鋟諸梓，以廣其傳。雖後所藏非富，未足以盡療世人之疾，或者采而用之有所全活，則庶幾區區之心不得於彼而得於此耳。雖然，康節先生之詩曰：「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又曰：「用

藥似交兵，兵交豈有寧。」善養生者，常致意於金石草木之先，使性不爲情所流，主不爲客所惑，各全其上焉者之壽，則是編也辟諸武事，蓄而弗試，斯善矣。是又書外之意，尤拳拳於世之人云。寶慶丁亥中和節，碧溪魏峴序。《宋以前醫籍考》第一一三三頁。又見《中國醫籍考》卷四九。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序

淳祐二年正月

民以食爲天，然以滋以灌，生是百穀而粒我蒸民者，非水之功庠。此六府養民所以首水而終穀也。田而不水，雖后稷無所施其功。鄞邑之西，鄉所仰者惟它山一源。厥初，大碶與江通，涇以渭濁，畊鑿病焉。唐太和七年，邑令瑯琊王公元暉度地之宜，疊石爲堰，冶鐵而錮之。截斷江潮，而溪之清甘始得以貫城市，澆田疇。於是渚爲二湖，築爲三竭，疏爲百港，化七鄉之瀉鹵而爲膏腴，雖凶年，公私不病，人飽粒食，官收租賦，歲歲所獲，爲利無窮，可謂功施國、德施民矣。然時有旱潦，則當蓄泄；水有通塞，則當啓閉。竭埭當修，沙土當捍，不無待於後之人。峴幼嘗奉教於先生長者，以爲學道愛人之方，不必拘其事，苟可以致其愛人之心，無非道也。家距堰不數里，自間鑄來歸，閒居十餘年，日與田夫野老話井里閑事，且州家嘗屬以任修竭淘沙造閘之責，益得以講源委，究利病。又考《圖志》所載及前哲記文，粗知興造增修之繇。參以己見，編爲一帙，目曰《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庶幾講明水政者觀此或易爲力云。淳祐二年上元節，里人魏峴書。《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卷首，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同治《鄞縣志》卷五三。

它山歌詩跋

人知它山之詩，而不知它山之歌。歌以言其詩之未盡，詩以言其歌之所不欲文。不觀其詩，無以見亮公之絕唱；不觀其歌，無以見王侯之始謀。予方幼時，蓋嘗耳其歌之大略矣，每以石刻不存爲恨。咨詢耆老，有年于茲。近購得墨刻，讀之甚喜。或疑《圖志》止載絕句，爲唐僧元亮所作，此刻不載歲月名稱，恐非亮公之筆。然即其歌以遡其意，如因祈禱入山，與夫櫂舟深入之語，非亮公距王侯未遠，後人其孰能知此耶？予因連歲浚沙之艱，而思創堰之不易，雖大書特書，亦未足以答侯賜。是歌也，詎容不傳？敬摹以壽諸石，使歌與詩並行，以揚侯千萬祀無窮之澤云。《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卷下。又見《敬止錄》卷八。

王侯置湖辨

舒公亶《引水記》云：「按《圖經》，鄞縣南二里有小湖，唐貞觀中令王君瓘所修也。蓋今俗語所謂細湖頭，乃其故處也。」唐《地理志》載鄞縣注云：「南二里有小江湖，開元中令王元暉置。」小

江湖即日湖也。楊蒙《引水記》云：「唐人王元暉令鄞，始導它山之水，作堰江溪，約水勢貫城以入，瀦爲平湖。」魏行己《增修堰記》云：「它山一堰，七鄉膏腴無慮千數百頃，瀦爲平湖，疏爲長河，以待旱乾水溢之患。」《唐志》言小江湖王侯所置，而記亦言侯置堰瀦湖，君炤在貞觀，而侯在太和，不應貞觀嘗修而太和復言始置。豈王君既修之後湖廢，而侯復開浚之，故言置耶？蓋湖之爲湖久矣，它山未堰之前，四明諸山之水多泄于江，水不及湖，雖修易涸，其餘可知。它山既堰之後，王侯疏河引水入城，復開是湖，以爲瀦蓄之地。若是，則雖謂侯置湖可也。然舊實有湖，不言修而言置，何耶？夫略有沮洳餘瀝之可因，謂之修可也。明之爲州，東北皆江而西南皆山，間一二百里，湖在平陽之地，水無其源，多時必廢爲平地明矣，非置而何？魏峴記。《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卷下。

四明重建烏金竭記

嘉定十四年

出城南五十五里，有堰曰它山，唐鄞令王侯諱元暉所建。水自越之上虞，歷四明山，萬壑爭汭，演迤砰湃，南注于江。自堰之立，約水入河，乘除有數。鄞西七鄉，爲田數千頃，藉以灌溉。其汭貫於城之日月湖，闔郡之人飲焉食焉，泳焉游焉，堰之利博矣。然視水之大小而隄防者，竭之助爲多。埜老謂侯繇堰口浮三瓢，聽所之而立，殆旦其事。今自堰出，東十有五里爲烏金，又東三里爲積瀆，又東二十七里爲行春，皆相地之宜而爲之節。惟烏金首枕上汭，歲久堆圯，人情往往拘閼，因仍苟

簡，日就湮塞，莫有興其廢者。沙淤愈甚，河汭易涸，公私交困。嘉定辛巳，耆老合辭以請。少保、大丞相魯素知本末，慨然下其事於郡，且俾峴效規畫之愚。迺計工賦材，選州縣官主之。委里士爲人信服、有計知者督其役，出給調度，皆不屬吏，民以不擾而咸勸趨。於是從旁開濬，低舊趾二尺許，身東西五丈二尺有奇，南趾七尺，臂東二十七丈，西十三尺，橋五丈五尺，而長高九尺，闊稱之。合石爲之櫃，植石爲之樁，規樞宏壯，工力縝密。時少卿余公建、監簿章公良朋相繼來牧，皆捐金佐費，始終其成。初，郡併請修行春，築朱瀨堰，浚江東道士堰河，至是悉以次就緒。蓋給于朝者錢十萬，助于郡者四百萬，總爲工萬有九千，越三月而畢。邦人舉手加額曰：「願有紀。」峴世居溪之濱，與田夫野叟念此至熟。茲幸贊是役，則叙次事實，不當以固陋辭。切惟是塌昉建於有唐太和中，距今數百載，補罅苴漏，寧無其人，而莫有記歲時之詳者。獨元祐六年二月十六日重修，有石刻在，實呂公大防當軸時也。君明臣良，百廢具舉，相望餘兩甲子，今相國復推廣公德，志切爲民，惟此邦無窮之利，視元祐成績有光矣。或曰相國霖雨四海，普濟萬世，一水利之興，顧何足以頌勲德之盛。峴曰：不然。謝文靖晉室賢輔，淝水之功偉矣，絕口不言，而拳拳於召伯之一埭。愛人利物，大臣之心固如此，是不可不書。餘皆載之碑陰。十二月旦，朝奉郎、提舉福建路市舶魏峴記并書。《四明它山

水利備覽》卷下。又見《敬止錄》卷九，雍正《浙江通志》卷五六，乾隆《鄞縣志》卷四，同治《鄞縣志》卷七。

誠應廟記

淳祐六年春

陰陽之氣運行於天地間，乾坤其體而坎離其用也。夫坎，水也，而中有陽焉。離，火也，而中有陰焉。以坎之陽交離之陰，二氣絪縕，水升火降，而後沛爲時雨，百昌以生，九穀以豐。卦於象爲泰，雨之功其大矣哉。厥或陽亢而不能感乎陰，陰弱而不能受乎陽，由是爍石流金之變作，大地萬物焦然，不得遂其生，而否之證已成。於是有陽精焉曰龍，蟄於重淵之底，而躍於太虛之表，雲從之而興，水挾之而立，枯者腴，燥者潤，其功足以轉否而爲泰。政猶夫婦乖而裕蠱之子出，君民睽而碩塞之臣用，龍之功亦大矣哉。故所在名山大川，或有龍宅其間，其變化之神，則能隱能見，能小能大，歲一方旱，則各致禱焉。案《鄞志》，石礬山有龍井，能興雲雨。山去邑西南四十里，高可千餘丈。未至山之椒，緣磴而下，洞深數丈，有古藤當道，盤錯纏蔓，人目爲洞鎖。洞行有潭三，清澈鑑鬚髮。兩傍石崖矗矗，如巨靈所擘者。老口相授，有它郡守先仕鄞，諗其靈異，洎郡旱，穴庭下，象三潭，隄祝，得龜其中，雨輒應，因以靈龜名焉。嘉定間，程公覃以憲攝帥，一再命錢令相顯躬展敬事，皆隨得甘霖。聞於朝，賜廟額曰誠應。實附庸於石礬土祠之西，地褊屋矮，且日頽以毀，非所以昭上恩、答神貺也。峴自鍾官還里□祠，栗懼無補，惟願豐之心卷焉。十餘年間，嘗三率里人禱潭下，或蛇而青，或鯉而頰，或鰻修以黑，厥有嘉應。久欲新其祠，未能也。淳祐乙巳夏旱甚，有巫降

於里曰：「而能新我祠，必雨。」僉曰諾，翼日果沛然，歲則大熟。峴於是勇爲之倡，衆亦樂爲助。既得水氏地一席以周其址，乃撤西廡正南鄉，飭材鳩工，宮居像設，巍然炳然，視昔改觀。蔣山一峰矗其前，儼如大賓，咸以爲稱。明年春，里人合樂以落之。爰作娛神之詞，以報以祈云。其詞曰：龍之蟄兮坎之宮，藤洞鎖兮石撐空。井冽冽兮水淅淅，蒙以養兮聖之功。龍之騰兮天之戶，海若從兮雲滕予。化甘霖兮膏下土，德之施兮乾之普。龍來兮翩翩，鼉鼓兮填填。刑鵝兮奠桂，靈子歌兮跕躑。龍歸兮宛宛，貝闕兮珠淵。魃有虐兮勿眠，永綏我兮豐年。乾隆《鄞縣志》卷七，乾隆五十三年刻本。又見同治《鄞縣志》卷一三。（以上郭齊校點）

史 鑄

史鑄，字顏甫，號愚齋，山陰（今浙江紹興）人。著有《會稽三賦增註》一卷、《百菊集譜》六卷、《菊史補遺》一卷，今存。

會稽三賦序

嘉定十年十一月

會稽之山川風物載於圖經地志者，固不少也。然人一一泛觀則興易盡，屑屑徧讀則神且疲。儻非

有所去取，纂次成文，焉能資於玩繹？紹興間，詹事王公以射策魁多士，入官越幕。贊治之暇，乃於圖志掇其赫奕之事迹，志謂輿地志之類，今賦注所引惟「會稽志」一書，非先生作賦之前所有者。加以舊傳新睹可紀之事，從類鋪張，著爲《風俗賦》，以抑揚品藻寓於答問，其事實，其辭贍，旨趣明暢，字字淵源，誠爲傑作。公之究心，可謂平章風物之宗主，其有光於吾邦者大矣！及賦《民事堂》、《蓬萊閣》，文皆醇正，語亦高妙，其有見於奉君命、紀勝槩者備矣。吁，昔人所言擲地作金聲者，豈得專其美哉？竊惟《風俗》一賦，雖有剡溪周君之注，惟以表出山川事物爲意。而公之文章，以經史百家之言盤屈於筆下者，殊未究其根柢。暨《民事》、《蓬萊》之作，其注又闕然無聞，遂使覽者惜其未備。鑄平日嗜公之文至於成癖，由是不揆蕪淺，輒皆爲之注。雖未必一一盡得公本意，且以補周君遺闕。至其間固有闕略詳備之不齊者，然而意各有所謂，闕謂故闕不注者，如西子、王室、風騷、遺迹、德教、民事、啜茗之類是也。略謂出處非一，而只取一二書爲注者，如話言、處子、多士、舞千戚、一統、甄陶、九重之類是也。大率事涉於隱者則從詳備，目熟乎見者則從闕略，蓋非徒事夫繁文，而貴夫有以證明也。

李善注《文選》云：「諸引文證，皆舉先以明後，以示有所祖述。」愚今注賦亦本此意，然閒有於事不切者，恐其繁冗，不敢悉取，如黃冠不引《禮記》之文而引《唐書》是也。若夫士大夫居是邦，遊是境，則是賦也不可以不知。其或外此者，苟能一目，則不必上會稽，探禹穴，不必投剡中，登天姥，其若耶、雲門，又不必青鞋布襪也。或從官於此，則鏡湖、秦望之遊，亦不必月三四焉。況人材風俗與夫登覽之勝，班班靡不具在，俾盛傳於世，豈曰小補哉？凡讀之者，嘗患乎奇字之爲梗，從而爲釋音，區布於句讀之

下，凡檢《類篇》、《集韻》無見者，則據夏英公《古文四聲韻》為音，故其中有特該出處者也。庶幾不俟討論，可以助眼過電而口傾河也。區區注釋之意，於是乎併書。時嘉定歲在丁丑，日長至，愚齋史鑄序。《會稽三賦》卷首，湖海樓刻本。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一七，《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二，《皕宋樓藏書志》卷三四。

百菊集譜序

淳祐二年五月

萬卉蕃廡於大地，惟菊傑立於風霜中，敷華吐芬，出乎其類，所以人皆貴之，至於名公佳士作為譜者凡數家，可謂討論多矣。鑄晚年亦愛此成癖，且欲多識其品目，未免周詢博采。有如元豐中鄞江周公師厚所記洛陽之菊二十有六品，即《洛陽花木記》。崇寧中彭城劉公蒙所譜虢地之菊三十有五品，淳熙乙未省郎史公正志所譜吳門之菊二十有八品，淳熙丙午大參范公成大所譜石湖之菊三十有六品，近而嘉定癸酉吳中沈公□乃摭取諸州之菊及上至于禁苑所有者總九十餘品，以著于篇，《菊名篇》第四。亦一譜也。凡此一記四譜，俱行於世。此外又有文保雍譜，求之未見。鑄自端平至于淳祐，凡七年間，始得諸本。且每得一本，快睹諦玩，竊有疑焉。如九華一品，此正供淵明所賞者也，在昔先生所植甚多，嘗以是形於《九日》詩序，今也幾歷千載，其名猶聞於杭越間，流芳不絕。然愚求於記譜中，奈何皆闕之，豈彼四方之廣土，此品未嘗有邪？豈道里阻隔，此名或呼之異邪？豈群賢作譜，采訪有所

未至邪？胡爲品目之未備？吁，可怪也！於是就吾鄉徧涉秋園，搜拾所有，悉市種而植之，俟其花盛開，乃備述諸形色而紀之。有疑而未辨，則問於好事而質之。夫如是，則古稱九華者，於斯復見矣。且至於四十品，若濫號假名者不與其數。是爲《越譜》。至此一記五譜，班班品列，名曰《百菊集譜》。今去其重複，凡有百六十三名。今則特加種藝與夫故事詩賦之類，畢萃於此，庶幾可以併廣所聞云。時淳祐壬寅夏五既望，愚齋史鑄序。《百菊集譜》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詠宋樓藏書志》卷五四。

百菊集譜續添卷五序

淳祐丙午中夏，愚始飭工爲此鋟梓，越旬餘，又得同志陸景昭特携赤城胡融嘗於紹熙辛亥歲撰圖形《菊譜》二卷以示，所恨得見之晚，不及實于其前，今姑摭其要并序，續爲第五卷云。《百菊集譜》卷五。

百菊集譜跋

愚自丙申迄於甲辰，每得菊之一品一目，必稽于衆，其言同者然後筆而記之。今譜內有六品尚闕其說，緣愚曩嘗一見，今畦丁罕種，未獲再覈，以取其故也。凡九年間，於吾鄉得正品與濫號假名

者總四十五種，以次諸譜之後。予昨當花時，每歲須苦吟體題詩與集句詩一二十篇，以揄揚衆品之清致，積稔彌久，幾至二百篇。今選百篇濫贅卷尾，至此興盡而絕筆矣。爾後雖間有黃薔薇、金萬鈴之類始出，此二品首見于號地品類，近時吾鄉亦有之。然愚年將耄景，則顚眼倦於辨視，未容苟簡增入也。如有與我同志者，幸爲續譜云。《百菊集譜》卷末。

百菊集譜補遺序

淳祐十年三月

前編始成，愚乃標之爲《百菊集譜》。因同里判簿兆偉伯見之，乃哀以佳名，曰《菊史續》。又見古人江奎詩有「他年□若脩花史」之句，高疏寮有《竹史》之作，但鑄才疏識淺，所愧不足聯芳於前賢，乃者叨府察盧舜舉諱選錄示《黃華傳》，近又蒙同志陸景昭假及《鞠先生傳》，今故併行校正，列於補遺卷端，戲表此編濫有稱史之名耳。時淳祐庚戌歲季春吉日，愚齋史鑄顏甫識。《甯宋樓藏書志》卷五四。（以上曾棗莊校點）

鄭寅

鄭寅（？——一二三七），字子敬，一作承敬，號肯亭，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僑子。博習典故，

以父任補官。歷知吉州。端平初召爲左司郎中，兼權樞密院副都承旨。出知漳州，進直寶章閣。嘉熙元年卒。見《莆陽文獻傳》卷二六，《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〇，《宋元學案》卷四六，《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六。

重修濠塘泄記

寶慶三年十一月

莆地瀕海廣斥，昔人陂雙谿以灌瀉涵田之號南北洋者，遂爲沃野。經營之初，有隄有港，有塘有溝，有圳有泄，因天時與地形以縱閉，其慮周矣。惟以北視南，則其水之源近，土之勢卑，人力之儲備，亦所未及，故護察尤所宜謹，葺治尤所宜急，有志於農者，常致意焉。若其間謂之泄者，本以殺水，議者尚謂啓塞易滯，高下迭妨，不若斗門之迅。於是五斗門先後而作。凡昔之泄，往往障而不宣矣，濠塘泄又其要會，此隄之所繇改作也。始嘉定壬申歲，泄口爲水所激，築之未固。越四年，秋潦暴至，一夕□□一紀之間，靡公私之財計錢五百萬。三興大役，將成輒壞。去海纔半里許，潮汐日漸月激，匯而爲淵，其穴之廣，幾二十倍於舊。旁側之田，既多墊齧，數十里之水走下莫之禦。近者輟耕，遠者失溉，歲甚一歲。往時有所作治，率耕者計畝之多寡，而出錢有差，有田者反不與。是以農夫苦之。至再至三，民力竭矣。公帑亦屢耗而難繼，未知所以爲策。先是，郡人太府寺丞陳公必嘗發諸儲以佐之，惜乎中輟。博采衆說，詳究積用弗成之因，盡得其間是非利病，又以所辭俸錢八十餘

萬，欲更爲之。時郡通守陳公振孫欣然議合，慮事程功，增益其費之半，推浮屠氏之有智計者，俾自任其役。遂募得工人善於其事者，損益未盡之規模，掘地而加深之。大木千章，縱橫偃植，塞實而根固，防峻而流絕。經始於寶慶三年之八月癸酉，告成於是年十一月丙子。其長二百餘丈，其崇四十尺，其厚百有二十尺。上殺三分之二，甃石通路居五之一。隱然隆然，有不可拔之勢；若遠若近，害除而利興。廢壞可以闢，鹹泉可以清。食者飲者，人人各得其所欲，驚嗟歡頌，萬口若一，願有以記之。弘治《興化府志》卷三〇，同治十年重刊本。（王曉波校點）

倪祖義

倪祖義，字子由，湖州歸安（今浙江湖州）人，倪思子。少聰俊，仕未達，得年五十以死。輯有《吳興分類詩集》三十卷。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

石屏詩集跋 一

作詩難，選詩尤難，多愛則泛，過遴則遺逸。懶菴爲石屏戴式之摘取百餘篇，兼備衆體，精矣。章泉所拈出，則其尤精而汰者也。然染指知黿美，窺管識豹斑，愛式之詩者，讀此足矣。式之方盡屏

世學，坐進此道，發其英華，見於章什，必當方駕李、杜，采入陶、柳，得天之趣，侔神之工，回視舊編，遂成組織。余未老，尚及見之。壽峰倪祖義書于西江談笑堂。《石屏詩集》卷末。

石屏詩集跋 二 寶慶三年十一月

詩和則歡適，雄則偉麗，新則清拔，遠則閒暇。東臯子詩云：「小園無事日徘徊，頻報家人送酒來。」歡適也。「惜樹不磨修月斧，愛花須築避風臺。」偉麗也。「引些渠水添池滿，移箇柴門傍竹開。」清拔也。「多謝有情雙白鷺，暫時飛去又飛回。」閒暇也。備是四體，一篇足矣，況鶴鳴子和、清暎方徹九臯邪。寶慶丁亥長至前二日，吳興倪祖義書。《石屏詩集》卷末。

跋竹齋遺稿 寶慶二年十二月

「可憐堂堂十八公，老死不入明光宮」，東坡和張文潛《高麗松扇》詩也。竹齋翁堅剛之操不究於用，蓋甚似之。「急雪鵲鴿相並影，驚風鴻雁不成行」，山谷和元明《贈別》詩也。竹齋翁友悌之愛，情見乎詞，亦默契之。至於文章典雅，字畫妍秀，足以自成一派。而九原不作矣，斂衽太息，附名於後。寶慶丙戌季冬朔，雪川倪祖義謹書。《竹齋詩集》附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以上吳洪澤校點）

孫叔謹

孫叔謹，字信之，龍溪（今福建漳州）人。以恩補官，除大理評事。嘉定十年登進士丙科，堂除知莆田縣，通判泉州。遷大理丞，再遷大理正，出知潮州。見嘉靖《龍溪縣志》卷八。

乞責實政實功奏

旱蝗爲虐，所在荒歉，民生艱阨，正力行好事之時。胡運衰微，群盜侵擾，邊境搶攘，實謹固封守之日。乞責州縣長吏以賑卹之實政，課沿邊帥守以備禦之實功。嘉靖《龍溪縣志》卷八，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

乞禁止廣郡高價折納苗米奏

廣郡苗米於省限未滿之前，及不繁奇零之數，高價折納以困產戶，而又況有收糴以擾販夫，乞行禁止。嘉靖《龍溪縣志》卷八。

乞修明君德奏〔二〕

天下大器，得之爲難，守之尤難。經營締創，非備嘗艱難無以開天下之治；纂承似續，非克念艱難無以保天下之治。今日炎變，乞修明君德，振舉治綱，謹好惡於出令之時，審輕重於用權之日。開衆正而杜群枉，旌宏直而黜佞諛，選將練兵以求固圉之道，折衝禦侮以強制勝之威。嘉靖《龍溪縣志》卷八。（以上祝尚書校點）

〔二〕此奏非完篇，原書述其以下大意云：「『致治非難，正心爲難。正心固難，而能持久不變者爲尤難。』終篇以秉純一不二之志、盡悠久無疆之忱爲請。又論諸郡奏讞之獄，輕重必先論決。應奏讞之獄，先決輕罪，毋俾淹延；取會之案，如期具報，毋致稽滯。」

全宋文卷七四七六

方實孫

方實孫，字端卿，一字端仲，號淙山。與劉克莊善，嘗以所著《易說》上於朝，遂以布衣入史局，後以風聞罷歸。著有《淙山讀周易記》二十一卷（存）及《經史說》等。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〇《跋方實孫樂府》、《跋方實孫詠史詩》、卷一〇七《跋方實孫經史說》、《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九。

淙山讀周易序

寶祐六年三月

《易》者道也，象數也，言道則象數在其中矣。道果有耶？《繫辭》曰「易無體」；道果無耶？《繫辭》曰「易有太極」。是道自無而有也。有太極則有陰陽，陽奇屬《乾》，陰偶屬《坤》，《易》則有奇偶畫矣。有陰陽則有天地，天位於上，地位於下，《易》則有上下畫矣。有天地則有人，人位於中曰三才，《易》則有三畫矣。有人則有男女，有二畫則有三索，《說卦》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長女；《坎》

再索而得男，故謂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少女。譬諸天地有六子，如風雷日月山澤之類，《易》則有八卦矣。伏羲之《易》止於如是，豈其王天下也，始畫八卦以示教，自父子兄弟之外亦未暇盡傳耶？《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又曰：「兼三才而兩之故六。」是《易》有三畫則有六畫，有八卦則有六十四卦也。使道果不離於象數，又何待文王而後得其傳哉。囚於羑里而演《易》，果何心也？《周易》六十四卦，先《乾》後《坤》，《易》則有定序矣。初二三爻是下卦也，唯二爲中爻。二臣位也，屬於陰偶故賤，孰敢以賤爲嫌乎？四五上爻是上卦也，唯五爲中爻。五君位也，屬於陽奇故貴，孰敢以貴爲嫌乎？《易》則有貴賤矣。《繫辭》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是孔子知文王之心也。然考之於《易》，《隨》上六爻云「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爻云「王用亨於岐山」，《明夷》《彖》云「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不知文王演《易》之後亦自稱王乎否乎？《革》《彖》云「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不知文王演《易》之後能預知有武王之事乎否乎？《序卦》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嗚呼，君臣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若謂《彖》《象》等辭非作于文王，既追稱王之後則不可也。或問《乾》用九，《坤》用六，何也？曰：由天地數而論，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是天地之生數也；一三五爲九，二四爲六，是參天兩地而倚數也，陽有餘，陰不足也。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是天地之成數也，陽數極于九，陰數極于十，陰不可極而踰

乎陽，故反而用六也。一三五七九是天數也，而五爲中，二四六八十是地數也，而六爲中，五六者天地之中合也。《乾》不用五而用九，是《易》有四象不用五也，不用五者尊之也；《坤》不用十而用六，是陰不可終踰乎陽，惟用六則得中也。又由卦畫而論，《乾》畫三連，與《坤》之六爲九，是《乾》得有《坤》也；《坤》畫六斷，但得用六，是《坤》不得有《乾》也。又由爻位而論，二三四五是卦之中位也。九二、九三、九四、九五爻則用九以居于爻位之上，是尚剛也，初九、上九爻則變而用九以居于爻位之下，是陽爻終始亦不欲專尚剛也。六二、六三、六四、六五爻則用六以居于爻位之上，是尚柔也；初六、上六爻則變而用六以居于爻位之下，是陰爻終始亦不欲專尚柔也。《易》三百八十四爻，或九或六，迭相爲用，是剛柔各隨時所尚也。又由蓍法而論，九爲老陽，是《乾》數用九以進爲老也；六爲老陰，是《坤》數用六以退爲老也。七爲少陽，是《震》《坎》《艮》數也，爻則例言九而不言七，是少陽可進而言九也；八爲少陰，是《巽》《離》《兌》數也，爻則例言六而不言八，是少陰可退而言六也。崇陽抑陰，是《易》進退之道。蓍法遇老陽、老陰，所以又變也。變者以不變爲體，不變者以變爲用，剛中有柔，柔中有剛，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是道亦無定位也。吾願從有道者而取正焉。寶祐戊午三月朔日序。《涼山讀周易》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淙山讀周易後序

孔穎達云，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重卦，鄭玄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大禹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愚按《繫辭》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皇甫謐曰：「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自此而論，則知伏羲始畫八卦，但有其畫耳。神農取諸《益》、《噬嗑》卦，但取其象耳。夏曰《連山》，殷曰《歸藏》，皆未必有言語文字之可傳，今所謂《易經》者先《乾》後《坤》，名以《周易》，乃文王所演之《易》也。《坎》卦獨加名以習坎者，文王在羑里時陷于坎窞，習爲出坎之道，終欲事殷而知有尊卑貴賤之定分，是文王之本心也。孔穎達又云，《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曰：「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也。然考之《大有》六三爻云「公用享于天子」，《解》上六爻云「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小過》六五爻云「公弋取彼在穴」，所謂公者，豈周公果自言之乎？又按孔穎達云：「《象》《象》等十翼之辭以爲孔子所作，先儒更無異論。」又云：「上《象》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然考之《隨》卦云「元亨利貞」，即卦辭也。《左氏》襄九年傳穆姜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

之和也；貞，事之幹也。」穆姜已有是言矣，是時孔子猶未生也，豈《文言》皆孔子爲之乎？或謂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彖》一、《卦象》二、《爻象》三、《乾文言》四、《坤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是亦一說也。或問卦名何如，曰《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兑》說也，《說卦》已言之矣。《說卦》又曰《震》卦其究爲健，豈《震》卦與《乾》果同體耶？《離》卦其于人也爲《乾》卦，豈《離》卦亦可以謂之《乾》耶？《巽》其究爲躁卦，豈《巽》卦亦名爲躁卦耶？《坎》北方之正卦也，勞卦也，又謂《坎》于人爲血卦，豈《坎》卦亦名爲勞卦，又名爲血卦耶？《序卦》曰渙者離也，豈《渙》卦亦可謂之《離》耶？然則言卦名者不可以一例拘矣。或問卦辭何如？曰：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者各指其所之，《繫辭》已言之矣。然有以卦名而兩言之者，《復》卦曰「復亨」，又曰「反復其道」；《頤》卦曰「頤貞吉」，又曰「觀頤自求口實」；《節》卦曰「節亨」，又曰「苦節不可貞」；《未濟》卦曰「未濟亨」，又曰「小狐汔濟」是也。有以卦名而三言之者：《蒙》卦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是也。有以卦名而五言之者：《井》卦曰「井，改邑不改井」，又曰「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是也。有兩言貞者：《坤》卦曰「利牝馬之貞」，又曰「安貞吉」是也。有兩言亨者：《萃》卦曰「萃亨」，又曰「利見大人亨」是也。有兩言吉者：《解》卦曰「其來復吉」，又曰「夙吉」是也。有兩言利者：《坤》卦曰「利牝馬之貞」，又曰「後得主利」；《屯》卦曰「利貞」又曰「利建侯」；《同人》卦曰「利涉大川」，又曰「利君子貞」；《大畜》

卦曰「利貞」，又曰「利涉大川」；《恒》卦曰「利貞」，又曰「利有攸往」；《益》卦曰「利有攸往」，又曰「利涉大川」；《巽》卦曰「利有攸往」，又曰「利見大人」；《渙》卦曰「利涉大川」，又曰「利貞」；《中孚》卦曰「利涉大川」，又曰「利貞」是也。有三言利者：《萃》卦曰「利見大人」，又曰「利貞」，又曰「利有攸往」是也。有言利不利者：《訟》卦曰「利見大人」，又曰「不利涉大川」；《无妄》卦曰「元亨利貞」，又曰「不利有攸往」；《蹇》卦曰「利西南，不利東北」，又曰「利見大人」；《夬》卦曰「不利即戎」，又曰「利有攸往」是也。又如《乾》卦曰「元亨利貞」，《屯》、《隨》、《臨》、《无妄》卦亦曰「元亨利貞」，《坤》卦則曰「元亨利牝馬之貞」，《旅》卦曰「小亨」，《巽》卦亦曰「小亨」，《賁》卦則曰「賁亨，小利有攸往」，《遯》卦則曰「遯亨，小利貞」，《既濟》則曰「亨小利貞」。他如《坤》卦曰「利牝馬之貞」，《說卦》則曰「坤爲子母牛」而不言馬；《離》卦曰「畜牝牛，吉」，《說卦》則曰「離爲雉」而不言牛；《中孚》卦「豚魚」，《小過》卦言「飛鳥」，《未濟》卦言「小狐」，《說卦》皆不言其爲何象。然則言卦辭者亦不可以一例拘矣。或問《彖》與《象》何如，曰《易》者象也，象者像也，彖者材也，《繫辭》言之矣。然《鼎》卦《彖》曰「鼎象也」，《小過》卦《彖》曰「有飛鳥之象焉」，豈大象小象之外象亦言象耶？他卦大象無不言卦名者，唯《乾》卦但言天行健而不言乾。他卦無覆言上下卦象者，唯《泰》卦坤上乾下而言天地交泰，《噬嗑》卦離上震下而言雷電噬嗑。他卦多言君子以當其象，唯言大人者一，《離》是也。言后者二，《泰》、《姤》卦是也；言先王者六，《比》、《豫》、《觀》、《噬嗑》、《无妄》、《渙》是也；言先王而又言后者一，

《復》卦是也；言上下而不言其人者一，《剝》卦是也。然則言《彖》與《象》者，亦不可以一例拘矣。或問爻象何如，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繫辭》已言之矣。然卦有六爻而全取象者，如《井》卦初六言「井泥」，九二言「井谷」，九三言「井渫不食」，六四言「井甃无咎」，九五言「井冽寒泉，食」，上六言「井收勿幕」。《鼎》卦初六言「鼎顛趾」，九二言「鼎有實」，九三言「鼎耳革」，九四言「鼎折足」，六五言「鼎黃耳金鉉」，上九言「鼎玉鉉」。《漸》卦初六言「鴻漸于干」，六二言「鴻漸于磐」，九三言「鴻漸于陸」，六四言「鴻漸于木」，九五言「鴻漸于陵」，上九言「鴻漸于陸」是也。有六爻而五取象者，如《乾》卦初九言「潛龍勿用」，九二言「見龍在田」，九四言「或躍在淵」，九五言「飛龍在天」，上九言「亢龍有悔」，唯九三言「君子乾乾」而不言龍。《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唯九四言「朋從爾思」而不言心。《艮》卦初六言「艮其趾」，六二言「艮其腓」，九三言「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六四言「艮其身」，六五言「艮其輔」，唯上九言「敦艮，吉」而不言背是也。有六爻而皆言卦名者，《比》、《履》、《臨》、《觀》、《賁》、《復》、《蹇》、《困》、《震》卦是也。有六爻而五言卦名者，《蒙》卦六三不言蒙，《需》卦上六不言需，《訟》卦六三不言訟，《師》卦上六不言師，《謙》卦六五不言謙，《蠱》卦上九不言蠱，《剝》卦六五不言剝，《頤》卦六五不言頤，《遯》卦六二不言遯，《明夷》卦上六不言夷，《損》卦六五不言損，《旅》卦六五不言旅，《兑》卦九五不言兑，《渙》卦初六不言渙是也。有六爻而四言卦名者，《同人》卦唯九三、九四不言同人，《豫》卦唯六二、六五不言

豫，《噬嗑》卦唯初九、上九不言噬，《无妄》卦唯六二、九四不言无妄，《坎》卦唯六四、上六不言坎，《晉》卦唯六三、六五不言晉，《家人》卦唯六二，上九不言家，《益》卦唯初九、九五不言益，《升》卦唯九二、六四不言升，《革》卦唯九四、九五不言革，《歸妹》卦唯九二、上六不言歸妹，《豐》卦唯初九，六五不言豐，《節》卦唯初九，九二不言節，《小過》卦唯初六、六五不言過是也。有一爻而兩取象者，如《否》卦六二曰「小人吉，大人否，亨」，《恒》卦六五曰「婦人吉，夫子凶」，《隨》卦六二曰「係小子，失丈夫」，六三曰「係丈夫，失小子」之類是也。有一爻而三取象者，如《大有》卦九三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剝》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之類是也。有一爻而四取象者，如《坎》卦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小過》卦六二曰「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之類是也。有一爻而五取象者，如《離》卦九四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中孚》卦六三曰「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之類是也。有一爻而六取象者，如《小畜》上九曰「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是也。有一爻而七取象者，《睽》卦上九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是也。有爻不以象而言者，《訟》卦九五曰「訟元吉」，《恒》卦九二曰「悔亡」，《大壯》九二曰「貞吉」，《解》卦初六曰「无咎」，《无妄》卦初九曰「无妄往吉」是也。有爻反其卦名而言者，《損》卦九二、上九皆言弗損，《小過》卦九三、九四皆言「弗過」是也。有爻取卦名而複言者，如《乾》九三曰「終日乾乾」，《坎》六三曰「來之坎坎」，《謙》初六曰「謙謙君子」，《夬》九三曰「君子夬夬」

之類是也。有爻取他卦名而互言者，如《小畜》初九曰「復自道」，九二曰「牽復吉」，是《小畜》亦言復也。《臨》初九曰「咸臨貞吉」，九二曰「咸臨吉無不利」，是《臨》卦亦言咸也。《夬》卦初九曰「壯于前趾」，九三曰「壯于頄」，是《夬》亦言壯也。他如《乾》卦九四而有乾道乃革之象，《兌》卦九五而有孚于剝之象，《離》卦初九而有履錯然之象，然則言爻象者，亦不可以一例拘矣。或問爻用九六何如，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繫辭》已言之矣，以見九二爻不如六二之爲柔中，六五爻不若九五之爲剛勝也。伊川曰，凡六居五、九居二者則由多助而有功，《蒙》、《泰》之類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則其功多不足者，《屯》、《否》之類是也。是亦一說，故併錄之以爲後序。《淙山讀周易》卷末。（以上黃錦君校點）

朱景彝

朱景彝，朱通族子，永嘉（今浙江溫州）人。嘉定十年進士。寶慶初爲古田縣主簿，嘉熙間知晉江縣。淳祐中累遷監察御史，官至將作監。見《宋史全文》卷三四，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七，雍正《福建通志》卷二三。

宋南外宗教朱公壙誌

寶慶元年七月

公諱通，字彥達，小字文飾，永嘉珍溪人。曾祖旺，祖益，父德真，俱不仕。公登紹熙庚戌進士第，歷信州玉山簿，陞從政郎，調福州寧德丞。不赴，改南外宗教。丐祠，監潭州南嶽廟。公夙志當世，不卑其官，筮仕簿領，排異議，釐宿蠹，邑人德之。上官有難事，輒檄可否，悉中利病。譽薦溢至，得丞，篤手足桑榆不忍離，遂無意祿仕。分教需遠次，親故勉到官，數月輒解去。奉香火緣，樂餘年也。性莊重，平居揀語無窘步，料事精明裁決，凜不可犯。而奉親孝，與兄弟友愛，三荆合芳，年俱九表，同堂怡愉如少時，人仰之，目爲珍溪三老。五福嚮用，自孝友中來。施爲雖未竟，而大節可睹矣。嘉定丁丑四月戊申卒於家，年八十有四。夫人余氏，知英德府、朝散大夫閔之女，警悟書，耳目所歷皆省。治家整，不以絲粟累夫子。若奉茝蘭，處妯娌，敬共不怠。公之孝友，實相以成。後公七年卒，甲申歲五月辛丑日也，享年七十有五。男直清，國學進士。女，長適上舍正奏名陳欽實，次適脩職郎、荆門軍教授吳幼存。孫男懷祖。女一人。以戊寅十有一月癸酉殯於呂公山祖塋側，卜者忌未竈。寶慶乙酉七月甲申，其孤奉夫人以合葬焉。姑書梗概，用藏不朽。族子、修職郎、新福州古田縣主簿景彝謹誌。光緒《永嘉縣志》卷二二，光緒刻本。（郭齊校點）

徐清叟

徐清叟（？——一二六三），字直翁，號德壹，建寧府浦城（今福建浦城）人，應龍子。嘉定七年進士，歷籍田令，累遷太常博士，拜殿中侍御史，遷太常少卿，權工部侍郎。出知泉州、靜江府，召爲戶部侍郎。出知溫、福、婺、袁、紹興、潭、廣等州府，召權兵部尚書。淳祐中遷禮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十二年拜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奉祠。起知泉州。景定三年致仕。次年卒，謚忠簡。見《宋史》卷四二〇本傳、卷四五《理宗紀》五。

乞赦巴陵公書 紹定四年

人倫睦則天道順，一或悖其常，則天應之以禍。巴陵有過，罔克繼紹，大臣協定大計，挈神器歸之陛下。不幸狂寇猝發，陷巴陵於不道，衣服僭擬，死有餘罪。然在彼縱非，而在我者不可不厚。奪爵廢祀，暫焉猶可，久而不赦，厥罰甚焉。況曩因巴陵註誤，名在丹書者，比以慶賚，生者叙復，死者歸葬。然恩及疏逖，而親者反薄，臣恐寧宗在天之靈，或謂不然也。蓋陛下之與巴陵，俱寧宗皇帝之子，陛下富貴如此，而巴陵僇辱如彼，詎合人父均愛其子之意！近者京城之火，上延太室，往往緣

此。蓋以陛下一念之愠，忍加同氣，累載積年，猶未消釋，有以傷和而召異也。《齊東野語》卷一四。

乞禁止臣下專殺盜賊奏

邇者江右、閩嶠，盜賊竊發，監司帥守，未免少立威名，專行誅戮，此特以權濟事而已。而偏州僻壘，習熟見聞，轉相倣倣，亦皆不俟論報，輒行專殺。欲望明行禁止，一變臣下嗜殺希進之心，以無墜祖宗立國仁厚之意。《宋史》卷四二〇《徐清叟傳》。

皇后喪服別置大袖事乞宣付史館奏

太后舉哀之日，陛下以后服下同媵妾，令別置大袖一襲。文思院觀望，欲如后飾，再造其一以進，詔却之。此真知嫡庶之辨者。請宣付史館，以垂法後世。《宋史》卷四二〇《徐清叟傳》。又見《宋史

論時政疏

陛下親政以來，精神少振而氣脉未復，條目畢舉而綱紀未張，公道若伸而私意之未盡克者，則亦風化之先務，勸戒之大權，與夫選用之要術，猶有闕略而未之講明者爾。何謂風化之先務？曰原人倫以釋群惑者是已。何謂勸戒之大權？曰惜名器以示正義者是已。何謂選用之要術？曰因物望而進人才者是已。《宋史》卷四二〇《徐清叟傳》。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五九。

乞收回余晦帥蜀內批奏

寶祐二年

朝廷命令不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者天斃玠，此乃祖宗在天之靈，社稷無疆之福，陛下大有爲之機也。今乃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敢任重如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坐而輕鄙之，敵國聞之，亦且竊笑中土之無人矣。所有余晦內批，乞賜收回。《錢塘遺事》卷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乞蠲除嚴州田租奏

淳祐十二年

水退之後，貧民無以爲生，亦有自經溝瀆者。聞帥臣陳昉發楮三十萬，漕臣饒虎臣發楮五十萬，米五千石以賑之。乞與除豁，使知聖旨。《續文獻通考》卷四二。

六部架閣續題名記

六部架閣置主管官，周司書、漢掌故遺意也。國朝沿革廢置，李公大異紀載已詳，不復贅。竊惟是官之設，豈特掌若吏若戶若禮兵若刑工故牘而已哉。凡庠序之英，科目之彥，公卿大夫子弟之俊秀者，朝家就有擢用，必儲以是職，以待學官二令之闕，其選至不輕而重。然余嘗摩娑石刻，自南渡紹興以來，至於今日，凡百有餘年。其間賢宰執、名法從有焉，給舍臺諫風采振揚者有焉，擁麾節于外，能以澄清摩撫爲意者有焉。得人維多，而姓名黯黹，與草木俱腐者，亦未免有之。然則居是官者，詎可無以大是官歟？寶祐元年春三月，第四題名立石，黃君叔度偕同列以余嘗主戶曹之籍，囑余爲之記，辭不獲命，乃作而言曰：「余老矣，徒慙無補，不足爲故府重也。諸君進未可量，且職清事簡，尚羊金耀之門，會聚津雲之閣，盍亦相與講明立身行己之大方，培養康時濟世之遠業，求以無負

明時之選掄者乎？若夫攬簿書以爲能，玩歲月以覲遷，則非余之所望也。」衆曰唯。因書以詔來者。
《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五。

祭孫夢觀文

鄞山嵯峨，鄞水清泚。爰鍾才賢，爲聖世瑞。惟公之生，陶和毓粹。拾芥巍科，蜚英膺仕。其司封駁，恪守公是。其參扈從，時有欲議。成均虛席，公爲師氏。去就從容，無瑕可指。暨守建藩，露綬未幾。不事急苛，一廉如水。使其爲邦，獲至滿歲。郡計必紓，民生必遂。吁嗟云何，一二豎作祟。建民無福，失此良吏。余叨受塵，愴爲出涕。匪私吾鄉，抑慮斯世。哲人云亡，邦國殄瘁。《雪窗集》附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以上吳洪澤校點）

祖大武

祖大武，寶慶三年爲溧水丞。見光緒《溧水縣志》卷一七。

廣嚴寺記

予以寶慶三年春來丞古漂，其秋奉檄視潞，凡閱兼旬，奔走壟晦，歷覽山川之勝，以爲金陵從昔號一都會，事迹最繁，意宮刹祠廟屋壁間，必有碑碣，可以考古。校訪多闕，惟一觀中有武后時小碑，及一二僞唐時碑，則亦已再刊，而非始初真蹟。乃三國六朝以來，矻矻多虞，高岸深谷，遷徙靡定，碑石之不傳也固宜。最後入崇賢鄉廣嚴寺，山門之外，有龜趺存焉。僧會迪者謂予：「茲舊有碑記，登載寺事，經李成兵火，斷裂毀棄，僅留此耳，誠寺之缺典也。賢儻能念遺迹之未泯，振絕響於已墜，復爲紀述，以續前記，則願礱它山之石，摹寫鐫刻，而置諸其上，亦寺之勝事也。敢以爲請。」予雖不敏，然每於古今治亂廢興，未嘗不爲之感嘆，而有不容已於言者。謹按圖志，是寺本名儀成，實唐昭宗天復三年僧師玘之所建。是時王室衰微，中原俶擾，楊行密據有江南之地，乃能招集流亡，勸課農業，境內稱爲殷富，此寺所由立也。皇宋受命，削平僭僞，洗滌汙染，凡天下僧刹，皆易新名。至治平三年，改賜今額，或者記文之立，當在此時。至建炎間，李成以巨盜寇掠江左，蹂踐殆徧，其兇徒嘗屯聚於寺南之二十里，今父老能言其處。焚蕩之及，勢所必然，碑記之廢於是時明矣。嗟夫！立石紀事，所以詔將來、垂久遠也。時改事變，存亡異焉，緇褐之徒，自以佛法本於清淨寂滅，而君臣、父子之倫，棄去弗顧，然所以得安於莊嚴之境，遂其持誦之業，而適其起居飲食之便

者，吾儒之功用實維持之。否則一碑之立，亦不能以自保。會迪以予涉筆邑政，而以紀見囑，其亦知是說歟？會迪亦浮屠氏之勇銳精進者，修舊舉廢，用力頗勤，憫碑記之不存，而經營懇懇，必使完備，斯足嘉矣。故予欲成其志，因推究顛末，而爲鋪叙云。光緒《溧水縣志》卷一七，光緒九年刻本。又見《至大金陵新志》卷一二下。（尹波校點）

錢壁

錢壁，寶慶三年知新城縣。

東安縣增置學糧田記

紹定三年正月

邑有庠序，培植人之根本也，矧東安密邇王畿之風化歟！壁被天子命，來宰茲邑，方其初也，大府俛從邑子之請，蕩滌縣庠之積弊，盡汰職事之冗員，乃課諸生以口試。壁體此意而奉行，三歲之間，凡屢開補，月書季考，陸續不輟。爲士者，聞風于于，間有自鄰邑至遠方來者，繼而京泮蜚聲，鄉書亞選，項背相望，文風視曩歲漸升焉，然未能有大振作。回視東安疇昔，佳士不乏人，今豈時運之推移歟？抑亦山川之變遷歟？於是爲之更櫺星門，西面峻峰，盡還乾道之舊觀；延請師儒，以文會

友，將期學問之新功。然陰陽之應未能遽孚，戶履子集，齋糧不繼，亦隨合而隨散，終苟道也。嘗端居而深念矣，自古開設學校，務在教養之並施。蓋不教則無以善其類，不養則無以行其教。今京師首善之地，祿養既豐，天府承流之近，自郡而縣，學廩皆厚，獨東安斗絕一隅，學計猶未裕，量入爲出，自輸官之外，僅可歲養十士。若計以職事之月俸，縣官之供給，則又無之矣。養士之資，蓋闕如也。夫士習成於薰陶，而局於孤陋，麗澤之兌，以朋友講習也。相觀而善謂之摩也，蓬生於麻，不扶而直，物理若此，而況人乎？且人心皆善，中才而下，未有不學而知者。苟學而後知之，則隆師親友，非急務乎？爲東安學校計，正當崇尚儒林之老宿，招徠四方之俊秀，朝夕與俱，切磋而琢磨之，則學日進而善類日繁。然廩給之計，得不求以與之乎？璧懷此志久矣，奈何縣橐窮空，乃弗暇也。今將歸也，其忍坐視？遂以主學所得之俸，加以東收西拾，得田一十畝，稍裨養士之資。其爲數則不多，其爲計則若迂，然其爲意則甚遠。自此推而廣之，日加一日，歲豐一歲，廩給既厚，而招徠日廣，群居之皆善，積善之日深，則東安士風，殆將日益加而不自知矣。養既厚而教可行，教既行而習可美，斯言殆不誣也。若夫續此意於方來，廣盛心於益懋，則以俟主盟斯文之君子。紹定三年正月初吉日。民

桂如虎

桂如虎，理宗時興國軍（治今湖北陽新）人，進士及第。見雍正《湖廣通志》卷三二。

跋陳少陽遺藁〔二〕 嘉熙元年四月

建炎間，二奸佞之謫也，天下咸服光堯聖斷。糾劾二十事，雖出于臺臣，實修撰公發之也。不幸公之言不盡發於當時，有以爲興復之本。因公之孫出示遺藁，重爲之感慨。嘉熙改元四月八日。《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七。又見《陳修撰文集》卷一〇。（尹波校點）

〔二〕題下原署撰人爲「富川桂如虎」，富川即興國軍之別稱。

全宋文卷七四七七

陽 枋一

陽枋（一一八七——一二六七），初名昌朝，字宗驥，易名枋，字正父，自號字溪居士，合州巴川（今四川銅梁東南）人。端平元年冠鄉選，淳祐元年賜同進士出身，歷官監昌州酒稅、大寧理掾、紹慶學官。晚以子炎卯貴加官至朝散大夫。咸淳三年十月卒，年八十一。枋爲晏淵弟子，人稱太陽先生。有《易說》、《字溪集》。見《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陽公行狀》、《紀年錄》（《字溪集》卷一二）、《宋元學案》卷七〇。《字溪集》十二卷，原本久佚，清四庫館臣輯自《永樂大典》，含文八卷。今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另輯得佚文七篇，統編爲十卷。

冬至表

開於子，生於子，機潛起於黃鍾；至於南，盛於南，運默扶於紫蓋。仰一人之有慶，宜萬邦之作孚。中謝（一）。恭惟皇帝陛下神化密移，天行不息。莫能消長，聽陰終陽始之屈伸；弗囿盈虛，任月

窟天根之來往。德惟純而不已，福茂介以攸宜。臣承乏賓城，阻趨魏闕。冰藏陸北，欣逢七日之來；春到殿西，喜上三呼之祝。俯躬承寵，拜手揚休。《字溪集》卷一。

〔二〕中謝：似當作「中賀」。

謝賜憲書表

璇璣齊政，仰欽天度之稽；玉簡頒春，俯敬人時之授。五紀之章程一正，萬年之正朔相承。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數顯在躬，政猶審己。念千歲之日可坐致，惟省歲功；使百物之產由曲成，不遺元化。罔愆析因夷隲之序，允好財成左右之功。臣服采罔庸，賜書承寵。慶隆熙旦，睹斗柄以壽北辰；長願豐年，及春事而行南畝。《字溪集》卷一。

正旦表

天地交爲《泰》，卦成三畫之乾；《春秋》首書王，禮大一王之統。叶氣慶洪鈞之轉，懽心宜萬國之同。凡在致身，喜均拜手。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首出庶物，仁包五常。長善長人，朝諸侯而圖天

下；新民新物，布政事以訓四方。發生回禹甸之春，出治用夏時之正。百祿是總，萬壽無期。臣攝守古賓，阻趨北闕。越在侯服，莫稱栢葉之觴；仰企王朝，知獻椒花之頌。心傾麗日，面逐祥風。《字溪集》卷一。

天基節表 一

飛龍在天，周二十八年之星紀；流虹明渚，綿萬有千歲之皇圖。治盛三登，懽騰八表。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乾元用九，太極含三。思極無邪，有諸中者惟精惟一；動毋不敬，形之外而乃聖乃神。長發其祥，大德必壽。臣黔嶺假守，丹陛馳神。五葉蓂開，雖阻楓宸之拜；萬重山遠，終傾葵日之心。

《字溪集》卷一。

天基節表 二

誕彌端月，五開堯莢之辰；生育後天，千卜莊椿之歲。御乾大造，出震昌期。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如日之升，乘時之泰。賜租寬賦，春萬象以同仁；訓廉謹刑，雨八荒而被澤。矧遇流虹之旦，尤深就日之誠。干羽兩階，衣冠萬國。臣竇城假守，魏闕馳心。莫陳千秋鑑錄之忠，惟致萬歲嵩呼之敬。

福祿常矣，壽命長矣，歸美益深；元首起哉，股肱喜哉，載歌無已。《字溪集》卷一。

代王敬伯使君謝到任表

假熊軾於淮堧，疇庸罔效；殿龍藩於黔土，得寵若驚。方辭白水以投閒，遽上青天而峻陟。具以寬大孚心之旨，告之窮荒鵠舌之民。中謝。伏念臣老矣半生，猗無他技。瑣材膺仕，江湖浪走於間關；弱步豐扛，唐鄧忽膺於勳。慙非壯烈，猥蹈危機。溪邊釣魚，已織婺川之蓑笠；塞上得馬，遄叨潛邸之絲綸。惟紹慶之名藩，本西陽之一縣。地僻而關繫者重，人稀而控扼滋多。內接巴庸，外環溪洞。爲秦川之後戶，實湘楚之鄰封。寇盜若豺狼，困則藏而強則搏；吏民如禽鳥，弛則玩而急則逃。自非文武兼資之材，莫稱恩威並濟之任。竦膺渙渥，倍切震躬。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高拱一堂，明見萬里。去繒弋以安鴻雁，急保障而緩繭絲。在知人，在安民，塵欲清於塞北；不泄邇，不忘遠，俗先撫於黔南。臣未即蒙烘，誓矢精白。庶矣又富矣，言恪守於泗洙；安之非勝之，效覲收於渤海。

《字溪集》卷一。

紹慶府勸農文

勸課農桑，太守當務也。然黔中之俗，不憂細民之惰農，而患豪民之妨農。黔地幽深僻遠，民生其間，無兵革盜竊之虞，莫不知以剪荆棘、啓山林、側耕危穫爲務。獨其間豪強狡險之家，志務貪恡，計專刻剥。不求富於詩書，而並緣敷羅，以傾農之粟菽；不用巧於文章，而工設機穽，以罄農之貲財。繭絲竭而并布縷，牛畜蕩則質妻孥。敲朴任情，役使無節。外焉出入臺府以張聲勢，交結公胥以固威權，百端誇耀以堅其畏信，千計圍繞以絕其辨明。是至執鋤耒耨，飲恨銜冤，不怠則逃。田野曠而種藝疏，職此之由。今太守丁寧告戒，當職決不爲非法之科，爾豪民斷毋肆暴橫之斂。太守惟知有公，陸梁者勿恃爾力。太守惟知有法，狡險者勿矜爾智。主佃相資，患難相恤，疾病相扶，困乏相調，孝悌忠信相勉，則人民日聚，田野日闢，粟菽日多，貨財日富，風俗日美。此爾民之福，而太守之願也。苟違斯言，罰及爾身不可悔。《字溪集》卷九。

十一年二月勸農文

農而加以勸，爲惰農者設也。農而至於惰，由妨農者致也。太守始至，灼見此弊，抑豪強，戢貪

暴，去狡獪，除橫斂，省徭役，務使爾農無惰，而不待於勸也。整整三年，既有明效，爾民之所知也。今太守將去矣，天下事要在始終之如一。爾民其循循勉勉，强者毋復橫以失良心，貪者毋復肆以喪善心，狡獪者毋復縱而變爾遷善改過之心，勸農桑者毋懈惰廢弛而棄爾服田力穡之心。而太守決不以將去而怠於擊強，怠於戢貪，怠於禁暴，決不以將去而妄有一毫科取需求，以煩爾民而隳前功也。太守之言，信如金石，爾民敬而聽之，毋忽。《字溪集》卷九。

大寧監勸農文

出入阡陌，劭民勸耕，二千石之先務也。今時既急於平時，而大寧尤切於他郡。請爲爾民詳言，不可不勉者四。他郡屢經殘破，容冀免賦蠲租；大寧築底，世號桃源，租賦不可寬假，汝民不可不勉者一也。常歲有下流之粟可補乏闕，今回易不通，無所仰哺，爾民不可不勉者二也。石田礪确，耕鑿無幾，而商旅雲集，流移輻輳，生者寡而食者衆，爾民不可不勉者三也。山深土寒，五穀晚熟，而密邇邊陲，秋風早驚，爾民不可不勉者四也。夫爾民徒知歲仰煎煮，以爲衣食，而不知時異事殊；知地居險僻，可保安寧，而不知長慮却顧。此太守之所甚憂也。方茲春事正殷，土脉已動，宜同爾父子合鋤耦耕。土地之未闢者闢之，毋使地利之有遺也；田疇之未易者易之，毋使地力之不盡也。婦力於蠶，毋樵彼侯薪而弗烘于煨也。女勤於布，毋不績其麻而市也婆娑也。斷斷然家以務本爲心，切切焉

人以逐末爲戒。菽麥如水火，毋資之他所，而自不飢。布帛如丘山，毋仰之他人，而自不寒。穡事早登，武功載纘，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穀乃甲冑，備乃弓矢，據險守阨，以護鄉井而保妻子，此太守望爾民之至心也。若夫順豐年，逆時雨，禁貪暴，戢寇攘，爾民之望於太守者，予亦知所自勉焉。

《字溪集》卷九。

夔州勸農文

勸耕，舊典也。太守自令而倅，倅而州，七年於夔，扈農之辭，亦既諄諄矣。今春當告民以新。去冬烽烟四起，鉦鼓時聞，蜀西之民以圖事不早狼狽困窮。所賴玉帳密運奇謀，掃清大敵，保三蜀而護全夔。爾民得以安業者，拜擎天之賜也。今春事方殷，東作當秩，可不以早之一字爲爾民勸乎？火種者宜早燒畚，水種者宜早稼澤，礪田宜早墾闢，原田宜早服耒。深耕易耨，使五種早生；勤耨亟耘，使九穀早熟。桑早蠶，麻早緝，事育之計早圖，禦冬之蓄早備。早滌場，早納稼，早輸送，早蓋藏，早保聚。毋爭鬪訟獄博奕，荒耽以害汝之早務。和順輯睦，相扶相助，以成汝之早，此太守深望於爾民者也。不橫科需，不急追擾，不差黃皂下鄉，不容公吏生事，使爾生計早遂，此太守務安於爾民者也。人人早思，事事早辦，則一冬早早快活。太守視爾民如一家父子，故以早爲告。爾民敬而聽之，毋忽。《字溪集》卷九。

廣安旱代趙守榜文

竊見本軍旱暵逾常，祈禳未應，稻苗已槁，歲事可憂。當使修己省愆自責，興利除害外，尚慮曰：官曰吏，若士若民，舊染入深，未知悔悟，是致天怒未解，雨澤愆期。今具合行悔懼十條，揭榜市曹，發下縣鎮，張掛曉諭。庶遠近通知，上下改革，共回天意。

一、當使深自悔懼，思年穀不登，則無以措其治。凡從前苛政之害民者，已即掃去；善政之利民者，已即舉行；訟獄淹滯者，已爲疏決；冤抑無告者，已爲伸理。求直言以達幽隱，平斗斛以便供輸。又將思賑窮之策，求弭盜之方。徭役不興，賦斂從薄。官則進賢能而退凡庸，吏則用循良而斥貪刻。當使加之廉謹儉約，教誨撫字，庶幾可以感召和氣而格天心。

一、士大夫當深自悔懼，思年穀不登，則無以振吾職。凡從前政事煩擾，務去以便民；號令峻迫，務弛以寬民。職教化者，憫三綱五常之盡斁，而念念修明；斂財賄者，念民膏民脂之已竭，而勤勤寬恤；居幕府者，慨然興懷，而振起條章法制之壞；司犴獄者，惻然動心，而哀矜桎梏捶楚之傷。筦庫之士，念一錙一粒出於民而毋欺，其出入民社之家，思一飲一食得之民，而深切其撫摩。自州而縣，自縣而鎮，檢身戢吏，懲忿窒慾，庶幾可以感召和氣而來天眷。

一、吏胥當深自悔懼，思年穀不登，則無以效吾役。凡從前欺公罔上之心，害民益己之習，貪憚黷

貨之念，宜一切洗濯。思巧法傷人，終遭凶禍，而發仁心；思害衆成家，終非長久，而生畏心；思橫取悖入，終必破敗，而守常心。毋徇權勢，毋害善良，毋欺困弱，毋黨凶盜。自吏而胥，自胥而徒，相告相戒，相勉相率，庶幾可以感召和氣而免天殃。

一、爲士者當深自悔懼，思年穀不登，則無以成吾道。凡從前言語動作，或不合於聖賢措置云爲，或有負於名教，宜一切省察。入則實孝父母，出則實悌長上。兄弟實用其愛敬，朋友實用其誠信。實欲仁民，實欲愛物。毋盤遊，毋逸樂，毋言堯舜而行市人，毋外衣冠而中木石。父以詔子，兄以詔弟。勤勤勉勉，俯仰無愧，庶幾可以感召和氣而致天休。

一、爲農者當深自悔懼，思年穀不登，則無以力吾耕。凡從前播種耕鑿，或不本於神農；長養斂藏，或不尊於司嗇。不昏作勞歟？不服田畝歟？布帛菽粟狼戾，而不知檢歟？暑雨祈寒，怨嗟而不悔歟？不則仰不知事父母，俯不知育妻子。疾病不相救，守望不相助，窮困不相賙。飽食煖衣，逸居無教，致此大戾。宜一切懲創，遷善遠罪，庶幾可以感召和氣而回天意。

一、百工之事當深自悔懼，思年穀不登，則無以利吾器。凡從前侈美華麗之奇，苟簡固陋之習，宜一切蕩滌。冶者精鎔冶而革去朽鈍，陶者精埴埴而毋事苦窳。攻皮必堅，攻木必良，切磋必易，斲削必善。毋售粗以爲精，毋飾惡以爲良，毋鹵莽而苟目前，毋滅裂以欺後日。陶冶埴埴，金木皮色，更相勸勉，更相表率，庶幾可以感召和氣而弭天災。

一、行商坐賈當深自悔懼，思年穀不登，則無以爲吾資。凡從前飾僞售假以爲良圖，機計巧筭以爲

能事者，宜一切悔艾。毋事豐息，毋窺厚利，毋欺權衡，毋詐度量，毋變亂真假，毋移易白黑，毋乘人之急，毋要時之艱，毋聾瞽昏癡，毋籠罩拙訥。由城郭而郊野，由郊野而道途，務相勸告，務相禁止，庶幾可以感召和氣而消天變。

一、道釋者流當深自悔懼，思年穀不登，則無以遂吾學。凡從前相願諸佛而心不諸佛，冠衣老子而行不老子，宜一切動悟。毋懶惰睡眠而不勤禮誦，毋放縱畜養而不顧因緣，毋佛前偃蹇而恬不以爲罪，毋寺觀賭博而懵不知其非。毋薄人供施，毋強人莊嚴，毋貪貨財，毋嗜酒肉。自禪而律，自觀而龕，更加警省，更相啓導，庶幾可以感召和氣而追天譴。

一、軍禁之士當深自悔懼，思年穀不登，則無以足爾之食。凡從前放肆暴橫之習，鈔掠掃蕩之心，宜一切改圖。思地無民則我寧獨存，民無食則我寧獨活。毋謂天高地厚，毋謂鬼遠神幽，毋謂世道終不清，毋謂王法終不行，毋掠人貨物，毋毀人屋室，毋伐人林木，毋驅人牛羊。使田野安居，則爾之糗糧自豐；市井完聚，則爾之飲食自足。老者語壯，智者誨愚，斷自於今，循循率率，庶幾可以感召和氣而息天怒。

一、遊手之徒當深自悔懼，思年穀不登，則無以營汝之生。凡從前不事產業而營營趨末之心，不勤農桑而斷斷射利之習，宜一切自覺。夙興夜寐，以聚百穀；勞筋苦骨，以就百事。毋尚賭博，毋盟偷盜，毋嬉遊以仰食，毋安坐而糜財。販夫販婦，發公平心。屠沽樵漁，生慈愛想。明者語闇，覺者訓蒙，朝夕思惟，晝夜記憶，庶幾可以感召和氣而免天罰。《字溪集》卷九。

上魏鶴山了翁論時政書

禮部尚書

嘗謂今日天開斯道興起之大幸會，而亦伏斯道消磨之一大危機。有志當世者，不可不深長思也。一聖天子躬親萬幾〔二〕，憤積年僉壬之蠹國，一切埽去，盡收召名德夙望儒術老成之士，布列朝寧，側席傾心，希冀太平，此斯道興起寢昌之一大幸會也。然一二年間，弊日益甚，治日益遠。上之心苟厭且疑，則小人乘間，群起而拔之，豈非斯道消磨薄蝕之一大危機哉？吁，可畏也！常思今日之事，不患天下之積弊靡而深，而患士大夫之積習專而忌。專則任己意而常失於私，忌則忽人言而易違乎理。所以君臣上下，竭思盡謀，而弊終如故。此無他，未能公天下之心也。夫天下之見聞，弊端之所灼知，天下之議論，弊事之所審訂。今士大夫分位隆崇，體貌修貴，例曰：譊譊者膚言適足以亂吾聽，吾自有卓出衆人之謀。察察者淺見實足以汨吾聰，吾自有洞燭事幾之哲。進一言唯恐人知，行一事唯恐人覺。深潛秘密，務以相尚，必使天下知某策某事專出於某人之功而後已。逮夫行之而弗宜，施之而弗遂，則支離遜避，已無與焉。是以天下雖有切中事理之言，脗合時弊之計，往往愧吾謀之出其下，憚其功之成，而吾之祿位一旦爲其所超越，於是寢沮隱遏，莫之舉行。專與忌交痼於胸中，而天下之弊，日深一日而不可革矣。果何貴乎謀人之國家哉！明公以大公至正爲學，道德性命有以至其極，出處行藏無以動其心，涵養淵深，更歷綿久，可謂一而不二，天而不人者矣。慨念蒼生，翻然而

起，非特天子忻然，以救弊之責望之，百官亦以是望之，天下亦以是望之。先生是行，誠十手十目之所指視，以爲國家理亂隆替之決，非苟然者。然今日之事，豈一智能、一手足之所可爲乎？支傾屋者，須足用之衆材；起危證者，須足用之衆藥；革弊政者，須足用之衆賢。厥今柱跖榱欂，屋傾甚矣；陽飛陰沈，證危甚矣；內阻外訐，政弊甚矣。而欲以一木支萬瓦之頽，一藥瘳百疾之頓，一賢理庶政之弊，愚恐般郢失其能，岐和失其良，伊、傅、周、召之賢，亦莫以有爲於斯世也。高宗中興，雖得一傳說，而旁求俊乂，必合天下之材能，此所以爲傳說。成王守成，雖得一周公，而常德常人，必合天下之智力，此所以爲周公。聖賢之心，何一毫專與忌之有哉？天下之士，皆以傳說、周公之事業望明公，而明公用心自視，與傳說、周公何所間？特在乎推達大公無我之心，而力行之爾。聖賢相逢，一遇千載，豈止李渤星鳳之快睹而已哉。願毋以思不出位而自遜焉，天下幸甚。《字溪集》卷一。

「二」「二」字疑衍。

上洪中書論時政書

咨夔，平齋先生。

學必貫本末，治必該體用，二者可全而不可偏。正心、誠意、修身者，學之本；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末也。格非、輔德、納誨者，治之體；修制度，明紀綱，立條目，其用也。古之君子，未用

而修其學，自誠意以及平天下之道，本末貫通而不遺；既用而推其學，自正君以及於制度品節之具，體用兼該而不廢。故朝有正心誠意之君臣，則天下有正心誠意之善治。言之而必行，爲之而必成，如桴鼓影響之捷。無他，明體兼用，揣本齊末，不失於一偏焉故也。禹、皋、稷、契，雖曰君臣都兪吁咈於一堂之上，而原其當時平土敷教、明刑播穡之事，必燦乎有條，截乎有制，以致雍熙之治者，特典謨之辭簡略，而後世莫能有考焉耳。繼泰和之盛者，莫如成周。周公之相成王，不獨止於《無逸》告誡之辭，而自朝廷以及於鄉遂都鄙邦國，典章法制所以爲天下立心者，小大纖悉，燦然畢備。是以成王垂拱仰成，而天下日底於刑措，無非以道。雖講之朝廷爲甚明，治必達之天下而後行也。厥今在廷之臣，正心有言，誠意有言，修身有言，《大學》、《中庸》之外，洗心以《易》者又有言，朝夕納誨，是宜人君意無不誠而心無不正矣。然而求之天下，則吏不免於貪鄙，士不免於浮薄，民不免於困匱，軍實不免於隳廢，循至楮幣日輕，貨泉日竭，中外岌岌，末如之何。而推原其故，則制度紀綱，積習廢弛而不飭之故也。今日用吏之法，不過曰善催科，富文學，明法令，下而履常蹈故，無他善狀，斯謂賢矣。亦有急教化而緩簿書，獎煩勞而黜退避，賞振作而懲委靡之法，以砥礪之乎？今日取士之法，不過曰博記問，瞻文辭，工音律，下而趨時媚世，迎合有司之意，斯謂賢矣。亦有教之孝悌忠信，勸之德行道藝，課之禮義廉恥之法，以陶成之乎？民俗之靡敝極矣。窮奢於寺觀之金碧，而莫爲之節；極靡於齋醮之虛浮，而莫爲之節。僭宮室之奇侈，肆口體之珍麗，歌舞無厭，嬉遊罔度，沈湎淫佚，此政散民流之風，不宜見於盛朝也。曷不定公卿大夫士庶之等，立起居飲食服用之制，而一

正之乎？光武中興，吳、馮、寇、賈之外，赳赳者甚衆。高宗中興，韓、吳、劉、岳之餘，洸洸者不少。厥今軍旅之事，朝鳳晨星，前無以繼其後，右無以輔其左，中無以援其旁，謀單力孤，強敵四起。今不早爲貳矛重弓之圖，萬一敵人分道並進，奔逆衝突，不知一時誰與禦之也？夫吏以教化廉勤爲先也，朝廷徒曰戢貪，而獎勵之法制弗立焉。士以德行道藝爲貴也，朝廷徒曰崇雅，而教養之法制弗立焉。民風以醇厚儉朴爲美也，朝廷徒曰美俗，而品節之法制弗立焉。軍政以廣儲將帥爲急也，朝廷徒曰練軍，而選拔之法制弗立焉。宜乎吏日戢而日貪，士日養而日薄，民日恤而日困，軍日練而日弱，正心誠意之學日講，而其效莫或見於天下也。故吏亡善治，終無以裕財。士乏吉人，終無以生財。民亡蓋藏，終無以豐財。將亡成績，終無以省財。楮由此而日輕，錙由此而日匱。君臣上下，窮思竭謀，而終莫能以究其弊，蓋徒知藥疾疾之顏色，而不知於腹心根本焉治之耳。夫亂生乎小人，治生乎君子，是理也，三尺童子皆知之。曩者大往小來，天下之不治，無足怪者。今也端人正士雲合輻輳，相與聚精會神，興利除害，既逾年矣。天下舉手加額，引領東望，冀太平之在旦夕也。而害日以生，弊日以甚，天下善類皆竊歎而疑之。其間不肖者，往往指以爲經生學士真無益於人國，而小人之徒遂得以幸君子之罔效，而肆其詆議之口，其機甚可畏也。嗚呼！幹蠱弊之極者，才無能名；理壞證之深者，醫無奇稱。君子不幸，承蠱壞之頽波，治功成否，實正道隆替之機，不可不反求元氣衰微之本根，痛加培養，使千載而上，一洗貢、薛、韋、匡之羞，千載而下，無重增責備賢者之深歎也。或曰：執古者悖今，易法者矯俗，殆於不可。嗟夫！道有升降，政由俗革，通其變而民不倦，堯舜之盛

也。天下惟法弊則治弊，弊而不革，何以得治？商鞅變不善之法，猶足以強無道之秦，況返薄俗以歸醇厚之爲善變乎？今日之法，大變則大治，小變則小治，亦在乎謀國者運量器識如何爾。某晚後疏拙，嗜學耽書，萬里來從性善先生而畢四書之業。閣下負經綸天下之道，得與聖天子上下其議論，欣然踴躍，條救弊之說以獻，非以希閣下之切於知己，苟合求進而釣譽要名於當世也。閣下德足以厚俗，學足以用世，智足以燭理，才足以用事，量足以容物，扶危持顛之任，舍閣下無望焉。言陳而不奇，論迂而不切，聰聽之餘，少有補焉，幸甚。《字溪集》卷一

上宣諭余樵隱書

某自幼知學，耽濂溪、晦菴之風，萬里求師，留度性善之門，聽徐毅齋之誨。倖叨末第，慨時多艱，避地讀書，苟全性命。恭聞明公將旨諭蜀，開誠布公，人心感悅，懽聲若雷。如某衰朽無能，首蒙羅致，曷勝喜躍。顧惟蜀弊未易枚舉，輒條猥見十二事，玷瀆崇嚴。謹畫一條具于後。

一曰控扼形勢。某聞兵法：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蜀自三關失險，內郡皆坦夷之地，未易駐足。今之可以禦敵而蔽東南者，一渝城爾。蓋渝城非特險固可守，而控兩江之會，漕三川之粟，誠爲便利。今宜以重兵鎮渝，別選忠勇之將，一守合，一守瀘，一守梁山，堅城完壁，爲渝藩蔽。以時耕於荒閒之地，纔值秋成，亟收斂以入大屯。敵人若至，各歸城壁，併力拒守。間出入

諸屯之間，以示不測。少待生聚阜蕃，根本充實，屢趨向前，以圖進取。又宜引思、播之甲，布列南岸，以爲聲援。敵必不敢長驅深入，勢自沮退，退亦勿擊，彼求戰不能，剽掠無得，釁隙自生，然後乘間伺便，而三關可圖也。

二曰防遏間道。嘗聞不備不虞，不可以師。萬一敵人知我沿江守備嚴固，計必幹腹。若圖幹腹，必於瀘、叙徑攻田、楊。田、楊萬一不支，則其路可通辰、靖等州，出我之背，以闖朝廷之後戶。宜力諭思、播，深警防度，訓練甲兵，扼控險要。須日如寇至，不可以道里險隘，山林深遠，肆意自安。敵知思、播有備，必不敢縋兵虎穴，而我無後顧之憂矣。

三曰信賞必罰。嘗聞晚唐兵驕之弊，起於姑息，而成於賞罰之不明。賞既不明，罰斯難用。二者俱廢，兵何爲而不恣橫哉。蜀自辛卯以來，兵將之散潰不少，主帥惟務招安。其間忽有立功著效者，率無顯賞。是致忠義阻抑，逋潰縱橫。今宜於旌旗改觀，號令一新之始，大明賞罰，務令忠勇氣伸，逋潰氣折，則軍聲振而士氣張，守則固而戰則克矣。

四曰弔死恤孤。竊聞弔死恤孤，掩骼埋胔，古人所以推惻隱而維人心也。蜀自辛卯以來，士夫軍民死於兵者，不知幾百千萬。遠者未暇論，姑自近者言之。辛丑西州之禍，殆不忍言。漢嘉之屯，陣亡者衆。江陽失險，瀘、叙以往，窮幽極遠，搜殺不遺，僵尸滿野，良爲寒心。昔秦穆弔于穀之師，而霸業以興；子罕哭城門之夫，而覘國者畏。愚謂明公及此下車，宜率三軍之士，具禮弔祭，嚴責州縣，多方掩埋，務要真實。又聞州縣每以根括絕產爲名，騷動慘於敵禍。往往寇退之

後，孤孽尚存，而復殲于暴官汙吏之手。孤幼既斃，則鄰里爲不寧，宗族代之受禍。故田里有內敵甚於外敵之謠，此害非一日矣。謂宜廣行宣布寬大，應兵禍後絕戶財產，與孤弱之無所撫存者，並聽宗族拘管奉祀。州縣敢有詰問，重則施刑。是蓋興滅繼絕、撫孤慈幼之仁政，于以繫民心，于以收軍心，于以回天地鬼神之心，誠非小補。

五曰訓練士卒。嘗聞兵不貴多而貴精，劉牢之以八千破苻堅，李陵以三千走單于，擇之精而練之熟也。蜀自白巾一變之後，人人倡爲百戰不如一潰之說，邊塵稍驚，望風奔散。掠子女，擄財帛，被錦繡而飫膏粱，事藝曾不之講。其間至有持弓挾矢，數十發而無一中垛帖者。以此禦敵，何異驅群羊而當猛虎哉！誠能申命諸將，日夕訓練，大將不時按閱，藝精者必賞，無庸者必罰。仍以士卒技藝之能否，爲進退諸將之階，則人精其能，而兵有可用之實矣。

六曰聚小屯爲大屯。嘗聞兵少則力戒乎分。敵人每歲深入，步騎不下三數萬，而我軍士馬單弱，諸軍雖各以萬數，而能戰者少。加以分屯遙遠，首尾不能相救，多致失利。今既于瀘、合、梁山等處爲屯固守，而又于潼、遂、綿、漢、資、昌、西路諸州無險可守之處，分兵控扼。恐兵數不多，難于策應，一處不支，諸處便搖。宜精審探伺，敵若悉師來攻，則集無城壁之小屯，合于渝城，則勢力渾全，于以居重馭輕，而亦可以免循習潰散之弊。待諸處葺理城壁，金湯足恃，招集溢額，然後各自爲守可也。

七曰精明間諜。嘗聞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古人臨敵必審，知其將之知愚勇怯，兵之強弱多寡，動

輒取勝者，間諜精明故也。敵兵累歲侵蜀，一聞彼元帥塔海之風聲，我軍狙于望風奔潰。而實則塔海者，未必皆親入塞也。曾不知其將之爲誰，兵之若干，雖有知勇，一意蓄縮，尚何望其料彼己而決勝負哉。今宜選勇敢沈幾之士，十倍重賞，優給妻孥，俾深入興元以北，覘伺其將孰勇孰怯，孰智孰愚，其兵孰強孰弱，孰多孰寡，我皆得以爲之備，而後勝捷可期也。

八曰行反間。嘗聞陳平謂捐數萬斤金，行反間以離楚之腹心，而羽可克。兩軍相持，豈無間言可入？況敵人整居漢中，爲歲滋久，其主必有疑其將之擁兵自封，候時觀釁者。誠能捐金遣間，多方誤敵，使之主猜將怠，嫌隙自生，則大功可立矣。

九曰清吏道。嘗聞國家之敗由官邪，官之失德以賂彰。夫闖茸雜進之謂邪，苞苴公行之謂彰。自軍事迫急以來，指忠厚爲腐儒，以一切爲辦事，黷貨者進，廉素者黜。由是鄉曲武斷之夫，舟車射利之子，交錯道途，瀝髓剥膚，嚴急星火。蜀民始不堪命，而有不如敵至之言。今宜大清濁流，凡深毒於民者，顯加譴罰，庶以謝遺黎之冤痛，而使倒瀾者知所懲創。然後擇任忠厚循良之吏，以撫遺黎。庶乎祖宗三百年固結之民心，一於戴宋而不異也。

十曰革糴弊。嘗聞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財非鬼輸，率由民賦，特患誅求無藝而已。粵自軍興，和糴無慮四變，爲勸諭，爲科俵，爲掇糴，爲括糴，民日益困，財日益匱。其弊起於作奸者衆，奉公者寡。只如官糴其百，則私以千言；官科其千，則私以萬言。正司之下有副分司，小分司之餘有貼分司，長官之饗求，群胥之邀索，西軍之追捕，一司未已，一司復來，前糴未終，後糴復繼。

斯民至於蹈水火，經溝瀆，而終弗能免。公帑所入幾何，而室家皆索然矣。今不得已而和糴於民，宜於所糴地分，曉諭百姓，明言數目併支降價錢若干，一依戶產高下，以爲糴數之多寡，庶免官吏除尅私糴之弊。如有不悛，許民赴愬，則姦貪自息矣。

十一曰招賢士。嘗聞一人之聞見有限，衆人之耳目無窮。蜀雖殘破，山林草澤，豈無抱道懷德，博古通今，聞見可以補聰明，議論可以鎮浮靡，而不能自見者乎？謂宜旁諮廣訪，凡一州之中，選擇公正練達、不徇流俗、不屈勢利一二進士，盡禮虚心，俾各以其州其鄉民生之利病，吏治之媿惡，歲事之豐歉，物價之低昂，不時來告。庶得以爲因革勸懲平準之謀，則應接事機，疾如桴鼓，而上下遠邇無壅蔽遏塞之患矣。

十二曰讀書治心。嘗聞仕而優則學。蓋仕而學，則所以資其所仕者益深。明公天資雖已高明，學力雖已至詣，然受任於艱難破蕩之餘，軍政民事，日紛如蝟。宜於聽斷餘暇，親近賢德，與之講論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之學，有得於心，施於有政，非惟生民受賜，而明公優爲聖賢之歸矣。《字

溪集》卷一。

與約齋李守論時政書

每見州縣凡遇災傷，多是畏懼，不肯備申，或雖申而不以實。其心只慮大司譴責，并疑州縣以災

傷爲辭，避免科催而已。爲民父母，只當撫字存卹，盡其在我。且今時大司屢有賑救災禍之實政大惠，若聞此旱災，未必不惻然動心於峽山千里、刀耕火種之民也。昨曾言司徒荒政十有二，雖古今殊時，未可一一舉行，亦宜略略依仿聖人好意，思擇其可施行目睫者，行得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謹條明以呈：一曰散利，鄭司農云：「貸種食也。」二曰薄征，輕租稅也。三曰緩刑，寬刑罪也。四曰弛力，息徭役也。五曰舍禁，公無禁私也。六曰去幾，關市不征也，如放舍錢之類。七曰胥禮，謂殺吉禮也。八曰殺哀，省凶禮也。九曰蕃樂，閉藏樂器也。十曰多昏，不備禮而多昏娶也。十有一曰索鬼神，司農謂求廢祀而修之，此不可盡信。凡有功德於民而祀廢，則當修。若世俗淫祀，如狄仁傑所廢者，不可修。十有二曰除盜賊。飢饉則多盜。此十二事，看來都是救凶荒之政。惟緩刑、弛力、去幾、胥禮、蕃樂、索鬼神則目前可行，更在斟酌，令得中而行之可也。惟申災傷一事不容緩，不徒使遠州民隱上徹，將來秋冬千里，可爲乞糴通財賑救之備也。《字溪集》卷一。

全宋文卷七四七八

陽 枋二

答趙傳之論夏時書

蒙不鄙庸謬，教以《春秋》行夏時之說，考證辨論，委折詳盡，無復餘蘊，此豈一時臆說淺見所能到。一再審諦，亦疑左氏似有附會。唯見康節論前古歲月日時，却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無一字之差。則王周正月等書，已經康節看過，亦不曾辨正。恐或以千五六百載而下，輕變古書，且當更入思慮，緩緩辨證未晚。又《周禮》曾有「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教、政、刑于邦國都鄙」，則亦正月證據。正月之吉，却周正十一月朔也。又《周禮》正歲觀治象、教象、政象、刑象之法，則是正歲乃夏時建寅之月，似此則亦有正月可證矣。如「正月繁霜」，此則音政，不當以正月言。要之，以一月言亦無害，以正月言亦無礙。夫何苦拘拘子子，攻此一字，以別生疵病乎？大抵夏時萬世之政，惟三王不相襲，禮或以建寅，或以建丑，或以建子，各盡三統之義，而春夏秋冬夏，竟取正於夏時而已，

不必深改也。《字溪集》卷一。

上淮閩趙信菴論時政書

某竊聞勝不可以有矜心，負不可以有沮心。勝者負之所倚，負者勝之所伏，一勝一負，皆有機焉，惟善於用勢者能識之。李愬乘王師屢衄之餘，深沈不露，撫循士卒，出蔡人所不料，以計擒吳秀琳，擒李祐，遂成平蔡之大功。愬，善於以沮爲勝者也。李牧因匈奴屢勝之勢，周密不出，日享士卒，示匈奴以至怯，以計誘致，使大舉入寇，遂成破匈奴之偉烈。牧，善於以怯爲勝者也。夫怯與沮，此最敵人之所以易我而不設備，而我之所以蓄威養銳而立大功之幾，常人莫之能識，而智者每洞察而善乘之。然而兵貴乎精，食貴乎足。善師者，必勤課農桑，勸百姓之耕以積穀，薄商旅之征以阜貨，省無益之費以生財，優待將校，厚恤士卒，與之同有亡甘苦，表異其財，能問勞其疾，使之感悅愛畏，生死與我一心。然後精加訓練，令一可當百，自然人人效死而樂戰。猶且勿輕於用，敵小至勿擊，佯負示怯，以驕其心而大至之，一戰可以定天下。又聞戰貴乎奇。古之善用兵者，未嘗不擇驍銳敢死數千人，別爲一軍。每兩陳交鋒，視敵虛實，或自將，或遣心腹驍果者將之，以衝敵陳。昔秦王與宋老生戰，唐兵少却，秦王引黑甲親兵自南山馳下，斷老生陳爲二，遂擒老生。自是每以自隨，百戰百捷，此尤用奇之善者也。方今廟論主守，然所謂守者，豈堅固不出，敵來不戰之謂哉？亦欲生

聚教訓，練兵足食，以守爲戰，而收坐勝之功爾。然此則國公夙謀素講之規模也。山林書生，不閑軍旅，不識戰陳，萬里來從性善學，得知俊偉勳業，未能一見君子顏色，乃欲摭簡編中古人陳爛兵法，冒瀆高明，多見其不知量，姑以致愛莫能助之意云爾。《字溪集》卷一。

上淮西帥黃州楊伯洪論時政書

某嘗謂知一心與天地同其大，而天下之事不足以爲矣。夫萬事根於一理，萬理根於一心，是一心，統萬理而應萬事，其大固與天地等，又何得以尚之哉。世之人不知大其心，而徒汨於事，事日以衆，而心日以小，屈於嗜欲，屈於富貴，屈於貧賤，屈於患難，勢力生死，紛綸雜揉，莫知紀極，盍亦以天地之大立其心哉！此孔孟之心，於天下萬物，來則能名而不流於隨，於天下萬事，至則能應而不入於累，非他也，心大而事小，心體而事用，心本根而事枝葉。固未嘗無困窮，而困窮不存於孔孟之心；未嘗無患難，而患難不存於孔孟之心。將仕之答，難仕之對，天地靜虛，而憂歲月、較尋尺者，不足進矣。接淅之行，浩然之歸，天地寥闊，而季孟之富，萬鍾之祿，不足言矣。弦歌不輟於匡人之圍，與威武不屈同一雨雪之睨消矣；講道不衰於陳蔡之厄，與何爲弗豫同一利貞之性情也。疽環之主，南子之見，其太虛之浮雲。而耦耕荷篠，陳代景丑之言，其亦候蟲之鳴秋而螢燐之耀旦也。固未嘗無困窮、患難、富貴者，孔孟之事。而未嘗有所困窮、患難、富貴者，孔孟之心。孔孟何心哉？

與天地相似而已矣。明公一心之外，無復餘事。薦舉，人所欲也。明公則義高炎涼，而無好樂之心。勢力，人所畏也。明公則義輕王公，而無恐懼之心。棄置，人所惡也。明公則義安恬退，而無忿懣之心。夫好樂富貴，所同也，而無之，則凡可以得富貴者，弗苟合也。恐懼患難，所辭也，而無之，則凡可以避患難者，弗苟去也。忿懣貧賤，所病也，而無之，則凡可以脫貧賤者，弗苟離也。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患難，是皆事之大者，而明公無入而不自得焉，其庶幾孔孟之心矣。充是以往，臨大節，排大難，安四國，撫四夷，經綸天地之大業，又何往而不可爲哉！某晚學亡奇，嘗從性善先生遊，獲聞晦翁求放心之說。又從涪陵晏先生遊，獲聞上蔡惺惺法之說。又於賢士大夫聞明公剛大之心，與孔孟相似。廣於合爲鄰壤，不時一見，慢也。今性善先生呼來東南，使畢其學。適明公建闔于黃，踴躍趨風，以快願見。夫居視其所處，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士之心大略可睹矣。《字溪集》卷一。

代上游相國論時政書

宰相一心，綱紀萬化之根極存焉。士大夫一心，植立萬化之作用著焉。周公之相成王也，以宅心爲先，而盈成之治基；傳說之相高宗也，以沃心爲本，而中興之業建。以是知開物成務，扶立世道，存乎士大夫一心而已。相公膺眷命於多事之際，不難於爲天下立其治，而難於爲天下立其心。立者非

他也，以一公爲執持，而私意萬殊，不爲之變遷；以一正爲專主，而邪巧百出，不爲之轉動。進退百官，以公正存此心，無一信而一疑；斷制國論，以公正守此心，無或可而或否。扶植天理，謹初惟終，開誠布公，有始有卒。使賢人君子知吾心主於堅定，而樂於進；小人不肖知吾心不可撼搖，而甘於退。務久其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國家自今，其可爲矣。寶、紹以來，大臣心過乎立，而士大夫之習流於阿。端平以來，大臣心無以立，而士大夫之習流於靡。嘉熙而後，或鼓或罷，無復端緒，趨者瀾倒，轉而爲今日之更化矣。更化誠是也，惟不於此心焉求之，徒汲汲焉從事乎其末。制度改矣，章程變矣，此心之綱紀不持；規模革矣，局勢新矣，此心之主張不立。愚恐責治愈急，而成效益以遠也。今相公智足以燭萬化之原，仁足以成天下之務，勇足以裁事物之宜。能人之所不能，而不矜其能，無事功之累矣；識人之所不識，而常晦其識，無智略之私矣。直方非訐，中而不倚矣；順事非柔，和而不流矣。發舒如春夏，而肅殺者存；斂藏若秋冬，而仁厚者在。胸中蓋有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以爲之主持。居今之世，求變今之俗，舍相公其誰望哉？聖天子灼見俊心，庸端揆位，蓋欲以相公造天下也。流形肖貌，生意一機，如某者夫復何憾，而亦又奚言？然嘗聞務廣明者，不以一己爲明，而後能極天下之至明；務廣聰者，不以一己爲聰，而後能極天下之至聰。相公雖實明實聰，亦豈嫌於以天下爲明，以天下爲聰哉！國家不幸，與敵爲鄰，其患不可勝言矣。破壞我藩籬，闖突我堂奧，迫蹙我疆土，虔劉我人民，眈眈逐逐，不極意侵占不止也。我之所恃以抗敵者，強兵裕民足財與修明政事爾。京畿禁旅，無幾堪戰。荆楚慄悍，一衄於三京，再蕩於淮襄。今之守長江者，不過組甲

被練之末，而益之以歸順之餘也。蜀被敵禍，十有餘祀，精兵勁卒，死亡什八，晚後招集，習潰畏戰。雖癸卯輔以南師，大略不滿五萬。城守棋布，戍卒星疏，脫有數道並出之寇，何以禦之？西南遏絕，日費支吾，誅求征權，已殫罅隙，斯民終歲勤動，未嘗一飽。因之以饑饉，給餉無所從出。善後之策，良切大懼。然且鴻雁磬磬，集澤者鮮，腴疇沃野，彌望荒榛，此根本所當深念者。至於教化泯而不修，刑政弛而不張，綱常顛倒，等威陵替。使洛陽少年復生，果止痛哭流涕而已乎！此治之不立也。而所以不立者，士大夫之心也。物慾疣痼，而正誼明道之心隳；聲色薄蝕，而好德樂善之心隳；己私蔽塞，而行天理之心隳。前日心臯、夔，今顛沛而共、驩矣；前日心夷、齊，今好樂而桑、孔矣；前日心松栢，今恐懼而蒲榆矣。滂、綱不廉察，龔、黃不撫字，頗、牧不戰鬪，底寮委吏莫肯官，抱關擊柝莫肯事事，上下小大苟且朝夕。間有以效官振職稱者，不過總于貨寶，爲周身之防，豈真立其心以爲天下國家哉？廉其頑，立其懦，暴者畏而戢，貪者恥而革，一賞百勸，一威百懲，在相公一心，主乎至公至正，終始惟一，以要事功之必成而已矣。又聞之，士大夫以宰相之心爲心，宰相以人主之心爲心。人主一心，天地之所以位，化育之所以成，宗廟社稷由之而寧，人民百物由之而安。生殺予奪，當謹操縱；慶賞刑威，當謹裁決；是非邪正，當謹察識。而又有出入起居，膳服玩好，實天下安危治忽之所係者，皆宰相論道經邦之要。此孟軻氏深致意於大人格君心之非，蓋以治天下當在此而不在彼也。說納道德，開陳仁義，輔贊於從容，彌縫於密勿，舉明主於禹湯文武之盛，而措斯世於三代之隆，此相公素所抱負，而天下之士，亦以是望相公者也。某憂愛之至，不勝拳拳。

《字溪集》卷一。

代上程內翰論時政書

某嘗謂君子立人之朝，不難於爲天下立治，而難於爲天下立道；不難於爲天下立道，而難於爲天下立賢。治自道中出，道由賢者出。堯舜之治，成於十六相；湯之治，成於商多士；周之治，成於濟濟多士。秦之士賤，而治刑名；漢之士惟一董仲舒，而治雜伯；唐之士不知禮樂，而治不及兩漢。甚矣，賢之有益於人國也！古之人所以羅致天下之士，至於握髮吐哺，三顧三聘，不憚煩勞，猶恐失之，蓋以不如是則不足以致天下之賢，賢既不我至，則無與推行此道而就天下之治矣。此最古人聰明卓絕之所甚急，而後世暗昧治體者之所甚緩也。吾夫子道可興周，其答仲弓之問政，必以舉賢爲要；語子游之爲宰，必以女得人爲急。於臧文仲知展禽之賢，而不與立，則以不仁譏之。使夫子一日而得邦家，其爲治不過如此。孟子生於戰國，堯舜親賢之說，任賢使能之說，賢者在位之說，反復不厭於功利橫流之衝，蓋知爲天下立道，爲萬世開太平，當在此而不在彼爾。明公生於孔孟千百載之下，而妙得其心，謂世非道不治，非賢不立，材在兩間，非苟生而浪出，皆天地所以仁斯世，而資一時之用者也。予而進之，援而薦之，推而送之，扶公道以遏人慾之奔馳，明正理以排私意之膠轕，此誠對越天地，勸相國家之至心，見遠慮長，決非計迫切急淺效者之所能測識矣。然天下之賢，道尊者常恬

退，而不求於人知；德茂者常持重，而不急於進取。言靜而不躁，容安而不矜，心莊體舒，無一物可欲。五色過目而聚沫，五音入耳而煩聲，五味適口而嚼蠟。可富可貧，可貴可賤。國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是以無尺寸之援，知予之階，則沈回下僚，跼伏林壑，終身不得施行其道。非抱道者之不幸，不聞道者之不幸也。《字溪集》卷二。

代上劉察院論時政書

應起，艮齋先生。

今日之國事，安於屢懲，喜於屢新，而不知以公忠堅久持其心。吁，斯亦甚可畏也已！天下事誤則懲，懲則新。諉曰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固也，然一之爲甚矣。今日以前爲不是，後日復以今爲非；今日以昔爲當更，明日復以今爲誤。譬彼舟流，莫知所屆，國是何時而定乎？端平懲寶、紹嘉熙懲端平，淳祐懲嘉熙，壞爛阡危之國勢，堪幾懲而幾新！今日事勢，又一更矣。把握者退，公正者進，大賢登於揆，衆賢列於朝，遺賢旁求於野矣。合於前者今已分，黨於昔者今已散，規模局勢，燦然一新，駸駸乎善治之顏色矣。然天下之事，不在法而在心，不難於更而難於守。制度改矣，章程變矣，此心之綱領不立；司存易矣，職守更矣，此心之主張不定。遲回歲月，太平無象而近功淺效之芽蘖復生，儒效謬悠而勁悍峻燥之砭劑復進。精神粗守，元氣盡索，吾之國其殆矣哉！明公生於吾夫子千百載之後，而心法於筆削之中，不觀《丘》《索》而洞明《國風》，不泥載籍而深識治體，謂誅死

者於前，不若警生者於後，建明議論，斷斷然尊王賤伯，進君子去小人，內中國外夷狄，亦足以見胸中宗主，必欲撥亂反正，絕異政殊俗之私，而大一統之歸也。愚猶望閣下以堅定凝久之說，告之於君，言之於相，語之於百執事，以堅久主心思，以堅久立意向，以堅久期事功。無以不治事疑曹參，無以戰不利疑廉頗，無以面折廷爭疑元忠。色色要其終，事事待其定，然後人得以展布四體，而更化果可善治矣。夫棲神養性之劑，嘗迂徐和緩，能使人心志和平，氣體調適，精神舒暢，而不見其卓犖之功。況今兵欲強而愈疲，財欲豐而愈匱，民欲安而愈艱脆。任賢登儒，責效旦夕，不可必得，則心意轉而之他。此正存亡之秋，尤不可不察也。《字溪集》卷二。

代上謝司諫論時政書

方叔，瀆山先生。

天下可畏而不足畏者有形之變，不畏而深可畏者無形之憂。有形之變，其象顯，目手指視，孰不詳所備而周其防，故曰不足畏。無形之憂，其機伏，衆目之所不睹，衆慮之所不及，一旦竊發，智者不能爲之謀，勇者無所效其力，自非明燭物先，慮周意表，鮮有不臨事錯愕而失其指者。季氏知以顓臾爲憂，夫子之慮在蕭牆；晉人知以強楚爲懼，而文子之憂在君侈。聖賢明察事幾，每每如此。今日天下之所通患，人心之所怖畏者，強敵爾。吾君吾相，勤勞宵旰，以拯其圖回，近臣遠臣，廢忘寢食，以盡其籌略。智竭樗里，力殫烏獲。有如執事庚子論敵之奏，乙巳備禦之策，委曲切至，而近時

雲南大理之陳，計慮深遠，其所以周防顯然之變者，算無遺策矣。然而太子天下本，所以繫屬人心而負荷大器者也。聞建小學於中宮矣，未睹前星之有爛；聞選師儒而職教矣，未見羽翼之已成。社稷宗廟，付託尚虛；監國撫軍，委寄未決。必欲仁孝洋溢中國，施及蠻貊，此其時矣。而優游不斷，天下皇皇，此豈末節細故乎？君子小人進退，即陰陽消長之大機。陽過而亢，則陰之生也必壯；暑熾而炎，則寒之至也必烈。造化不能使兩間純於陽，天下不能使人人皆君子。元祐砭劑峻燥，異時一網打盡之禍，已伏於其中，顧當時諸公未之察耳。《大壯》四陽浸盛，聖人乃以壯于前趾爲憂。《夬》以五陽決一陰，《大易》深以壯于頄爲戒。蓋芟夷蕞崇，固古人無使滋蔓之成說；而迤邐消鑠，尤君子遠絕小人之要道。客邪已去，剛劑尚投，得無惴惴後憂乎？善諫者諫於無形，善慮者慮於未著。天下深望，閣下早陳而夙念之也。雖然，不以一己爲諫，而以天下爲諫者，諫之大。成周司諫之職，列於師保之後，宜急於繩愆糾謬矣。而今讀其書，則糾正萬民之外，一語不及於王。豈非德成行修，材滿天下，則輸忠貢直，不特一薛居州邪？閣下舉元祐諫官得薦引滯淹，是以材聚於朝而成久安之治，真得諫臣體也，敢爲天下賀。《字溪集》卷二。

與劉左史論時政書

應起，禮部侍郎。

天子以史爲友，雖萬乘之尊，未有不須友以成，而必以史氏爲之，豈非資其直諒多聞，忠告善

道，足以輔君仁而成聖德也歟？嘗觀古之史臣，於天子出入起居，前後左右，罔不在側，錄善紀過，記言書動，使人主戒謹恐懼，而中心以守至正，友直之益莫大焉。是非惟其公，好惡當於理，筆削足以信，一時簡冊足以垂萬世，人主愛重敬尚，而永惟至善之歸，友諒之益莫甚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足以通乎古。四方事書，侯國紀載，足以明乎今。道化識其升降，政治究其得失，風俗知其利害，人材辨其賢否，日爲天子誦言，而詔爵祿之宜，議賞賜之當，使四海之內，吏稱民安，政成俗美，多聞之益莫尚焉。至其從容講議，論思獻納，相與切切惇惇者，又不知其幾。然則史氏之責，亦既重且難矣。明公氣稟清明，天姿穎睿，幼悟夫子心法如麟編。惟其清故直，惟其明故諒，惟其穎睿故多聞，蓋有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於言意之表者，發爲文章，流出胸臆，踐履既久，日用皆《春秋》。天子敬愛，登畀史友，而日親近焉，將望明公相與切磋，而盡用《春秋》於當世也。其諸使明公博覽載籍而明法於方來乎？明公自升朝宁，犯顏撻鱗，盡友之直，端慤信愿，盡友之諒，大本要務，政疵民瘼，孜孜入告，盡友之多聞。而熟危言一奏，勤懇切至，尤忠告而善道，豁然開悟君心，而納之聖帝明王之域者。天下之士莫不景慕咨嗟，謂天子得友如此，太平之功跂足可俟。而熟危言之譽，方快於群心，怠危言之傳，又聞於道路。此某所以惕息憂懼，思一至明公之前而究言之也。夫臣子進言，不以聽之熟而有沮心，不以言之熟而有忌心。國家陰陰，如日將暮。沙混而瀾愈狂，谷昏而霧轉塞。有能大聲疾呼，爲天下回顛迷酣夢者，惟恐其震響之不續，一或沮而怠焉，則天下之事危矣。儲建國本，明公首發而屢言之，上大感悟矣。所以挽回天命人心之大計，膏屯尚需，滄

雷未震，章無嫌於十九上，危言不可以熟而怠也。君子小人之說，明公主持而力辨之，上意知聽從矣。律轉氣隨，明萌未剔，疏不嫌於數十萬言，危言不可以熟而怠也。秦羨門，漢方士，唐法善、果老之流，率皆虧盛治而損至德。今霓裳羽衣，聳搖中外，執簡奉法之事，可容已乎？章華銅雀，芳林露盤，無非長侈心而窮民力。今琳宮華靡，輿議沸騰，祈招之詩，可容嘿乎？天下弊事，絲縻綿爛，未可言縷。惟閔雨憂旱，非友紀之大講磨乎？《雲漢》八章，首以「何辜今之人」爲言，而繼之以「寧丁我躬」，「寧俾我遜」，則弭災當推實心，而不可事文爲之末。既曰「靡愛斯牲，圭璧既卒」，而繼之以「不殄禋祀」，「上下奠瘞」，則事天當用實禮，而不可崇釋老之虛。「寧莫我聽」，「則不我聞」，天意固難測矣，而「何求爲我，以戾庶正」，則畏天當先修實政，而不可狃祈禳之粗。此某所以望明公之進危言也。外患寢急，非友道之大論議乎？督府新建，軍心所歸，人望攸屬，國家賴以無恐。維揚除授，遽議其私。夫公與私固未可知，命將推轂，事無中制，所以專信任而責成功也。有人焉，安而召之，危而遣之，方用而遽疑之。大敵在前，心懷顧忌，豈社稷之利耶？蜀閬久任，毀譽交至，夫以全責人，豈能盡善。得不思敵勢颺忽，萬民離散之時，勞來安集，誰實使之？必欲議所短而棄所長，人人其自危矣。江陵故帥，鄰國愛之如父，吾國恃之爲輕重。善人之云亡，當虞殄瘁。論者反以是爲朝廷之福，何以勵功臣於三邊而慰忠魂於九京哉！此某所以望明公之進危言也。嗚呼！天下惟進危言爲尤難。古之忠臣激切，知無不言，言無不行者，天子必深信之，深愛之，深敬之，夫然後得以極情肆懷而無所忌。高帝之子房，太宗之魏徵是也。今天子於明公眷愛方切，而隆太史友內史友之

義，則可以危言者，惟明公一人。此某所以力爲是說，而拳拳有望也。雖然，夫子既以「忠告善道」語門人，而必以「不可則止」終之，非無意也。「忠告善道」者，盡爲友之義。「不可則止」者，全爲友之道。全爲友之道者，其說奈何？曰：不得其言則去，蜚蜚之於齊王之類是也。或難某曰：跡疏者戒於言深，位卑者戒於言高。子未登明公之堂，而所言如此，不幾深且僭乎？某應之曰：公坦易人也，樂聞忠愛之言。吾托公之蔭於枌榆，誦公之文於方冊，蓋有年矣，不當以疏遠自外。惻隱發於天真，聲以爲贊，惟明公察其非內交要譽而垂聽焉。《字溪集》卷二。

上蜀閫余樵隱論時政書

玠，義夫。

今日之用蜀，不難於靖乎外，而難於靖乎內；不難於一乎人，而難於一乎天。天者，非高高在上之謂，乃事物當然之理也。爲大公，爲至仁，根諸心，見諸事，措則正，施則行。惟在乎識見之明，持守之固，動靜作息，舉無非天，何人之不信而從，患之不弭而息哉！北定中原庸可緩，而七縱七擒之策所當先；蜀民鎮撫非所憂，而開誠布公之說所宜急。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大公四達，在在流行，非武侯用蜀之遠規成算乎。然武侯用全蜀，明公用殘蜀。用全蜀如信擊已降，武侯且以開誠布公得之。用殘蜀如獨拔勍敵，不以大公至正臨之，其可乎？今日藩籬破，堂奧空，敵情日險而日張。城築固矣，不無幹腹；生聚幾矣，不無闖蕩。孰不以爲大怖畏？而愚以爲蜀之憂不在於古蒙，而在於强

兵悍將，實意未孚，則肘腋腹心，倍費調停也。明公力扶全坤，可謂勤矣，而毀譽並興；功庇全吳，可謂勞矣，而是非交起。廷言雄烏，物論雌黃，此又人之所深慮。而愚以爲至不一者人，所至一者天，則日用常行，尤不可不於公與仁而加之意也。公者，存此心之理於事物未應之前，而使無一毫之或私；仁者，推此心之德於事物當應之日，而使無一物之不愛。好惡喜怒得其中，仁也，亦公之布也。賞罰予奪當其節，仁也，亦公之發也。用舍建置合其宜，仁也，亦公之推也。以是而撫軍，班資廩賜，輕重視功，必無賞輕之憂；誅暴禁亂，小大當罪，必無罰徇之怨。訓練精，號令明，威信立，而仁達乎軍旅矣。以是而恤民，賦斂徭役，得時之宜，勞來還定，惟日不足。壯者安其業，老者得其養，鰥寡孤獨廢疾舉得其所，而仁達于田里矣。尊爵厚祿，言聽計行，以盡用賢之仁；餼廩稱事，旌淑別慝，以盡使能之仁；搜逸舉遺，招來俊傑，以盡舉材之仁；窮理盡性，以達仁之奧；清心寡欲，以端仁之本。念念公則事事仁，純而體之，天而不人，一而不二。不累於事而能事天下之事，不役於物而能物天下之物，則可以位天地，可以贊化育。彼異己者，蓋將冥然天運而宵爾神化矣，顧何爲而不誠哉！然此皆明公所施設建置事也，「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某之贅也。《字溪集》卷二。

與文活庵論時政書

向侍明公在溧陽時，會論當今事勢，惟豁然大公者可以有爲。彼時似蒙稍是愚言。今之強兵，不過大公賞罰，從士卒之望以拔擢將帥；今之安民，不過大公政令，從萬民之欲以保恤生聚；今之用士，不過大公選拔，從名實之副以登進賢能。軍心服，民心安，士心奮，此孔明開誠布公之明效也，在用蜀者力行之耳。不瞻尊儀五載矣，寤寐色笑，愈遠愈切，當機鳴籟應，此事猶涉乎感。自觀我心，景慕之誠，無聲無臭，不可名狀。人謂某之敬信明公者，爵穹望高，爲朝廷所知，大闔所重耳。人以先生之拳拳于進某者，身有微官，學生叨末第耳。豈知公之心與某之心俱不爲是也。人生到真孚好合處，自然而然，非富貴貧賤、遠近疏數所能限隔。此世間真至第一義，惟公了然洞解，對癡人前說夢不得也。伏聞明公用包荒不遐之道，爲時搜才，學生、炎卯亦被拂拭，闔臺公車，得出望外，感至而驚。適學生在棘闈，不即貢狀申謝一忱，惶恐。知明公能利天下，而亦不言所利也。昔伊川先生謂韓持國言：「見人可舉，何須其求！」彼時太平，已有此語。今之世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而明公舉行古道，足以砥礪頹俗，抉開公正之路，功效不淺。但學生少年試吏，前賢謂之不幸。正此日夕提醒篤訓，俾效綿力，不致亡補素餐，以招造物譴咎，如是足矣。今一旦遭逢不世之遇，非常之恩，何修何飾，而得此耶？益當洗濯奮勵，致知力行，以求止於至善，而不爲闖茸之歸，

此所以爲報塞殊異之恩私者也。他非所知耳。今日所以活蜀上策，全在士大夫悔咎自新，同心戮力，而熟玩非常之變，巧愈甚，貪愈深，一如明公所言，可勝慨悵。然孟子有言，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去年鷸蚌之勢，諉責有辭。今事權出一，運掉如意，胡不發大號，施大令，革僞剗雕，戢貪礪頑，以慰中外望治之心。而今既數月，寥寥無聞，其差強人意，惟戊己建置數事而已。風俗樞紐，關係局勢，更新之初，誠能明示教條，勤戒謹勅，人非木石，誰不磨淬。若只包裹牢籠，務息怨謗，則棲苴枯稊，日益曠修，不待回風震薄，而先自顛拔矣。古人干旌謗木，森立治世。此爲何時，尤當恢廓招延，使巖棲穴隱，山囚瀨繫，芻蕘里巷，凡可以愈危疾而回急證者，雖苦口澀舌，戟喉釣吻，悉加聽受，采擇施行。其間公論輿言，錢神銅臭，糴載豐橐，不恤國事，闖冗翫愒者，汰其尤以礪頽薄，庶遺黎膏血不致百漏千滲，未必不轉弱爲強，易危爲安，此某所以望亟圖之也。且公之出處，固不無其他竊議。但君子所爲，衆人不識。夫子苟非大無道之國，莫不欲勉強扶持。逮夫兆足以行而不行，然後接淅命駕，至不稅冕。此時事體，不遽至是，惟公深察之也。某平頭七十，不曾與世做得一事。來日無多，猶喋喋妄言，誠願須臾無死，以觀小康之成耳。《字溪集》卷二。

與南疇王使君論時政書

排軍姚受毆其妻入水，律之以法，自服死刑。然其妻犯盜發覺，姚受不勝羞忿，正誼而毆之，以

致入水，亦可謂有羞惡之心，以軍法原之，不當抵以死罪。聞法司具上絞刑，法是矣，而情未也。昔吳起故殺妻求大將，史氏且錄功恕罪，蓋軍法與國法不同故也。姚受固非良善，但議法原情，當從忠厚。欲望明公特加原貸，從竄法施行，誠爲允當。《字溪集》卷二。

全宋文卷七四七九

陽 枋 三

與李和甫使君論時政書 一

竊思方今一路一州一縣，治少亂多，日整齟而日凋敝者，根原於上之人不能盡知人而官之，官不能盡知吏而任之。能知監司，則一路清，能知牧守，則一州治，能知縣宰，則一縣理。而監司、牧守、令宰又以知吏爲難。官無吏固無與任事，而不知吏亦所以敗事。吏無祿廩可資，無慶賞可慕，其日夕給口腹、肥妻孥者，率皆取之於民。而其所以得行其願欲者，莫非蒙蔽聾瞽，欺誑媚惑致之。而士大夫以藐然一心，當衆枉紛還之衝，縱有十分聰哲，未能盡燭。況驕惰懈弛，人欲勝而天理微者乎〔二〕。《字溪集》卷二。

〔二〕據《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陽公行狀》，此下尚有「當今大務，只以賢材類進爲急，須是在王所者無非薛居州，而布列有位，散之郡國，棧樸薪樵舉皆吉士，然後可以美新善治也已」一段。

與李和甫使君論時政書 二

竊思居今之世，在上者以知言爲難，在下者以進言爲難。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言固難知也。然貴賤分而意向異，進言亦未易也。士方未達時，碌碌亡奇，與稠人爲伍，往來郡邑，出入鄉遂，人莫畏憚而肆所欲言。閭里之誦說，四方之傳道，交遊識知，相與把臂促膝，共談當世，凡民情休戚，吏治善否，訟獄爭鬪，是非曲直，與夫府史胥徒，邪正善惡，咸得其實，胸次豁如也。一行作吏，此事大不然矣。前日之忠告，相與談議論辯者，緘默矣。閭里之誦說，四方之傳道，不接於耳。晝坐廳事，夜居邃室，郡邑鄉遂，不可得而出入往來，凡民情政治，爭鬪訟獄，府史胥徒，休戚利病，是非曲直，善惡能否，皆無自以得其實。雖孜孜求言，汲汲訪問，百虛而一真。至於閨門之內，堂陛之間，亦將伺候顏色，囁嚅委曲，而不以實告。其故何也？一者分位有間，恐致撓拂，招譴咎，而不敢言也；一者利害所關，恐構是非，召仇怨，而不肯言也；一者務爲掩蔽，欲倚權勢，竊威福，而不復言也。此三者，今世之大患，疣痼堅積，牢不可破。欲以言取人，以言決事，以言立政，以言責效，豈不難哉！然嘗求其說而得之，大抵君子之言主於義，小人之言主於利。君子之言公正明白，誠實洞達，言爲善，言積德，言循理守法，言長遠計，其偏爲鯁直激烈，古方執一，要皆歸於義而已。小人之言，私曲將順，柔佞機巧，欺誑覆護，言擊搏，言掊克，言違理越法，言一切計較，其甚則爲侮玩

陵僭，暴橫把握，要皆趨於利而已。哲人洞察，如見肺肝。間有效力似忠，輸款似信，隨意似順承，風旨似勤敏，任仇怨似了辦，伺意向似機警，勝煩縟似忍耐，不過僞爲足恭，可暫而不可久。上之人少有感焉，根脚輕掛，則圓機便捷，隨吾之忿懣好樂而肆其欲者，無所不至矣。伊尹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此辨君子小人之大法也。孔子曰〔一〕：「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此察君子小人之要機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去之。」莫非精思極慮，熟究詳觀，求以得夫君子小人之真，而爲去取之決。果能此道，天下事何往而不理哉！抑又有說，遠言易聽，邇言難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文公釋爲淺近之言，固切至矣。而至於便嬖使令，皂隸胥徒，其言尤邇，尤爲易惑，舜之好察，亦必致意於此矣。雖然，知言在養氣，苟存於中者，一息不由乎義理之正，則七情爲主，而心聽命焉。小人乘間襲之，其害有不可勝言矣！故曰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塞乎天地，則與天地相似矣，又豈止於知言而已哉！古今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不出乎是也，敢以爲獻。《字溪集》卷二。

〔一〕曰：原無，據《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陽公行狀》補。

與南疇王使君論時政書

謹禮

明公斂之心，散之事者，曰公曰仁而已。設施注措，念念公仁；賦斂徭役，事事公仁；獄訟刑罰，件件公仁。播政逾年，此心一致，是宜王氣順布，千里春融，有土稔金穰之祥，無木饑水毀之災矣。然自首夏以來，霖雨傷麥，彌月未已，雖天心未必非仁，而人事尤當加勉。竊謂賦斂致沴之本，除經常大計之外，有可寬者，乞止絕；力役致沴之端，除急切營繕之外，有可弛者，乞停罷；獄訟致沴之由，除大辟緊要之外，有所干連，乞疏放。災傷之處，宜加省視；艱厄之家，宜加優卹。深慮冤滯之召變，密察怨曠之傷和，去幾以通商，施禁以阜貨〔二〕，索鬼神以弭災殃。古人於水旱凶荒，皆禱于社稷山川之示，所謂「靡神不舉」，非若後世但索之紺宇琳宮而已也。夫誠者一心之德，萬事之本，天地鬼神之所以感格而祐助者也。至誠而不動者有矣，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字溪集》卷二。

〔二〕施禁：似當作「弛禁」。

與紹慶太守論時政書

照會本府地產，全仰麥粟二種，以養人民，以應軍食。自四月以來，霖雨傷麥，及五六分。其將欲登場，又連遭大澍，兩江泛溢異常，近岸之麥，漂蕩無有，山田未熟者，亦摧落朽壞，實是大段災傷。合下諸鄉體訪抄割災傷分數，申聞大司，乞賜照會。本府居民，僅如一閩，平日聊生已難。自去年及今年，連遭大水，而今歲尤甚，舍屋資用，漂蕩失所者甚衆。合行厚加賑卹，具遭水之家人口姓名，申大司使，看合於何等椿積倉分那撥賑救，庶幾細民不致流離逃散。水潦泛溢，敗稼傷民，不可諉曰天災流行，皆人事乖訛之所致也。雨剩爲災，由吏冗召釁。如某衰頹貪冒，尚茲蝗粟，非冗員而何？自前已僥倖考滿，不即引去，乃爾躡等權攝通判職事，冗而又冗。今天地鬼神，顯然示變，欲使明公知小人之非據，斥而去之，亦已昭灼可見。伏望即日收回事權，併歸使府管幹，某更不與聞，庶幾可以少弭災變，民得其安。伏乞台察。《字溪集》卷二。

與趙大寧書 一

三綱者人之大經，五常者人之大倫，職教化者所當明，而司政刑者所當齊一也。竊聞大寧之俗，

父子或至於相夷，夫婦乃幾於無別，手足乖棠棣之思，朋友昧伐木之義，此豈末節細故？恐一切籠垢韜瑕，置而不問，則風俗狃於淫僻，謂在位終不我責也，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乞明加曉諭，凡從前不孝不友，不恭不義，不順不忠不信者，自今一切改悔懲創，洗滌自新，如或長惡不悛，怙終觸憲，官有常刑，決無輕貸。郡置僉舍，所以貳州長而盡公議也。貳事者或不以公爲心，則長正不得已而至於總其權，此救弊一說也。然天下之事端無窮，己之智力有限，逮應接之久也，事緒日以繁積，而智力因之靡敝，則隳廢之患生。而總權之中，又不可不通其變也。近者郡事無大小，一歸於明公之聽斷，宿弊頓革，人稱神明。然貳事惟即吏之成案，謹署紙尾，無復可否，則恐情意或隱於裁決之餘，利害時伏於意料之表，則又不無可慮者在。莫若事關機密，所當斷者，決之自己。其或事屬遲疑，貴在商確者，仍付議舍審訂上呈，而太守明別是非，斷以己志而施行之。庶幾允合公議，而無乖決之失。《字溪集》卷二。

與趙大寧書 二

官置吏固所以舉事，而官任吏亦所以敗事。何則？官以愛民爲職，吏以害民爲心；官以辦事爲念，吏以廢事爲常；官以省事爲貴，吏以生事爲喜，每相反也。自明公下車，恤民馭吏，懽聲若雷，可謂得爲政之要領矣。夫下民詞訴，一就案責，本以收侵貳之權，然吏案既專責民詞，則權雖不移於

官，而復移於吏。彼其饕餮心胸，谿壑肝膽，得厚者公其私，予輕者曲其直，親故者出，仇怨者入，求不滿欲則淹延抑遏，不爲申理，而民始受其弊矣。莫若凡遇民詞，其或片言可折，加霹靂手立決之。其合與追會者，著令僉舍，即與當階取責，及時呈押，太守詳酌是非可否，速爲施行。庶幾民詞不爲舞文弄法者所困，而僉舍亦免徇私操弄之弊。民不樂與官爲市，此當世之通患。夫民所不喜市于官者，官不償直不得其平也。非官之償直不得其平，吏之因緣除尅，不勝其弊也。公爰自下車，凡買民一物，酌時酬直，允極公平，固非其它損下益上者比。然出納之吏，占吝猶昔，或公支而私除，或予初而靳終，或零取碎償以淹其期，或掛欠對逋以欺其久。只如比者，藥物支緡，先有二千除尅加之，主者遞相贏掠，是致以下貨而敷高直。官司但知責其不堪，不知其弊端有由也。又日來上供銀色，官價固已酌平，支予未必盡實。況後數目出入，不無夤緣。乞自今官買民物，悉宜公平，令民自操量度權衡，并及时對面支直，庶吏欺無所肆。《字溪集》卷二。

與趙大寧書 三

發姦摘伏，貴于如神，斷制予決，不可使便僻側媚竊聞而得知之也。近者兇渠逮獄，人人側耳。明公以惡未貫盈，法從忠恕，固理之所當然。而脫桎梏者，宣言以貨免，浮議徵籍，雖言無根稽，不足信諒，然亦恐屬垣之耳，或聆君子忠厚之言，假公以行私，是未可知也。但望明公今後默審曲直，

斷決在心，案牘一成，劃然裁剖，如掣雷流形，迅雷逸發，人人不及掩耳，又安得議其是非邪？《字溪集》卷二。

與趙大寧書 四

下之所以奉上，吏之所以給公，不侵諸官，必取諸民，未有毀其家、傾其私而用之者也。比者商稅虧額，戒戢務吏，明公非不知時有衰旺則課有盈縮，遂不過防，小人乘時衰謝，因以肆欺，故曲矜之爾。聞胥曹不體盛意，遽至厚於有求。夫專闡津司，目前取給，無非仰之商旅。一旦或有重費，安得不避名匿貨。否則重作橫斂，以償其所用。是欲責課之豐，而愈見其虧也。欲乞自今課頗虧〔一〕，只牒務取責具析，如灼見果有欺弊，即加斷治，庶免以私害公之弊。《字溪集》卷二。

〔一〕課頗：似當作「課額」。

答御史李樓山書

竊聞廟堂急務，在恢故疆，謁陵寢。愚以爲當今所急者，生聚教訓，以厚根本。士大夫積習漸

染，私慾成風，三十年矣。在位者剛惡之與柔惡，均爲害民。如欲天下平治，在乎守令得人，而擇守令在乎監司得人。蓋守令者養民之本，致治之基，監司則又守令之表也。本根既固，則精神折衝，何往而不濟！《字溪集》卷二。

答門人王復孫教授書 一

所諭役役考文應用，空度日子，不曾靠實看得疑難。回思沱江有進，而今則退，足以見賢友力行求至，朝夕思念憂勤之功。某披緘詳玩，見得賢友尚未到至理地頭。夫沱江講求是知，今時居官是行，天下萬事萬物，只是一箇道理。如考文應用，無不是道，無不是學。賢友既司教職，便是擔當此事，不是分外了。朝廷立教官以養育人才，是他合下不以德行舉人，而以文章進，奈何他不得。教官只得承天子之命，盡心考察，使無負其職，便是道，便是學。況舉子時文，亦是發明義理。若他胸中見理不明，筆下便不是當。只是他說得而行不得，亦奈之何。有司觀其是非，亦可以知我之是非，互相長益，便是學矣，非必一一讀書誦詩然後爲學也。吾人事事如此玩心，將來湊合通貫，見得萬事俱不是分外，而泛應曲當，皆得其宜，便是一以貫之，小大快活矣，於退何有。如應用之說，亦著至誠盡心，依道理做，方寸無慊足矣，何必以爲煩乎。若一件厭其煩，只揀好的做，學便於此欠，道便於此缺，方寸便不快活，便不與天地相似。今人多是如此，所以少到地頭。某向看伊川先生欲救大學之

弊，改試爲課，專修德行，而不尚舉業，因激成紛紛。蓋先生合下便要人做聖賢事業，自是用心好，然此顏、閔以上人方做得。今才無激勸，便只懶殘，如何廢得他舉業。當今只好於舉業之外，別立德行一科，精擇而優任，使尚文辭者漸漸消化，則已日乃孚而元亨利貞矣。某曩嘗與文雲山言之於明新堂長之時，文以有拘不能行，亦甚惜之。所謂靠實看疑難，未知所疑所難者何事？此兩字有在詩書上見底，有於行事處逢著底，然後皆有箇道理以通之，則何疑而何難。且知險知阻是難，易簡便是他道理。張弧載鬼是疑，後說遇雨便是他道理。行事則於日用間，事親從兄，事長使下，待人接物，一一皆以此理酬酢，何憂空度日月而不進乎。天之所以爲道，只以一理溥萬物而無心，聖人亦然。夫事物在天地間，亘古及今，擾擾紛紛，無窮無盡，我只當以他當然之理應副他去，莫使此心隨之而靡。道如此，某只見得如此。若曰天運神化，此聖人力量，有事而勿正可也。《字溪集》卷三。

答門人王復孫教授書 二

來書備言應酬轆轤，隨事酌理，此元是學。天下事有正變好惡醇疵之異，只看把我所見所能，隨分應對，不容揀好的而廢不好的也。且如此埋頭排遣，却莫忘了我良心善性并學的大義理，自然不錯路頭。稍暇則又將此心專一靠在聖賢謨訓上，必有大長進矣。誼儒侄書寫平日《易》說，附以己見，來求正。某今載心力亦衰而目昏，勉強隨其所寫解釋去。中間煞著思量，但文字來往，終不及對面說

一過爲灑落，兩有所拘，只得如此。《字溪集》卷三。

答門人王復孫教授書 三

方今好學如君幾人，中心惓惓，神爽飛越，有非修阻所能間者。外間有議某與君坐迂滯不峭厲卓絕者，姑亦從之。來書尚思沱江朝夕相於此事，此亦將迎一端，不必恁地計較。某每讀杜工部、黃山谷二先生詩，如言「時序百年心」及「老色日上面，懷情日去心」，嘆其立志不明，感傷嗟戚，難以入道。夫子言：「寒往暑來而歲成，日往月來而明生，天下何思何慮。」聖人喫緊教人如此。如今學者不必思前慮後，只恁眼前對副，令與道合，便是了當。將湊鬪成就，便見一以貫之，往古來今，同一軌轍。吾友識見高明，所以及此。《字溪集》卷三。

與黃循齋書

天地陰陽，有體有用。若只順行，都做一般左轉，有何作用。須是乾左轉，坤右運，方只會交，方只會變，方只會生成萬物萬事萬化。男女一乾坤也，人身血氣榮衛脉絡一乾坤也，觀諸身則知乾坤矣。且以躔度言之，隨天左轉者常星也，逆天右運者五緯也。若五緯亦隨常星左轉，則決不會有變動。

災祥吉凶，造化亦可推測矣。又如《禮經》，君與夫人交獻，壘尊在阼，犧尊在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便是陽順行、陰逆行之義。《字溪集》卷三。

與宋東山書

近又有雙峰《五行先後次序圖說》，某亦見其不必如此。此公學問粹明，不知如何亦然。惟辨證江西擬議周、程之說爲得之。自《太極圖》後，今時煞有圖象出了，不知叔季乃有許多龍馬龜文，只是不曾見其有包義、神禹、周文者出，不知是如何。《字溪集》卷三。

答宋東山書

所諭自壬至丙，方覺無所謂頃刻絲忽之愧，此則尊友信道之深，行道之果，欲罷不能，而至如此。敬嘆敬嘆。至於步月林下，心無一事，想象道體，恍然若遊太虛，不勝其樂，便是曾點暮春舞雩詠歸氣象。然道體不可想象，更在實見得分明，實見得至到，則太虛便是自己心胸，何止恍然若遊而已哉。當時曾點見得了，行不至，所以先賢言其已見大意。吾壽卿既到此地步，豈不能入其域耶？林下步月，最好驗夜氣，世人於此時，都只酣睡，全不惺惺。壽卿如此自得，誠所忻誦。但恐只見得靜

中靜，更須識靜中動，又須認得動中靜，則晝夜通衢，無非林下之月，而林下步月，亦無非紅衢紫陌之所在矣。曾記向有數句云：「若人大智慧，耿耿籠中燈。若人大福德，飄飄海上漚。若人大方便，一一空中雨。」此雖釋氏語，亦如知、仁、勇三者不相離，著於一偏，便不明備。今私及之。吾友謂與天地相似，此是說大《易》之道，唯聖人方了得。今云「頓然見得，與之相似」，恐只是胸懷灑落，蕭然豁然，不勝其樂，若如此則不與之相似。如「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事事物物，無一件不相合，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方是與之相似。是甚麼樣大，某則誠所不敢也。昔上蔡見二程，說天下何思何慮，程子與言：「固是有此道理，賢友却道得大早。」後來上蔡云：「被此一句壞了二十年。」吾友莫只是容易看過否？《字溪集》卷三。

與蘇坤珍書

四書既能熟復，則亦必有不知手舞足蹈處矣。始入頭在循行數墨，記念成誦，其中在精思潛玩，觸類而長，務令見得先賢解說之外無限好的意思，浩蕩充周。而於日用常行，念念持守，步步踏實，自知俗人所同欲競趨共走者，漸漸毫毛之輕，而吾身稍稍見聖賢地步。但只見得明便，猛勇著脚，更勿回顧，左覲右盼，世間旁蹊曲徑，儘有悅人境界。只是市井之道，非我行坐歇泊處，纔目動心移，景象隨變，恍然莫知所從，則進修之功，終不濟事。所言《詩傳》固佳，不知孫表所得者何事，大率

正變萬殊，只情性二字。而《風》賦比興，《雅》、《頌》各隨時隨事，或可直陳，或當譎諫，皆流行一正理而已。「無邪」，不只是作詩者思無邪，而誦詩者亦當思無邪方得。不然，詩是古人言志底，何益哉。所謂不能無疑且闕之，看來看去，疑者終亦不疑矣。只須取其爲我用者，深玩潛體，其餘錯誤差舛，不必深較，徒費工夫，虛度時日。大闢之招，已辭之矣。某歲晚健忘，豈升堂白衆時乎？到只是此道要致知力行而已。《字溪集》卷三。

與袁峽州書

承問某有何著述，庸謬衰頹，安敢妄有議論。又見今時圖像解說，自爲一家者甚多，深懼斯道漸有薄蝕湮晦之患，所以對人緘默，不樂騰口。近來李侯求說《易》，此書潔淨精微，如何著語。竊聞判府於軒冕一邊，不甚作意，非真有所得，何以至此？但著武已高，與皓首青衫者不同。聖賢仕止久速，亦惟其可。若當進而退，恐未盡善。但能富貴而志山林，隨事酬酢，與世間扶植正理，不致蠱壞，儘有濟益。最一件緊要是汲引後學，養育人材。嘗見南軒在荆湘與文公書，多是說學校及人材可進可望，先賢用心如此。峽郡人物，豈無可與語道者，第某未得而知之矣。《字溪集》卷三。

與趙明遠書

人生世間，光景無多，而汨沒利名，蔽囿纏縛。自少至老，只在大黑暗中，啾啾雜雜，未嘗見一點光明。所謂醉生夢死，意何爲耶？縱做到師相，無伊、傅、周、召之功勳，瞑目之日，與草木俱腐，有誰稱道。爵祿貴顯，既不關己，而方寸義理不明，則有大可憂者在此。某日夜兢惕惴懼，不以底事累其中者也。今時士大夫，同我則喜，異己則愠，諛順者易合而固，忠告者難入而疏。此君子常在野，小人常在位，士大夫全名高節者少而玷缺疵瑕者多也。《字溪集》卷三。

與族孫恪書

收書熟讀，無非切己，實見得義利公私之判。但其間限界，欠倒斷割截。所謂十二時中無違道傷義之事，頗覺大快。如曾子「吾日三省」，亦須自覺有克不盡處，深自省察。學者當於念慮一萌之初，剪絕私意，只令向中正一脉裏行。莫待到事上方覺，便是悔亡意思。至於事上恤民，難可兼盡。前書正說今時勢要一事，亦費講明。但人生天地間，須要爲民物作主持。既已彈冠筮仕，如何不事長，如何便不仕得。夫子歷聘諸侯，孟子轍環天下，便是板樣。只是善觀會通，以行典禮，仕止久速，止於

至善。如諾陽貨之仕，之三子之告，驂靈公之乘，見南子之禮，皆是事長之法。至謂甯武之愚不可及，蓋嘉其仕於衛亂間關之際，能委曲周旋而不失其爲臣之正。今時長官，未必至於大無道，不過催科聚斂，開利源，重征役，損下益上，此等要在平時忠告善道，使心志相孚。或有委折宛轉曲言利害，然後斟酌而行。又須善諭小民，使知所行之事，大非得已，若汝不從，恐別有不恤之人，務行一切，必重受害。人非木石，寧不感動？由是中行告公，便是寬得一分處也。荆公行新法，明道至誠懇勸，願公勿做不順人心底事。荆公曰：「感賢友誠意。」使明道久於世，新法必可諫止。惜乎諸公攻激太甚，遂使荆公一切執拗，貽禍當世。《易》中「酌損之」、「納約自牖」兩句，誠萬世事長恤民之要法，要在熟玩而力行之也。乃爲之箴曰：人秉良心，萬里包括。心有動靜，該貫事物。方其靜時，虛靈湛寂。公私界限，精明別白。應感而動，理慾萌蘖。同行異情，遂判得失。以靜制動，何事非得。動而忘靜，爲事物役。求則得之，罔間食息。放不知求，蔽固沒溺。愚智聖狂，相去絲忽。危哉微哉，聖言不易。致知力行，兢兢朝夕。《字溪集》卷三。

答伯強姪孫恪書

領惠書，知用志之專、燭理之明而力行之篤。天下道理，誠能如此下功夫求之，不憂不到聖處。所謂悟前言之太易，便是喚醒了，便是上蔡說天下何思何慮，被程先生一言，覺二十年用力錯底意。

思。今世人日日在易道中，只是泯泯紛紛，醉生夢死。有覺悟之時，只乍見孺子入井，轉首便都是內交要譽一串出來。所以夫子言：「君子之道鮮矣。」所言「公私義利，有如黑白，全要用心剛見善明」，此誠要領，但亦要有委曲和會處。而治家治國，便有難直情徑行處。蓋家親而天下疏，家難而天下易。帝降二女，而能嬪于虞舜，必有至善盡美底道理。所以周子言：「大哉舜也，茲其試矣。」納約酌損，不只恤民事長用得，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有這樣處。其務學喚醒，則姪孫今時已入此境，何愧之有，更在力行。吾已見姪孫欲罷不能之方寸，見於出言著筆間矣。如有立卓，窮神知化，寧無望乎？《字溪集》卷三。

與文活菴書

所論人事衮衮，本心期望者安在。某謂世間人事，如水流不盈，物生不息。春秋冬夏，晝夜時刻，去者混混，來者紛紛，無窮無已。只是紛綸轆轤之中，此心常靜可矣，此聖人能事事物物者也。向日明公曾說定而後能靜，誠是喫緊。學者於萬事皆會說，止如隔烟霧，如隔窗紗，所以閃爍不定，更如何會靜。心既不靜，萬境變遷，七情馳逐，相與塵靡纏縛。有困而悔、悔而覺者，有乍覺而造爲所引去者，有終身蒙昧、全然不醒者。某嘗思世之人，所貴所重，所貪所求，不過富貴功名，膏粱聲色，文繡田宅金寶而已。夫盈天地之間惟萬物，此天地富有之大業也，而天地曾不之有。人與天地相

似，而乃欲有天地所不有。而其間得所願欲，又不過天地富有中之毫釐絲忽耳，亦何足以爲貴重哉。惟天地不有其有，故無所不有。人欲有其有，故終有所不能有。人心本可以包羅天地，而乃爲天地之所包羅。人本爲萬物之靈，而乃自爲萬物之一物，斯亦可哀也已。今之馳騁角逐於利名富貴之場者，便如春華韶麗，紛敷錦繡，爛漫鶯花，八方輪蹄，大地軒蓋，艷羅綺，沸笙歌，紅衢紫陌，懽娛游燕，鬪妍媸，角高下，較優劣，稱意者矜誇，不如意者羞沮。飫寢酣夢，自道日日如此，一旦風雨作惡，紅落成徑，綠暗漲天，人跡沉沉，園林寂寂，益傷感而增悲戚耳。達人大觀，便無此事。公久到地位，幸以向上一層指教之。某向聞公言：「大丈夫須要淫坊酒肆皆去得。」此却是說成就了地步。某謂方得其門而入，便隨波逐流，恐又是天津橋上看弄獼猴也。且欲恁地斬絕，待撲殺了四強賊，却洞開門戶如何？向來沈晦見和靖，問「子見南子」，尹云：「不得不見。」沈曰：「先生敢見否？」曰「不敢」。問何故，曰：「只爲某未到磨而不磷、涅而不淄處。」某深佩斯言，以爲學生當隨分量漸進。然《易》中如「閑邪存誠」、「成性存存」，雖地位中人，亦須要無時不謹也。長學生忝薦，無非鄉之大老，道德文章，薰陶漸染所致。第此事易以驕人，趨造函丈，望矻訂愚頑，令立深雪坐春風。小小學生，蒙賜瑤翰訓誨，期望如此，何以諭其感耶？所謂根本於一廉，推行於一勇，此二字未易承當。更當反求其實，勉而上之，求以仰副盛心。至於心誠以求之，才力以充之，始始終終敬以將之之訓，此又小子狂簡終身行之者也。《字溪集》卷三。

全宋文卷七四八〇

陽 枋 四

與黃循齋書

喜聞九重眷遇日隆一日，何天之衢，方將坦夷四達。惟至理融明，定力凝固，超然大觀，一毫無以動其心。爵祿可尚也，而不可貪也。富貴可有也，而不可懷也。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不容忘情也，而不可得我而爲之也。稱美之言，譽德之辭，可聞也，而不可好也。賢能者舉之用之，委之任之，不必待其有求於我也。愚不肖者遠之黜之絕之，不必謂其異於我也。異我而是，舍己從之可也。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無必行必止可也。可進則進，可退則退，無必進必退可也。萬事紛糾，而一念真正之不移；萬慮交集，而一心正固之不易。人慾至此消矣，天理至此安矣，學力至此定矣。君子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所以處大過者也。雙端之貽，明公贈以財；尺紙之敬，鄙人復以言。《字溪集》卷三。

與宋東山書

尊友鄉約講說，極有功於後學。然這般處極淡極深，極難卒解。要他立脚入頭，須是他憤悻自來求益方好。如強與之，彼亦輕視褻置，不以爲貴。聞蒲漕使招來甚佳，古人抱道守素，必待其求，必待其問，然後以序語之。彼未虛心，徒然爲說，便幾失言，而迂腐鄙執之名，往往由是而起，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後輩明敏聰慧者甚不少，只是著意時文，獵獵誦聖賢紙上語，才講得些便道已曉了，殊不肯潛心研究，所以退省其私，不曾行得一句一字。原其所以，都是舉世利名，相靡相尚，師友講磨，父兄教詔，妻子期望，朋友里間稱譽贊歎不出乎是，引得人心飛揚馳逐，無一息停，如何肯信性分中至德至道，是乾父坤母分付來底。他既不肯順從父母之命，却要在天地間立身，只道父母寬慈，都不管共爲子職的一分，不知將來做甚折合。此某日夜浩嘆，無可如何，而汲汲自照己身，恐有人亦如此爲某浩嘆也。承知科舉文久不作，且不覷，有以見求道甚切、味道甚深、欲罷不能氣象。夫功名利祿，直身外事。有道者視不義之得真如浮雲，但古人不能忘情者，只欲得君得位，施其所學而已。某每拜書，尚以此相勉者，只欲尊友得時而進，上慰壽母之心，下副蒼生之望耳，非謂兄貪於此而從爲諛說也。所謂好獵之心，又似不同。好獵是荒怠私欲，科名本是正。上蔡只不合說《禮記》利鄉舉，所以程子言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病痛在利字上，非責其應舉也。《字溪集》卷三。

與東山宋壽卿書

唐虞成周九德三物之教，却是上之人尊尚此以教人，故人人自幼至長，安其所習，德行修而人材盛。至夫子時則難矣，春秋方趨向功利，夫子專尚道德。速肖七十，真可謂狂瀾之屹然者，而顏子獨稱好學，則顏子豈特七十二子之學哉，志學聖人而已。惟志學聖人，所以只在心性上理會，於人心惟危，全然斬絕了。擇乎中庸一善，則拳拳服膺，亦不止於怒過二字。夫子舉此以答哀公，亦必有意。以某觀之，喜、怒、哀、懼、愛、惡、欲雖均爲七情，而末後三字最重濁，爲人心深累。若欲變化氣質，當先從事於此次第。當初顏子此處已輕，却只在怒與過上作功夫，便是曾子三省。夫克己當從性天倫理處克將去，人各有所偏，須自點檢，不容執一論也。後世只是學問文辭太勝，義理全無。董生能識之，而時不見用，所以功效不著。這處亦有些天意在。本朝碩儒輩出，亦是聚奎之氣使之。斯道之傳，自濂溪始，至文公而極。然其始也，可以扶持治世，其極也，又徒載之空言，尤可慨歎。台翰尾間「一前言，一往行，須將身體認實踐」，極是緊要，不知後來有聞而踴躍者否？若夫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說，時止如此，須要真到這地位，是甚次第。貢禹毀廟說，漢儒議多叢雜難攷證，只須用文公《中庸》，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章句》、《或問》解說一段，極是分曉，諸家都不及此之精明也。尊友合下元剛果，只客氣稍勝。今既善自變化，便是橫渠、上蔡輩地位。更沉潛涵養，又有勝於

此者。二三友用功悠悠，往往只是名利之習未盡。夫子言我未見力不足者，蓋爲仁由己心一專主便是。但只恐理欲交戰，不真信得道理過，則不免夷猶歲月。後輩則十分向時文一邊，自是難說，然恐亦有自然解悟者出也。《字溪集》卷三。

與文活庵書

學生領教帖，賢回與點之意，備見于辭，訓誨期望，與師父教詔何異。後生晚輩幸遇如此，當拳服膺，欲罷不能，爲遠大計，豈容輕效世俗，喜於進取，而不思天地間聖賢事業哉！蒙賜以神丹，感甚幸甚。嘗聞人有內丹，方服外丹，謂水火相濟耳。某獨居靜心，不爲不久。然血氣早衰，已在中歲。今稍窺見聖賢門戶，未有進入，而筋骸四體，若不相隨。故時需此以祛疾，冀少假之年，終聞至道，非敢有意煉氣希真之事也。昔伊川嘗合藥與人，有時自笑曰：「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箇事。」亦與先生今日之意相類。《字溪集》卷三。

與袁泰之書

惟潛心進學，必已得其門而入矣。本經自不容不精究，但勿止求爲科舉之學。《周官》乃姬公治

國平天下之法制，然皆正心誠意中一理流出，須於文辭義理向上體認聖人之心，見得莫非天理流行。異時此身得君行道，便舉而推行，便是周公事業。若其不見用，則亦可施之於治家治身。家與國元只一理，只規模有大小，若能使貫徹，多少快活。今人讀了，專用諸時文，身與經自爲兩途，有何濟益。如《論》、《孟》都是說心法、治法，《大學》、《中庸》皆然。《詩》是心之吟詠，《書》是心之典則軌範，《春秋》是斷案，《易》是包括總統心性之書，改頭換面，都只一理。人能於《周官》制度認得治心修身之學，煞是進了。鄭解儘好看，只尚有時復出於一己意見，非聖人豁然大公處。其論荆公之失，則皆得之。井畫一事亦難考，大抵當時只說王畿一處可經理，如秦川似亦可行，其他土地不齊，恐未可一一經界，只如仙郡，如何用此法？只周公作經，不容不如此立法，當以意通之，難爲執着也。某所居之對，舟車民廬，闐然成市，雖掩門橫編，耳根啾匝。因思青城山後有隱者，三十餘年，人莫知所在。或爲樵者見之，歸語衆，共往，則巖間留句云：「數株松柏涼無限，一沼芰荷清有餘。若被旁人相問詢，老翁今日又遷居。」有似自家意思，而某則不願學此也。《字溪集》卷三。

與黎世英書

伏惟山間靜適，西疇南畝之餘，澗禽幽吟，野芳散馨，開軒展卷，真樂融與，足以極天潛地，洞悟萬物之理，而與聖賢豁然大公之心契合參會。此賢友之所得，而某亦以是期望欣幸於賢友者也。時

文之學，不過一年可成。每見吾友衮衮俗事，不得相與審訂商確。今欲出而又阻，算來此事何日可了。天地間紛綸雜揉，日復一日，只要心不累著，接物而不爲物所物，應事而不爲事所事，如斯而已。大綱是自修進學，會至理於心而著之於用，功名之念未去，則以餘力習文章，此亦游於藝之遺意。富貴在天，窮通有命，只看信得過與信不過耳。勉之勉之。《字溪集》卷三。

與子姪言浩氣章

養氣一說，觀程子「浩氣」一章，是見得《孟子》十分透徹，知其爲坤學，故以直方大配之。看其兄弟與門弟子講論於此，十分精明，而屢言之。文公只爲上有「縮」字，故云以直養氣。然自反而縮，只是自然當理之直，恐非以縮養氣。大、剛、直三字，似是浩氣本體。且看《坤》「六二」直方大，便見得此是三德：大是對小而言，剛是對柔而言，直是對曲而言。其不言至直而言以直，則伊川嘗云：「如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語勢當如此。」文公云「直」字連上句，則「直」字似贅，似言直與剛只一般，既言剛則不必言直。以某觀之，夫子言好剛不好學，好直不好學，則剛自剛，直自直，別是兩事，不相重複。雖「縮」字是直，然縮亦是義理，自然恐非所以養氣。氣本直矣，若更將一箇直來養他，則直自外而氣本曲矣，安得剛、大？又以直養，却似告子義外之意。且孟子只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則善養只是涵養、培養、存養，如下文「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

勿助長」便是，如揠苗助長，便不善養耳。若以「直」字連下句，則是氣本曲，必須以直養而後始浩然，恐非浩然本體。且文公云：「蓋有甚不得已，而當時亦不以爲十分端的，只爲連箇『縮』字。」後來文公於「盡心」章論游氏之失，有曰：「至大至剛以直，是孟子論氣之本體。」則又以「直」字連上句，所以某見得如伊川說方穩。《字溪集》卷三。

與黃循齋書

明公春秋雖未高，而疾病疣痼，與衰頹等。經營四方，全藉膂力，坐困弱質，豈勝豐扛。如真誠懇切言之，九重聖明，必深加眷顧矣。然後窮理盡性，怡神養氣，斟酌饗殮，以時調燮，必可破拘攣而引遐齡也。某籠鶴喜脫，而氣血就衰，無日無疾。子舍漫勸加殮，豈容強嗜。疏食菜羹，隨量易足，惟耽羨義理無窮，精思熟玩，愈知其好，於坐作語默，動容周旋，必欲求止於至善，而嘗不免過與不及之偏。老將至矣，爲學如此，令人長慨數十年前用心之差而虛度歲月也。竊惟今時圓冠方履，極情致思於科舉之學，而自己性分，絕不加意，所以文物盛而人材稀，治道日衰，時事愈促。此時正宜講明學術，德行爲先，而所急者不在時文，當刊别人心之蠹，引之於聖賢逕庭。於夫人動容周旋，心思好尚，察其受病之處，痛下針砭，俾或有用。不然，春花秋妍，娛情悅目，弄倒世界，正坐于此。《字溪集》卷三。

與教授王復孫書

世間聰明俊拔，非無顏、閔之德性，游、夏之文學，亦嘗備歷險阻艱難，造次顛沛，至於擢科筮仕，浸溺於名利物慾之場，道機變爲趨時，以圓轉爲了事，矮窗殘燼，生柴菜根，如隔幾塵。而讀書守故步者，便爲義尊禹鑿，道之不明不行可知。而賢友書言問學之不進，言言嘆事業之不修，豈特寥寥之晨星哉！道與事不相離，動容周旋，逐處便是。只有精粗顯微大小之間，隨遇而中，將來必會萬有於一元，合散殊而無間者。某衰晚無似，欲盡日掩關靜觀我生，泝源徂流，而柳絮欲停風不住。又復一笑而起，四顧無可與言，則亦聊復爾爾。《字溪集》卷三。

與前人書

君子以一身應天下之萬務，至中而止，由敬而入。中者天理之當然，敬則持守此心，流行乎一中之耳。性中仁義禮智，發爲孝悌忠信，百行萬善，莫不皆有當然之則，所謂在中也。賢智過之，愚不肖不及焉，中祇在也。其運用酬酢，動容周旋，嘗難於得其中者，不知持敬而已。敬也者，莊肅謹恪，耳目手足，心思念慮，無一輕苟焉，斯有以見夫所謂中。日由之、行之、至之、終之，其始若拘

牽鈍滯，矯激迂疏，及其涉歷之久，應接之多，持守之固，自然物來能名，事至能應，毫釐絲忽，動與中會，而不容爲言，亦可謂小成也已矣。夫道不離乎事，事不離乎中，中不離乎心，停停當當，渾然自然，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古今無二道，聖賢無二學，愚不能過爲之說也。醉獨醒，濁獨清，大黑暗中一點明，敬以此爲希尹喜。智慧籠中燈，福德海上鷗，方便空中雨，謹借此以爲希尹勉。希尹，鄉之善士也，登戊午科，同避地于白水，相與講求聖賢之道，朝夕不置，力行而篤信。今將趨闕調官，歲月久則講明疏，求言已助。予斯之未信，何敢以告人，輒書已見爲謝。涔蹄野馬，無益高深，姑致所愛敬焉。《字溪集》卷三。

與族孫恪書

屢蒙言收放心之說，足以見自覺己私爲累，欲克去之，而力行求至如此。予向從性善遊，誨以讀程氏及洛中諸賢性理之學，及朱文公提撕惺惺之說。繼從蓮蕩學《易》，誨以只於日用常行求之。由是見得功名富貴，誠身外事，惟性中天理是靠實合從事處。其初甚覺走作間斷，有時不知不覺又入他處去，元是心中私意未盡所致。覺得入此學須以思無邪爲先，然後繼之以毋不敬的功夫。蓋心應萬事，天下無一件不是自家當爲的，只喜、怒、哀、懼、愛、惡、欲易以移人，須要見得此七件如何是正，如何是邪，如何是酌中的道理，覷得分曉，方可主一無適。每事做教徹頭徹尾，才思量不到，便

差錯行去不好處了。最關係利害處，是一己一家親舊所識窮乏勢要，不可斷絕，極要照顧，令合於中。才無情便是木石死灰。才有情亦易走竄去不好處。所以聖人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惟危」處是要審思精一，「允執」是要主一無適而力行。孟子「存心」，存此者也，「求其放心」，求此者也。此事言時只是如此，惟體認踐履，須十分下功夫，初學非十年不見效。如賢姪孫，亦須五六年方有所得。待到更事多，致知久，力行熟，自然見鳶飛魚躍，戾天躍淵，聖人順萬事而無心，天地溥萬物而無情的境界，然後可以曉會同歸，殊途一致。「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聖人之言，是實見得而筆之於書，不我誣矣。夫子「予欲無言」，又是極底一層。無爲而無不爲，無至而無不至，到此處廣大汗漫，非片言尺牘所能通。要是彼此相近，同坐同行，於出處語默，日用常行，應事接物，隨處講明，然後兩有長進。今某塊坐一方，杜門養疴，而賢姪孫宦海萍浮，千里相望，謂之何哉？賢姪孫能人十已百，人百已千，必有自得。便中見示，以慰老懷。《字溪集》卷三。

語門人王三應書

南方之強，以柔勝剛；北方之強，以勇馭勇。南方失之不及，北方失之太過，皆非中也。不流不倚者，當不偏于南，亦不偏於北。矯如當矯揉之矯，過與不及當矯之，使歸於中也。又論「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曰：「鳶，嗜攫之禽也。今自下地飛而至天，自然順風勢而游揚，不待用力，胸中自

見舒暢。魚，貪餌之物也。今自深淵底踴躍起來水上，非是使然，心中自見歡喜。看他戾天躍淵的時，嗜慾俱忘了。道在天地間，昭著分曉，人能用力學到中庸之地，自見他有妙理。」即是此意。《字溪集》卷三。

誨炎卯

曾點言志，浴沂詠歸，異乎三子。自是他見得夫子之道不行於時，莫春不寒不熱，紅稀綠暗，童子冠者是天真未漓，氣質淳厚，正是堯舜之世，前非三皇，後非三代，泰和極治，無以踰此，先儒以爲有唐虞氣象。夫子每樂堯舜，觀川上之歎，便自可見。曾點於諸人務進之中，獨得此樂，夫子喜而與之。此章與「吾斯之未能信」相類，然點只能言之而已。故孔子於門人只言顏子好學，大率孔子之教，以務內爲本。其於利祿，不欲貪泥，懼學者以此而失其本心爾。《字溪集》卷三。

誨誼儒姪書

知讀過《國風》，夙興夜寐，吟哦上下，得性情之正，便有永歌長言不足的氣象。若更讀得《雅》、《頌》畢時，雖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亦不足言矣。《國風》雖是變，而人心淳厚至正，開口絕

無忿戾怨訕，可以見當時人心，而因以知先王之澤，淪肌浹髓，當初是幾多涵養，漸陶以至于此，非只取其詞章而已也。今人所謂好詩，只是寫景狀情，膾炙人口，否則工於誇鬪，諂諛取寵於世而已。康節言「自從刪後更無詩」，非知道者，烏能識之？姪所謂以戈舂黍，功夫到時黍自白，只要持久堅忍而已。承問某自得之學，某向從樂活、蓮蕩二先生遊，略聞一二語言，心心念念，持守思索，如醉如狂，莫知涯際。後來都覺得從前做的事，多只不是不知那時如何如此。近來竊見得盈天地間，富有大業，萬族萬類，改頭換面，紛綸膠擾於大氣中，天地只做包裹包定，隨遇對付，元不費力。所以生萬物時，只一箇生便了，亦無許多生了後來的節目。故易簡廣大，聖人之心，亦與天地包裹的則子一樣。應酬事物，只用一理付將去，元不勞力。其著書立言，只理上發出。後來人思索之，却有許多蘊奧旨義。聖人說時，元不計較到此。今若不大定心胸，包定萬物，徐徐接應，來者酬答，去者恁他，却要一一將迎，如何了當？又一樣入身去萬類萬族中東窺西看，貪南愛北，志意走作而物慾紛起，便似紅塵紫陌，花柳嬌妍，歌臺舞榭，逐處殊異。我更輕裘肥馬，挈榼提壺，馳騁賞玩。少間時異景遷，風雨摧落，一向岑寂，更無些子意思。紛華中須見得索寞境界，冷落中須識得溫暖氣象，便能了當世間沒緊要的事，而此心方會到天理流行處也。《字溪集》卷三。

誨少箕炎卯侄昂

向來曾說見得天地一箇大裹，萬物零零碎碎，盡在其中，相爭相靡，相誇相耀，各自見他，別有世界，可喜可樂。而不自知特滄溟中一浮漚沙礫，初何足道。那是如此說，正欲姪輩大做心懷，令與天地同其廣漠，則自見得世間萬事萬物，都不濟事，則心體靜虛，豁然大公，仁道流行，無邊無際，富貴利祿，金珠寶貝，屋宇田宅，顏貌容色，青春芳年，紛競馳逐，從此剪斷。想後來所存，亦略見得是如此。屢觀來書，於言語覘之矣，此知崇之學也。今既脫得此一邊了却，又須於事物紛擾轆轤之中，觀之會通，以行典禮。春夏秋冬，生養斂藏，富貴貧賤，浮沈利達，少壯衰老，飲食起居，凡人情之所不能免者，都一般一件與他接應酬酢，令各得其宜，各適其所。而於應事接物處，把前日高明廣大道理牢守堅執，隨宜區處，而終不爲他事物牽引帶累，方是裁制得宜。便見仁義準則，只是恁地，更無不知不覺被他纏繞喚去，做拖泥拽水的事矣。所謂隨而不隨，方不失爲隨；應而不應，方不害其應。便是能定能應，無將迎，無內外，此則聖人於天地相似的意思，不是禪，不是仙。如此應來應去，漸漸熟了，便見得化而不測的氣象。似此下功，方是有用之學。所謂妙萬物者，亦初不離乎萬物也。若都齊遺了天下萬事萬物，則學要做甚。只是如今學者，先要見得大本，用十分功夫，通貫合爲一心之主。大本既立，然後生枝出葉，開花結實，撒出做不妨。若心中初無此道理，一向便要應事

接物，漫說於此，要學聖人，終只走向錯處去做，終身終無所得。當初聖人教人自掃洒應對學去，此是教初學小孩時事。只緣孩童未有大知覺，所以教他且恁地習去。到他強壯解悟時，自與至道相會。今姪輩既有年歲，當是大學成就之時，不容更如此下功。却從源頭理會，而散之於事事物物，方得濟事。吾向來所言爲知崇說，今所言爲禮卑說。當初不言此一段，意使姪輩先窮究天地大本一邊做，然後合匝。若知崇、禮卑一時袞說，恐又晦而不明，煩擾紊亂，則學不成，所以又似與前賢不同者。此則劣叔各有見而如此，不欲拘於先賢之法門，而要歸一致而已。承報及讀《詩傳》，不覺吟詠之深。夫求道亦如此，未見道時，只知浮世濁俗，日夕所見，似當然如此。既見得至道了，外面紛華，便不干事。所以行起坐卧，云爲動作，只知參前倚衡，都是此理。靜時如醉如癡，動時如顛如狂。凡作一事，做一件，必誠必敬。蓋心志精專，用功縝密，古人事爲多如此。今世忽略怠慢，窮智力以求利，所以見人詫怪，他元不知其味，不見其好也。且如今時得一件古者製作，便十分精工妙密，今人做他的不得，便可想其不是一朝一夕草草倉忙的事。今人讀書，便要及時省解了當，便要即日成聖成賢，一不如所求，當時舍放了，如何學得《大學》、《中庸》孔、孟事業。姪輩既有自得，更宜精進。此是自家心中獨自曉解的事，不可與旁人說的，亦不容著語。雖著語亦不道得那妙處喜處自樂處，終是說不得。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鳶飛魚躍，然是費形容了。學如元凱徒成癖，文似相如止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亦必有間而及此。開一姪亦煞進，日夜與語甚暢快，而有文公所謂說得太快之病。天地間事，不是一言片語可了。禪家道：「大千諸世界，普見法王身。」他說

了曾做得甚？如今只是力行能行得些子，便有些子道理，看人著力如何。今人說做得一件是亦自好，細思之，一件事亦何曾都做得是，只大綱箇穩，煞有未是在，若太快說了，將來便是不用功，只成窮禪。《字溪集》卷四。

與誼儒姪昂書

官事本不累人，在古人是行所學，今人只爲不曾致知，所以覺得反爲人心之害。去年黔中收姪書，說小兒資質固好，只恐爲官事累。今到此觀之，果有此意思。此皆是未做官時，學力不充，見識未定，一旦登仕版，便隨波逐流，莫知主持。今日日爲他點檢病痛，頗磨得分數，將來也是四十歲，方說得成就。只令他就兩考，求教官遠闕而歸，十分下精神讀書，數年必有自得，亦趁某未甚冬烘，可與講究耳。今年杜門謝客，把從前書仔細詳玩，見得越越難說難行，越越下喫緊工夫，而道愈精愈密，真見聖人立卓，殊不可及。又恨休官不早，悠悠過了數年矣。但血氣頓衰，亦覺光陰不多，不知更進幾分。苦思與姪相遠，不能日夕相近，動著便說。有時合當商量處甚多，過時又多忘去，紙上寫歸的能幾何乎！然心中所言，筆端亦莫得而盡。甚覺此地孤單，只須良朋數人，相與訂議，庶道有所開廣，則樂何可言。進可姪自是通曉明悟，如姪與談義理，時下亦明知好處境界，才言語落時，又世俗名利沒溺之態即復如故。將來只是略曉得，恐行却難也。若是大段曉得，須是十分痛將舊習掃除，

文公所謂從頭拆洗。然一番亦不淨，且做十年說，却須有得。今人學得深知得實的人，只開言出語動容之間便見了。姪見性未必似進可姪時緊，却深潛反覆，然後得之，所以便有服膺氣象，此尹、張久暫之別處也。某若西歸，只於山林村落，潛心玩理，求所未至，不欲更泛泛悠悠，坐失難得之光陰也。某見今時煞有圖象講說了，此學極是支離散漫，後學必多訛誤，甚爲斯道憂。如今玩聖人之言，惟日孜孜，猶未見其當來本心是如何。才見些子小小徑路，便躍如其中，歡喜叫呼，作天來大世界，喚人共看。回視數千年上，聖人在何處？某日夜爲此懼，所以不欲贅一辭於聖人經書，只求爲深造之學耳。況世俗各有議論，是其所是，丁寧痛切，言終無益。講說一事，甚非叔之本心也。近來便看《中庸》、《大學》、《語》、《孟》否？向時已曉得的，今又不然了。姪必自知之，此學時時不同，年年別有好處。《字溪集》卷四。

與袁峽州書 一

領翰擘緘，不徒故人之情隆厚，其實亦足以見方寸靜定，學力至到，令人景慕。今時位望稍高，則辭未免有富貴態。公謙謙有終，非真自得，焉能如是。來教謂某留有餘不盡地步，以遺後人，似有未安。古之聖賢，仕止久速，一惟理道義命是聽，豈復商功計效？觀孔、孟、顏、閔、曾、雍，便自可見。某歲晚叨冒，便是造物不使過有所爲。況值時艱，職守卑賤，一件做不得，漫食君祿，實用自

愧，投閒置散，乃分之宜，存留地步，非本心也。公心志恬退，殆與某相似。長令郎今歲登第，季駒已捧能書，盛事一時萃聚，然亦豈公用心謙退，以塞此地步哉。大抵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道理自然如此。但積善者，初不爲有餘慶而爲之耳。承知點得數秩書，不虛度日月，且自覺嗜學不衰，鷄鳴而起，不知年數之不足，甚善甚善。此意與「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相類。必高明洞達，一疵不存，然後說得如此。亦可以見教一二，俾得以繼踵躡足，同此樂否？人生到得「不知老之將至」，便是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分量。某亦略窺見此形象，而行有不至，殊自慊悵，切望誘掖教誨之。某意雖不在仕進，却欲與同志之士講明義理之學，庶或有晚輩樂向此邊，則異時亦可助扶正道，開淑人心，亦不爲素隱而無補於世也。《字溪集》卷四。

與袁峽州書 二

相望千里，江山隔人，然聲氣應求，有非遠近形迹之所能間。此心亦不知其所以然，想君子方寸均同此也。忿山慾澤，名場利肆，滔滔歸往，不可禦遏。而契丈悠然見南山，文公言復小而辨於物，是大黑暗中，忽然一點光明，迴與衆別。如契丈襟期，又豈止一點光明。合下如此融透，更願涵養精進，須到聖人無復境界。某雖不日見睟盎顏色，而每於辭氣間決知能了此事。如今眼前殊未見知而好，好而樂之者。某老矣無得，欲投閒就僻，更讀聖賢書數年，而時事未寧，邇來局勢又改，不知秋

聲復如何。只頑跬隨分，臨時相度而已，不能預爲謀也。近上投簪之請，甚非本心。頑輩不知人意，却以光泉壤之說，外自紛紛。某謂掛冠求遷秩，大是貪名。自家既已不要此物，是事都不計較便了，何必更求人知邪？此世人之失，而兒輩乃欲效之，亦足笑訝。《字溪集》卷四。

全宋文卷七四八一

陽 枋 五

辭平舟聘禮書

程都大，名逢辰。

伏惟明公自建臺至於開閩，西川之士所以續畫殊勳，絺繒盛德者，充篋笥而盈几閣矣。某腐火宵行，敢近太陽飛邪？惟明公持一定力而消危疑，西蜀生靈，倚公爲命，時邁其福，則亦與人之所樂道也。某無一營營，掩關倦坐，忽寶翰與殊禮俱來，光寵華煥，驚喜加集。啓緘伏讀，知君子用泰不遐遺，而錄小善於時事艱棘中，創見盛典，令人感慨興起。但某暮景方得師，餘三十年，痛自鞭策，而烏頭力盡，病痛百出，加以衰朽侵凌，目昏健忘，實不堪表儀後來之秀。文公《反小山操》，正爲素隱者設。某非敢膏肓泉石，惟聰明不及前時，道德日負初心，視影崦嵫，分當置散耳。光霽融明，必能憫而諒之。腆儀不敢祇拜，敬就來介回納。名樽跪受薦嘗，但恐十分醉而光風一片飛耳。魚腹之南，洪雲垂天，某父子得以相依，陟此晏歲。開春曲望畀小學生奔走于前一缺，彼時尚得支筇負牆，

與立游、楊之雪，至幸至願。《字溪集》卷四。

辭余古愚聘禮書 名晦，四川制置。

茲承用上敬下，專介賜緘，曲有招徠之命，且欲使國人有所矜式。閣下求賢高誼，薄日月而齊霄壤矣。某有何學問，足以當此？曩者曾聞性善度先生教以天理人慾界限，不過日用常行，隨事省察。服膺二十年，斯之未信。記問之學，何足爲人道邪？加之崦嵫峻迫，疾病零丁，去歲健忘日昏，今茲足膝攣急，正朱文公所謂無復强健之理。某摧頽如此，只得分安閒適，委順俟命，實非隘軒冕、輕後學以爲高也。寶帖敬用襲藏，腆儀不敢祇受，謹再拜授來介回納。隆暑漸至，步足當騎。邊師老矣，更冀鼓勵將士，茂立殊勳，慰君民重望。憑楮僭越，伏乞鈞照。《字溪集》卷四。

與文活庵書

明公跡欲藏而道彌顯，上新美治化，思賢側席，華職寵加，溫旨促召，在明公一毫無所加，但生民熬熬，日在膏火，鎮望先生道援斯世，席之康莊。南寧雲蘿煙壑，恐非久焉依戀之所也。某自顧摧頽，與世乖謬，日望溫風廬月，欲伴幽姿小草，娛晝其間。不謂化爐穹壤，又歸埏埴鈞播中，莫自隱

退。靜思活庵胸次，一理融明，八荒同宇，隨物付予，成象成形，益足以見某之固陋寒淺，恍恍然自覺如徹帙幪，樂不可盡，爲感不足言也。但恐一溺宦海，把握不牢，不無俯仰馳逐之迂。濡首觀頤，失此良貴，益用戰懼。昔伊川言：「今自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的不得。」和靖謂：「只當時起來便錯了。」真儒大賢尚且如此，不才何人，敬當以理自守，益堅初志，黽勉奮發，求進此道，聽其所成，庶無負知遇而已。《字溪集》卷四。

與蹇晉堂書

某往桃源寓居，有靈巖一寺，洞徹山後，小溪清冷，自洞流出。寺亦高敞幽邃，可以娛志，可以玩書。然百念俱灰，生此浮世，無一物可欲，只有一箇性理是靠實受用，欲得可共商量數輩，共話旨趣，而不可得。掩關兀坐，無言度日而已。伏觀來書，立志高孤，見道明徹，力行靜定，滔滔逝川，有此特立人哉！肅容企敬，懷不能已。繼而靜念，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皜皜易污，錚錚難全。醖糟揚波，既非聖人之道。危行言孫，全身遠害，亦有良躅。夫子仕止久速之規，孟氏就三去三之論，《簡兮》之詠，《考槃》之什，綽有鳶飛魚躍之天，圓融和會，左右逢原，君子果無入而不自得也。世道繆輻，百累滿前，何日瞻晤，一吐浩蕩乎！《字溪集》卷四。

與宋東山書

《啓蒙先天三畫八卦圖說》所謂四正，乃東南西北四方爲四正，故《乾》、《坤》、《坎》、《離》爲四正卦，《兌》、《震》、《艮》、《巽》便不是四正了。其《乾》、《坤》、《坎》、《離》謂之四正者，翻來倒去，一卦只是一卦，變易不得，故曰四正。其《震》倒便是《艮》，《巽》倒便是《兌》，所以《大過》、《中孚》、《頤》、《小過》便是兩卦翻轉作的，便與《乾》、《坤》、《坎》、《離》不同。又《中孚》是厚畫的《離》，《頤》是大的《離》，《小過》是厚畫的《坎》，《大過》是大的《坎》，則四卦又是《坎》、《離》之變。《乾》、《坤》變不得，所以爲大父母。到這裏《坎》、《離》便不是《乾》、《坤》矣。兩圖方位，似亦各有意，未容便咎覆梓之誤也。文定八卦，只言《巽》、《艮》半用，《乾》、《坤》不用，與文公《坤》猶半用、《乾》全不用不同，抑別有見乎？《字溪集》卷四。

寄示誼儒姪昂

昨趙傳之書云：「《易》上下經卦不等對，以反對算之，元只上經當十二卦，下經當十二卦。」亦見其用心好學。却更令看上經當十八卦，下經當十八卦，陰陽爻策數皆等，亦足見《易》之自然也。

近收黃都運書，見教宋壽卿《反乾坤二卦圖說》，《乾》後三畫屬《坤》，《坤》後三畫屬《乾》，乃隱然之《否》、《泰》。他以十二月建律呂相生推之亦自好，却要不用《火珠林》配納甲法，以爲差誤。所以黃先生得得來問，蓋《火珠林》《坤》卦是乙未、乙巳、乙卯、癸丑、癸亥、癸酉。壽卿云：「《坤》『初六』當未，『六二』當酉，『六三』亥，『六四』丑，『六五』卯，『上六』巳。他要配成乙未、乙酉、乙亥、癸丑、癸卯、癸巳，所以見丑、卯、巳屬《乾》，是隱然之《否》卦。他却未曉地右運之說。」黃先生則以《坤》下生，故自酉至亥，亥而丑、卯、巳、未亦差講。壽卿書尾又引《麻衣易》「當於義文心地上馳騁，勿於周孔腳跡下盤旋」，此是戴主簿僞書，文公所親見而作文闢之矣。壽卿未見文公說，故引用，然未知四聖人如何分心地腳跡，又何馳騁盤旋也，此回黃漕使書已辨之矣。《字溪集》卷四。

與宋東山書

納甲不足以比禹文，惟權其輕重，自是如此，然姑以擬其似云爾，況以聖人在時，斥去納甲而不用乎！大撓作甲子，那時便有支干了，聖人自曉得。所謂治曆明時，當時只付之羲和，成周職之太史，算來亦不創出於漢儒，要此不必深辯。吾人如今只是用心於內，力求仲尼、顏子樂處，曾子忠恕一貫，使心中義理如日之中天，則六合之內，不遺微小，容光必照，無往而非日之所到也。向伊川見

尹彥明說得一句是「一」，則令更涵養。歲月易過，義理難窮，直須要到精義無二，何思何慮處。若才見一義，便執定論辯，一二年尚凝滯不消，亦一件病痛也。《乾》、《坤》、《坎》、《離》爲四正，此自康節及前賢皆如此說。只以《先天圖》中墨界子不正子午卯酉之中，亦看得好。但康節謂數常踰之，不必《乾》、《坤》、《坎》、《離》正端在墨界中，譬如重慶府主，豈必在重慶千里之中。帝王都邑亦如此，却須喚帝王所都爲中正方得。若用墨界爲中，則兄以何卦當之？千萬不必於此枉用功夫，論納甲事，某不是道尊友無攷證，亦不是要存近忘遠。但尊友所說是律呂相生耳，而納甲又是配六爻法。若言起曆，自是用律呂相生。若言納甲，又當從配六爻法，兩不相妨，而不相合。便如伏羲先天是定體的《易》，大禹九疇是尊陽抑陰之《易》，文王後天又是日用之《易》，却不容伏羲之書執定其說，而以九疇、後天爲不可信從也。《易》學有多少，千門萬戶，曲學名家，亦無不皆通，則有醇疵偏全淺深而已。尊友更數年，淹該通貫，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便無這般拘礙。那時胸襟與天地爲一，百家之說，瞠彼小星，亦無庸爲言矣。每辱惠教，雖不能熏香再拜，未嘗不肅容整襟莊誦，字字句句，玩而味之，時一展玩，以自警省。來教謂「一語不及，毋乃以爲不可教」，胡爲發此言也，豈賢友之心與氣尚未平定乎？南軒與文公書有云：「謂其怠而不敬與夫因循不敏則可，若謂有意逆拒人，則內省無是也。來教有謂讀《書》辭殆有怒髮衝冠之象，理之所在，心平氣定而出之可也，某安敢過分。」南軒但以前賢朋友之間，每每如此，竊慕效之，而樂爲尊友道也。壽卿言：「《乾》上三畫屬《坤》，《坤》上三畫屬《乾》，爲隱然之《否》、《泰》。」於此十二月建律呂相生中得之，足見用功之深，亦是

一議。然文公《啓蒙》言成數中之七九爲陰中陽，似與壽卿言《乾》卦上爲《坤》合。至生數中二四爲陽中陰，却與壽卿所言《坤》卦上爲《乾》異。後來文公與晁先生言：「楊宗範說元亨屬陽，利貞屬陰，說得不是。《乾》之利貞是陽中陰，《坤》之元亨是陰中陽。《乾》後之三畫是陰，《坤》後之三畫是陽，此却更當消詳也。夫月建自未而酉，酉而亥，至丑、卯、巳，序則然也。而納甲所配，則地右運也，已作圖上呈矣。但律呂相生法與八卦納甲各有攸當，如先天後天雖不同，而用無不合。」文公與李方子說《火珠林》是漢人遺法，後魯可幾問：「卜筮恐不如今之《火珠林》。」文公曰：「恐亦有這法，如《左氏》所載支干納甲配合，似不可廢。如遇屯之比，不用屯辭，亦不用比辭，自推一法，恐亦不廢此道理，則《火珠林》亦未可輕議也。」壽卿言：「今古治亂晝夜，皆否泰之運實爲之。」亦有此理。但有乾坤陰陽消長，而後有否泰。若舉天下萬事盡歸之否泰，則六十四卦中只《否》、《泰》爲主，而不知其實乾坤爲之，恐寢失《易》之根源。《否》、《泰》元則文公屢言其有未盡處，不及詳覆。壽卿又言：「能於義文心地上馳騁，不於周孔腳跡下盤旋。」此乃南康戴主簿僞作《麻衣易》之語，文公常與可學言：「不知心地上如何馳騁。」此足以破其妄矣。《字溪集》卷四。

〔二〕尹彥明：原作「尹言明」。按此處當指伊川弟子尹焞，焞字彥明，世稱和靖先生，因改。下篇有「伊川謂和靖更在涵養」句，亦是一證。

與誼儒姪昂書 一

蒙和拙作，俱善。《讀易書懷》幾句，極有至理。到尾間一句尤見徹，可與入德矣。伊川謂和靖「更在涵養」，敢以復告。某非世所謂恬退者，日日汲汲於此道，恐歲月之不我假，決不爲枕石漱流索隱之事耳。所附數紙，俟仔細看之。惟是傳註，當時各據所見所聞而言，豈能便合聖人之心。漢儒雖號近古，已有不可信處，何況後來。自非聖人復生，豈能上通千載。如洛中諸先賢及文公，乃是理精義明，故其言可依據，雖不舉合聖人之心，亦不遠矣。《字溪集》卷四。

與誼儒姪昂書 二

比承附到伯強書，而賢姪謂思無邪之難。此不過念頭初萌時著功夫，便似船開頭乘水脉樣，到是行處，十分要照顧兩邊，令無觸礙，直待泊得安穩，方是所止處。所言欲字善惡相半是矣。又謂多惡少善，算來善亦未曾少，萬事萬物，皆有善惡存乎其間。天理人慾，同行異情，循天理處便是善，徇私欲處便是惡也。可欲爲善，欲善而民善，欲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欲無言，欲行王政，何往非欲，何欲非善。夫子言：「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欲得好處，便皆善已。所以七情不可去一，

只要在道心惟微上著意也。《字溪集》卷四。

與誼儒姪昂書 三

既於性分義理用功已深，覺得胸懷浩蕩活潑。又當詳悉討究九經一遍，觀聖賢心法治法，立經陳紀，規模法度，所以防人情，立人極，與世迭遷遞降，不拘不執，曲盡古今事物之變，與夫天文地理風俗之異，物產之宜。其間推遷更改，淳漓厚薄，治亂興亡之故，一一看過，使自心通貫曉解，然後見得爲國爲邦，致理制治，自有時措之宜。如此方爲有用之才，有用之學。不然，只做得箇談經說史秀才，與坐禪入定一般，有事到面前，便排遣不去。聖人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不是觀會通便了，須要行其典禮，方得繫辭焉，以斷其吉凶。不只繫辭便了，須要斷其吉凶方可。夫子又言：「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學者須要自家了得人事分，一日得君行道，須是使天地萬物，四海九州，含靈動植，我有酬酢對副他，教各自順道理的著數手段。方得如此了，方只說得「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方只說得「窮則獨善，達則兼善」，方只說得「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若猶未也，只是瞞人自欺，爲有愧忤亦多矣。姪更勉之。

《字溪集》卷四。

答誼儒姪昂書 一

所諭性命之說，甚見用功深至。以某觀之，只是孟子道性善一句，壓盡天下萬世論性之說，無復可議。蓋自太極而觀，故有陰陽理氣，不可偏倚，然理則自無所謂惡，而氣則不無善惡之異。但太極所謂陰陽之氣，亦皆是清明淳厚的。到得付諸人處，各自地子不同，便有善有惡，所以前賢謂之氣稟之性。然此又是孟子下一層，若孟子則直說繼之者善，未在成都之者上說，所以萬世無弊。理氣雖同得於所稟，却於向上的數層別了。譬之傳神，漸模漸差，不是當初真的了。生之謂性，告子只於人物生處便鵲崙地謂之性，所以孟子後面用犬牛人折之，便自窘了，又何疑。然氣稟大率是陰陽寒暑，有正變昏明清濁，并人之父母情性，氣血資質，各自不同，却用太極說不得。《字溪集》卷四。

答誼儒姪昂書 二

來書言父母性情氣血，用太極說不得，此固是他地子不同。然末世氣數，亦與上古時別。且自數十年來，何曾有陰陽和順的一年，乖戾舛訛，都不是熙熙怡怡時節。加以地氣四分五裂，人生其間，汲汲孜孜於利慾之場，晝爲夜思，都是物慾。孟子夜氣之說，到此亦難講了，此事都不容說也。曩先

生《易說》，刊亦無妨。然此則文公與先生講論卦爻的言語，晏先生所得，不在是也。且如向來二弟問自强不息，先生云：「你午刻要睡時，振腦不伏，睡便惺推去，便是自强不息。」先生蓋得《易》於忘象忘言者矣。《字溪集》卷四。

貽炎卯書

聞汝得韓帥舉，次任便可求教官，用功讀書窮理，必有進步也。世道紛紛，瀾趨川決，立脚者少。今時正如百萬衆人，羅綺紛雜，膠膠擾擾，遊於百花園林，錦繡巷陌，春風駘蕩，光塵飛揚，高軒大蓋，朱輪玉驄，衝奔戛擊，悅目娛心，莫知所止。却不知春樹盡，芳年減，人散馬寂，景變象移，有何着落。古人謂萬事看悠久，只有聖賢與天地相爲無窮耳，餘則浮花浪蘂，剩紫閒紅，旋開旋落，濟得甚事。吾祖宗世世積累，故渾厚善良之氣，鍾萃接續，子孫多有賢質。汝與開二亦可人意，只是要力學力行，詣彼道真，入見聖賢，了當己身，復以傳子孫而及他人，此亦是仲尼、顏子樂處一件事也。我瓜熟了，亦欲掛冠退休。若更陳明，甚覺失了本心，此却待爲汝言之耳。丹藥時亦服數粒，頗覺有益。然全是盡心默坐存養，則血氣不至頓失也。《字溪集》卷四。

答王三之書

雷風恒、風雷益之義，且如雷聲自空而下，被風更送他來，如墜在人面前，使人震竦，便生恐懼修省之心，所以爲益也。雷聲自空而下，被風却送他遠去，其聲漸小，人便視以爲尋常，不生恐懼修省之心，所以爲恒也。嘗在鼓樓下聽，便曉此意。當擊鼓時，適然有風吹送鼓聲來，震撼只在人耳傍，便是風雷益之義。當擊鼓時，被風送鼓聲去，其聲漸遠而小，便是雷風恒之義。又曰：「《離》爲陽卦，而陰在其中；《坎》爲陰卦，而陽在其中。」此是陽中包陰、陰中包陽之義。曷不觀之火乎？火之光明，可以照耀四方八面，而火之中常黑，莫能自照，是陽中包陰，此《離》中陰也。曷不觀之水平乎？水之深澄湛然莫見其底，有人入到水中，開眼却見水底分曉，是陰中包陽，此《坎》中陽也。又曰：「先賢論天命之謂性，只是與人說影子，要人自去討究。」蓋命是無極之真，一二五之精，有生時付與我此道理，則謂之性。《字溪集》卷四。

寄誼儒姪昂書

兩次收書，即言觀心，煞是長進，更在勉旃。如今後輩少人才，都是無人倡引之，所以如此。姪

資稟正當可以入道，只是識稍遲，記稍緩，亦無妨，此和靖所謂將來保得者。不知《啓蒙》等書已看得熟未？若前相與觀者既熟，更看伏羲一見《河圖》，如何便着《乾》、《坤》、《坎》、《離》居四正，《兌》、《震》、《艮》、《巽》補四隅。大禹一見《洛書》，如何便次得九疇。依彼次第，如五行皇極有些道理，易見其餘疇。當時極是難着，此便是希賢希聖之一法門，不可病其難，不可空放過。向所以說《易》有幾多重數，看了一層又一層，高在未易了下也。某只在西湖九里松閉戶玩《易》及看《詩傳》，不曾謁朝貴，不復有所干求，仕進灰冷。唯小兒咨咂不已，謂姚著郎云：「考致仕，有贈典及泉壤。此專求教官歸，更忍恥三年，而入山林究竟所學耳。」近到文考功處，渠雖事佛，而於《易》學，大非世人所見。此一日問《離》卦中如何有網罟，《小過》如何有杵臼，《夬》卦如何有書契，《咸》之「九四」，夫子便說得許多何思何慮至屈伸相感一段出來，足以見其見到識明，用功極深，非常人比，便是希聖之學。某略隨見答之，文丈亦以爲然。《字溪集》卷四。

與前人書

昨所疑數事，間有索之過處。《易》學只看卦是甚卦，究其名義大概，了其六爻，雖各隨時取義，然終不離得卦母。又只順聖人言辭語脉求之，便得其正。亦不能執定拘前賢所解，若有不通，須玩究。却只要平易，不要崎嶇深遠，不必背畔自爲之說。如夫子《彖》、《象》、《繫辭》傳是多少分明顯

著，若說道理，斷只用夫子爲準，不過詳明之而已。易元無出於聖人言語之外者，只是力行求至，行得一尺，是自家的一尺，行得一事，是自家的一事。行來行去，到那快活時，和前時講不得的也都曉了。若行處有阻滯抵礙，亦因以見我所講不通不明處。《易》學二百餘家，當只詳看伊川、晦翁所言，便有八九分明了。衆說只須猛省一觀，不必人人與之辨析。如入通都大邑，看珠玉綺羅，文繡鋪席，處處煥耀，花眼亂心，到底只有正當靠實一兩鋪，只主意於此買賣便了，安能徧逐眼界，遮攔令盡乎。姪年已如許，才見聖賢地步分曉，便勇力進步，且直截去源頭坐定了，徐徐縱觀四方八面，儘不勞心勞力，便是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氣象。若今時只埋頭章句文義，煞然有旁蹊曲徑，萬水千山，到幾時鑽得盡。此是十四五二十歲時學來，只得濂溪與李初平說話便如此。所以某言，千書萬紙，不若對面說一解爲活卓也。今既各有縈絆，只務見是行，終有到處。《字溪集》卷四。

與誼儒姪昂書 一

此番煞有曉解精進處，更極致其知，而力於行道無終窮，愈玩愈明，愈求愈有。蓋一爻一象，該天地萬物之理，假使心思雖窮得至，却未曾遇得此事，亦輕易過了。又復廢忘，一旦事來，又無以應之。所以學者只大概說得《易》，而終不能用《易》也。聖人心與天地一，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是方寸間事，斂而爲一，散而爲萬，隨處隨足，隨應隨當，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無非自然。學者

須要十分用力推究，把持玩味，縱未到得以一貫萬，亦會有五六分。浸浸不已，豈不渙然怡然矣乎！勉之。《字溪集》卷四。

與誼儒姪昂書 二

所言乾健之學，安敢到此，不勝赧懼。但拳拳自勉，希見此氣象而已。所謂肥遯之心甚勝，則某實欲志嘉遯之爻而未能肥遯者。合下超出利名仕進之表，不與世相接。如某則奮身場屋，獵取科第，但見世衰道微，志願必不得伸，毅然投簪，實非不得已。嘉且未能，豈肥也哉！老而益壯，此王復稟之言，可以警衰起懦，却入聖賢閫奧不得。賢姪自言讀書之功，拈起放地。昨蒙希尹惠書，正說官事埃塵，都不成學。某答云：「吾人幼學壯行，公既自科目中出，職司訓導，身居幕府，所幹何事？正當於日用常行，泛應曲當，件件物物，以當然之理酬酢，令無愧於心，即便是學。舍是不爲，更於何處作功夫？若必待閒，則合下莫染吏俗，如顏、閔樣方得。」賢姪且欲架閣《易》，起看《春秋》，某謂《易》之理隨百骸四體，不呼自來，不求自應，左右逢原，如何架閣得。且《易》與《春秋》相爲體用，《易》便是《春秋》之體，《春秋》便是《易》之用。明得《易》則曉得《春秋》，明得《春秋》則《易》在其中矣。姪謂《春秋》真出於聖人之心法，微顯闡幽爲可懼，大概得之矣，盍不思夫子得《易》之妙用耶？夫子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傳於千百世之下，不得已而作《春秋》，寓刑賞勸懲於一

言之間，精微妙密，曲盡當時之人心天理，而警省萬世之人心天理，無非闡造化，明王法，揭中正，杜邪枉，扶人極於天下後世，此聖人之大用，未易以管窺蠡測，言語盡而文辭釋也。游、夏不能措一辭，劣叔謂非不能措辭，聖人言近而旨遠，簡而博，淺而深，不容一毫有所增損，雖欲措辭，多見其不知量，只得默識心會而已。所以伊川終不肯解釋，略說數條，以開後學，煞有好意思在。文定不得已而釋之，其間盡引伊川之言，其餘皆參帝王之法。文公尚云：「但不知當時夫子之意果如此否。」則此書當研精熟玩，而未容開口也。劣叔近往常德，正與長兒評訂一二。今吾姪偶及此，略述其懷，以冀沉潛玩心也。所言俟求僻靜教官，一再消詳。夫歲月易過，官塵撲人，終無暇日，某以爲或再看也。《字溪集》卷四。

示姪昂書

近來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非《乾》之爲。雖改頭換面，取象取義，各自不同，只是一箇乾道變化得恁地。所以一爻便有一天理，纔天理處，便只是乾。兩間萬物萬化，雖陰陽四時，山河大地，輾轉生出，然都是乾健爲主。當借他面貌模子變化，使形色散殊，群分不同而已。只如人一生有多少膠膠擾擾的事，元只是一心對付將去，對付得成時，只是一箇乾。若心纔不健處，事便不成。《乾》所謂健，非強猛勇敢之謂，信得過，看得徹，行得竟處便是，雖順亦健也。某見得如此，行有

不逮，每勉欲及之心，力向衰照，顧或不前。如姪以爲然，望力行之。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悅之。蓋信是真實信得過，便不脚前脚後，照東照西，徹始徹終，便是打得關透時氣象，宜夫子深以爲說也。六十四卦，只言九六，不言七八。蓋九六則能變，七八變不得了。元下半截屬亨，亨上半截屬元，下半截又屬利。利上半截屬亨，下半截又屬貞。貞上半截屬利，下半截又屬元。循環無端，不見其始。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道即易，易即道，如何隨時變易，却從道。若晦翁在時，此也着問，不知當時門弟子如何亦不能疑難及此。辭變象占，是就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上說；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是專就卜筮上說。聖人說話，橫來豎去，都合道理。看《易》不可拘執，當以類推。譬如「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此只舉一義，若類推則君臣夫婦兄弟皆然。如陳司敗問昭公，孔子只得對以知禮。乾健二字，千難萬難，不便體得。或學者能立脚做去，也只做他坤順的，至於乾健，則未及也。廣是平鋪的，大是包上下四方。大司徒廣輪之數，便是箇廣，故廣生則歸之《坤》，大生則歸之《乾》。又曰：「廣大配天地」、「大明終始」幾句，是《易》之大綱領，下只說六爻，一元、一歲、一月、一日、一時皆然。自始至終，自終反始，此事甚大。孔子於《乾》之彖言之，豈可容易閒看過？伊川取辭不取象，亦未安。蓋有象之後，方有辭以明之。聖人取象，只舉大綱的。如《乾》終不只是這天與龍及人君兩三事，象有言聖人者，有言君子者，有言先王者，亦只是舉一義以爲象。便如畫卦影子一般，錯綜之法，只是三數之，五數之，甘節伯夷、叔齊也，苦節龍逢、比干也。愚夫昧《易》而不知，非不知也，不能明之也。才士口《易》而無益，非無益也，不躬履實

踐也。童蒙有《易》而不露，非不露也，無人導之也。太極日日判，兩儀日日分，若理會得面前的，便可理會得圖上的。理氣妙於無跡，其體由象數而立；象數顯而易見，其用該理氣而神。或謂《乾》、《坤》生六子，當初畫卦時，元同時生，只是既畫之後，方見得是《乾》、《坤》生六子。《字溪集》卷五。

與宋東山書

近得觀友兄《易》學一二，如《乾》自是有許多樣說話，但尊友言之太詳，不便說得那一箇《乾》。如伊川解，文公尚云：「說得人事儘好，只是本卦爻未著實。」蓋遊騎太遠，不免失中軍將也。古聖人合下便說出那卦，說中那爻，後人猶自解脫不得。所以先賢人一一疏解，已說盡了，只有些子未周繳處，更從而爲發明之便好。若要旁蹊曲徑，一一推窮尋究，令無遺逸，是多少言語。雖極心思，費辭說，萬萬千千，終說不盡，而我反敝精敝神而支離蔓延矣。某之學只是見得一句明，便要行得一句到。才行不到，終日憂悒，求其所以不到之因，而必要至之。往往解說疏略，而于前輩議論，不能遍閱，亦自知其有寡陋之失矣。《字溪集》卷五。

全宋文卷七四八二

陽 枋 六

與黃循齋書

伏拜寶翰之來，整裾莊讀，如坐春風。曲蒙戒召，俾承謦咳，曷勝忻懌！今之世望穹職尊，不以富貴自高，則移氣養體，孰肯篤志斯道？縱有意翻閱，亦不過資舌本、懿文華而已，去聖賢豈不邈乎逕庭耶？吾鄉不以軒冕累其心，而有志希聖者，惟明公及文、趙而已。然年皆半百，遭值時艱，胸次大負抱久矣，卷而懷之。後輩利名纏縛，不肯擺脫，聞一言半語以曉解心性，此實大可憂者。如公力可成就晚俊，盍擇其氣質可與語道者，羅而致之。食息言語步趨皆有所養，異日成就，出爲世用，必有可人意者。此性善先生素志而不得遂者也，公以爲如何？某比到此時，獲見學齋，惜其登舟臨別，不及細叩所得。蒙惠《類藁》，亟啓而觀，見其論《河圖》數九，乃本之鶴山，正與稅巽父所論不同。疑而啓問，學齋云：「曾見魏立齊說，文公晚年亦如此改正《圖說》矣。」但某却未之聞，抑未之見

也。《啓蒙》乃性善先生所刊，親爲之跋，未曾說九爲《河圖》。加以希夷、康節所傳，亦不如文公之語，意學齋亦尊所聞而然耳。似此便是後學無所折衷，道終不明矣。《字溪集》卷五。

與趙傳之書

來諭云學問是靜中涵養爲第一義，令人竟日欣然。此便是文公「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的氣象。賢友識見廣大，自得已深，云胡不喜！但又云：「體驗省察，隨所發處，逐件整頓，則臨事讀書，都覺有力。」如此却是涵養而後體認，意似倒些。所謂聖人將許大始終萬物着在《艮》卦上，以靜爲本，動爲用，恐着在兩字未瑩。八卦之義，皆是自然，不待聖人安排。然終萬物處，亦不都是靜，煞有作用在，自出《震》至成《艮》，都是運動流轉，無一時停息。如秋斂冬藏，看他斂藏亦多，少用功着力。所以聖人言貞固足以幹事，幹是十分用力。在《艮》是時止時行，動靜不失，然後其道光明，靜中元有動也。夫子仕止久速，便是如此。前賢以明鏡止水比聖人，他終萬物，始萬物，便去了寂然不動之心，畢竟形容不盡。賢友言屈伸至崇德數語，某都要如此看，高意以爲如何？文公賜祖師帖中語，賢友看得甚好，足見大有長進矣。某老矣，掩門兀坐，於十二時中，觀三百八十四爻，焜耀流轉，就其間求乾健不息之理，而捉摸不得，徒切浩嘆而已。聖人逕庭，遠不可到。《字溪集》卷五。

與趙明遠書 一

比蒙諭諸儒訓解元有說未盡處，足以見極深研幾，用功精緻。但天地之道，紛綸雜揉，變化消息，無有窮極，自是先賢不能以言語說破。伊川道「說得七分」、「算來有七分在」，後來文公備論詳說，亦只到得七八分。萬萬千千，如何說得盡？如今只於先賢說了處，與他疏解，已大費辭，元無窮盡，況未說到處乎。自強不息之語易說，而自強不息之事難當。一日之間，多少事爲，能自強不息，使件件純乎天，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終竟一日。便是日至如此存心，煞是功夫力量，方見得易之難行。所諭「虚心靜對，忽有所見」，便是復小而辨於物，須是有懽喜活潑處了。至於「乍見隙光，俄復失之」，便是未能自強，或作或息，又被私意引去矣。然見得失處，煞是好了，可以體《易》矣。其《坤》卦，謬論只是說一卦都是坤順，當初如何有戰野堅冰之戒。蓋是陰才一些不順，便有此害；人才一些不順，便凝固物慾，堅不可破。疑陽而戰野之事，其隨時取義，自是不同。然只要一箇順，便無許多不好事。文公謂：「占得《坤》卦，便是大吉之卦。」則《坤》本自好，何常與陽爭。只爲沴氣激成，方不好。陽生於下，已是有朕兆。以陽健而進，勢欲消陰。老陰凝固，嫌陽之來，自是戰，何疑之有？《字溪集》卷五。

與趙明遠書 二

伏領賜翰，句句謙卑自牧。想判府作此書時，心和氣平，融然天理之流暢，更有甚人間富貴爵祿在方寸乎？自非觀象玩辭，深有所得，已自知之，而人所不知，安能如此！台意之所到，亦某意之所到，曷勝喜慰忻懌邪。所謂知四十九年之非，便是豁然大覺悟，雲捲而日中天，雪消而春四野。文公論「復其見天地之心」，有云：「如大黑暗中，忽然一點光明，便灼見天地之心。」判府七七四十九年，一旦解悟，非七日來復而何？然此心元只在我，不是今日方討得。只從前有些遮障，未能致知格物，被世俗昏昏引去，如醉如夢。今忽被書來喚覺，見得天地廣大，聖賢事業，本自如此，樂不可言矣。昔人有云：「我向大羅觀世界，世界只如指掌大。」雖則幻言，亦有些意思。但向大羅時，却不方便了，更要與理會。《字溪集》卷五。

與趙明遠書 三

判府玩心義編，妙極闡奧。天地一說，不徒言之知之好之，而且樂之，自非識見高明，洞見天地萬物之理，與吾身出處語嘿，周旋動作，同一流行，同一運行，安能及此！便是身到長安，四方八

面，道理交貫，千門萬戶，逐處洞開，令人倍萬喜悅。雖則如今已到地位，然便須委曲周折，仔細與理會過。向有人以譙先生「見得見乃謂之象一句，則三百八十四爻都在其中」問文公者，公云：「此只好說話，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多少事在，須一一與研究始得。」今判府既得其要領，更望詳其節目。

《字溪集》卷五。

與趙明遠書 四

喜知官清事簡，留意《易》書。今時不以好爵自縻，而篤志好學者，如判府、文廣史二賢，皆能不以富貴累其心，而求爲聖賢之歸。蜀雖阨危殘破^二，而生意不絕者，以有此氣脉充壯之耳。天地間賢人君子所聚，便可卜旺氣。向時明道先生見橫渠不存，而橫渠門人寢寢彫謝，以爲關中旺氣衰，深有可憂。後果有西師擾亂，天下騷動。學士大夫關繫安危如此。今人只知安遠之策在武功，而殊不知有元氣者爲之張主，此獨可與足下道也。但今時《易》學不下百餘家，皆能釋字義，講爻象，說道理，而迹其爲人，則往往與《易》不相似，則其所言，未必真知《易》。惟伊川《易傳》言人事最切，晦翁說《易》，於卦爻義最精。而二先生非苟言之，實允蹈之，後學於此折衷焉可也。連辱教章，言言以學爲事，則知義理之心勝，而富貴之念輕矣。昔伊川謂謝公師直以運使而能屈節問一主簿，爲深知《易》，今判府即其人矣。《字溪集》卷五。

〔二〕 咎：原作「佔」，據文意改。

與趙明遠書 五

《易》惟《乾》、《坤》二卦是天地健順，《乾》斷不可一毫私意義。惟「上九」言「有悔」，夫子言是以動而有悔，則只說人到《乾》「上九」，便退有何悔。若《坤》則於「初」與「上」致釋陰極陰之戒，然以《坤》之本體求之，則《坤》只是一箇順，亦無堅冰戰野之失。自二卦之後，則變化生，却多有悔吝凶咎。所以夫子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則或吉或凶，却在八卦。八卦相錯之時，所謂兩儀四象，只是純然健順之氣，那時未見吉凶在。卑意謂玩《易》只須於四聖人卦爻象辭，平易思量去，使純乎天理之正，勿以後世人偽私慾參之，并勿引惹背意，方見得三百八十四爻都是潔淨精微，而吾之所以日用常行，都自有純然天理，一脉平平坦坦，安穩快樂。所得徹頭徹尾時，是甚次第，更說甚王侯卿相，與夫釋老昇仙入定，驚動天地，便是《剥》之碩果不食。伊川言：「剥于上則生于下。」人生至此，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某因判府屈己好問之篤，率易言此，便是濂溪令二程求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也。《字溪集》卷五。

答趙傳之書

所問「《河圖》生成數相乘爲四十五，生極於五，成數至九，合而言之，五九合四十五」，及「一年中八卦各得四十五」，自是可通。大抵《河》、《洛》兩圖，是道之體用。凡所謂道，無出於此兩圖之外者。莫不皆通，愈求愈有，只是要入身子體之爲難。只如孝弟二字，一日十二時中，有多少未盡善處，須要行得似曾、閔，充而至堯舜，方是極頭。來論《震》、《乾》、《巽》、《艮》、《坤》、《兌》變，而《坎》、《離》不與，亦看得分曉。然《兌》、《震》、《巽》、《艮》凡兩卦倒轉成一卦。如《頤》、《大過》、《中孚》、《小過》，文公以爲皆是《坎》、《離》之變，《頤》是大的《離》，《中孚》是厚畫的《離》，《小過》是厚畫的《坎》，《大過》是大的《坎》。則《坎》、《離》未嘗不變，更細思之。近來熟看雙峰五行生出次序，并金陵擬議周先生、二程先生之說，其釋周、程則善矣。五行生出之次，如邵子「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乃水先生。又岐黃書論人之生也，男先生左腎，女先生右腎，都是先生水。其金、木、土，聖人言其氣，雙峰論其質。又言「程子未見濂溪《太極圖》，更當詳思熟議也。聞執經問道者甚衆，此尤當今仕進者之所無。然某竊有一說，姑以見意。夫光明者聚蠹之階，錚錚者招怨之府。有明倫之主，而人情舍此安之，此固慕羶懷德，不容却去。但謙謙有終，勞而不伐，功而不德，歸美從長，無形一言，然後爲至。希夷謂名者事物之所忌，宜深體之。所謂「一陽至六陽，疏

密始難終易」之說，甚看得好。晦翁與門人亦曾以疏密處爲難說。足下既言六陽，則六陽亦然。陽固難長易盈，却方盛時已有衰，倚之陰之盛，頓然便在眼前，却不知如何亦如此先疏後密。又春分卯中，秋分酉中，與卦不相應，這處亦難說。康節如此言時，必復有意。《乾鑿度》亦是一件文字，但《易》書除希夷、康節、伊川、晦翁之外，或得或失，中間亦豈無是處？又如朱漢上輩亦有好處，亦有不盡處。惟《麻衣易》是南康戴主簿所作，晦翁已辯其僞，此却不必讀也。《字溪集》卷五。

與稅巽父書

伏睹《啓蒙小傳》，自圖象至卦爻及上下經，皆不離乎九，仰見用功精密之至，益用降嘆。但其間略有可商量處，序中取揚子雲謂文王重《易》六爻，此漢儒之誤，前賢已詳辨之矣，恐更不必引用，後學必生疑惑也。《河圖》虛五與十，關子明、文公雖曾如此說，却別用起一義。以圖觀之，則未嘗虛也。下又言「《河圖》、《洛書》十無位」，《洛書》則可言十無位，惟《河圖》則十隨五在中。所以文公《啓蒙》，五與十相守而居于中，則是有位矣。所言「六極與五福同居九疇」，此是《洪範》所陳耳，箕子亦不敢分明說六極是十，《洛書》分明除却十數。今既言《易》學，只當據圖中見在說。所言「文王諦玩《洛書》而作後天」，邵子止言《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東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爲偶。

又曰：「《震》、《兌》始交，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故當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陰陽尤雜，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全，故當不用之位。」似只言八卦交而爲後天，文公亦如此說，却未見因《洛書》而作後天之法象也。所畫《奇偶圖》，《奇圖》甚穩，《偶圖》二屬乙，十屬癸，此兩數俱歸《坤》。今乃止言《離》、《巽》，更有說否？十數蓋《乾》、《坤》鎖了頭尾，而六子居中也，生成圖較差，他處尚未活。然恐更有深造，千萬下教。《字溪集》卷五。

代上謝司諫劄子 一

某頓首再拜。揆令春事縹緲，萬綠紛敷。恭惟某官仁義前陳，嘉猷辰告，神依正直，台候之福，如川之增。某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有嚴吏墨，上塵記司，伏祈省視。某月儀長語，不敢效世俗。竊惟先生以忠正誠明之學，格聖天子好賢樂諫之心，九重寸地清虛，四海受福之地也。天下受其賜者，造化亦厚其報，當然之理耳。自天申之，夫豈人口。某恭審國之有諫官，所以正救得失，獻替可否，警悟君心之要職也。寶、紹以來，有美無規，朝廷氣象淹淹，識者嘆恨。自先生晉登言路，有謀必告，有懷必陳，糾繆格非，必欲杜群枉而開衆正，一言脫口，天下誦詠，四諫風采，復見今日，豈可與鳴朝陽者同日語乎！渡江諫官，惟龜山先生議論尚剴切，至今頌美。執事可齊肩而比迹矣。中興之治，敢爲天下賀。《字溪集》卷五。

代上謝司諫劄子 二

某合陽晚後，粗知讀書。自習聲律，已服大名於方冊。繼記年誼，惟不獲叙團欒之拜，情分竟疏闊。鄉間歲被邊禍，寢寢不可支持。豈無巧婦，奈亡餽飫之資何。某久有江湖心，而義不能。昨春攝守昌溪，今已獲汰，而本闕亦遂過滿，勢可遂其瞻依之情。謹述愚見，裁成短書，因便申繳，望賜覽矚。借順風而俾之前，浩蕩之懷，不日傾寫，伏楮曷勝拳切。《字溪集》卷五。

通夔守田都統劄子

某半生碌碌，未得晉謁光儀。每聞襟量豁達，浩無邊際，用不敢贅時俗長語，上瀆融明，首乞崇諒。某前年奉華光先生誨語，聞談及判府礪門隼功，老仙撫掌擊節，稱誦再四，坐間諸名公莫不欽服。判府投機應變之妙略不世出，謂邊鑰得賢如此，太平有期，咸欲賡滴博蓬婆之詩，爲判府賀。比來老仙視師漢沔，乃煩牙纛鎮夔，殆有深意。此地荆襄咽喉，西蜀根柢，知判府必能以守礪門者守夔，則可無後顧，直指漢中，今果坐策殊勳。凡我師得志于外者，不可謂非守於內者之力。公論如此，非佞非佞。學生炎卯顓蒙寡學，天假其逢，獲在照臨之側。判官不以年少書生斥去之，乃寵遇異

等，推置赤心，夫何修而得此！第晚輩乍遇殊知，陶冶之賜大矣。某謬悠分職，四月中已遂過滿，使長不許遽辭，絆以權倖，強顏負乘，倍益羞忤。近日力稟，已爲申上差正官，不過初秋出江。未審學生可乞假一會涪上否？蓋拙荆未祔先塋，欲議歸藏。此願才畢，當伏謁戟轅，致九頓之謝。未見顏色，修辭冒昧，無任戰懼，伏乞照臨。《字溪集》卷五。

代賀喬賓王入幕劄子

恭審某官心畫孤高，材具卓越。物來能名，恢恢有餘；事至能應，多多益辦。闔垣圖任舊人共政，置公崇幕，蓋將相與上下議論，舉彫瘁困竭之蜀而春生之。平準權衡，時措得宜，闔關弛張，機會切中。自今操贏貢以佐中興，士安不專美於昔矣。某假守三峽中，如坐深井底，聞鴻最晚，賀燕尤稽。海月孤高，爛照此心，想不容形遁也。昌溪乃高人舊遊，澗黍巖禾，夢想可數。下流回易之禁既嚴，齊民薇蕨之歌已賦。某固分甘菽水，與晚猿夜鶴歌舞飛仙之遺風，而薰煎坐困，根本當念。夜登籌邊，東望舊隱，亦有以慨明月綠蘿之清閒而憐之乎？僭瀆惶恐。《字溪集》卷五。

賀王禹錫使君就制幕交割劄子

某借恩光於桃李場中舊矣，粧紅靚白，終不足以續畫春風，惟粹抱和襟，容而諒之。某曩擘牋事長，方懼玷瀆，辱賜寶翰，字字鳴謙，一誦一感。自後翹企烏檣，不復上狀，情文有疏，而炯炯寸丹，惟杓與岱。七月伏睹制劄促先生來赴，黔山千里，一時改觀。某不勝嚮風踴躍，謂歸舟晚節，有華其遇。繼聞又以涼風徹暑爲期，私計鄙懷，重在愛敬其親，非過爲恬澹虛徐，以土苴利祿誦聖賢之書，身聖賢之行。既見君子，心胡不降。恭審先生籀紅新滌，油碧借留，蜀文章士，揚鴻名，譽盛德，入耳而不煩矣。某謂人誇五馬貴，先生輕千駟而勿視；人羨兩轡朱，先生厭文繡而不貪；人喜二千石，先生薄膏粱而弗嗜。夫畀虎符，鎮龍藩，列五馬，祿二千石，運幄中之籌，無足以譽先生者。惟象緯不移，躔龜章坐，入手拜舞，斑衣問安，燕寢黔南，分野正南極老人星樂旺之地，此某所以百拜喜舞，樂爲先生道也。某滿替已久，趨參有期。先此申賀，伏乞台察。《字溪集》卷五。

代趙大寧上游丞相劄子 一

某伏以五陽爲夬，六畫臨乾。恭惟某官榮辭九棘，入面三槐，鼎鼐新調，天人叶贊，鈞候動止萬

福。某迂疏小吏，感戴洪鈞。跼蹐修辭，凌兢叩閣，瀆尊是懼，鑑在爲榮。《字溪集》卷五。又見《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三。

代趙大寧上游丞相劄子 二

某竊以天者道之形體，道者天之性情。宰相，位天官而論天道者也。言其體則包萬有於一元，極其用則散一元於萬有。公相抱負此道，餘六十年，今日得其位而行之。伊尹之於成湯，傳說之於高宗，同一際遇爾。莘澤必被於匹夫，商霖遄蘇於大旱。今醜虜殘暴，有甚內溝〔一〕，遺黎思活，尤切望雨。以道援天下，以道澤生靈，將見掌握造化，至和兩間，譬效陰陽，叶氣萬宇，乾父坤母作而曰：真吾宗子之家相也。天下公望，敢以頌德。某嘗聞太平宰相易，時危宰相難。晚周山甫，江左夷吾，李唐德裕，誠所謂狂瀾砥柱，中流一壺，何可多得？惟我盛朝相一司馬，虜人相戒以謹勿生事，不動聲色，措世泰山，此尤光前絕後，巍巍勲績，無與爲比。迹其所由，司馬公文章道學中人也。今公相道宗百聖，文祖六籍，實溫公等輩。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起大敬畏，甚不難事。世間惟道德足以服人，却萊歸疆，賢可希聖，幸無自遜。若曰漢唐以下，總總相業，則溟滓下風矣〔二〕。某合陽晚後，粗知讀書。壬午東漕，稠人中一識昂昂海鶴之表，已知其爲偉人矣。是秋簞名榜末，以事奪不得與仙舟俱東。非公相外，某實自外也。自縻薄宦，一向不得上牋記。仰止吳雲，不違景刻。蜀事漸

費支持，幾思出關，依借華樾，又義不能。去春代庖昌溪，今幸汰去，而本闕恰亦過滿。恭承相公收拾蜀珍，兼采葑菲，此天假某以依乘風雲之日也〔三〕。冶金鑿桐，知自鳴躍，而況於人。敬淪牋以候從者。知己在前，長鳴振鬣。《字溪集》卷五。又見《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三。

〔二〕此句原作「今強敵殘暴日甚」，據《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三改。

〔三〕溟滓：原作「渣滓」，據右引改。

〔三〕以：原作「亦」，據右引改。

代趙大寧上游丞相劄子 三

《大學》一書，合內外，貫始終，一天理流行而已矣。始於格物，學之根極係焉，而天理由是明；終於平天下，學之功用極焉，而天理由是顯。堯舜禹之精一，湯之建中，文王之純亦不已，武王之皇極，夫子之一貫，皆此學也，而安於天。曾子之忠恕，孟子之法度，亦此學也，而得於人。聖人性之動，無非天理，而《大學》之名以隱。賢人勉之，必推求天理，而《大學》之名以彰。無治亂，無古今，必欲格物致知，必欲誠意正心，必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舍《大學》其何以哉。吁！當顛沛瀕洞之秋，而唱爲仁義道德之說，昧者嗤鄙，識者所深喜而敬聽之也。恭惟大丞相國公先生，性焉

《大學》之蘊，情焉《大學》之著，言焉《大學》之文，行焉《大學》之事。自著爲圖，條分句析，明其爲一貫忠恕之義，皆前賢之所未發，而獨得於心者。故見之行事，言言允蹈。聞過則喜，知身修矣；事親敬兄，知家齊矣。詳刑而法意允，掌銓而品流清，給舍而繳駁當，知國治矣。惟平天下一事，非位宰相不可，而今日亦得志而爲之。《大學》用功，此相公平日抱負之素而講貫之熟，措之天下，必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然某嘗謂天下之治，不可以一人之智識窮，一材之氣力任。周公大聖人也，猶握髮吐哺，以羅天下之賢；傳說大賢相也，必旁求俊乂，以布列有位。方今大而政府，可謂得人矣，豈無惟孝友于者沈回于下僚？主兵主財，可謂得人矣，豈無恥道孫吳、羞比管晏者淹回於散地？處士中豈無諫臣，隱逸中豈無御史，學士才豈無放棄於江湖，將帥才豈無汨沒於卒伍？至於小善一藝，可以補苴罅漏而共扶明時之治者，豈無困滯於草萊，某固不能盡識。每觀歷代人材，隨上之人意向好樂，莫不雲蒸霧滃，類從響應，以就一時之治。今相公端揆以來，亦既數月矣。惟聞薦引蜀彥四十有餘輩，而吐握之事，旁求之令，未之有聞焉。夫宰相者天下之宰相，則天下之士，皆宰相之門下士也。量材受任，何間山川，餽廩稱事，奚分貴賤？昔南人作相，專任南人，皆其量有不足識者，至今少之。相公以大學之道平治天下，必不復效倣其失。但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于今有年，悴憔飢渴，引領商霖，不啻大旱。使曾不崇朝而澤滿天下，猶且遲之，若更遷延遲迴，分別疏外，則西郊密雲，而苗其槁矣。某於己亥季冬，蒙相公知其有寸長可用，特賜鈞翰於安先生，屬以成身起家之事，抵今茫然，真所謂一夫不被其澤者。用是不遠萬里，鮒鳴涸轍，且以博采人材之說爲

獻，庶幾獲兼收並蓄於昌黎上宰相之書之萬一。大木爲杗，細木爲桷，非曰能之，願學焉。冒昧狂言，惟相公裁察。某再拜。《字溪集》卷五。又見《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三。

代上游克齋劄子

某用調元學坐政事堂，大化鴻龐，廣宇熙晏，海內之士，刻冰鏤玉，摹寫象似，竟何足以髣髴其萬分哉！某惟知朝用真儒以來，帶水息投鞭之虞，石穴有登天之險，蓬婆滴博，絕無旁蹊。所謂不動聲色，泰山四維，此等經畫，又豈東山別墅，付天幸於偶然所能了辦邪？然墨守般攻，技各有窮，廟堂邊鄙，願堅初心，軫慮良切。某非謂相公蜀人，僕爲蜀士，援天下以私一方。蓋頭目背膂，歸重腹心，今日所當加護於此爾。《字溪集》卷五。又見《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三。

代文考功到黃池辭免上游相國劄子

某去歲曾於郵置上狀，塵素瑩聰，諒已呈徹鈞覽矣。某老無肖似〔二〕，顛顛蝗粟，日懼滿盈。夫何大鈞洪播，不賜汰斥而翻錄之。宰相之方，道固如是。自惟疏陋，豈稱班聯。隆命飛來，愧汗交作。盛心難於重違，已于十一月理舟出峽。三月望日，遂抵池鎮。江行萬里，背冬涉春，風濤霜雪，

飄薄凌震，弱質不禁岷崴，喘嗽萎薺，疾證轉加，實難前進。欲乞鈞慈稟白九重，放還田里，得尋醫問藥，不至填委狼狽，受賜深矣。情迫意誠，不覺煩嘖，惶恐萬倍，伏乞鈞照。《字溪集》卷五。又見《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三。

〔二〕此句《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三作「某肖形中一長物，無可比似」。

寄黃漕使循齋劄子

某比曾修書付何章，申候起居。但霖雨幾六十日，江水洪漲，沂流必遲延，未審已達聽官否？此間二十二日，忽聞將星無光，不勝駭愕。此事關係不小，飛報廟堂，動經閱月。全在上幕明賢合力聚智，撫慰軍民，靜鎮確守，環四方之境，遠謀揚旅，益張勝勢，使人心安堵，覘國者無得而窺，則帷幄有人，全坤生靈，恃以無恐。昔楊儀當兩軍對壘之際，尚能南轅返旆，以走仲達。今距敵甚遠，霖潦方降，百川泛溢，敵人萬無竊入之謀。此天假我修明之時，然不可不曲盡周密之防，慮外方之伺釁，敵人之起懷，以俟局勢之定也。聞先生暫應副四川事宜，此固臣子報國之日。却須自監簿宣機倍道馳歸，方有商略。如文活菴亦人望所歸，前時之去，元帶大制參職事，亦可委曲詳報，令暫回司，共爲措置，庶處分得宜，切中機會。某雖投閒置散，與蜀民同一安危，良有不遑寢食之憂。而足下又

當事任艱難之中，尤深憂愛。所以譊譊不能自默，不覺煩僭，乞舒諒之。此間二麥俱爲積雨所傷，城壁極費修完，人心不無皇皇。幸得曉暢軍事者爲主，米價亦平，殊喜人意。長學生抵今未至，想是漲江爲阻，但殊不知音耗，良用憂之也。草草占覆，伏乞台照。《字溪集》卷六。

全宋文卷七四八三

陽 枋 七

與黃循齋劄子

某入秋兩承賜書矣。此間屢易帥，而城築荐興，殊無上渝人船之便，申敬遂簡。蒲兄登叔道隨朱制機泝流，忽然起離，不及裁書，就托申致下悃，不審道及否也。某蒙先生及李判府拈出賤姓名于權司，已曾具札辭遜矣。茲蒙平舟先生特遣禮幣，叔季齊招，令人興起。但某學術空疏，不過當時所聞性善、蓮蕩二先生一言半語，深自省察，求以寡過。所謂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者，何學問可爲新俊遊道耶？昔游、楊大儒，得伊洛正傳，以遊太學，多士猶以異類目之。某實何人，敢容喙于藝圃，捧腹效顰，漫貽識者掩口。且某自比年齒脫五六，目眇暗而心健忘，衰懶殊甚，良不足以副招延。只欲父子相依，涉此殘冬，俟來春小學生滿替，同舟而上，支筇伏謁，傾控數年違遠之懷。然後隨意去來，時聽誨益，則所願也。過平舟，乞申達鄙意。前蒙賜學生書，許以任滿出檄，切望留意。韓連帥

城舊治，形勢甚壯，高廣不減于渝，真一大藩屏，惟工役浩瀚而錢糧窘澀耳。若天相其成，則吾蜀後戶之固，而荆、襄藩籬之壯也。《字溪集》卷六。

答前人劄子

寶祐乙卯

某月初曾草草用牋，申叙足瘡不可以屨，所以遲于趨見之由。茲被賜翰，方知前書未達，急遣人物色，則所附之人淹旬逗遛，凌雲距門闌，舟行僅兩舍，音問難到如此，曷勝快悵！且知牙檣復爾歸幕，相距稍遠，承教之期，邈在秋風，情切依戀。某老無肖似，極蒙知其方寸，方招呼薦達，屢屢疊疊，甚願控寫中曲，求以少補高明。去冬伏謁，冀得款曲。而西歸之初，人事奔走，徒困酒食，不能一吐情素。春中自可樞衣，而先生衮衮建臺，學生又有分司之役。某見其不諳煩劇，與之俱來，非得已也。歲月空邁，義理不進，仰天拄頤，不勝愧汗。當今如明公篤志好學者能幾，而某不能急速親仁，以求加益，其不明之至者也。竊惟于今所急，不在講明時文，當急于刊別人心之蠹，引之于聖賢逕庭，于夫人動容周旋，心思好尚，察其受病之處，痛下針砭，俾成有用。不然，春華秋妍，娛情悅目，弄倒世界，正坐于此，似不必政治也。地震大變，此間亦然。雅江分流入夷境處，山崩壅水，浸沒百餘家，死者五六十人。五寨之境，雨雹有如杯者，真可駭懼。竊聞上之人又有雲南遣聘之舉，鞭長元自不及馬腹，況策折箠短，涎不滿殼，而欲化被遠徼。彼或借助，無以應之，實生戎心，而勅敵

又得以爲辭，後戶自今其可憂矣。某耿耿不寐，密以私告，他不能悉浩蕩也。伏乞台照。《字溪集》卷六。

乞解職劄子

昨以霖潦敗稼傷民，曾具申控，伏乞收回攝倖職事。自後昕夕惴惴，仰覘天意，而陰冷連綿，至昨晚雨勢如注，達旦不少息，早上陰雲四塞，雨又淋漓大至。天變如此，豈薄罰輕恕而已邪？惟明公政事宜民，百廢具舉，無召釁之端。獨惟某以過滿合去之人，滯留喙粟，又且負乘非據，所以天厭神怒，降此異災，庸彰譴告。某不勝駭懼戰慄，請勿以書生所陳爲迂，速申大司，差賢德之人前來管幹。仍乞收回事權，併歸使府主當，如此則天意必回，沉陰必斂，太陽必舒，餘分之麥可收，黔民不致顛隕溝壑。昔人謂烹宏羊，天乃雨。今日斥退某，天必霽。雨暘之理一也，去不賢之吏以回天意，古今亦一也。願判府果決，速賜舉行。某無任真誠懇切。《字溪集》卷六。

回涪州士友爲予父子設宴劄

時予長涪之北巖堂，季兒攝宰涪陵。

老翁難出，冒熏巖下之香；童子何知，謬製江頭之錦。方慙有是父而有是子，何乃以爲賢而以爲

能。感深樂豈之招，顏厚忸怩之色。尚聆清絕，冀滌塵煩。《字溪集》卷六。

通新紹慶守王座主劄

某伏以即日槐龍舞綠，筭豹抽斑。恭惟某官幕望穹隆，帷謀妙密，策勳油碧，開府南黔，百職交孚，台候動止萬福。某贅修渠厦，喜溢言樞。闖瀆電嚴，尚祈汪浸。竊謂動靜者氣，而無動無靜者理，實運其機；形色者身，而不形不色者心，實妙其用。心與理一，身與氣一，先生其人也。鉤篲有請，竿牘實贅，惟高明諒之。某恭審先生道德真儒，文章宗匠。舌本四庫，似不能言；心地八窗，居然自晦。靜對三槐之蔭，清臨五桂之香。藩帷卓卓之能聲，棘道生生之治最。州而天下，謂先生自此升矣。白雲蒼狗，善萬卷而藏。握手幾失君，丈夫自有真遇。古人用蜀，定北先安南。惠然此來，收南人之心，爲得漢之舉，太守之樂，應不在乎山水之間也。某世業儒書，少頗有志當世，飛騰暮景，疣痼煙霞，凌雲得風，枯荻晚翠，世道轉艱，抗塵遐徼，愧甚初心。恭承洪雲南垂，遡風怡懌，人間果有二天哉。聲心駢儷，伏楮凌兢。電瞬昭回，冰懷融燠。尚當振諸生之鷺，逐兒童之馬。九頓以誦，恩斯勤斯。某么麼低棲，敢遑上詞。寅惟緯躔煥象，釐祉綿延，風乎詠歸，曰俟予潔。《字溪集》

代紹慶王守上余制置軍前劄

某仰惟日月麗天，奴隸皆知其清明。用不敢模寫績畫，以瀆崇聽，伏乞諒察。某恭承獎率三軍，慰漢中父老雲霓之望，乘機順動，取勝必其萬全。但兵難遙度，守固征強，在多算知無遺策矣。蹇淺識見，豈能測其端倪耶。惟背春涉夏，先生以君民社稷倚重之軀，枕戈擐甲，與士卒同甘苦于閩風劍日中，一柱擎天，四蜀奠枕，夷猶民社者，獨無愧于心乎？某久矣瓜熟，尚茲匏繫，不能戎服鞍馬，效馳驅于十乘啓行之先，例束高閣，食息悚凜。尚當屬耳執律秉鉞之期，進爵馬前，百跪起以稱賀。仲夏漸熱，敢祈萬萬葆愛。《字溪集》卷六。

通紹慶守劄 一

某伏以霜華漸肅，月琯惟良，恭惟某官仁被專城，頌騰五袴，端倪不滓，憑翼有嚴，台候倍擁川增之祉。某疏瀹研烏，詞承油碧，仰贊雁賓之敬，少伸鵲遶之情。靜言凌兢，炳覽榮幸。《字溪集》卷六。

通紹慶守劄 二

某恭審士豫表儀，朝家柱石。幾年出塞，數十州鏤腑銘心；一麾守黔，方千里舉手加額。香凝燕寢，竹引鳳吹。雖彭水凝冰，麾圍試雪，而五溪民和，播爲身和。視履考祥，勿問元吉。穆如善頌，嘖有煩言。《字溪集》卷六。

通紹慶守劄 三

某載惟黔南控思播之衝，大閫屈萬人之敵。莊以臨之，不徒聳懾巖獠之聽，蓋將鎮撫南夷，必欲得其心力，以爲幹腹之防。休士息民，謹守阨塞，以備不虞。倚集殊勲，晉膺推轂。《字溪集》卷六。

通紹慶守劄 四

某竊以馬安南之得此州，白衣非甄陶之夢；蕭太史之牧此地，黃魔顯佑助之功。由千里而陟殿巖，先一州而及天下，造物蓋有待也。雖蠻煙瘴雨中，方沐祥雲瑞露之化，而九重念玉關人苦，一札

從天，四輩在道，五溪父老，豈容持使君足而不使之仙去邪？某久矣拭目。《字溪集》卷六。

通紹慶守劄 五

某自慚竊祿，亟願投簪。時方荒邵圃之瓜，地難種陶籬之菊。昔遊昌溪，望美人而懷靡及；今趨黔水，見君子而心則降。嗟菀結之幾年，幸趨承于一旦。不辭冷宇，知有主人。在泮獻功，願備史克之頌；磨崖紀績，當賡元結之辭。行睇重雲，距躍三百。《字溪集》卷六。

通紹慶守劄 六

某濫恩帝京，職教使府，行將祇服賤役。蕪陋俚語，申控心聲，齋宿然後敢言，頓首望予其進。某分位有嚴，安敢晉越仰申月地雲階受祉既多之間。照臨伊邇，惟潔己以奉約束。《字溪集》卷六。

賀趙守劄 一

某伏以即日槐夏恢台，梅雨清潤。恭惟某官把繡晝遊，皇華夙駕，荔江思詠，梓部懽謠，百職後

先，台候動止萬福。某四月初方聞被旨護試銓闈，繼聞榮除東憲。黔中音便罕端，未敢孟浪申賀。比承內機府戶檢法兩翰，并此中得渝上近耗，始知峻遷之的，曷勝額慶。明公慈仁稟賦，忠厚操存，明三尺以體欽恤之心，奉六條而公廉察之柄，折虎狼之爪吻，辨雀鼠之牙角，不待長語可卜，古井無波矣。某私喜粉榆故國，昔無喬木，今有世臣。陳時臬事之餘，廣龜陵之社粟，以飽蜂腰，振北巖之文風，以鼓鶴聞。合浦珠還，在下風矣。先生毋曰奪我鳳凰池，鄉國幸甚，吾黨幸甚。某辱知深厚，不欲過爲辭說。陶陶遂遂，自不能嘿。毫楮所殫，情實俱至，伏乞台照。《字溪集》卷六。

賀趙守劄 二

某恭審縉雲雪崖之會，江山清奇，氣象明淑，異人間出，闊武峻颺。由鄭公鄉坐大幕府，爲列郡侯，撾鼓浮航，迤衍勢順，望錦繡洲邊，江花水葉爛熳，卷先聲而東行，爲社稷天下重矣。調攝之請，文言亦煩。某壯歲盤桓北巖，觀書匱矗涪之北，程、譙、尹三先生此焉闡明神《易》，太史揚之，蓮蕩續之，而涪以《易》重。清江出涪之東，爾朱白石，此焉羽化。帽仙踵之，鄭仙繼之，而涪以仙顯。由是仕于峽者，咸以涪爲榮。程、劉聞于前，曹、謝光于後，率皆凌青遡紫，上玉登金。先生以先君華裔，寵賁江山，又將明畫前之《易》，餌形外之砂，飛上鈞天，工宰人極。槎頭轉春風，易巖仙窟，特一傳舍。某曩客渝城，每于文、趙二先生間挹清絕，飽芳鮮，落羽萬山中，習氣疏野，便風

端雁，不一奏記，恐悚何言。此月强半，方知躔象已次龜陵，卿雲氤氲，出摩圍峰頭，寒陬冷曹，不火而溫，倍萬喜舞。亟此熏瀹，申賀厦之敬。嚮德情涯，憑楮偪塞。《字溪集》卷六。

送太守壽儀劄

久棲鸞幕，喜遇熊占。方同然旅進以熏一瓣之香，乃過甚謙撝而却微塵之玷。滄溟有外，細流何歸。雪竹霜松，固迴然不著於塵坳；溪毛澗藻，尚庶幾可羞於王公。再列悃忱，冒陳嚴峻。幸少寬於約束，希俯納於涓埃。《字溪集》卷六。

又稟

不避呵斥，洵有控陳。顧惟頌祝之微誠，至辱謙卑之再却。莫知進退，愈切凌兢。在君子固削繁文，於小人莫表誠意。念辱知已久，有天蒙頂踵之恩；而舍是弗圖，無地效絲毫之報。尚祈仁恕，曲賜涵洪。瀆誠懼於再三，容切希於萬一。《字溪集》卷六。

稟王守錢其長子出江劄

恭承長內機，烏檣風順，鴨綠波肥。雖燕語之留人，奈花飛之送客。煙中江柳，朝蹙黛眉；雨後溪花，曉含紅淚。物態如此，人心謂何。某于東閣，屢諧瞻犀挹玉之緣；向南浦，倍惜臨水登山之別。輒具春風一盃酒，同邀丹穴三鳳凰。薄言請違，非曰飲錢。勿却懇懇勸勸之請，少攄依依脉脉之懷。曲賜允從，曷勝榮幸。《字溪集》卷六。

謝送生日劄 一

曲承珍帖，併辱多儀。對斟餐黃菊之秋光，味冷笑紫薇之雪詠。啜雲腴於雀舌，嘗霞酌於兕觥。分外清奇，頓忘衰晚。亟茲占謝，伏乞丙原。《字溪集》卷六。

謝送生日劄 二

迫茲重九，再見始生。自惟東閣之陳人，益厲杜門之素志。曲承珍翰，併辱隆儀。煙瑞星聯，光

生蔀屋。玉霏雪落，重拂竈塵。既佩意之實寵，欲循牆而安避。僭以肅入，未免包羞。草此先露萬一，謝悰非筆所既。《字溪集》卷六。

回巫山李宰劄

某曩者學生託蔭潘花，曾因便雁，徹聲藻續洪雲，自後不遑嗣寄。美人一方，引睇翹切。巫陽蜀之根本，仁賢鼓疏越之音，以撫字其民。嚶嚶方言，化爲風謠。廣譽沂峽而西，最聲與江俱東。殿頭雲角，皆穩着脚處。檣烏翩翩，好音只听夕矣。某日薄崦嵫，問戍納履。望巴山冬杪欲雪，亟思袖《易》編，倚巖熟讀。涪陵使君得以北巖縈絆，學生繼至，力請爲象瀕之行。失其本心，亦已甚矣。不謂謙謙君子，聰聽惠心，寶帖與尊罍俱來，情文腴異。祇欲旋壁，恐貽訝譴，降拜肅入，臉耳發紅。譙達微先生有詩云：「丹葉不勞題姓字，免隨風月落人間。」敬以謝，復以請。何日良晤，寫此心懷。更加厚，自存我推以及人。憑楮真叩。《字溪集》卷六。

回黃州劄子

西巖先生，名恢，字伯洪。

某即日徂暑未垂，穉金柔伏。恭惟勝算雍容，長城屹峙，天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某比僭越奏

記，深懼犯分，唐突尊威。乃蒙擣賜寶緘，盥肅莊誦，德語謙溫，如廣宙包涵，不鄙卑賤如此，天下士尚孰肯有言而不樂告哉！恭承卷懷易退，願言丐歸，仰歎先生不以醴厚動心，度越流俗。然當今不避艱棘，盡瘁鞅掌，深得軍民之情，而足以當一面者，如先生凡幾人，廟堂必知所以處此矣。況使府爲淮西根本，荆襄犄角，勢差緩而實急。必欲厚根本之地，強犄角之勢，偉度卓識，又有居先生之右者乎？某肆言狂妄，曷勝惶恐。性善先生前處中復之變，甚自寬釋。某等日夕侍坐聽講，尤用忻喜。只是氣弱多病，蓋去夏以苦目多服大黃，次第已有脾弱之根。今歲又當其時，食不甚快。六月七日云大小府不暢，命醫作通劑，至初十日，大府通而不節。然初無甚苦，命某等就榻前講書，晚猶出見客。十一日，尚押文字。夜後覺困甚，舍侄輩扶坐，巍然而逝。某等獲視斂含，雖粗合儀節，而無先生一至親在此，漫擔當大事，不勝憂惶。幸稟懇悅齋先生、李御史、吳中書以主持其上，不至狼狽無措也。近謁鶴山，令某等事辦便可撥發登舟，至黃池，待友顏之來，庶免意外憂虞。朝士多同此意。七月終可到黃池，則友顏亦必來至。計不遠得參拜旌麾，以請冒昧之罪也。先生所附性善之緘，元未領至，來人云已發回矣。舍弟房、舍姪醇、親戚王卯應全此列拜申覆，不敢贅陳於德履之前，萬丐鈞察。《字溪集》卷六。

答黃循齋劄子

某十月在涪陵，承韓判府惠書，祝以刊刻先生所作《北巖重修書院記》，即便全職事過江，尋擇堅珉，却惟在山頂鑿崖，方可稱意。韓公書辭便欲成事，恰書院後有一片碑，翻視鎮先生記中所言後溪劉公之作，涪人謂其中說坡仙議伊川之拘，亦猶伊川議東坡之肆，用是久仆而不復立。茲因先生言及，某喜後溪之碑其興也有時，因使匠者磨礱其石，堅潤可愛，遂就刻先生之文，建于樓之左方，如向來西州江瀆祠中兩面碑體樣，令明顯可觀。而後溪先生之文，因吾循齋復著于世。記新起廢，一舉兩得，人皆慶快。來記中亦略易數語，殊覺僭率，恐再稟而行，則不就緒。碑已刷印，擇日建立。而某適下夔門，然規置錢糧已定，想今時進本已多日矣。某以小學生遠來迎養，不得歸鄉，尋便瞻謁，深切懷思。學生欲就兩考而歸，計上流多無見次，若得一二年缺，或遠地不必之任教官，庶讀書三載，勝如汲汲官塵，終爲俗吏也。照臨之下，豈無託蔭之所？第前書言徹戍後投簪之計，必得請而後已，則亦不敢冒然孤立于風寒之地。却當父子還家，日侍詮曉之益耳。台體想康健。地遠，都不能時伺興居。喜聞奏蔭令弟叔，高契約友，如先生篤念手足，卓出流等一段，甚光明，却非好名之爲，敬仰敬仰。《字溪集》卷六。

王使君新亭初架詔寮屬尋太史孟嘉之樂劄

伏辱熏慈，寵貽教翰，喜華亭之得勝，欣素節之伊期。石聳山高，佳致盡歸于收拾，菊黃茱紫，秋光閒入於牢籠。太史之幽放可尋，孟嘉之逸情堪繼。吉蠲勝日，呼召閒曹。尋真樂於事餘，契清酬于公退。恭聆旨戒，倍切懽愉。亟控謝誠，端祈炳諒。《字溪集》卷六。

與王希尹劄子

自台旆東征，無日不思義道相長之益。累收所惠書，字字皆切己求道之語，可謂信之篤，行之果，孜孜不已如此，令人手不釋緘，喜不能寐。喜知榮赴奉母敬兄，長稚團樂，真樂不可名諭。而招諸生以講唐虞孟氏，三樂賢友兼之，一忱詠贊。宿抵黃溪，未即良晤，傾寫浩蕩。草草叙別，敬盡衷曲。《字溪集》卷六。

代通包撫機劄子

某即日乾德亨大，暑意恢台。恭惟某官帷籌中妙，帡覆遠加，長養一襟，詠歌三峽，台候之福，如川方增。某春江倚柁，挹粲花之論於水溶沙煖中，滿抱塵土，一日蠲濯。草草言違，又塵華亭飲餞，妙畫千屏，夕陽半峽，側弁登舟，滌餘醺而從清漣，異境奇觀遂遇目，涵泳高情，此身真從武陵中來。暮抵巫陽，煙水杳隔，便覺人間之有累也。領事已還，日整亂緒，苟可利民，知無不爲。但郡欠大司，爲目浩瀚，而庫管赤立，井既不隸于監，所仰惟酤榷兩務。下流舟車今已不通，稅入大減，而秋米無復可得，償逋善後，凜凜無策。所恃洪覆在前，必有以惠念而警誨之爾。萬山間一小聚，真是井底。大都會群賢所集，毋惜時有以垂教之。瞿唐白帝，宛然蓬弱。聚真集仙，莫形頌祝。《字溪集》卷六。

答晏重三丈劄子

惟問學一事，此則某之所素懷。平日欲盡將所得于尊先生者而復之華宗，而不可得。於茲英嗣寵臨日久，相與講明，亦覺領解開悟。恨千里從游，又迫歲杪，雖直截痛快言之，不過說得梗槩。須是

待某西歸，相距不遠，朝斯夕斯，看說得幾何。所見教時文，亦善發明。某如今不甚喜說時文，此間諸友多以程文見教，却覺慵懶，遂杜門謝客，不復與士友接。茅屋短窗，閒玩《易》書，求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之說。倦則兀然閉目而坐，覺得自是窮禪客，別無滋味可與時人咀嚼。契兄聞之，亦必欠伸瞌睡矣。何時瞻對，登山臨池，把玩爲樂，驅遣此淡生活也。《字溪集》卷六。

代上劉察院劄子

某頓首再拜。揆序春令婉婉，南雲欲飛。恭惟某官烏府策勳，鴻卿錫命，君子所履，有翼其臨，台候動止萬福。某心聲迫窄，辭不容緘，謹吏墨以溷典籤，伏祈省視。某竊惟三才一氣耳，靈於天者光，靈於地者幽，靈於人者秀。而文先生童齡通六經，擢高科，登顯仕，此豈尋常儒學等流？其爲間氣所鍾亦明矣。夫間氣與世錫福眉壽無有艾也。蕭主長語，言之亦煩。某恭審宗伯掌邦禮以建邦國，豈其聽於神乎？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品制。使兩間萬類各得其宜，在得人焉。惟寅直清以宗主之，然後禮達分定，而天下平。比聞先生以明道辭監察、求外補之意消詳出處，乃膺眷渥，晉陟禮卿。《春秋》、《周禮》之變也。與其嚴褒貶以分邪正於抨彈之中，孰若盡誠敬以飭倫分於揖遜之際。安國家，定社稷，張主一新，神人交慶，太和自此致矣。某敢不爲天下賀。某曾於大幕，快睹星鳳，間邈光儀，幾更歲月，每獲觀王前論列，陳義慷慨，令人喟嘆自適，三復玩諦，益深彼美人兮之思。

蜀事漸費支撐，所謂無麵餽，難責婦巧。某幾思放棄江湖，而義不能。昨春代庖昌溪，今已汰去。料院日月，亦遂過滿，亟欲晉揖光霽，濯此鄙俗。輒以時事繕成長書，因便繳獻。惟先生矜其愚蠢，憐而錄之，曷勝萬幸。《字溪集》卷六。

與台州知府趙德父秘書劄子

某不通起居之間十有五年，神魂飛越，無時不在於潛之天。江山修阻，不能間也。惟是亂離流落，罕伺端便奏記，簡慢何言。不審友兄年來爲況何如，得缺何地？晚俊後學，亦有悅好義理，來相從者否？雙峰先生今時安在？想亦不復更出。白鹿、安定，何人主持？願一聞之。人材學術，關世道盛衰。文公高弟滿東南，嗣響豈無人耶？性善先生既無嫡裔，今其族人嗣守餘澤而已。蓮蕩先生僅存一孫，其族人伯慥者在仕版，可入宰矣。伯慥之子今舉登第，見居巫山，爲避地計。性善之學，好者亦鮮。有王希尹者，慕道甚切，見注常德教官，未上。向來趙子寅傳之，曾謁雙峰，有志理學，今以憂居家。弟全父之子名損，見在漢陽。小男炎卯，倅廨從師，頗可教，俟稍長而訓之，看如何也。長男少箕，姪昂，濫中類省，族孫恪冒爲冠，聯袂入對，令奉書瞻德容而炙明訓。昂講周、程文字之書有年，必欲力行求至，幸友兄予進而玉成之，某至願也。某己未避蜀難出峽，寓常德之桃源，來春又欲之漢陽。歲晚衰頹，無復長進，日夕靜坐，期欲萬想不萌於心，而未能也。時玩所通之《易》，擴

而充之，義理無窮，愈精微而愈廣大，至於莫可爲言，私切浩嘆。友兄真積力久，充然有得，希有以教之，至懇至祝。《字溪集》卷六。

辭權倖公申劄子

伏準使牒備制劄指揮，委權管幹本府通判職事，押到印記，請交領回申者。照會某衰朽摧頽，不自知止，冒領教職，得過其分。又且朝省近降指揮，教官不許兼職，所合遵守，以免罪戾。且某從政郎資序，職輕位卑，不宜權攝倖貳。今見在本府官，以職則節判，以資則彭水知縣，二員中皆可差權。合自本府選差，庶於條法人望，允爲穩當。如某決不敢冒昧領職，所有印記，仍發回使府，乞賜改委施行。《字溪集》卷六。

與趙侍講劄子

某倏違光霽二十有一禩矣。歲月逾邁，嚮仰一誠，直在於潛五雲深處。壬戌之秋，託舍姪昂遠致開府相卿之賀，伏被教帖，盥手擘緘，莊誦數四，言言真實，不啻論心。什襲秘藏，時一開誦，有如良覲，喜慰謂何。近觀邸報，忻知華擢從班，侍冕旒而專講席，啓心沃心，論思獻納，推平日所學以

福蒼生。方今內修政事爲第一議，侍講韜晦日久，深知時務之要，不待衰翁迂叟之言。入陳王前，不異於和靖先生以伊川講事之美，而接續性善先生開陳未盡之學也。不審能使老友得一聞乎？性善先生講稿、奏議，季男炎卯守珍日已奏上天朝，蒙後省議與立傳。茲又將附年譜、行狀申史館。惟性善合有賜謚，更望侍講執事特賜主持建明，吾儕亦不負於師門矣。度同哥竟無嫡傳，立其族人武者爲繼，今在渝任總幹。全父弟之子損，更名炎巳，秉習《周禮》，亦能執事，可赴科場。已於咸淳二年受季男炎卯之蔭，該登仕版，恩命幸叨，無非平昔文庇所覃。以分位有間，更不令作書上瀆前輩。台閣寶眷想隨軒在京，或只在於潛耶？某不敢一一申詞，伏惟台察。某年八十有一，老眼眇昏，步履艱難，止就季男炎卯寓居，便菽水而已。長頑少箕，遠在吉州之龍泉，今得制閫申辟總所監庫，冬月必得團聚。恐欲聞知。相望數千里，臨風不勝依依，希恕其略。令嗣閣學，想德業日進，併乞台照。《字溪集》卷六。

代羅從周通前人劄子 一

某伏以槐夏恢台，梅雨清潤。恭惟某官機謀妙密，幕望老成。四蜀仁言，五溪生意。神修共棐，台候動止萬福。某吉蠲客墨，申溷主書。拙甚鏤冰，尚祈流電。《字溪集》卷六。

代羅從周通前人劄子 二

某仰惟《書》出于洛，造化所以立人極；名宗於範，先生所以扶世道。時異數合，理一分殊。吉人爲元龜，太平知有象矣。劼毖鋤箚，安敢燐爝。某恭審某官文章巨擘，道學宗工。萬卷拄腹而退然若虛，大川獨航而卑以自牧。明月方照人於棘道，夜光忽按劍於蠻方。藺相如豈真屈廉將軍哉，趙清獻幸深識周茂叔矣。今大閩亟圖於定北，屈長材先務於南安。從此一州，達之天下，特傳驛爾。祇恐江魚之入饌，又催彩鷁之隨風。某拭目以俟。《字溪集》卷六。

代羅從周通前人劄子 三

某三世業儒，八父學步。凌雲戰藝，幸託根桃李之場；黔水掾曹，喜竊芘芙蕖之幕。逢春兩度，遇主三生。誓捐軀殼以奔趨，倍切輩流而踴躍。薰心賀厦，頓首飾箋。駢儷贅誠，繫蕪自愧。一經煥爛，萬有寵榮。某下吏，不敢僭申紫府翠蓬之間，夤想象緯昭垂，鴻釐茂介，行即斂板，拱俟鳴鞭。

全宋文卷七四八四

陽 枋 八

代賀朱撫機劄子

恭審某官蘊不器之才，負兼資之略，幕畫出奇，帷籌得妙。此殆見其善者機，未足據所素抱也。瞿塘風月，近得平分；渝水司存，遠資隆寄。所謂連城希寶，爭願襲藏。一佳士於今見之，子駿在下風矣。好音一播，華譽四馳。某假守峽中，如坐井底。得鴻晚後，賀燕稽遲。有孚惠心，冀諒之情。昌溪雖號桃源，其實燕谷。幸甚洪雲，亭亭在眼，巖叢澗葉，必不遐遺於溫覆之下也。某與監民恃以無恐。紫翠空明之臺，非煙非雲，鶴峙鸞停，何福不除。監中凡委，某引領西望，幸惠爲榮。

《字溪集》卷六。

紹慶乞申免和糴公劄

某竊見黔之爲郡，地瘠民貧。去年只因中熟，軍糴獨不與諸郡蠲減之數。本州驅催稍嚴，自秋徂春，民力困憊。餘欠尚多，勢無可得。農務正殷，勞者弗息，良可憫念。判府惻然動心，許爲備申大閩。千里之民，舉手加額。竊意閩帥仁念惻怛，明通公溥，必不於遐陬遠地而靳。欲乞早賜申上，庶使曾不崇朝，澤滿荒徼，甚大惠也。《字溪集》卷六。

辭蒲常齋俸粟劄子

重惟蜀事至於不可支持之餘，明公出膺大寄，纔試活着，頓策殊勳，形勢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天地鬼神，爲之感動，時運氣數，爲之轉回。百萬遺黎，銜戴鏤刻，不可以言語形容名狀。藻績日星，高明固已厭之，某何敢襲浮華以塵大觀。明公心上經綸，兵間出入，餘數十年矣。敵情變詐，料之必熟；邊將賢否，知之必詳；形勢緩急，生民利病，胸次酬酢劃裁之妙，講之必精。功業見乎變，茲其時矣。某投簪考槃，興懷水石。學生歲早濫叨，誠一不幸，明公予進太過，弱步豐扛，某實憂敗事。不極其隨，因得以夷猶睇觀乎蓬婆雪嶺之天，爲幸多矣。曲蒙劄命，俾以扶老祿秩。竊念方

今庚癸之呼正急，焚竭已盡，正當從事苦節，捐不急之供以賞有功，猶懼不濟。繼廩長費，不知幾披堅執銳者之祿，某安敢畫墁亡藝，父子逐逐，以蝗太倉乎！且分已休致，不應更縻廩食，以貽掩耳盜鐘之誚。伏乞收回命賜，俾得蔬杞菊以自適於白雲之陰，不勝至願。伏惟鈞察。《字溪集》卷六。

與王禹錫知府劄子

知紹慶

某去秋省闈竣事，嘗得晉瞻師範。以匆匆回賤職，不能再造墻仞，良爲簡慢，何所逃責。九天溫渥，宅牧南郊，先聲飛馳，輿誦洋溢。方今士大夫率謂江北諸郡爲煩難，而以江南爲樂易。實則不然，江北田壤沃饒，財力易辦，上之人常以寬恤一念待之，故不難爬梳。江南壤地磽而物產薄，當途例曰桃源，政令無復顧惜〔二〕，以貧民當厚賦，上下迫促，日在膏火，一僻之外，他無可樂。惟先生踐聖賢，行仁義，真實寸心，始終不渝。大闢雅敬深信，屈爲此來，利興害除，上信下安，黔民知息肩之所矣。某學腐材疏，欲隱無地，掾學黔南，圖爲苟活，蜚蝗廩粟，百倍悚慚。不謂皇皇何之之秋，遇與人爲善之長，行遂親炙，學所未到，靈根晚芳，樂其有涯哉。敬憑便風，傾寫賀臆，不敢咿嚶，上瀆清瑩。伏乞台慈，曲垂恕察。《字溪集》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九九八。

〔二〕顧惜：《永樂大典》卷一〇九九八作「假借」。

通任知府啓

維舟巫峽，昔幸鄰西灤之居；掾學黔川，今喜見東道之主。方蹠蹕鴉林之冷，遽逍遙燕幕之安。亟此修辭，快茲瞻戟。恭惟某官肝膽一劍，精神五兵。將種威棱，功偉圖於漢閣；名家勳烈，言素直於魏庭。憑熊軾，建隼旟，賢太守於焉借重；仗龍泉，攄豹略，真將軍寧久投閒。茲焉方千里而爲諸侯，蓋欲先一州而後天下。坐閑門鑰，行陟殿巖。某黃卷一寒，青衫三世，未分匏瓜之繫，漫司木鐸之音。歸自天邊，欲弔雙魚之素；陡逢江上，爛觀五馬之光。得諧一再之瞻，夫豈尋常之遇。聲心僭越，頓首凌兢。《字溪集》卷六。

謁胡漕使啓

播柳城之歌詠，響撼九天；新梓部之光華，昭蘇一道。幸遇登明選公之際，敢爲入深藏密之謀。偃僂風趨，凌兢星睹。恭惟某官識明裁決，機妙轉旋。於虞、夏、商、周之《書》，得堯、舜、姬、孔之道。孤忠家世，慣擎一柱之天；正學源流，端接五峰之派。出膺時用，自結主知。昔思南國之是強，賜璽書而勞刺史；今念西土之弗靖，歌皇華而遣使臣。果流地上之錢，自給關中之餉。戶不加

賦，而鼓軍聲於大振；野無棄材，而澄吏版於肅清。居者倉，行者囊，佇見狼煙之息；言如綸，出如綽，即膺鵷墨之翻。卷起洪雲，歸爲霖雨。某六官汙淺，一第踉蹌，惟知性命之苟全，屢撫時機而不發。卷阿知用士，喜隨幕燕之來；大冶無棄金，願作庭鳥之繞。陶鎔儻被，感刻難任。《字溪集》卷六。

與季兒定蹇用家姻啓

諫秦穆之潛師，仰欽華胄；止唐宗之降制，俯愧衰宗。絲蘿聆春早之言，松竹定歲寒之約。漫浪幾千里，夤緣五百年。有以相之，何修得此。恭惟令愛紉香彩服，姿稔著於德言；而季子濫紆青衫，學未深於詩、禮。承樂賦「夭桃」之章而降志，敢不歌「木李」之句以修辭。濯烏橋之泉，漲字川之波，自今游泳；扇鶴林之風，出巴山之戶，隨意弄吟。爲臭既同，有懷斯吐。喜婚媾之議，付一言而決。於世俗之文，毋兩可之持。既締好以交孚，幸一心而相與。茲方解季裘而卧袁雪，難曲盡於典型；尚祈矜黔室而覆莊雲，悉韜籠於瑕玷。三薰染兔，九頓憑魚。冀錫珍符，式諧嘉會。何期速也，冰未泮而歲云暮；迨其謂之，吉之從而時勿失。聲心懇切，憑楮凌兢。《字溪集》卷六。

又爲開二姪定趙守宅姻啓

雲漢西流，仰止天孫之飛杼；渝江東去，幸容海客之乘槎。夤緣四載之門牆，宛轉一朝之眷屬。揆其宜鄭非偶也，曰所貴趙能賤之。月囊既探，冰語敬贄。恭惟令愛幽姿閒淑，閨儀燦秋菊之芬；而猶子學問空疏，旅食漫霜葭之倚。曾未吐諫臣之議論，乃竊附公子之婚姻。自陳敬仲之卜兆於當時，而平原君之名重於天下。徼福若此，銘德謂何。一諾蒙季布之堅，合家許子桑之簡。鳳占良月，龜協佳辰。納采請期，璧甚慚於歸趙；攄誠尚實，義深冀於扶陽。佩意塵渠，聲心偈仄。《字溪集》卷六。

通紹慶倅李節父邁性啓 一

某即日梅邊春到，冰底陽回。恭惟某官大闢借賢，專城得相，修靈介紹，台候動止萬福。某疏瀹霜研，詞承月乘，遠致鴈賓之敬，少伸烏遶之情。靜言凌兢，炳覽榮幸。《字溪集》卷六。

通紹慶倅李節父邁性啓 二

某仰惟某官方舟聞望，大袖聲稱。明帝王之制於五十九篇，悟精一之傳於四十六卷。巍科早拾，膺仕薦颺。廣廈細旃，講論唐虞。天下公望，而且分麾半刺，翱翔古巴黔中，君子廉取固如此耶！珪璋琬琰，豈久委塵。鳳凰朝陽，爭先睹之爲快。某喜爲先生道。《字溪集》卷六。

通紹慶倅李節父邁性啓 三

某久慙竊祿，亟願投簪。有心鋤邵圃之瓜，無地種陶籬之菊。昔望美人於安溪之渚，今見君子於黔水之濱。知有賞音，何妨冷宦。居然深雪裏，如坐春風中。洪雲層重，距躍三百。《字溪集》卷六。

贄李倅啓

安溪拾蕨，幸逢對酒之謫仙；黔水采芹，獲事題輿之監郡。喜瞻承於兩地，知倚戴於二天。即遂遶枝，敢亡執贄云云。《字溪集》卷六。

贄王倅啓

光風千里，霽月九秋。載立之監，臨以莊，行以簡；半分而刺，中不倚，傍不流。密參民政而寬濟嚴，妙畫邊籌而文佐武。不鄙窮陬之遠，少期斯道之行。尊王賤伯，以淑人心；霑膏溉馥，以陶士類。兩年溪洞，一變魯齊。郡治中得龐士元，可謂賢矣；天壤間有王郎子，豈居此哉。公固無心，春應有脚。某材非適世，學謬通方。好爲人師，真汗顏於袖手；得其所主，希濫叨於賞音。依嚮惟專，鋪陳第切。《字溪集》卷六。

袁貢玉兄弟啓

圍峰毓秀，黔水鍾英。雄文排宋玉之衙，壯筆比羲之之面。月華照夜，琅琅渚畔之吟；雪片滿頭，穩穩城中之卧。居然藏器，會有賞音。酬十年燈火之功，快一旦風雲之便。某材非職教，責愧負丞。胡爲來哉，友其士之仁者；此非坐也，忠焉能勿誨乎。偈仄占辭，凌兢控謝。《字溪集》卷六。

馬學正啓

材猷博洽，器局老成。素高南郡之聲名，宛有伏波之氣節。合騰聲于三輔，乃看石于五溪。豈功名理固然哉，抑造化將有爲也。天降大任，器具晚成。毋曰徂年之已流，會見壯情之方勇。有來一陽，見其不知量也；游從二馬，忠焉能勿誨乎。《字溪集》卷六。

祝說書啓

渝江孕秀，黔水蜚聲。介然公卿之譏，節高兩漢；偉已賢良之議，名著九江。未空冀北之群，暫隱南山之霧。天將降於大任，器不妨于晚成。行舉魚鹽，即膺象肖。《字溪集》卷六。

謝交割啓

袍綠濫霑，責愧三鱣之重；榴紅新滌，光依五馬之賢。傾寫萬分，染濡四六。伏念某拙哉方枘，謬甚圓機。樂晦翁之傳，而讀四書；耽濂溪之學，而明六畫。既逾強仕，始玷末科。便欲隨海鷗以乞

清閑，不謂逐離鴻而困趨走。昔年東去，今日尚來。好爲人師，此非子之坐也；得其所主，或者天實啓之。茲蓋伏遇某官，貫日之忠，渾身是膽。隱然敵國，咸稱細柳之真；賢若長城，豈類棘門之戲。把麾黔郡，人皆指爲桃源；給餉關中，公但心於柳塞。惟知運甓，安問投壺。蓋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信國士無雙，誰可匹者。武功既抗，文事交修。致此鵜梁，居然蝗粟。某敢不竭其素學，誦所常聞。講明子路之強，助元氣脉；培植曾參之勇，爲壯精神。心形於聲，言幾於僭。《永樂大典》卷一〇五三九。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代趙大寧上游丞相劄子 一

某伏以三台曜芒，一相宅揆，靈聰受職，蓋壤申休。方將鳴天籥以播大和，運斗杓以酌元氣。散之廣宇，陶爲陽春，造化在一身矣。簫圭長語，曉曉何爲？《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三。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代趙大寧上游丞相劄子 二

某不自忖度，憂時感事。輒以猥見，綴成長書，附便申獻。學問空疏，豈堪適用。伏惟海岱深

高，不棄拳勺，機務燕閒，特賜采覽，不勝榮幸。《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三。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代趙大寧上游丞相劄子 三

某勢分遼絕，藐然穹壤，安敢僭申紫微躔中五色連芒、輝燭無疆之問。巫陽有當然職分，敢避下走。《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三。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送張都統序

將軍張公，崛起河東，爲宋名將。人品清高，風猷凝遠。觀其容癯然如不勝衣，聽其言退然似不能言，而中實有浩然不可屈者。從而即之，則智足以周鬼神出入之機，勇足以及雷霆赫奕之迅。癸丑援蜀，走巴梁之寇；甲寅再來，殲吉平之敵。臨戰有吳司馬之安閒，合戰有楊殿前之精勇，既戰有馮大樹之恬嘿，敵畏如虎，民愛如父。於古兵法，何止暗合。其得風后之機緘，明尚父之韜略，悟黃石之編書者耶？胸次萬古興亡，時一見之詩章，簡而盡，深而遠。其隱文章於兜鍪，藏儒學於介冑者耶？將軍早談釋老，而晚悅孫、吳者也。非特知兵，其知道矣。「若人大智慧，耿耿籠中燈。若人大解脫，飄飄海上鷗。若人大福德，滴滴空中雨。」此不足爲將軍道。夫盈天地間皆事業，而天地不累

乎事業；盈天地間皆富有，而天地不役乎富有。故無爲而無不爲，無有而無不有，此將軍之所深解，世人未必悟也。合陽字溪陽枋，始得見于夔，再會于渝，凱歸言別，炳炳心期，書以見意。《字溪集》卷八。

送王使君序

南疇主人，金華奇士也。學自東萊，官江淮餘三十年，休聞洋溢。屬時艱關，長江以北，郡邑狼籍，通州尤甚。當世知名之士方駭視却顧，公輒毅然出身任之，機括迅發，酬應流傳，靡不切中當然之會。士大夫降心屬目，咸嘆公之材卓絕，獨妙設施，而不知公之所以主於中者，一而已矣。惟一故能定，惟定故能應。雖事物至前，日轆日轉，公惟主一，以觀其會通而行所守。群疑焉不亂，衆訾焉不變，震蕩凌薄牴牾焉不懾，堅忍以消之，歲月以劑之。逮夫搖撼者息，而吾之事卓然有成。吁！公蓋不動心之學也。淳祐己酉，綸音有黔府之除，庸嘉前功。黔在祖宗盛時爲節度府，今不過酉陽一縣。所謂通道牂牁，置吏夜郎，節制五郡，羈縻五十餘城，公固優爲，而皆無有焉。惟惻惻憫悼側耕危穫之氓，去其淫怠，鋤其強梗，滌珥筆之風，興正信之教。自始至終及更戍，專主安靜一說。由是前日之寒陬冷宇，燠乎以春，諄諄方言，化爲風謠，特其善者幾耳，非所以議公之一也。飛岑嵒巖於層霄，湍溪諠脰於九地，方寸一坦夷矣。風黑而日色黃，雲腥而雨氣濁，八窗一玲瓏矣。猿鳥啾嘈，

虎豹叫號，大竅一寥泐矣。苦荼如飴，草酒如錫，蔬剛薇，飯脫粟，如味膏粱。晝坐清風堂，夜纏黃紉，卧明月榻，公之此中其如何？天下無大業則已，如有之，豈小丈夫之所能爲哉！大君端拱穆清風，期到尺五天，思尊問瓜，納履視蔭，賦「田園將蕪」之歌，知公不出此也。祖較霑醉，相勉加餐，臨觴捧袂，愀然悽愴。權德輿謂壯夫恥之，愚不敢以寓鈴閣。《字溪集》卷八。

家忌圖序

慶元間，先君子尉難江，作《家忌圖》，讀之流涕，以詔某兄弟。某時總角，記首引《詩》「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其中二句云「祿不逮親，每食必泣」，知先君不以得祿爲榮，而以不能養親爲戚。其作《家忌圖》，蓋以識終身之憂也。自是以來，《圖》日揭于影堂，欲使子孫目在而常存永言孝思之心耳。先君既沒，承志惟謹。丙申翟難，某奉神主及《圖》置笥中而行。峭騎迫，踰險奔播而失之。日夕思念，痛瘁無及。庚子叨第，距先君之沒三十有六年，距先妣之沒十有六年，祿不逮親，悲感之懷，亦猶先君子昔日之心。而家忌不能詳記，則于追慕有歉，又何止每食必泣邪！因嘆竊祿之無益。辛亥，棄官抵夔，季男篋中存得先考手記《日錄》僅一編，伏讀泣下。其間載始祖至祖考妣存歿始終事甚詳，因纂而錄之。有不完者，以所見聞及後來所忌補綴，復爲一圖，列于譜繫之後，永識弗忘，而起子孫之孝敬焉。寶祐元年八月五日，孝孤孫某百拜識。《字溪集》卷八。

晦庵詩續序

晦庵先生詩曲，旨趣《風》《雅》，韻調《離騷》。古不傷質，今不近華。造語幽深，含味淵永。無非聲宣義理之實，而吟詠性情之正。深思熟玩，令人心遠神和，至樂油然，誠不知手之舞之而足之蹈之也。某嘗沈潛數四，見其隨感契情，觸景會趣。九歌六義，依永和聲，咸臻一貫之妙。非若漢唐以來，騷人賦客，絺辭續句，鏘粲音節，務以爽膾人口，而一嚼無餘味者比矣。輒用鄙見，續其機括字要，分門比類，寫爲一編。既又采摘其章句之尤深永遒麗而灑落者，附於編後。冀常可手存而目在之，得以優游浸漬，蹈方襲圓，而或一幾及焉。先生可作，庶亦曰：「始可以言詩已矣。」若夫先生製作之生意活法，所以闢闔天地，卷舒陰陽，轆轤鬼神，陶冶萬物。靜存動著，無非至理融明之妙。學者當心交神契，而於言外得之。《永樂大典》卷九〇九。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跋青城趙日休居士文

張橫渠少讀異書，無所得，返求聖人之道，卒至臯比講《易》，爲世宗師；譙達微早從業二氏，無所見，專意伊川之《易》，後於洛中超然遺世，爲時尊敬。二君子出處大略相似，而趨向各不同，

固未易較其優劣，然皆資稟高明，見道敏而用心剛，中行獨復者也。譙巖老一旦悟黃冠羽服之非，猛勇學《易》，通《姤》、《復》之旨，精進修煉，周遊四方。名公鉅卿，悉加敬禮。其生質蓋亦卓爾不群者。觀其詩文間不免二氏，而大抵有志當世，其達微之儔歟？使加研究精微，會萬理於一貫，不過喚醒間耳。孔子不得中行而與之，斯人宜在所錄。景定甲子莫春二十八日，巴川陽某謹跋。《字溪集》卷八。

趙使君汝廩刊易學啓蒙於涪屬予爲跋

《易》有象有數與理氣而已矣。聖賢著書立言，發鑰是焉者也。氣理妙於無迹，體由象數而立，象數顯而可見，用該理氣而神，精粗顯微，何往而非道哉。某年四十，從性善先生遊，得其家塾《啓蒙》善本，心悅而日玩焉。逾年少有得，性善令往從蓮蕩先生問《易》奧旨。先生教人，言近而遠，約而肆，於日用常行，研究天理造化之精微。某拳拳服膺，有以見夫《啓蒙》之作，首《河圖》以著道之全體，次《洛書》，次伏羲、文王《卦圖》，孔子《易書》，而明之以康節諸儒之說，以盡《易》之妙用，然後詳著乎《蓍法》，而以《變卦》終之。夫全體立而妙用存焉，妙用達而全體寓焉。有能貫通乎是書之蘊，以之曲成萬物焉可也，範圍天地焉可也，窮理盡性至於命焉可也，豈徒曰啓蒙而已哉！金沙趙公賢而樂道，常遣其子今重慶節判崇權從某問《啓蒙》，而樂其說。公今守涪，祠蓮蕩於

北巖，并刻《啓蒙》書於涪，介來命予跋。某識見淺陋，何足以盡文公之旨，姑以所聞於師者識其末。性善家塾所刊，有周子《太極通書》、張子《西銘》云。《字溪集》卷八。

題周易先天參伍錯綜數

凡《易》數積或三百六十，或二百四十，或百有二十，或二百一十有六，或百四十有四，或一百八，或三十六，或二十有四，皆天地陰陽自然策數。雖紛綸變易、進退乘除之不齊，而莫不有合，不可以私意臆度增損安排。聖人言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蓋不三則五，不五則九。然止言陽數，而不言陰數，則錯數動而變，以陽爲用故也。淳祐十一年仲冬二十一日，寓夔門之卧龍山，巴川陽枋偶書。

《字溪集》卷七。

跋譜繫圖

某年十二三時，見先君子述《陽氏族譜》，作圖分送諸叔及大井諸兄，蓋慶元間事。自丙申、丁酉，蜀難頻作，親戚死亡略盡，譜繫焚毀散失，無有存者，心甚悼念。淳祐辛亥，解慶學掾，不復筮仕。因閱家藏，僅存先君手澤《日錄》一篇，開讀涕泗。記陽氏本原甚詳，自甲辰以後無復可考。幸

平日聞先妣言前世事頗諄，輒以所聞見，續《日錄》所記，復成《譜繫圖》，而書之以存先君子之志，而詔後人云。寶祐元年癸丑仲秋四日，子某拜首敬述。《字溪集》卷一一。

論釋氏寂滅輪回

情之與性，與生俱生。釋氏所謂寂滅爲樂，若如其言，蓋自謂七情俱滅矣，更有何樂？是釋氏終未能去得七情也。義理不在事物上，自是一理，先天而存。然舍事物亦無由討得此理，便只是空曠無朕，這如何說得耶？佛家雖說寂滅爲樂，夫樂是有心性方有樂，既寂滅，何處討個樂來？此一字欲無相而有相，欲無色而有色，欲寂滅而未曾寂滅也。義理不在事物上，便是要寂滅爲樂。到寂滅時，必定更無所爲樂也。文雲山言義理不只在事物上見，因語此。《字溪集》卷八。

論顏淵喟然嘆章

窮識見而妙乎識見，然後真見聖道之廣大；竭智力而超乎智力，然後真見聖德之精微。此顏子所以地位夫子，而求盡夫子者也。言聖人之道者，類曰廣大高遠，此糊塗語也。我未嘗盡其見，而過爲不可企及之言；我未嘗盡其識，而例發不容至到之論。觀聖人如隔烟霧，說聖人如在杳冥，宅陸談

海，坐井觀天，廣大果何有耶？論聖人之德者，類曰精微妙密，此秘誕說也。在我不真用其智，而邈略聖人之冥乎天運；在我不真竭其力，而倣像聖人之窅爾神化。高者流於虛曠，隱者溺於怪奇，求深得淺，驚高得卑，精微果安在邪？唯顏子高堅前後，見夫子真透徹，而不糊塗矣；博約立卓，學夫子真至到，而不虛誕矣。仰云者，非瞻仰昊天，高高在上也。日用常行之際，景慕極而夫子之道常超然。鑽云者，非鑽金石而難爲功也。作止語嘿之間，探索至而夫子之道常凝然。若瞻之在前，欲從之矣，忽然在後，則又過焉。故鑽仰非不至，而堅高不可企入，則道無窮盡，不容以識見求；瞻忽非不明，而恍惚不可爲象，則道無方體，不容以識見盡。蓋顏子之仰鑽瞻忽者人也，而夫子之高堅前後者天也。所以人者有限，而所以天者無窮。聖道廣大，顏子可謂真見之。然道無窮盡矣，而循循善誘之中，即無窮盡之梯；道無方體矣，而博文約禮之際，即無方體之極。欲罷不能，勉勉循循，而利用安身矣。既竭吾才，性盡天參而精義入神矣。如有卓立，窮神知化而盛德之至矣。從之末由，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矣。循誘博約，顏子可以用其力，而有所立卓，則峻絕而力莫知其所施。竭盡吾才，顏子可以勉其入，而從之末由，則妙密而人莫知其所至。夫子一故神，兩故化也。顏子幾於神，近於化者也。聖德之精微，顏子可謂真得之。故問仁之目，顏子所及也。而天下歸仁之說，夫子則鼓遺音於視聽言動之餘。爲邦之問，顏子所至也。而鄭聲佞人之戒，夫子則發餘響於四代禮樂之後。無伐善，無施勞，顏子所志也。而老安少懷，夫子直與天地生物之心同一運量。高堅前後，有所立卓，顏子非苟言之，實允蹈之哉。宜乎三月不違，簞瓢屢空，而殆庶幾焉。若夫在寢附驥，心齋坐忘，是未知顏

子者也。嗚呼！《論語》四百八十三章，言顏子者纔十有八。自曾子吾友從事之外，率多夫子稱道顏子之辭。其顏子自言，僅見於問仁、問爲邦、子在言志與喟然而嘆數事而已。而其見聖人之真，學聖人之至，尤莫切於喟嘆已下數語，非若知聖人，而使人無所捉摸。學者生千百世之下，幸而聞希聲齊韶，可不拳拳服膺而力行求至乎？必欲學孔子，當先學顏子，心顏子則心夫子矣。周子有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學者毋忽。《字溪集》卷八。

四經歸極說

或問邵子《先天圖》果慮羲所作乎？曰：謂慮羲作此圖，吾不知也，謂推尋慮羲畫卦之理以成圖可耳。予嘗聞眉山楊平舟先生名棟，字彥極，歷官至參政。曰：「慮羲初畫時，未有文字也，故作一畫以示人。」此一畫也，圜之徑一圍三，則函三也；從之有上中下，亦函三也；衡之有始中終，亦函三也。故三畫實一畫也。兼三才而兩之故六，而六亦三也，而三亦一也。此伏羲之旨，邵子得之，更不必問其所從來者。或曰：周子《太極圖》如何？曰：亦此理也。上而陰陽，中而五行，下而人物，亦三才之道也。《字溪集》卷八。

姪曾孫尚字志孟說

余始與存子姪俱造行都，從性善先生學，獲見文公門人毅齋徐公。毅齋以姪名醇，乃昌黎所以稱孟子者，爲更字曰存子，取孟子「操則存」之言也。存子之子恪生子，存子筮之，遇《豐》之「初九」，乃取「往有尚」之言，而命之曰尚。今當冠，余亦摘孟子尚志之義字之。夫志者心之所之，志於道則可進於據德依仁，志於學則可進於從心所欲。故學莫先於立志，尚其勉之。窮則志於道，而克己復禮，學顏子之學也；達則志於仁，而引其君以當道，志伊尹之志也。因復係之以孟子，庶視乃厥祖，而無忝於一家之學云。《字溪集》卷八。

損姪字說

伯父某命汝名曰炎已，字曰子益。炎已從汝仲兄之名，乃汝兄奏薦之更名也。子益從汝父舊命汝損之名，乃欲汝知父命名之義也。已者金之所生，炎者姓之所本。金得火而成器，欲汝就陶鎔而光顯祖宗，故曰炎已。子益，損而不已，必益。非欲爾損下而益上，乃欲爾損己而益人。汝宜體炎已之名，以光顯陽門。戒滿招損，持謙受益之訓，以立爾身。子益則知有父，炎已則知敬兄。有父有兄，

則知有祖宗矣。若夫仁義禮智，孝悌忠信，遷善改過，懲忿窒慾，小子其體吾命名加字之意而力行之，往省無怠。《字溪集》卷八。

趙存禮長子字說

存禮長子必壻，厥祖明遠先生字以大器，存禮改字伯器。於其冠，屬予爲說。予謂壻之爲器，土也。夫土塊然隤然而理疏通，物資之以成質。凡形而下者皆土之爲，則土蓋形器之本也。伊耆氏修火之利，範金合土，而陶甄之用出焉。賁桴土鼓，可以逆寒暑，導堙鬱，填竽疊盎，汙尊瓦甗，可以薦神人，格上下。有孚盈缶，尊酒簋贰用缶，《易》尤尊尚之。淳風既遠，一古疊洗取重於天下，無非以其器質朴而用洪大。雖崇鼎貫鼎，大圭拱璧，莫能以倣也。土爲坤爲地，《河圖》《洛書》爲中位，《洪範》爲皇極，於以立天地之心，生民之道，其妙用可以形器議哉。惟其性水而凝，陶而形，火而堅，則其塊然隤然者，亦將有待。揚雄氏之言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子能親善陶就良瓶，以坯以甄，以埏以埴，使無苦窳穢暴，而後大鈞播物，自形自色，吾無工巧之迹。子貢問君子，子曰：「君子不器。」則器不足以囿君子，而子貢不免爲瑚璉，在乎擴而充之耳。夫天地，形而下之器也。願子變化氣質，尊崇德性，使與天地相似，庶幾不負爾祖爾父期望之盛心，而予之言有證。子其勉之。《字溪集》卷八。

存禮次子仲防字說

存禮仲子必垞，乃祖先字以大防，取堤堰之義。今將冠，父改字仲防，屬某演其說。予謂防非止大防外閑，以防止水而已也。閑邪存誠，所以大吾身之防。立綱陳紀，所以大爲民之防。民與吾同一氣理，則同一檢押。修之一身，所以達之天下。五禮以防僞，六樂以防情。居仁由義，防天理之違。戒懼謹獨，防人欲之縱。競辰愛日，防歲月之易過。博學審問，防義理之難明。尊德親仁，防君子之疏。遠佞去邪，防小人之狎。此謹防之防，由用力而得。及其久也，目視耳聽，聲爲律而身爲度矣。手持足行，周旋中規而折旋中矩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天下大閑，安所當安，而不踰矩矣。杜預謂聖人包周身之防，預非知聖人者。至如戴經《坊記》等作，先賢以爲非聖人書，謂其局促於防閑褊淺之末，而不能超乎範圍之外也。昔令祖嘗謂予言，子之志氣容貌倜儻不凡，則仲防之字，不獨檢身持志之謂，要有彌綸天地，曲成萬物者在。今因子之冠昌言之，以發明乃祖之意。敬而聽之，毋忽。

編類錢氏小兒方證說

錢仲陽治小兒病方，不失一毫。由其察色明，辨證的，切脉精，深識小兒自生壯弱虛實，以至觀五行之生尅，察四時之逆順，通陰陽之動靜，悟寒暑之盛衰，至於晨昏晝夜之氣，乳哺寢興之節，靡不洞究。凡小兒關節脉理，百骸九竅，五臟六腑，燦然在目。故能察病論證，對證用藥，如指諸掌。其所論載，真小兒大造之書也。嚴氏錄其治療訣法，至詳密矣。惜其記載參錯，未有詮次。或同一病而散見數處，同一證而分爲數條，倉卒調理，難於檢閱。醫不能反覆稽考，則攻治易致失誤。今茲遲以歲月，沉潛披玩，類分門目，意訛錯者正之，字冗覆者刊之，成三十七條，總爲一卷。於是曰病曰症曰方，井有秩序，可以見於某條，觀某病，依某證，用某藥，無復差悞，而錢氏之心，無遺憾於萬世矣。其藥方目錄，則一仍其舊。寶祐三年乙卯，通直郎致仕陽枋記。《字溪集》卷八。

壽蹇從叔總幹姻家說

餐霞飲溼，薦芝茹苓，壽矣，而素隱行怪，聖人弗爲；導引納息，煉氣令真，壽矣，而小道可觀，君子弗取。君子所貴乎壽者，稟天理而生，由天理而行，致夫一仁而已矣。從叔府判制幹始生之

月，於卦爲《臨》，剛浸長而勝乎柔，陽浸盛而消乎陰，君子浸得位，小人從而聽命焉。其生色也，睟於面，盎於背，暢於四支，而發事業。種學績文，克光前烈，而孝得矣；遜削捐金，順事其長，而悌得矣；陳力就列，能致其身，而忠得矣；修身踐言，事存正固，而信得矣；不以無實之名貽燕謀，訓子以義方矣；不以風寒抵巇，而抱關擊柝，興梁徒杠，蹇蹇匪躬，席民於康莊矣。皆剛陽浸長之推也。引而伸之，則采色過目而聚沫矣，聲音入耳而寒蟄矣，味和適口而糟粕矣。所以厚吾之生者，不以喜於心思，而庸玉女於成者，不存於念慮矣。充而爲咸臨，爲至臨，爲厚臨，功施社稷，澤被生民，垂天地而揭日月，銘彝鼎而被絃歌，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天地間真福壽，而從叔之所樂得者也。

《臨》之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敬爲從叔誦之。《字溪集》卷八。

全宋文卷七四八五

陽 枋 九

策 問 一 紹慶府學

問：祀明堂所以教孝，其嚴父配天之謂歟？夫子之論孝也，必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橫渠張氏亦曰：「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明堂其合於此歟？周人設明堂位以祀文王，於繼述何所有？漢人得明堂圖而奉高帝，於繼述何所取證歟？於赫有宋，惟天其子之。我將我享，繼序其皇之。洪惟主上載申景鑠，有事明堂，舉皇祐饗親，參紹興配坐之規，縟典絢儀，軼周跨漢，猗歟休哉。茲足以領天下國家矣，願與諸君輒考禮經而詳說之。地居國陽，位臨丙巳，或曰世室，或曰重屋，或曰明堂，此名位爾，於繼述有得乎否也？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四旁兩窗，九階五室，七十二牖，三十六戶，此制度爾，於繼述有合乎否也？於乾元殿，於大慶殿，有以異乎？曰通天宮，曰萬象宮，何所取乎？耕藉以供粢盛，卜牲以備鼎俎，親蠶以供衣服，以此教孝，可謂繼志乎？水陸菹醢

以薦之，濟蹕雍肅以臨之，盡敬盡愨以承之，以此教孝，可謂述事乎？橫渠謂窮神知化，似又未容以威儀禮節求也。皇上立武整師而執淮瀆之醜，孝德修乎軍旅矣，何金革猶衽於北？側身修行而消雲漢之災，孝德發乎朝廷矣，何相火復仍於西？轉危運以無虞，而白囊尚馳於雲南，迓康年以兆慶，而紅腐未聞於露積，果何歟？五流宅而民協中，三宥赦而刑不忒，所以宣昭祖宗不殺之至仁，不可謂不善繼矣，然象刑設而常犯。隆孝德而崇陟配之儀，切養人而加寵綏之惠，所以對越天地曰生之大德，不可謂不善述矣，然龐澤壅於下流，又何歟？孟軻氏有言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堯之孝於經無見，豈其德至大，蕩乎難名？舜則類上帝而格藝祖，故得萬國之懽心，而孝以大稱。皇上昭事上帝，尊祖敬宗，繼志述事，比隆堯舜，而孝治未光乎天下，此有司之所甚疑也。諸君學堯舜，道周孔，誦七篇之章，讀《西銘》之書，不知其說可乎？伊欲達明堂尊祖之義，使孝弟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菟狩，置之而塞天地，溥之而橫四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將何道而可？若曰作三事之後，不二心之臣，文武憲邦，循良稱職，足以臻此，膚泛語耳，幸毋贅。《字溪集》卷八。

策 問 二 淳祐乙巳大寧監

問：濟險難之深者，未容以安靜圖；拯柔弱之極者，不可以尋常應。任今日治國之法，守株是乎，投機是乎？嘗稽之《易》而有疑。蹇難也，坎陷也，均之爲險矣，何聖人既以「見險能止」譽

《蹇》之知，而復以「心亨行有尚」論《坎》之功？豈險難之深，又當出險以平險歟？夫小過過也，大過過也，均之爲過矣，何聖人以「不可大事」爲《小過》之戒，而復以「利有攸往」爲《大過》之亨？豈柔弱之勢，又當至剛以濟物歟？奚止於是。以逸待勞，以飽待飢，軍之良法也，胡爲先人奪人，晉復以是敗秦歟？致人而不致於人，軍之善政也，胡爲寧我薄人，楚復以是駕晉歟？成安不塞井陘之險，而衄於背水之軍，不可與語行有尚者，何減竈去魏，又足以收蹶上將之功歟？馬服急進闕與之兵，已決爭山之勝，似知所以戒棟橈者，何追至秦壁，反所以殆長平之師歟？其形勢利害有不同歟，其人才智略有不同歟？時異勢殊，臨機應變，不可膠於一歟？皆克敵取勝者所當講明也。請以我國朝渡江之勝勢言之。韓公世忠之備楚泗也，達賚縱鐵騎以長驅，朝廷有詔班師，若可退保矣，公獨奮兵逆擊，以破其軍。何趨利猛鷲而成功歟？劉公錡之往順昌也，烏珠以鐵浮圖爭利，城守未集，若難支持矣，公獨力守拒戰，以蹙其衆。何倉皇無備而決勝歟？吳公之保蜀也，饒風、散關，敵騎翕忽，若難應援矣，公獨謂必不可越我，而遏以挫其銳。何執一果而得志歟？最後金亮百萬臨江，中外駭震，敵已深窺堂奧矣，虞公允文坐據采石，敵遂授首。何白面書生死中求活而立大勳歟？自其兵民財觀之，諸將所部多不過數萬，衆寡豈相當歟？茶鹽酒法，一切舉行，租賦豈常繼歟？數公亨《習》、《坎》之心，隆《大過》之棟，忠義慷慨，奮不顧身，而天人祐助歟？何豐功茂績，如是偉曄也？蒙古知略頗類金人，而殘忍暴殄，又復過之，蹂踐三川，零丁十稔。兵非紹興之兵矣，民非紹興之民矣，財力形勢又非紹興以來比矣。敵心無厭，日肆憑陵。必欲效大儀之進擊，則衆寡有不敵之憂。必

欲效順昌之控扼，則邊地風寒所備者衆。必欲效和尚原、采石渡之堅守，則三關已徹，內之長江，又孰可爲依據之地歟？幸而總戎元老克壯其猷，建旆桴鼓，天地震動，蓋欲扼其吭而奪之。然士沮久矣，不知亦有分番迭射、衝敵陣以擒鶻眼者乎？財竭甚矣，不知亦有儲三百萬以待軍興者乎？民散久矣，不知亦有魚鳧千里、可備供億者乎？無乃活危證者不必備百藥之味，投機會者不必計衆事之集乎？昔苻堅以百萬之衆，褫魄於八公山之草木。蜀自夔以西，金城盪日，雲雉擎天。所以震懼敵膽者，又非風聲之假借，庸可恃乎？牢之步陣嚴整，直挫大敵，氣吞之爾。元戎十乘，有進無退，破敵大計，胸中區處已定。元冲私憂過計，可容已乎？諸君抱負經濟，幸詳訂古人用兵進退之成筭，國朝渡江戰守之要道，以決今日進屯之大計，一破有司之惑。《字溪集》卷八。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七〇。

策 問

三 淳祐己酉試宗室

問：神明之胄，國家所恃以維藩維翰也。藩者國之屏，翰者國之幹。以文治歟，以武功歟？其城郭封畿以爲固，道德藩籬以爲衛歟？無事則隱然敵國，有事則恢拓疆宇，始稱其任歟？帝胄之教，曰溫曰直，曰寬栗曰剛簡，其文武兼全之義歟？周家大封同姓，以藩屏王室。姬公內則制禮作樂，以底文明之治，外則三年東征，懲荆膺狄，驅廉踐奄，遺大投艱之事，一切以身任之，大勳偉績，藩歟翰歟？召公膺維翰之寄，述公劉以戒民事，營洛邑以建王業，分陝治功，與周公並稱。藩翰之責固如此

歟？宣王中興，平淮命召虎。平王復振，扞艱得文侯。其他城濮戰楚，黃池霸吳，皆能敵王所愾。當時公行公族，莫不執干戈以衛社稷，似又專以武功爲屏翰者，與周、召同乎否也？漢、唐之際，更生以經著，元王以詩顯，獻王大雅，東平爲善，殆類《關雎》《麟趾》之應，於藩翰其有合乎？淮南小山入湘纍之閨，劉向《大傳》推天人之應。至若朱虛、劉賈之注措，僅寥寥之星辰，於藩翰亦有同乎？李賀騰聲於高軒，李白馳譽於大鵬，鯁亮宏遠，僅稱勉石，藩王室者誰歟？《五色》一賦，詞華彪蔚，日影八磚，譽聞蕭爽，其功略著聞者孝恭、道宗而已，徹疆土者誰歟？葛藟所以庇根本也，漢宗室類多增輝王度，豈詩書自有安強之勢歟？藩屏所以護堂奧也，唐宗室工於黼黻河漢，豈詞章中存翊衛之功歟？季世璿源，事不如古。或謂今昔異時，文武殊致，各有任其責者，誠然歟？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社稷宗廟之寄，要當重在此而不在彼也。恭惟國朝教養宗英，注意屬籍，所以爲深根固本計者，至矣盡矣。秉鈞之任，遠媲宗周，而建大勳、闢國勢者，猶仰周、召而慨慕焉。廷魁之彥，高掩漢唐，而爲世豪英、爲宗室標的者，每於景元子孫河間、江夏而遐想焉。豈削平戡定所以護根本，而寧靜無爲亦所以充實其氣脉歟？夫文章當效《常武》之什，而勿徒光燄之萬丈；功業當如《江漢》之詠，而勿但神遊於八表。儲情月露，屬意蜂蝶，策勳於春草萋萋等句，所謂整簪裳而援溺，鏘珩璫而救鬪，非今日國家所望於宗英也。今江漢之波未澄，則宗子維城，方宵旰於召虎之來鋪；淮楚之氛尚惡，則大宗維翰，正側席於晉文之夙駕。子玉請戰，誰爲橫擊之公族？東郊不開，誰爲惟征之伯禽？河漢瀏天一之清，必有滴大空而洗甲兵者。諸君考古驗今，各言其志，以副有司之精擇。

《字溪集》卷八。

策 問

四 淳祐辛亥紹慶州學試

問：世至於小康，視大同邈乎其逕庭矣。其甫平幾治，王國庶定之氣象乎？其苟安暫息，國家閒暇之事幾乎？要不必深辨也。設當此時，君臣上下夷猶歲月乎，委聽天幸乎？必曰困心衡慮，勉勉汲汲，如不及也。度事揆時，不容不爾。然夫子之所謂小康，則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盛際也。此六君子者，莫不謹於禮以致隆平，謂之小康，何邪？豈大道隱而不行歟？天下爲家而不爲公歟？貨棄於地，力不出於己歟？城郭溝池不若外戶之不閉歟？道不過三代也，夫子且以小康目之。宣之庶定，下盛世何翅倍蓰。戰國閒暇，企周宣又遼絕矣。槩以小康言之，得歟？無已則有一說，極治者當儆戒，甫治者當奮勉，未治者當兢畏，同一旨義歟？由閒暇而庶定，庶定而小康，小康而大同，均一會歸歟？理亂推移，世道翻轉，三代而下，天下幾小康矣。漢元承中興餘烈，小康之時也。仁柔一說，牢不可破，而宣之業衰。成帝遭世承平，小康之幾也。湛樂一意，流蕩忘返，而元之業壞。典午渡江，小康亦光啓矣。興復之念，竟消磨於清談。開元致平，小康亦爰集矣。太和景象，終淪胥於燕樂。肅葉再造，憲、代復振，無非天錫可爲之時，而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怠，伊憂晚節，終成凌敝。小康一說，誤人天下國家如此歟？是必有其故也。皇上寤寐太平，二十有七年于茲矣。荷天之

休，年穀粗登，敵氣斂遁，邊患少息，非天假吾皇致治之歲月乎？兢兢業業，堯舜用心矣。夙宵祗懼，文王用心矣。仰幾康之歌，慕《無逸》之戒，成王用心矣。上參唐虞，下監漢唐，決不與漢元成、唐肅憲等伍，真吾夫子之所謂小康矣。其然歟？猶有憂焉。內治所以扶陽氣也，聯班競進之不免，銓曹審重之未聞，學校罕文行之兼，內郡乏經界之正，能治國家，得無欠缺歟？外治所以滌陰邪也。分閫之委寄方隆，而怔忡於膚慙；乘障之布置益密，而牽掣於力分。給餉病尺籍之虛，間諜闇事情之實，綢繆牖戶，得無罅漏歟？識治者曰無難而畏，無虞而戒，此聖君賢相事也。《治安》流涕之書，不出於謹厚之公卿，而出於言事之年少；可爲不爲之論，不發於請身之將相，而發於文藝之書生。雷鼓淵暗，寒蟲啾嘈，可勝歎哉！我國朝李文靖公之在中書也，每朝謁必以四方水旱災變奏聞，且曰：「人主不可不知憂懼。」至哉斯言，民至於今誦之。然則憂治世，危明主，諉之於上之人可歟？諸君深識時務，願聞至論，以覘國用之學。《字溪集》卷八。

策問 五

問：天人之際，甚可畏也。變動以象著，吉凶以類彰，影響形聲，可以異觀哉？古之聰明睿智，不以天視天，而以人視天。主宰吾心性，氣運吾血脉，日月吾明照，雷霆吾號令，雨露恩意，霜雪刑罰，躔象昭布，皆百骸而四體也。水曰倣予，堯不以身外視天也。旱曰自責，湯不以身外求天也。羲

和曆象日月星辰，必曰欽昊天。保章氏志日月星辰之變動，必曰救。豈蒼蒼之渝怒，不關於戲豫馳驅乎？白日食十有二，無傷於文景之富厚，而或者議其天自天；日食戊申，反聞南單之詣闕，而或者以爲人自人。可不求其故乎？長星竟天，無損於漢武之攘却，而躔度難乎占；熒惑示變，無關於梁武之下殿，而天文不可曉。抑別有說乎？日之眚也，或以爲月所掩，或以爲星所犯，則亦氣耳，於人果何與？或以度數所經，或以交會所至，則亦運耳，於人果何關？然朔日辛卯之食，必歸於小人之用事，日食三十六之紀，皆以爲夷狄侵中國之證，又何邪？太白在西，而魏破柔然，似貽中國之安靜。彗掃東井，而燕秦相滅，若關中國之燕閒。然客星守招搖，蠻夷當有亂，而勞師宛馬，反開虛耗之端；五星出東方，中國當大利，而違詔留屯，即收降羌之效。又何耶？乃者孟秋月朔，辰弗集房，主上徹樂減膳，降詔自責，固湯之用心，而不諉之氣數，適然矣。盍推明古今日星應驗之異同，人君應天弭變之得失，內安外禦禍福影響之機緘，以信江左天命之未改。若曰誕敷文德，所以格苗；采薇遣戍，所以治外；車攻修政，所以攘夷。此常談也，有司亦厭聞之。《字溪集》卷八。

策 問 六

問：扶輿磅礴之氣，屹然而峙，融然而流。英靈清淑，鍾爲命代，蓋不知其幾千萬也。孔聖尼皐，申甫嵩高，其他傅野胥靡，商丘綺季，率由神氣而鍾焉。重華起於瀉汭，姜望得於渭濱，其他仲

舒淄川，子陵釣瀨，常由淑氣而出焉。碧雲捲而巫山高，衆水會而象瀕屹，大寧域清秀之中，可無物華天表而人傑地靈者乎？自其高者言之，寶山燦花，鐵樓掛月，其他異狀殊態，而鳳凰繡屏則拔乎其萃者也。朝陽畫繡，可前聞乎？就其深者言之，芙蓉瀏清，昌溪逗碧，其他瀨玉飛瓊，而龍洞鹿泉又出乎其類者也，滃霧食苹，可屢數乎？登賢有堂矣，名渙汗青獨一尉氏令，鳳山繡屏之英，止於是乎？鄉賢有記矣，從祀侯類僅姚、許二公，鹿泉龍洞之靈，如斯已乎？以言乎德行，孝感有庵，孝泉有名，孝義有傳，亦既修矣。以言乎教化，則白鹿有規，鄉飲有制，寶源有塾，亦云至矣。何雲棲霧翔，覽輝而未下，韜華尚絅，當晝而不行乎？何卷膏澤而蜿蜿泥蟠，蘊德音而濯濯食野乎？虹梁芝華亦既炳煥，月壑夜光亦既的皪，物且然矣，人胡不然乎？黃楊紫栢之休息，何如梧桐之離階；雲巖月窟之游憩，何如天衢之升躍；錦雞白雉之好玩，何如袞繡之衣被；巖泉澗水之宮商，又未必吹笙鼓簧之可樂也。埋光鏹彩，必有其故。常讀趙公司直《寶源書堂記》，謂此邦俊秀之士汨沒米鹽，未聞有傑然特立，自拔於流俗者，不覺喟然三嘆。諸君盍磨光刮垢，爲江山一洗之。《字溪集》卷八。

策問 七

問：孟軻氏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曰待曰乘，旨義可得聞歟，豈勢足運掉者必振作，時際機會者當進取歟？抑國勢尊安，宜乘之以隆治化，天時幸遇，貴因之以明

政刑歟？帝王以道德爲安強，仁義爲表制，所以成天下之大務而濟天下之大業者，其乘勢待時，可得而考歟？三代以降，勢得則知用勢，而不知持勢；時至則務乘時，而不務因時。漢武襲文、景之富厚，窮征漠北，竟不得匈奴要領；唐太矜仁義之既效，黷武遼東，終不能制蕞爾小戎。時勢果可恃歟？下逮東晉，不知幾乘勢，幾遇時也。即其大者言之，石虎就斃，北方響應歸附者，至二十餘萬，彭城之甲，非赤手捕蛟也，胡爲不能復青氍之舊歟？苻堅敗衄，秦人震駭，慕容饑鷹欲搏，草木皆兵，非無虞即鹿也，胡爲不能乘破竹之勢歟？或曰漢唐時未至，東晉勢不足，誠然歟？恭惟我國家繼軌堯舜，度越漢唐，不謂山河半淪於兵燹，車駕中隔於驚鴻，勢類晉而持勢不似晉，時類晉而乘時不效晉。高宗皇帝不以敵人退遯爲可喜，而必大作其規模；不以敵人內亂爲可賀，而益自治以待其釁。孝宗皇帝不以敵人請和爲可幸，而因之以興起治功；不以北書既遣爲已安，而必乘之以措置邊防。聖謨神算，前後一心法，深得孟子乘勢待時之旨矣。而披圖日勤，輿議未快，抑何歟？迺者皇上奮發乾剛，聿新渙號，謂宗社付託，人心繫望者國本也，而進封有詔，則天下之大勢定矣；謂佐天子，式百辟，撫四夷者宰相也，而揆位得人，則朝廷之重勢尊矣；謂整六師，守長城，折遐衝者閫帥也，而錫命有加，則邊陲之勝勢張矣。外焉淮瀆執訊，而維揚之勢九鼎矣；唐鄧歸附，而荆楚之勢磐石矣；雲南獻捷，而坤維之勢金湯矣。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非此之謂歟？中國每患寇敵之合從，今彼此相殘，非天錫我可爲之時乎？淮堧苦哨騎之突奧，今虎狼頓挫，非天假我圖維之時乎？井絡憂雲南之幹腹，今鯨鯢掃蕩，非天與我整暇之時乎？棗紅而塵不驚，淮浦可以鋪截矣；河冰而馬不渡，江漢可以

立武矣；隴雪而吠不警，蜀口可以耕戰矣。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非此之謂歟？廷紳建言，謂復襄陽以移北軍之屯，復漢中以藥西軍之病，誠投機之會而當其可之時也。伊欲作荆楚之甲以向宛洛，或者謂單于入保，漢慮方深，其然歟？將益州之衆以趨漢中，或者謂魏雖斂戍，冰合復來，又然歟？需待者曰，華黍廢而蓄積缺，盍懲指麥之失而峙糗糧；枵杜廢而師衆缺，盍戒亡具之戰而整師旅；出車廢而功力缺，盍思單弱之虞而長人民。君子舍之，易戒以止，綢繆牖戶，斯足矣，可信歟？夬決者曰，生聚教訓，以待勢也；勢得弗乘，力豈加強。愛日惜分，以俟時也；時至弗圖，機難再得。一旅可以祀夏，五千可以興越，義租可以入關。田禽利執，易言乎動，師武臣力，斯往矣，可從歟？夫瑟縮於擲不容輕而安良之止，則蔡太常非時賢所及之語爲可恥；奮發於時不可失而法豫之動，則王羲之憂重於喜之言爲可畏。諸君審識事勢，練達時幾，其參酌古今，著爲成說，以輔國家閒暇之所當講明，有司將以復於上。《字溪集》卷八。

仁人用國日明論

慶元四年

君子政治之效，至於光顯盛大而無已者，皆天理之流行也。《字溪集》卷一二《紀年錄》。

對策 一 嘉定九年

大分不可以近臣而褻，固隨寓以正君身，而無與乎己。下情所當以近君而通，尤因聲以警君聽，而有以導乎人。僕臣居近君之地，始固不敢瀆朝廷之分，終必以達天下之情也。《字溪集》卷一二《紀年錄》。

對策 二 端平元年

明造化之學者衆，聖人固竭其能以勉天下；主造化之理者獨，聖人必專其任以安天下。大率貫三才以立太平之基，非曲於藝者之所能爲，必達於禮者之所能任。《字溪集》卷一二《紀年錄》。

辨惑

俗言三世仕宦，方會著衣喫飯。余謂三世仕宦，子孫必是奢侈享用之極。衣不肯著布縷細絹，衲絮縕敝，澣濯補綻之服，必要綺羅綾縠，紋綃靡麗，新鮮華粲，絺繒繪畫，時樣奇巧，珍貴殊異，務

以誇俗而勝人。食不肯疏食菜羹，粗糲豆麥黍稷，菲薄清淡，必欲精鑿稻粱，三蒸九折，鮮白軟媚。肉必要珍羞嘉旨，膾炙蒸炮，爽口快意。水陸之品，人爲之巧，鏤簋雕盤，方丈羅列。此所謂會著衣喫飯也。殊不知極盛者極衰之證，奢華者寥落之基，豐腴者貧薄之由，富庶者困苦之自。蓋子孫不學而顛蒙，窮奢極靡，惟口體是供。無德以將之，其衰必矣。

俗言某人甚了辦，余謂了辦甚害事。夫了辦而不惟上之人旨意私徇是從，不害民，不任己，不任性，不倚勢，不作威，而了事辦事，固是賢材，實能常見。今之所謂了辦，只是一切不顧，不問是非，不識道理，以勢力驅迫，刑威捶楚，暴虐殘忍，取快目睫。如此了辦，是爲鬼爲蜮，豺狼邪魔之謂也。上之人從而稱賞任用之，終亦必亡而已矣。

俗言某人甚圓，余謂圓熟不如鯁介之人。圓熟乃是無是無非，無可無否，同流合污，鄉原之徒。此等阿媚容悅，竊富貴，盜聲名，無益於國家之盛衰存亡。今所謂和鑼槌者是也，亦贅疣而已矣。

俗言今時幼小童兒甚靈俐，余謂今時風氣愈覺漓薄，全無前輩敦龐淳厚氣象。小兒機巧滑稽，變詐欺僞，莫此爲甚。要其成就，不過爲奇變小人之歸，決無孝悌忠信之行。父母愛之，舉世稱之，惑亦甚哉。

俗言今時某人是學者。余謂學道，通今達古，識義理，識是非，得聖賢之心法，會物我之歸趨，剛方練歷，惟天理是行。雖不博覽古今，該貫百家，却是學者。蓋學者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生死富貴，貧賤患難，不足以易其守者也。若夫自恃強記淹該，胸中稍稍過人，便揚揚自肆，以爲經庫書

匱，傲視一世，輕忽慢罵，開口嘵嘵，誦數千萬言，以驚駭誇耀。中等以下之人，此已失之本心，務悅於外，不足以爲學矣。世人又從而誇美稱譽之。學而止此，可哀也已。

俗言某人迂闊古樸，余謂迂闊古樸，正是好處。《易》稱：「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孟子言：「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孔子生於春秋，未嘗不浮雲不義之富貴。孟子生於戰國，未嘗舍仁義以徇權謀。孔、孟豈不甚迂闊而太古樸哉？人生斯世，寧使人稱迂闊，不可使人說軟媚，寧使人道古樸，不可使人道利器，何往而不得我心哉！

趙清獻公每夜焚香，具晨夕與人言及所奏事、所爲事以告天。人問之，曰：「苟欺於心，則覲於語。其敢告上帝乎？」看來只是自謹自持，是初學的事。日日告天，不幾於褻天？只在面前作事，是時天自知了。

范文正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一日所爲事，相稱則鼾睡熟寢，否則終夕不安，明日必求所以稱之。余謂一日奉養，只以恭儉爲本，不必計事稱不稱。若做得十分好事，飲食奉養，元只儉約。若無事可做，則儉節亦無害。

先正有作《座右銘》云：「避色如避讎，避風如避箭。莫喫空心茶，少餐中夜飯。」色與風如何避得？只是自家謹審保守便得。空心茶、中夜飯當喫則喫，不可爲常。

《酒誡》云：「少喫不濟事，多喫濟甚事。有事壞了事，無事却生事。」此只好與下材之人言，中人以上便說不得。

呂滎陽言：「伯祖行父題壁云：『但畏賢人之議論，不顧小人之是非。』」賢人議論，自是當畏。小人是非，亦豈全不顧得。他亦有時說得是，當天下事只管是我做，教是合道理便好。賢人小人，是外面說話。

康節先生詩云：「平生不作皺眉事，到處應無切齒人。」此近仙釋言語。聖人治天下，須有慶賞刑威。若無一點皺眉的事，有甚分曉。此語是康節自說他自己，初不以訓俗。今人自體認之方好。劉器之云：「有盛待制名濤者，常有一語云：『士大夫行己，正如室女常置身法度中，不可受人指點。』」猛看似好。然女子當終身在法度中行，豈但室女爲然。恐人不察，便道從人了，可以舍法度，則大害理。

本朝先正說：「喫得三斗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然末節細故，則自是當忍，若事關大利害，如何用得？包荒只是時下包涵，不容淺露，其實投機應變，間不容髮。古人云皮裏春秋，便是外面寬和，而中則別白。不然，是一個和籬槌，持祿保位，伴食宰相，何益於人國哉！

山谷先生言：「男女婚嫁，緣渠墮地，自有衣食分際。今人終日蹙眉，爲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湛然，何有不足之嘆耶？」余謂終日蹙眉固不是，但人倫中君臣了便是父子，若不盡倫，何以爲人父。父子主恩，爲人父者，當止於慈，教之誨之，養之鞠之，長則爲之擇配。凡所謂恩與慈者，亦無所不用其至。只是不可悖理傷道，貪黷貨財，以愚子孫。諺所謂不爲兒孫作馬牛者是矣，不是都管他也。父母於兒女無恩慈，却要兒女盡孝敬，有是理乎？山谷之語，近佛老矣。

余讀蕭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常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爲世家所奪。」人皆以爲善。余謂田宅任其得之自然，何必居窮僻處。子孫當遺之以孫謀義方，賢則良田美宅，亦自可保。若不賢則窮僻瘠鹵，亦不能一朝居，豈能無爲人所奪乎？

陳瑩中子姪勝柔常出瑩中詩示人云：「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謹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機關惡，近厚語言滋味長。可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此言甚當理。

康節言《好善詩》云：「若求騏驥方乘馬，只恐終身無馬騎。」甚切當。便是見善如不及的學力。「寧可負人，無人負我。」此曹操語也，害多少事。《晉記》麴粥說羅仇勒兵向西平，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義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滎陽公呂原明云：「中年嘗書壁以自警：寧人負我，我不負人。」

呂正獻公常薦常夷甫，夷甫後老改節，呂對程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余謂明道此言極忠厚長者。

陳希夷先生有云：「得便宜處落便宜。」康節先生云：「落便宜處是便宜。」余謂康節語不若希夷之寓誠，然便宜字亦不必說。

《晁氏客語》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與天地齊畢。天地未嘗老，而人自老。」余謂人自老之言當理，而當與天地齊畢則非也。

性善先生歎乃孫服之華楚，乃引懷中短布衫示諸生曰：「吾法從儉約，不敢自足。常教他們：等你地步到那富貴處，享亦不妨。今便如此，是自滿也。」某謂若到自己合當得的富貴處，亦須節儉，不可享用太過。

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夫身者家與國之本。古之君子所以愛其身者，非私於己而忘斯世也。身之安危，關天下之休戚。安其身者，正所以安天下國家也。天下之理亂，有天焉，有人焉。孔孟之於天下，固未嘗一日不切切焉。不扶持人極，而至於道之不行，則必歸之於命。蓋既盡其在我，而莫如之何者天也。聖賢於此，不過仕止久速當其可，以合乎道而已。

見善明，用心剛。余謂惟明故能剛，不剛本於不明。

今時雖有用君子之名，而無用君子之實。苟用之，只在用得着與用不着耳。晦翁論漢武：「若使董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大夫，世上那有此差遣。」

何道夫《訓子文》合下兩句云：「禮三拜佛，誦一卷經。」便差了。又次言：「禁私慾，止行利益事。」度性善言：「作利益事，不是私慾莫如何。」富貴則業力滋侈，貧賤則邪魂不干。如此則便是乞丐人時，則鬼不近也。

性善言：「『女壯勿用取女。』只是言陰陽之理如此。然今人取婦，亦須是采擇方得。」余謂前賢有言：「人皆知擇婿，而不知擇婦，婿易見而婦難知。」女子處深閨之中，其性情果難察也。只是不可倉卒，須是訪問審詳，盡其道，至入門而不賢，亦天也。或云：婦教初來，須是隄防訓誨，使不至

於壯。余謂女壯是其氣質稟得如此，雖訓誨往往亦難變。全菴云：「相其父母，亦自見得。」性善云：「世蓋有父母賢而子女不肖的，有父母不好而子女賢的也。難執着。」

善父無賢子，善姑無賢婦。善師無賢弟，善主無賢奴。所謂善，非美善也，懦而已矣，適足以長惡。或亦有賢者，其幸乎！

義理之間，即君子小人界限。不爭多，只些子間，便是天淵之判別了。

如今人只箇箇要學時樣，以求容悅。吾人幼學壯行，到此處，量宜造事，見可知難，勿失良心可也。時樣不必盡學。有不得已，則求與略相似而無慊於心足矣。

孝子用心，誰不有之。奈何今時學非古學，古道遽亡。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便自以為極至，世所無矣。舉世亦皆以為某人極孝，衆人莫不敬嘆尊仰而稱譽之。是以人子之心，便自慰足滿假，施於德色。若能拔乎流俗，斯可謂之孝矣。

《河南遺書》載，狄仁傑盡廢淫祀，而伍子胥廟不廢，只道為駭俗。公批云：「不是駭俗，只為擔不下。」炎卯因問：「文公不謁五通，是夜忽暴瀉，一家便驚。文公曰：『莫枉了五通。人心只為禍福二字怵之，所以做不得事。』」公曰：「便是如此。伍子胥鞭其君之屍，申包胥以為無天道之極，如何祀之而不廢？」

今人趨向正學者，皆非議之。間有志於此者，却被世俗議便中輟，元是立志不定。天下事惟患見不透，行不力，終日被世俗常情牽攣迷惑，所以去聖賢之心愈遠。夫子謂：「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夫子所好，必有大於富貴利達者。但言不可求，則亦有可求之理，盡心倫分，使俯仰無忤，動合理道，便是夫子求處。然其施爲注措之時，亦無所謂求之心，只是合當如此而已。

答誼儒姪曰：「書來言已爲前姪婦修塋議葬，此事是矣，胡爲又以巫師之言而輟？所謂穿墳而鄰家災，亦偶然耳。況糴事追呼，乃官司常行，初不是來追呼。如何脩墳不修，則官司不問米事邪？東家懲羹，西家吹蠶，亦一段可笑。而又因以成九流淺薄者之說，此所以嘆道之不明，道之不行也。《中庸》只在眼前，竟難着脚。姪不容不加勉。乾，健也。健而不息之謂乾，姪於此柔而息矣。君子自強不息，姪於此不自強矣。剛者伸於萬物之上，姪於此屈於萬物之下矣。吾儒之學，只道理是時，夕死亦可，何凶咎憂虞之足云哉！聞爲親戚而姑已，則猶得坤順意思。文公所謂無硬的天理，差相似。但世人信風水之言，而久暴其所當藏之骨者，無以折之。君子擔當主持天理之任，這便是難。往事已矣，後更謹之。」《字溪集》卷九。

辨六尊之名物

獻尊實醴齊、著尊實醴齊、太尊實醴齊、象尊實盎齊、壺尊實盎齊、山尊實盎齊。八尊，《司尊彝》止言六尊，而《酒人》乃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此不可不明辨。蓋六享皆有朝踐，獻腥、朝獻醢、尸、再獻后亞獻群臣酢、饋獻薦熟，每獻用兩尊，故有八尊。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朝踐用兩獻尊、

朝獻用兩著尊、再獻用兩象尊、饋獻用兩壺尊，四時間祀，追享朝享。朝踐別用兩大尊、朝獻用兩著尊、再獻別用兩山尊、饋獻用兩壺尊。

經於春祠、夏禴，追享、朝享，別言朝踐。而秋嘗、冬烝，不言朝踐，以嘗烝朝踐之尊與春夏同。其追享、朝享別言朝踐，明獻尊、太尊爲各異也。

於祠禴追享、朝享，別言再獻，而嘗烝不言再獻。以嘗烝再獻之尊，與祠禴同。其追享、朝享，別言再獻者，明山尊、象尊爲各異也。

於嘗烝言朝獻，而祠禴追享、朝享，不言朝獻，明六享皆同兩著尊也。

於嘗烝言饋獻，而祠禴追享、朝享，不言饋獻，明六享皆同兩壺尊也。聖人作經之法，同者止一言，而不同者再言之。文有可省有不可省，皆互相備也。《永樂大典》卷三五八三。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